

苏轼文集卷三十三

奏 议

辞免撰赵瞻神道碑状

元祐六年七月日，翰林学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状奏。准敕，差撰故中散大夫同知枢密院赵瞻神道碑并书者。右臣平生不为人撰行状、埋铭、墓碑，士大夫所共知。近日撰《司马光行状》，盖为光曾为亡母程氏撰埋铭。又为范镇撰墓志，盖为镇与先臣洵平生交契至深，不可不撰。及奉诏撰司马光、富弼等墓碑，不敢固辞，然终非本意。况臣老病废学，文辞鄙陋，不称人子所以欲显扬其亲之意。伏望圣慈别择能者，特许辞免。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再乞郡札子

元祐六年七月六日，翰林学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闻朝廷以安静为福，人臣以和睦为忠。若喜怒爱憎，互相攻击，则其初为朋党之患，而其末乃治乱之机，甚可惧也。臣自被命入覲，屡以血恳，频干一郡，非独顾衰命为保全之计，实深为朝廷求安静之理。而事有难尽言者。臣与贾易本无嫌怨，只因臣素疾程颐之奸，形于言色，此臣刚褊之罪也。而贾易，颐之死党，专欲与颐报怨。因颐教诱孔文仲，令以其私意论事，为文仲所奏。颐既得罪，易亦坐去。而易乃于谢表中，诬臣弟辙漏泄密命，缘此再贬知广德军，故怨臣兄弟最深。臣多难早衰，无心进取，岂复有意记忆小怨。而易志在必报，未尝一日忘臣。其后召为台官，又论臣不合刺配杭州凶人颜章等，以此，见易于臣不报不已。今既擢贰风宪，付以雄权，升沉进退，在其口吻，臣之绵劣，岂劳排击？观其意趣，不久必须言臣，并及弟辙。辙既备位执政，进退之间，事关国体。则易必须扇结党与，再三论奏，烦渎圣聪，朝廷无由安静。皆臣愚蠢，不早回避所致。若不早赐施行，使臣终不免被人言而去，则臣虽自顾无罪，中无所愧，而于二圣眷待奖与之意，则似不终。窃惟天地父母之爱，亦必悔之。伏乞检会前奏，速除

一郡，此疏即乞留中，庶以保全臣子。取进止。

贴黄。臣前在南京所奏乞留中一状，亦乞更赐详览施行。

又，贴黄。臣从来进用，不缘他人，中外明知。独受圣眷，乞赐保全，令得以理进退。若不早与一郡，使臣不免被人言而出，天下必谓臣因蒙圣知，故遭破坏，所损不细矣。

又，贴黄。臣未请杭州以前，言官数人造作谤议，皆言屡有章疏言臣。二圣曲庇，不肯降出。臣寻有奏状，乞赐施行，遂蒙付外。考其所言，皆是罗织，以无为有。只如经筵进朱云故事，云是离间大臣之类，中外传笑，以谓圣世乃有此风。今臣若更少留，必须捃拾。似此等事，虽圣明洞照有无，而党与既众，执奏不已，则朝廷终亦难违其意。纵未责降，亦须出臣。势必如此，何如今日因臣亲嫌之请，便与一郡，以全二圣始终之恩？若圣慈于臣眷眷不已，不行其言，则又须腾谤，以谓二圣私臣，曲行庇盖。臣既未能补报万一，而使浮议上及圣明，死有余罪矣。伏乞痛赐闵察，早除一郡。

乞将上供封桩斛斗应副浙西
接续糴米札子

元祐六年七月十二日，翰林学士承旨左朝奉郎知

制造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伏见浙西诸郡二年灾伤，而今岁大水，苏、湖、常三郡水通为一，农民栖于丘墓，舟筏行于市井，父老皆言，耳目未曾闻见，流殍之势，甚于熙宁。

臣闻熙宁中，杭州死者五十余万，苏州三十余万，未数他郡。今既秋田不种，正使来岁丰稔，亦须七月方见新谷。其间饥馑变故，未易度量。吴人虽号柔弱，不为大盗，而宣、歙之民，勇悍者多，以贩盐为业，百十为群，往来浙中，以兵仗护送私盐。官司以其不为他盗，故略而不问。今人既无食，不暇贩盐，则此等失业，聚而为寇，或得豪猾，为之首帅，则非复巡检县尉所能办也。恭惟二圣视民如子，苟有可救，无所吝惜。凡守臣监司所乞，一一应副，可谓仁圣勤恤之至矣。然臣在浙中二年，亲行荒政，只用出粜常平米一事，更不施行余策，而米价不踊，卒免流殍。盖缘官物有限，饥民无穷，若兼行借贷俵散，则力必不及，中路阙绝，大误饥民，不免拱手而视亿万之死也。不如并力一意，专务粜米。若粜不绝，则市价平和，人人受赐。纵有贫民，无钱可粜，不免流殍，盖亦有限量矣。

臣昨日得杭州监税苏坚书报臣云：杭州日粜三千石，过七月，无米可粜，人情汹汹，朝不谋夕，但官场一旦米尽，则市价倍踊，死者不可胜数，变故之生，恐不可复以常理度矣。欲乞圣慈速降指挥，令两浙运

司，限一两日内，约度浙西诸郡，合柴米斛，酌中数目，直至来年七月终，除见在外，合用若干石，入急递奏闻。候到，即指挥发运司官吏于辖下诸路封桩，及年计上供钱斛内擘画应副，须管接续起发赴浙西诸郡柴卖，不管少有阙绝，仍只依地头元价及量添水脚钱出卖，及卖到米脚钱，并用收买金银还充上供及封桩钱物。所贵钱货流通，不至钱荒。所有借贷俵散之类，候出柴有余，方得施行。似此计置，虽是数目浩瀚，然止于柴卖，不失官本，似易应副。但令浙西官场柴米不绝，直至来年七月终，则虽天灾流行，亦不能尽害陛下赤子也。如蒙施行，即乞先降手诏，令监司出榜晓谕军民，令一路晓然，知朝廷已有指挥，令发运司将上供封桩斛斗，应副浙西诸郡柴米，直至明年七月终。不惟安慰人心，破奸雄之谋，亦使蓄积之家，知不久官米大至，自然趁时出卖，所济不少。惟望圣明，深愍一方危急，早赐施行。取进止。

贴黄。臣去岁奏乞下发运司，于丰熟近便州、军，余米五十万石。蒙圣慈依奏施行，仍赐封桩钱一百万贯，令余米。而发运司以本路米贵为词，不肯收余。去年若用贵价收余，不过每斗七十足钱，尽数收余，犹可得百余万石，则今年出柴，所济不少。其发运司官吏，不切遵禀之罪，朝廷未尝责问。习玩号令，事无由集。今来若行臣言，即乞严切指挥，发运司稍有阙误，必行重责。所贵一方之民，得被实惠，所下号

令，不为空言。

乞擢用程遵彦状

元祐六年七月日，翰林学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状奏。右臣窃谓朝廷用人，以行实为先，以才用为急。二者难兼，故常不免偏取。而端静之士，虽有过人之行，应务之才，又皆藏器待时，耻于自献，朝廷莫得而知之。如臣等辈，固当各举所闻以助乐育之意。伏见左朝散郎前佾书杭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程遵彦，吏事周敏，学问该洽，文词雅丽，三者皆有可观。而事母孝谨，有绝人者。母性甚严，遵彦甚宜其妻，而母不悦，遵彦出之。妻既被出，孝爱不衰，岁时伏腊所以事姑者，如未出。而母卒不悦，遵彦亦不再娶，十五年矣。身为仆妾之役，以事其母，虽前史所传孝友之士，殆不能过。臣与之同僚二年，备得其实。今替还都下，未有差遣，碌碌众中，未尝求人。臣窃惜之。伏望圣慈特赐采察，量材录用，非独广搜贤之路，亦以敦厉孝悌，激扬风俗。若后不如所举，臣甘伏朝典。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乞外补回避贾易札子

元祐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翰林学上承旨左朝奉郎

知制诰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自杭州召还以来，七上封章，乞除一郡。又曾两具札子，乞留中省览。倾沥肝胆，不为不至。而天听高远，不蒙回照。退伏思念，不寒而栗。然臣计之已熟。若干忤天威，得罪分明，不避权要，获谴暧昧，臣今来甘被分明之罪，不愿受暧昧之谴。

臣闻贾易购求臣罪，未有所获。只有法外刺配颜章、颜益一事，必欲收拾砌累，以成臣罪。易前者乞放颜益，已蒙施行。今又乞放颜章。以此见易之心，未尝一日不在倾臣。只如浙西水灾，臣在杭州及替还中路并到阙以来，累次奏论，词意恳切。寻蒙圣慈采纳施行。而易扇摇台官安鼎、杨畏，并入文字，以谓回邪之人，眩惑朝廷，乞加考验，治其尤者。宰相以下，心知其非，然畏易之狠，不敢不行。赖给事中封驳，谏官论奏，方持其议。易等但务快其私忿，苟可以倾臣，即不顾一方生灵坠在沟壑。若非给事中范祖禹，谏官郑雍、姚勔，偶非其党，犹肯为陛下腹心耳目，依公论奏，则行下其言，浙中官吏，承望风旨，更不敢以实奏灾伤，则亿万性命，流亡寇贼，意外之患，何所不至？陛下指挥执政擘划救济，非不丁宁，而易等方欲行遣官吏言灾伤者，与圣意大异，而执政相顾不言，偃俯行下。显是威势已成，上下慑服，宁违二圣指挥，莫违贾易意旨。臣是何人，敢不回避？若不早去，不过数日，必为易等所倾。一身不足顾惜，

但恐倾臣之后，朋党益众，羽翼成就，非细故也。不如今日令臣以亲嫌善去，中外观望，于朝廷事体。未有所害。臣之大意，止是乞出。若前来早赐施行，臣本不敢尽言，只为累章不允，计穷事迫，须至尽述本心，不敢有隐毫末。

伏望圣明察其至诚，止是欲得外补，即非无故论说是非。特赐留中省览，以保全臣子，不胜幸甚。取进止。

辨贾易弹奏待罪札子

元祐六年八月初四日，翰林学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今月三日，见弟尚书右丞辙为臣言，御史中丞赵君锡言，秦观来见君锡，称被贾易言观私事，及臣令亲情王遘往见君锡，言台谏等互论两浙灾伤，及贾易言秦观事。乞赐推究。

臣愚蠢无状，常不自揆，窃怀忧国爱民之意。自为小官，即好僭议朝政，屡以此获罪。然受性于天，不能尽改。臣与赵君锡以道义交游，每相见论天下事，初无疑间。近日臣召赴阙，见君锡崇政殿门，即与臣言老缪非才，当此言责，切望朋友教诲。臣自后两次见君锡，凡所与言，皆忧国爱民之事。乞问君锡，若有一句及私，臣为罔上。君锡寻有手简谢臣，其略云：“车骑临过，获闻诲益，谆谆开诱，莫非师保之训。铭

镂肝肺，何日忘之。”臣既见君锡，从来倾心，以忠义相许，故敢以士君子朋友之义，尽言无隐。

又秦观自少年从臣学文，词采绚发，议论锋起。臣实爱重其人，与之密熟。近于七月末间，因弟辙与臣言贾易等论浙西灾伤，乞考验虚实行遣，其尤甚者，意令本处官吏，观望风旨，必不敢实奏行下，却为给事中封驳谏官论奏。臣因问弟辙云：“汝既备位执政，因何行此文字？”辙云：“此事众人心知其非。然台官文字，自来不敢不行。若不行，即须群起力争，喧渎圣听。”又弟辙因言秦观言赵君锡荐举得正字，今又为贾易所言。臣缘新自两浙来，亲见水灾实状，及到京后，得交代林希、提刑马瑊及属吏苏坚等书，皆极言灾伤之状，甚于臣所自见。臣以此数次奏论，虽蒙圣恩极力拯救，犹恐去熟日远，物力不足，未免必致流殍。若更行下贾易等所言，则官吏畏惧台官，更不敢以实言灾伤，致朝廷不复尽力救济，则亿万生齿，便有沟壑之忧。适会秦观访臣，遂因议论及之。又实告以贾易所言观私事。欲其力辞恩命，以全进退。即不知秦观往见君锡，更言何事。

又是日，王黼亦来见臣，云：“有少事谒中丞。”臣知黼与君锡亲，自来密熟，因令传语君锡，大略云：“台谏、给事中互论灾伤，公为中丞，坐视一方生灵，陷于沟壑，略无一言乎？”臣又语黼说与君锡，公所举秦观，已为贾易言了。此人文学议论过人，宜为朝廷

惜之。臣所令王适与赵君锡言事，及与秦观所言，止于此矣。二人具在，可覆按也。臣本为见上件事，皆非国家机密，不过行出数日，无人不知。故因密熟相知，议论及之。又欲以忠告君锡，欲其一言以救两浙亿万生齿，不为触忤。君锡遂至于此，此外别无情理者。

右臣既备位从官，弟辙以臣是亲兄，又忝论思之地，不免时时语及国事。臣不合辄与人言，至烦弹奏，见已家居待罪，乞赐重行朝典。取进止。

辨题诗札子

元祐六年八月初八日，翰林学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今月七日，见臣弟辙与臣言，赵君锡、贾易言臣于元丰八年五月一日题诗扬州僧寺，有欣幸先帝上仙之意。臣今省忆此诗，自有因依，合具陈述。臣于是岁三月六日，在南京闻先帝遗诏，举哀挂服了当，迤邐往常州。是时新经大变，臣子之心，孰不忧惧？至五月初间，因往扬州竹西寺，见百姓父老十数人，相与道旁语笑。其间一人以两手加额，云：“见说好个少年官家”。其言虽鄙俗不典，然臣实喜闻百姓讴歌吾君之子，出于至诚。又是时，臣初得请归耕常州，盖将老焉，而淮浙间所在丰熟，因作诗云：“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

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盖喜闻此语，故窃记之于诗，书之当涂僧舍壁上。臣若稍有不善之意，岂敢复书壁上以示人乎？又其时去先帝上仙，已及两月，决非“山寺归来”始闻之语，事理明白，无人不知。而君锡等辄敢挟词，公然诬罔。伏乞付外施行，稍正国法。所贵今后臣子，不为仇人无故加以恶逆之罪。取进止。

奏题诗状

元祐六年八月八日，翰林学士承旨左朝奉郎知制诰兼侍读苏轼状。准奏，尚书省劄子，苏轼元丰八年五月一日于扬州僧寺留题诗一首，八月八日，三省同奉圣旨，令苏轼具留题因依，实封闻奏。

右臣所有前件诗留题因依，臣已于今日早具札子奏闻施。乞检会降付三省施行。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申省论开八丈沟利害状二首

元祐六年九月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颍州苏轼状申。右轼今看详，前件李义修所陈划一事中，内三件，系欲开太康县枯河，及开陈州明河，并不涉颍州地分，无由相度可否利害。外有一件：“欲乞自下蔡

县界以东，江陂镇以西，地颇卑下之处，难为开浚者，平地筑岸，如汴河例不纳众流，免致沟中满溢横出之患，所是田间横贯沟港，两下自有归头去处，间或于要会处如次河口之类，可置斗门，遇田间有积水，临时开闭，甚无妨也。”轼今看详，八丈沟首尾有横贯大小沟渎极多，并系自来地势南倾，流入颍河，别无两下归头去处。遇夏秋涨溢，虽至小者，亦有无穷之水。虽下愚人亦知其不可塞，今义修乃欲筑岸如汴河，不纳众流，显是大段狂妄。又一件云：“八丈沟首尾三百余里，当往来道路，岂能尽置桥梁？欲乞于合该县镇济要去处，创立津渡，小立课额，积久，少助堤岸之费。”轼今看详，议者欲兴大役，劳力费国，公私汹汹，未见其可。而义修先欲置津渡，立课额，以网小利，所见猥下，无足观彩。其余议论虽多，并只是罗提刑、李密学意度，更加枝蔓粉饰，附会其说而已，别无可考论。其八丈沟利害，轼见子细相验，打量地势，具的确事件申奏次，谨具申尚书省。谨状。

又

元祐六年九月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颍州苏轼状申。右轼体访得万寿、汝阴、颍上三县，惟有古陂塘，顷亩不少，见今皆为民田，或已起移为永业，或租佃耕种，动皆五六十年以上，与产业无异。若一

旦收取，尽为陂塘，则三县之民失业者众，人情骚动，为害不小。看详陈州水患，本缘罗朝散于府界疏道积水所致。今来进士皇维清，既知修复陂塘可以弭横流之患，何不乞于府界元有积水久来不堪耕种之地，多作陂塘？不惟所占田地，元系积水占压之处，人户别无词说，兼亦陂塘既修之后，陈州水患自然衰减，更不消糜弊公私开三百五十四里沟渠。今来维清既欲依罗朝散擘画，起夫十八万人，用钱米三十七万贯石，开沟之后，又别夺万寿等三县农民产业，不知凡几千百顷，又别破人夫钱米以兴陂塘，显是附会罗朝散议论，有害无利，必难施行。轼自承领得上件省司文字，访问得民间，已稍惊疑，若更行下逐县勘会古陂顷亩，及起税请佃年月，则三县农民，必大惊扰。其事既决难施行，所以更不敢行下勘会。其李密学、罗朝散等所欲会议利害，轼见行相验，别具利害申奏，次谨具申尚书省，谨状。

奏论八丈沟不可开状

元祐六年十月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颍州苏轼状奏。臣先奉朝旨，令知陈州李承之、府界提刑罗适、都水监所差官及本路提刑、转运司，至颍州与臣会议开八丈沟利害。臣以到任之初，未知利害之详，难以会议，寻申尚书省乞指挥逐官未得前来，候到任

见得的确利害，别具申省，方可指挥逐官前来会议。进呈，奉圣旨，依所乞。

臣今来到任已两月，体问得颍州境内诸水，但遇淮水涨溢，颍河下口壅遏不得通，则皆横流为害，下冒田庐，上逼城郭，历旬弥月，不减尺寸。但淮水朝落，则颍河暮退，数日之间，千沟百港，一时收缩。以此验之，若淮水不涨，则一颍河泄之足矣。若淮不免涨，则虽复旁开百沟，亦须下入于淮。淮水一涨，百沟皆壅，无益于事，而况一八丈沟乎？

且陈之积水，非陈之旧也。乃是罗适创引府界积水，以为陈患。今又欲移之于颍，纵使朝廷恤陈而不恤颍，欲使颍人代陈受害，则彼此均是王民，臣亦不敢深诉。但恐颍州已被淮水逆流之患，而陈州但受州界下流之灾。若上下水并在颍州，则颍之受害，必倍于陈，田庐城郭，官私皆被其害，恐非朝廷之本意也。又况颍州北高南下，今颍河行于南，八丈沟行于北，诸沟水远者数百里，近者五七十里，皆自北泻下，贯八丈沟而南，其势皆可以夺并沟水，入于颍河。其间二水最大，一名次河，一名江陂，水道深阔，势若建瓴，南倾入颍河，而罗适欲以八丈沟夺并而东，此犹欲用五丈河夺汴河，虽至愚知其不可。而罗适与臣书，乃云：“若疑之，只塞次河、江陂，勿令南流可也，何足为虑。”虽儿童之见，不至于此。纵使臣愚暗，全不晓事，与适相附会以兴大役，虽复起夫百万，糜费钱

米至巨万亿，亦无由成，而况十八万人与三十七万贯石乎？

臣历观数年以来诸人议论，胡宗愈、罗适、崔公度、李承之以为可开，曾肇、陆佃、朱勃以为不可开，然皆不曾差壕寨用水平打量，见地形的实高下丈尺，是致臆度利害，口争胜负，久而不决。臣已选差教练使史昱等，令管押壕寨，自蔡口至淮上，计会本州逐县官吏，子细打量，每二十五步立一竿，每竿用水平量见高下尺寸，凡五千八百一十一竿，然后地面高下，沟身深浅，淮之涨水高低，沟之下口有无壅遏，可得而见也。并取到逐县官吏，保明文状讫，所有逐竿细帐，见在本州使案收管，更不敢上渎圣听，只具史昱等相验到逐节事状，缴连申奏，并略具下项要切利害。

一、臣到任之初，便取问得汝阴、万寿、颍上三县官吏文状称，罗适、崔公度当初相度八丈沟时，只是经马行过，不曾差壕寨用水平打量地面高下，是实。切详适等建议，起夫一十八万人，用钱米三十七万贯石，元不知地面高下，未委如何见得利害可否，及如何计料得夫功钱粮数目，显是全然疏谬。兼看详罗适所上文字，称：“八丈沟上口岸至水面，直深二丈五尺，至黄堆口，与淮水面约直深十丈有畸，即是陈州水面下比寿州淮水面高七丈五尺。”又云：“淮水面约阔二十余里。”又云：“淮水大涨，不过四丈。”适只以此，便定

八丈沟下口必无壅遏。臣窃详适若曾用水平打量，见的实丈尺，必不谓之约量，显是臆度，高下难为凭信。今据史昱等打量，自蔡口至黄堆口至淮上溜分丈尺，及验得每年淮水涨痕高下，将溜分折除外，尚有涨水八尺五寸，折除不尽，其势必须从八丈沟内逆流而上，行三百里，与地面平而后止。显见将来八丈沟遇淮水涨大时，临到淮三百里内，壅遏不行。二水相值，横流于数百里间，但五七日不退，则颍州苗稼无遗类矣。罗适云：“淮水面阔二十余里。”今量阔处，不过三里。适又云：“淮水涨不过四丈。”今验得涨痕五丈三尺。适又云：“黄堆口至淮面直深十丈有畸。”今量得四丈五尺。三事皆虚，乃是适意欲淮面之阔与溜分之多，则以意增之，欲涨水之小，则以意减之。此皆有实状，不可移易，适犹以意增损；其他利害不见于目前者，适固不肯以实言也。

- 一、江陂、次河深阔高下丈尺，其势必夺八丈沟水南入颍河，及其余沟水如泥沟、瓦沟之类，皆可以回夺八丈沟，不令东流。实状已具史昱等状内。臣体验得每年颍河涨溢水痕，直至州城门脚下，公私危惧。若八丈沟不能东流，却为次河、江陂等水所夺，南入颍河，则是颍河于常年分外，更受陈州一带积水，稍加数尺，必为州城深患。而罗适、胡宗愈等皆云：“自天地有水已来，万折必

东，必无回夺之理。”既云：“万折必东”，则是水有时而行于西南北，但卒归于东耳，非谓不折而常东也。水之就下，儿童知之，适等不必其就下而必其常东，此岂足信哉！适又云：“方水涨时，颍河亦自涨满，不能受水，则次河、江陂安能夺八丈沟而南？”臣谓八丈沟比颍河大小不相侔，八丈沟必常先颍河而涨，后颍河而落。方颍河之不受水也，则八丈沟已先涨矣，安能夺诸沟而东？及八丈沟稍落而能行水，则颍河已先落矣，安得不夺八丈沟而南！此必然之理也。

一、据史昱等打量到，罗适回易八丈古沟，创开六处，计取民田二十七顷八亩，合给还价钱，或系官田地，虽数目不多，而罗适未曾计入钱粮数内。又看验得地性疏恶，合用梢桩，土薄水浅，地脉沮洳，开未及元料丈尺间，必有水泉，又难为倒填，车水兴功，兼地形高下不等，而沟底须合，取令慢平。沟身既深，沟面随阔，则适所计料，全未是实数。其一十八万人夫及三十七万贯石钱米，必是使用不足。

右八丈沟利害大略，具上件三事，其余更有不便事节，未易悉数，兼已略见于本路转运判官朱勃申省状内。及考之前史，邓艾本为陈、项间田良水少而开八丈沟，正与今日厌水患多之意不同，勃已论之详矣。伏望圣慈指挥，将朱勃申状与臣所奏，一处看详，即

见八丈沟不可开事理实状，了然明白。乞早赐果决不开指挥，以安颖、寿之间百姓惊疑之心。不胜区区。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贴黄。据崔公度状称，取到寿州浮桥司状，照验得昨来五六月间，陈、颍州大水之时，淮水比常年大小，显见自是诸河泛涨，并积水为害，并不干淮水之事。看详崔公度所言，显是只将是年淮水偶然不大，便定永远利害，未委崔公度如何保得今后淮水与诸河水永不一时皆涨乎？又，臣问得淮、颍间农民父老，若淮水小，则陈、颍诸河永无涨溢之理。公度所言，必非实事。

贴黄。罗适计料八丈沟要开深一丈，而汝阳县官吏，只计料八尺。适亦不知，据数申上，其疏谬例皆如此。

贴黄。胡宗愈、罗适等皆言八丈沟成，恐商贾舟船不复过颍州，故州城里居民豪户，妄生异议。今勘会蔡河水涨，每年中无一两月，其余月分，皆系水小。据罗适图序云，八丈沟上口岸去蔡河水面二丈五尺，而八丈沟止于地面上开深八尺，除大水涨时，沟口方与蔡河相通，至水落时，沟口去蔡河水面，乃高一丈七尺，颍人何缘过忧舟船不入城下？显是巧说，厚诬颍人，以伸其私意。

奏淮南闭余状二首

元祐六年十一月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颍州

苏轼状奏。据汝阴县百姓朱宪状，伏为今年旱伤，稻苗全无，往淮南籴得晚稻一十六石，于九月二十八日到固始县朱皋镇，有望河栏头所由等栏住宪稻种，不肯放过河来，当时寄在陈二郎铺内。当来榜内只说栏截余场粳米，不得过淮河，并不曾声说栏截稻种。今来不甘被望河栏头所由等栏截稻种，有误向春布种，申乞施行。

臣寻备录朱宪状及检坐敕条，牒淮南路监司及光州固始县并朱皋镇等处请依条放行斛斗，不得栏截，至今未有施行回报。兼体问得本州今年，系秋田灾伤，检放税赋，百姓例阙谷种，见今在市绝少斛斗，米价翔贵，本州见阙军粮，亦是贵价收余不行。寻勾到斛斗行人杨佖等，取问在市少米因依。其杨佖等供状称，问得船车客旅等，称说是淮南官场收余，出立赏钱，不得津般粳米过淮南界，是致在市少米。须至奏乞指挥者。右检会《编敕》，诸兴贩斛斗，虽遇灾伤，官司不得禁止。又条，诸兴贩斛斗及以柴炭草木博余粮食者，并免纳力胜税钱。注云旧收税处依旧，即灾伤地分，虽有旧例亦免。臣顷在杭州，亲见秀州等处为官余上供粳米违条，禁止贩卖，及灾伤地分，并不依条免纳力胜税钱，于官并无所益，依旧收余不行，徒使百姓惊疑，各务藏蓄斛斗，不肯出粳，致饿损人户，为害不少。今来淮南官吏又袭此流弊，违条立赏，行闭余之政，致本州城市阙米，农民阙种。若非朝廷严

赐指挥，即人户必致失所。

伏乞备录臣奏及开坐敕条，指挥淮西转运、提刑司，行下逐州县，不得更似日前违条，禁止兴贩斛斗过淮。并勘会辖下，如系灾伤地分，不得违条收纳米谷力胜税钱。所贵逐路官司，稍获均济。仍乞速赐行下，使灾伤农民早行耕种。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又

元祐六年十一月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颍州苏轼状奏。臣近为光州固始县朱皋镇官吏违条禁止本州汝阴县百姓朱宪状余稻种，不令过淮。及取到行人杨佖等状称，是淮南官场余米，立赏禁止米斛过淮，致本州收余军粮不行，及农民阙种，城市阙食。已具事由闻奏，乞严赐指挥淮南监司，不得违条禁止贩卖米斛。仍乞勘会，如系灾伤地分，不得违条收五谷力胜去讷，仍已令本州一面移牒淮南提转及光州固始县朱皋镇等处，放行斛斗，其提转州县，并不回报依应施行。

惟朱皋镇官吏坐到本州县牒：“所准淮南西路提刑司指挥出榜云，如有细民过渡，回运米斛，不满一硕，即勒白日任便渡载外，有一硕以上，满一席者，并仰地分捉拽赴官，依法施行。犯人，备赏钱一贯，每一席，加赏钱一贯。若或夜间过渡，一硕以下，犯人出

赏钱一贯，每席，加一贯。其所捉来到米数，却勾栏前来，于本县元余处出糶。若系他人捉到，其经历地分勾当人，并勾追勘断。以此，至本镇不敢放过米斛。”又于今月十五日，据汝阴县百姓杨怀状：“为本庄不熟，遂典田土得钱，于淮南收余到纳税及供家吃用米四硕，被朱皋镇立赏勾栏，不令过淮。”臣又亲自体问得本州寄居官户，皆言：“有田在光州界内，今年为颍州米贵，各令人于本庄取米纳税供家，并被本处官司立赏禁止，不放前来。”切详逐州、县、镇，若非监司公然违背朝廷敕条，明出榜示，禁绝邻路糶粮，即逐处官吏，亦未敢似此肆行乖戾之政。须至再奏，乞赐指挥者。

右臣窃见近年诸路监司，每遇米贵，多是违条立赏闭余，惊动人户，激成灾伤之势。熙宁中，张靓、沈起首行此事，至浙中饿死百余万人。臣任杭州日，累乞朝廷指挥，亦蒙施行。今来淮西提刑，既欲收余官米，自合依市直立定优价，则人户岂有不赴官中卖之理？今乃明出榜示，严行重赏，令人捉拽勾栏收余，显是强买人物，为国敛怨，无甚于此。况提刑司明知《编敕》“虽遇灾伤，不得禁止贩卖斛斗”，乃敢公出榜示，立赏禁绝！淮南、京西均是王民，而独绝其糶粮，禁其布种，以至官户本家庄课，亦不得般取吃用，违法害物，未之前闻。其逐州、县、镇官吏，亦明知有上条及臣已坐条关牒，并不施行，宁违朝廷《编敕》

条贯，不敢违监司乖戾指挥。

伏望圣慈详酌，早赐问取施行，少免官吏恣行，农民无告。谨录奏闻，伏候勅旨。

乞赐度牒余斛斗准备赈济
淮浙流民状

元祐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颍州苏轼状奏。臣近因出城市中，时有扶挈襁褓如流民者。问之，皆云自寿州来。寻取问得城门守把者，亦云时有此色人，见淮西提刑司出榜立赏，不许米斛过淮北。因此，体问得土人南来者皆云：今秋庐、濠、寿等州皆饥，见今农民已煎榆皮，及用糠麸杂马齿苋煮食。兼寿州盗贼已渐昌炽，安丰县木场镇打劫施助教家，霍丘县善乡镇打劫谢解元家，六安县故镇打劫魏家，贼徒皆十余人，或云二三十人，颇有骑马者，器仗甚备。每处赃皆数千贯，申报官司，多不尽实，亦有不申报者。兼颍州界亦有恶贼尹遇、陈兴子、郑饶、李松等数人，皆老奸逋寇，私立名号，与官吏斗敌，方欲结集，规相应和。近日虽已败获，深恐淮南群盗不止，流入颍州界，纵不能为大害，但饥民附之，徒党稍众，如王冲、管三之流，便不易捕获。臣又闻淮南自秋至今，雨雪不足，麦熟不熟，盖未可知，若麦不熟，必大有饥民。浙西、江东既非丰熟地分，势

必流徙北来，则颍州首被其患。若流民至颍，而官无以济之，则横尸布路，盗贼群起，必然之势也。所以须至先事奏乞。若至时元无此事，臣不敢避张皇过当之罪，若隐而不言，仓卒无备，别成意外之虞，其罪大矣。臣日夜计虑，势不可缓。谨具条件如左。

一、勘会本州常平斛斗，见管粳米三万四千余石，通纽元余价每斗计一百一十八文有畸。绿豆一万三千余石，通纽元余价每斗计七十二文有畸。小麦二万五千余石，通纽元余价每斗计五十四文有畸。上件三色，并系元余价高，纵依条量减出粳，亦未能大段平减市价，兼流民转徙失所，必无钱收买官米；虽依条许借贷人户，又缘流民既非土著，将来无缘催索；又条许常平斛斗召募饥民工役，及许依乞丐人给米斛，不得过所限之数两倍。臣今相度，不惟饥民羸弱聚散不常，难为工役，又缘常平斛斗本法，元只用粳余以准平市价。若将召募工役及依乞丐人例给与，则是有出无收，今后常平本钱日耗不已，有时而尽。臣知杭州日，为见浙西饥谨，全赖常平粳米，所救活不可胜数。以此知常平官本只可令增，不可令耗。屡曾奏乞立法，常平钱米只许粳余外，不得支用。虽未蒙施行，所有本州见管常平斛斗，臣终不敢以流民之故，辄乞费用，留以准备来春斛斗翔贵时出粳，以济本州百姓。

贴黄。若蒙行下户部，不过检坐常平条贯量减价出糶，及召募饥民工役，并依乞丐人给米之数行下，皆是空文，无益实事。乞自朝廷详酌，特赐裁处。

又，贴黄。元丰以前，常用常平钱米召募饥民工役，虽有减耗，却将宽剩息钱补填。今来常平官本，有出无收，若不立法禁止杂支，则数日而尽，深为可惜。乞检会臣前奏施行。

一、勘会本州见管封桩陕西军兵请受及禁军阙额粳米三千七百余石，估定每斗八十文，小麦三万三千余石，估定每斗六十文，绿豆二千一百余石，估定每斗五十五文，粟米三百余石，估定每斗九十文，豌豆五千一百余石，估定每斗六十文。准条，许估定价例出糶。除勘会本州军粮粳米年计不足，今将转运司钱兑余上件封桩粳米充军粮外，其余小麦、绿豆、粟米、豌豆可以奏乞擘画钱物，尽数兑余，准备赈济流民。

贴黄。所有逐色估定价例，并是在市实直，如蒙施行，乞依今来估定价例兑买。

右臣伏望圣慈，愍念淮浙累岁灾伤，来年春夏必有流民。而颍州正当南北孔道，万一扶老携幼，坌集境内，理难斥遣。若饥毙道路，臭秽薰蒸，饥民同被灾疫之苦。弱者既转沟壑，则强者必聚为寇盗。欲乞特赐度牒一百道，委臣出卖，将钱兑买前件小麦、粟米、发豆、豌豆四色，封桩斛斗，候有流民到州，逐

旋支給赈济。如至时却无流民，自当封桩，度牒价钱，别听朝廷指挥。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贴黄。臣若不预作擘画陈乞，则仓卒之间，必难应办。若不密切奏论，至此声先驰，则恐引惹饥民，并来本州，官物有限，中路阙绝，则死者必众，反为深害。所以今来亲书奏状，贵免泄漏。臣以目昏，书写不谨，伏乞恕罪。如蒙施行，乞作不下司文字，付臣措置。

又，贴黄。臣所奏濠、寿等州灾伤盗贼次第，问得皆有本末，非是风传道路之言。深虑本路及逐州各有检放赋税元未奏陈，致朝廷不信臣言。臣在杭州日，亲见监司州县，例皆讳言灾伤。只如今年苏、湖水灾，可为至甚，而台官贾易等犹欲根究其事，行遣言者。苏州积水未退尚土城门，而知州黄履已奏秋种有望。似此蒙蔽，习以成风。伏望圣慈试采臣言，过作准备，则一方幸甚。

乞将合转一官与李直方酬奖状

元祐七年正月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颍州苏轼状奏。臣自到任以来，访问得本州旧出恶贼，自元祐二三年间，管三等啸聚为寇。已而又有陈钦、邹立、尹荣、尹遇等，亦是群党劫杀，累至与捕盗官吏斗敌。是时，朝廷访闻以名捕此等数人，寻已捉获凌迟处斩，

惟尹遇一名漏网得脱，不改前非，结集陈钦之弟陈兴、郑饶、李松等数人，不住惊劫人户。尹遇自称大大王，陈兴称二大王，郑饶称饶三，李松称管四，乡村畏慑，不敢言及。纵被劫杀，不敢申报，以致被杀之家，父母妻子，不敢声张举哀。百姓蔡贵、莫堙、董安三人，只因偶然言及遇等，即时被杀，内董安仍更用尖刀割断脚筋，其余割取头发，及杀伤者不可胜数。每次打劫，皆用金贴纸甲，其余兵仗弓弩并全。累次与捕盗官吏斗敌，内一次射杀弓手。兼近日寿州界内强贼甚多，打劫魏家、谢解元、施助教等家，皆一二十人，白昼骑马于镇市中劫人。其尹遇等闻之，即欲商量应和，居民忧惧。

臣度事势迫切，即差职员监勒捕盗官吏，责限收捕。有汝阴县尉李直方，素有才干，自出家财，募人告缉，知得逐贼窟穴去处。内陈兴、郑饶、李松等，见往寿州霍丘县开顺场。尹遇一名，在寿州霍丘县成家步，比陈兴等去处更远二百里。直方以谓众贼之中，唯尹遇最为桀黠难捕，又其窟穴离州界最远，遂分布弓手，捕捉众贼。而直方亲领弓手五人，径往成家步捉杀尹遇。直方母年九十六，只有直方一子。临去之时，母子泣别，往返五百余里，骑杀一马。直方步行百余里，装作贩牛小客，既至地头，众皆畏惧不前，独弓手节级程玉等二人与直方持枪大呼，排户而入。尹遇惊起，彀弓驾箭欲发，直方径前亲手刺倒，众弓

手皆入，方始就擒。直方本与弓手分头捕捉众贼，内陈兴、郑饶、李松三人以地近故，先九日获。独尹遇一名，以地远难捕，直方亲行，故后九日获。既获之后，远近喜快。

有城郭乡村人户六百一十七人，诣臣陈状，备说逐贼凶恶，多年为害，人不敢言。若不尽法根勘，万一减死刺配，即须走回啸聚，为害转甚。以此知逐贼桀黠之甚，众所忧畏，若不以时捕获，因之以饥谨，必为王冲、管三之流。而直方以进士及第，母子二人相须为命，而能以忠义奋激，亲手击刺，以除一方之患，比之寻常捕盗官，偶然掩获十数饥寒之民号为劫贼者，不可同日而语矣。彼皆坐该赏典，而直方不蒙旌异，则忠义胆决方略之臣，无所劝激矣。须至奏陈者。

右检准《编敕》节文：“诸官员躬亲帅众获盗一半以上，能分遣人于三十日内获余党者，通计人数，同躬亲法。”今来李直方，为见众贼之中唯尹遇最为宿奸老寇，窟穴深远，众不敢近，须至躬亲出界捕捉，是致后获。既是尹遇须至躬行，则陈兴等三人须至差人，无由躬亲。若使直方先为身谋，即须躬亲先往近处，捕陈兴等三人，然后多遣弓手，续于三十日内捕尹遇一名，即却应得上条，同躬亲法。只缘直方忠义激发，以除恶为先务，而不暇计较恩赏，故躬亲出界，专捕尹遇一名，以致所差弓手，却先获陈兴等三人，遂与

上条不应，于赏格有碍。考之法意，显是该说不尽。

伏望朝廷详酌，只缘直方先公后私，致得先后捕获之数，不尽应法。欲乞比附上条，通计人数，许同躬亲法，为第三等。若下刑部定夺，则有司须至执文计析毫厘，直方无缘该得第三等恩赏。惟望圣恩体念尹遇等若不以时捕获，必为啸聚群寇，而直方儒者，能捐躯奋命，忠义可嘉，特赐指挥。

臣又虑朝廷惜此恩例，恐今后妄有攀援。勘会臣见今于法合转朝散郎，情愿乞不改转，将此恩例与直方，循资酬奖。缘直方母年九十余，只有一子，因臣督迫，泣别而行。若万一为贼所害，使其老母失所，臣岂不愧见僚吏？以此将臣合转一官与直方充赏，不惟少酬其劳，亦使臣今后有以使人，不为空言无实者。于臣亦为莫大之幸，且免后人援例，庶朝廷易为施行。臣不胜大愿。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贴黄。臣所论奏，皆有实状可以覆按。本合候尹遇等结案了闻奏，又恐朝廷未尽以臣言为信，更当行下监司体问逐贼凶恶之实，与直方捐躯奋激之状，故及逐贼未死闻奏，庶可以覆按施行。饶三是管三火中有名强贼人，管四是管三弟。此二贼欲得远近畏服，故诈称二人姓名。

又，贴黄。奏为汝阴县尉李直方捕获强恶贼人，乞依《编敕》第三等酬赏。候敕旨。

苏轼文集卷三十四

奏议

乞赐光梵寺额状

元祐七年二月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颍州苏轼状奏。臣伏见本州颍上县白马村，有梵僧佛陀波利真身塔院舍，约四五十间，元无敕额。父老相传佛陀波利本西域僧，唐仪凤中游五台，礼文殊师利，见老人，令复还西域，取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佛陀波利用其言，往返数万里，以永淳中取经而还，至今流布。而佛陀波利于颍上亡没，里俗相与漆塑其身，造塔供养，时有光景，颇著灵验，不敢具述。臣于诸处见唐人所立《尊胜石幢刊记》本末，与所闻父老之言颇合。今年正月，大雪过度，农民冻馁无所，祈祷境内诸庙未应。闻父老以佛陀波利为言，臣即遣人赍香祷请，登时开霁，人情翕然归向，诣臣陈状，愿得敷奏，乞

一勅额。庶几永远不致废坏。须至乞奏者。

右谨具如前，欲望圣慈曲从民欲，特赐本院一勅额，如蒙开允，以光梵为额。谨录奏闻，伏候勅旨。

荐宗室令時状

元祐七年五月初五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颍州苏轼状奏。右臣闻之《诗》曰：“怀德维宁，宗子维城。”宗室之有人，邦家之光，社稷之卫也。周之盛时，其卿士皆周、召、毛、原，非王之伯叔父，则其子弟也。逮至两汉，河间、东平之德，歆、向之文，天下以为口实。而唐之宗室，武略如道宗、孝恭，文章如白与贺者，不可以一二数；而以功名至宰相者，有九人焉。自建隆以来，累圣执谦，不私其亲，干国治民，不及宗子，虽有文武异才，终身不试。神宗皇帝实始慨然，欲出其英髦，与天下共之，故增立教养选举之法。行之二十年，出入中外，渐就器使，而未见有卓然显闻称先帝意者。夫岂无人？盖朝廷未有以大耸劝之耳。臣伏见承议郎签书颍州节度判官厅公事令時，事亲笃孝，内行纯备，博学经史，手不释卷，吏事通敏，文采俊丽，志节端亮，议论英发，体兼众器，无适不宜。臣尝见其所著述，笔力雅健，博贯子史，盖清庙之瑚璉，明堂之杞梓也。使其生于幽远，犹当擢用，而况近托肺腑，已蒙试用者乎？伏望圣慈

特赐考察，召致馆阁，养其高才，而遂其远业，以风动宗室，劝示海内，成先帝之意，不以臣人微言轻而废其请也。若后不如所举，臣甘伏朝典。谨录奏闻，伏候勅旨。

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 论四事一处行下状

元祐七年五月十六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扬州苏轼状奏。臣闻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夫民既富而教，然后可以即戎，古之所谓善人者，其不及圣人远甚。今二圣临御，八年于兹，仁孝慈俭，可谓至矣。而帑廩日益困，农民日益贫，商贾不行，水旱相继，以上圣之资，而无善人之效，臣窃痛之。

所至访问耆老有识之士，阴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宽政，无它疾苦，但为积欠所压，如负千钧而行，免于僵仆则幸矣，何暇举首奋臂，以营救于一饱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号为无比户者，皆为市易所破，十无一二矣。其余自小民以上，大率皆有积欠。监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门，鞭笞日加其身，虽有白圭、猗顿，亦化为笄门圭窦矣。自祖宗已来，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无侵欺盗用，及虽有侵盗而本家及伍保人无家业者，并与除放。祖宗

非不知官物失陷、奸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无以为生，虽加鞭撻，终无所得，缓之则为奸吏之所蚕食，急之则为盗贼之所凭藉，故举而放之，则天下悦服，虽有水旱盗贼，民不思乱，此为捐虚名而收实利也。

自二圣临御以来，每以施舍已责为先务，登极赦令，每次郊赦，或随事指挥，皆从宽厚。凡今所催欠负，十有六七，皆圣恩所贷矣。而官吏刻薄，与圣恩异，舞文巧诋，使不该放。监司以催欠为职业，守令上为监司之所迫，下为胥吏之所使，大率县有监催千百家，则县中胥徒举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则此等皆寂寥无获矣。自非有力之家，纳赂请赅，谁肯举行恩贷？而积欠之人，皆邻于寒饿，何赂之有？其间贫困扫地，无可蚕食者，则县胥教令供指平人，或云衷私擅买，抵当物业，或虽非衷私，而云买不当价，似此之类，蔓延追扰，自甲及乙，自乙及丙，无有穷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钱，谓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盖无虚日，俗谓此等为县胥食邑户。嗟乎，圣人在上，使民不得为陛下赤子，而皆为奸吏食邑户，此何道也！

商买贩卖，例无现钱。若用现钱，则无利息，须今年索去年所卖，明年索今年所赊，然后计算得行，彼此通济。今富户先已残破，中民又有积欠，谁敢赊卖物货？则商贾自然不行，此酒税课利所以日亏，城

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诸路连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转运司窘于财用，例不肯放税，纵放亦不尽实。虽无明文指挥，而以喜怒风晓官吏，孰敢违者？所以逐县例皆拖欠两税，较其所欠，与依实检放无异，于官了无所益，而民有追扰鞭撻之苦。近日诏旨，凡积欠皆分为十料催纳，通计五年而足。圣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谓有旨，倚阁者方得依十料指挥，余皆并催。纵使尽依十料，吏卒乞觅，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户既未纳足，则追扰常在，纵分百料，与一料同。

臣顷知杭州，又知颖州，今知扬州，亲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为积欠所压，日就穷蹙，死亡过半。而欠籍不除，以至亏欠两税，走陷课利，农未皆病，公私并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颖移扬，舟过濠、寿、楚、泗等州，所至麻麦如云。臣每屏去吏卒，亲入村落，访问父老，皆有忧色。云：“丰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民虽乏食，缩衣节口，犹可以生。若丰年举催积欠，胥徒在门，枷棒在身，则人户求死不得。”言讫，泪下。臣亦不觉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麦既熟，举催积欠，故流民不敢归乡。”臣闻之孔子曰：“苛政猛于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甚者。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

臣窃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

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来，日以检察本州积欠为事。内已有条贯除放，而官吏不肯举行者，臣即指挥本州一面除放去讫。其于理合放而于条未有明文者，即且令本州权住催理，听候指挥。其于理合放而于条有碍者，臣亦不敢住催。各具利害，奏取圣旨，谨件如左。

- 一、准元祐五年五月十四日勅节文：“应实封投状承买场务第五界已后，见欠未纳净利过日钱，亦许比第四界以前三界内一界小数催纳。”上件条贯，止为过界有人承买场务，可以分界，见得最小一界钱数豁除见欠。其间界满，无人承买场务，只勒见开沽人认纳过日钱数者，即无由分界，见得小数，所以不该上条除放。朝廷为见无人承买场务，比之有人承买者，尤为败阙，不易送纳，反不该上条除放，于理不均，故于元祐六年春颁条贯内，别立一条：“诸场务界满未交割者，且令依旧认纳课利，及过日钱。若委因事败阙，或一年无人投状承买，经县自陈申州，本州差官，限二十日体量减定净利钱数，令承认送纳，仍具减定钱数出榜，限一季召人承买。无人投状，本州再差官减定出榜。限满，又无人投状，依前再减出榜。若减及五分以上，无人投状，申提刑司差官与本州县官同共相度，再减节次，依前出榜。如减八分以上，无人投状承买，委是难以出纳净利

钱，即所差官与本州县保明申提刑司审察，保明权停闭讫奏。自界满后至停闭日，见开沽人，只依减定净利钱数送纳。臣今看详，朝廷立此两条，圣恩宽厚，敕语详备，应有人无人承买场务，皆合依条就小送纳，无可疑惑。只缘官吏多以刻薄聚敛为心，又不细详条贯，所以诸处元只施行逐界通比就小催纳指挥，其界满无人承买，只依减定净利钱数送纳条贯多不施行。臣细详上条，既云：“自界满至停闭日，见开沽人只依减定净利钱数送纳”，即是分明指定合依临停闭日减定最小钱数送纳，虽逐次减定钱数不同，缘皆未有人承买，不免更减，终非定数。既已见得临停闭日所减定数，岂可却更追用逐次虚数为定！臣已指挥本州行下属县，应界满败阙无人承买场务，系见开沽人承认送纳者，并依上条只将临停闭日所定最小钱数为额催纳。内未停闭已前，有人承买，即系上条，各以当限所减定钱数为额催纳。以上如有欠负，即将已前剩纳过钱数豁除。如已纳过无欠负者，即给还所剩，本州已依应施行讫。深虑诸路亦有似此施行未尽处，乞圣旨备录行下。

- 一、准元祐五年四月九日朝旨：“应大赦以前，见欠蚕盐和买青苗钱物，元是冒名，无可催理，或全家逃移，邻里抱认，或元无头主，均及干系人者，并特与除放。”今勘会江都县人户积欠青苗钱斛二万四千九百二十贯石，内四千九百贯石，系大赦

已前欠负逃移，臣已指挥本州，依上件朝旨除放去讫。一千五百二十五贯石虽系大赦前欠负，却系大赦后逃移，未有明文除放，见今无处催理，不免逐时行下乡村勘会，虚有搔扰。臣已指挥本州更不行下，欲乞圣旨指挥应大赦前欠负蚕盐和买青苗钱，但见今逃移无处催理者，本县官吏保明，并与除放。

贴黄。勘会上件朝旨，经隔二年，不为除放，臣今来方始施行。深虑诸州、军亦有似此大赦前欠蚕盐和买青苗钱逃移人户，合依圣旨除放，而官吏不为施行者，乞更赐行下免罪改正。

一、检准《熙宁编敕》：“诸主持仓库欠折官物买扑场务少欠课利元无欺弊者，其产业虽已估计倍纳入官，许以所收子利纽计還元欠官钱。数足，即给还或贴纳所欠钱数，相兼收赎。如过十年不赎，依填欠田宅条施行。系十保干系人产业，虽欠人有欺弊，亦准此。”此乃祖宗令典，虽熙宁新法，亦许准折欠数，数足便还。只因元丰四年十二月内，两浙转运司奏，买扑之人，多是作弊，拖欠合纳课利，须至官司催逼紧急，却便乞依条将产业在官，拘收子利，折还系元抵田产物业。窃缘所出花利微细，卒填所欠官钱不足，看详买扑场务，并系人户情愿实封投状，抱认勾当，其课利依条自合逐月送纳，即与公人主持仓库欠折官物

陪填事体不同。今相度欲乞于《编勅》内删去“买扑场务少欠课利”八字，因此立法，诸主持官物欠折无欺弊者，其产业估纳入官，以所收子利，准折欠数，候足给还，或贴纳钱收赎。如过十年不赎，依填欠田宅法，系十保干系人产业，虽元欠有欺弊，仍以所估纳抵产子利，准折欠数，通计偿足给还抵产。其以前欠负，并准此，内剩纳过钱数，仍给还所剩。

- 一、准元丰三年九月二十八日《明堂赦书》节文：“开封府界及诸路入户，见欠元丰元年以前夏秋租税，并沿纳不以分数，及二年以前误支雇食水利罚夫买扑场务出限罚钱，并免役及常平息钱，并特与除放。”是时转运司申中书称，见欠丁口盐钱，及盐博绢米及和预买绸绢，并系入户已请官本，不合一例除放。中书批状云：“勘会赦书内，即无见欠丁口盐钱并盐博绢米及和预买绸绢已请官本除放之文，因此州县却行催理。至元丰八年登极赦书，亦是除放两税，沿纳钱物。后来尚书户部仍举行元丰四年中书批状指挥，逐年蚕盐钱绢和预买绸绢等，系已请官本，并不除放。臣今看详，内蚕盐钱绢一事，盐本至轻，所折钱绢至重。只如江都县每支盐六两，折绢一尺。盐六两，元价钱一十文五分足，绢一尺，价钱二十八文一分足。其支盐纳钱者，每盐五斤五两，纳钱三百

三十一文八分足，比元价买盐每斤二十八文足已多一百八十三文足。又将钱折麦，所估麦价至低。又有仓省加耗及脚剩之类，一文至纳四五文。今来既不除放，即须催纳绢麦折色，所以人户愈觉困苦。臣今看详，丁口盐钱绢既为有官本，难议除放，即合据所支盐斤两实直价钱催纳，岂可将折色绢麦上增起钱数尽作官本？显是于理合放，于条未有明文。臣已指挥本州，应登极赦前见欠丁口盐钱及盐博绢米之类，只据当时所支官物实直为官本催纳，其因折色增起钱数，并权住催理，听候朝旨。伏望圣慈特赐指挥，依此除放。

- 一、准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书》：“应内外欠市易钱人户，见欠钱二百贯以下，并特与除放。”续准元祐二年二月七日都省批状：“知郑州张璪札子奏，臣伏睹《明堂赦书》节文，诸路人户，见欠市易钱二百贯以下，并特与除放。”臣自到州，契勘得本州旧系开封府界管城县日，本县市易抵当所，于元丰二年五月以后，节次准市易上界牒准太府寺牒支降到疋帛散茶，令搭息出卖，其本州自合依条许人户用物货等抵请及见钱变易，本州却赊卖与人户，仍不曾结保，致有二百九十八户除纳外，共拖欠下官钱计一千九百余贯文。虽契勘得逐户名下见欠各只是二百贯以下，本州为是元管勾官司违法赊散，不依太府寺搭息出卖指

挥，致人户亦不曾用物货抵请，即与市易旧法许人结保除请金银物帛见欠官本事体不同，以此未敢引用赦敕除放。系上件人户所欠物帛价钱，本因官吏违法赊过，其人户元不知有此违碍。伏望圣慈矜恤，特许依赦除放，庶使贫民均被圣泽。户部看详，住罢赊请，后来违法赊散过钱物，并府界县分人户抵当亏本糯米，各与未罢已前依条赊请事体不同。今勘当难以依赦除放。都省批状，依户部所申。又续准元祐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敕，勘会内外见欠市易非违法赊请人户，已降指挥，二百贯文已下除放，其外路系违法者，即不该除放。切缘本因官司违法赊卖，今来人户若不量与蠲放，显见独不沾恩，须议指挥。十月二十五日奉圣旨，令户部指挥，诸路契勘，官私违法除放人户，许将息罚充折外，见欠钱二十贯文已下者，并与除放。又续准元祐四年正月初十日转运司牒：“准尚书户部符，据淮南转运司状，契勘本路市易欠钱，除依条赊借，并元系经官司违法赊欠，已依上项赦敕朝旨施行外，元有未承元丰四年五月十九日朝旨住罢赊借以前，并以后有人户于市易务差出计置变易勾当人等头下赊借钱物，见欠不及二百贯及二十贯以下，今详所降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敕》，止言市易欠钱人户，见欠二百贯文以下除放，并元祐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朝旨，

亦止言官司违法赊借，见欠二十贯文以下除放。今来前项人户，从初径于市易差出勾当人等头下赊欠，本司疑虑，未敢一例除放申部者。本部看详，《明堂赦》云内外欠市易钱人户，见欠二百贯以下除放。及近降朝旨，亦止云官私违法私放人户许将息罚充折外，见欠二百贯以下除放，即无似此窠名明文。今据所申符，本司主者详此，一依前后所降朝旨施行，无至违误。”臣今看详，元祐元年九月六日《明堂赦书》，止言“应内外欠市易务钱二百贯以下，并与除放”。赦文简易明白，元不分别人户，于官司请领或径于勾当人名下分请，亦不拘限。官司依条赊卖，或违法俵散，及有无抵当结保搭息不搭息之类，但系欠市易务钱二百贯以下者，便合依赦除放，更无疑虑。切原圣意，盖为市易务钱，本缘奸臣贪功希赏，设法陷民，赤子无知，为利所罔，故于即位改元躬祀明堂始见上帝之日，亲发德音，特与除放。皇天后土，实闻此言。当时有识，已恨所放不宽，既知小民为官法所陷，何惜不与尽放，更立二百贯之限？然是时欠负穷民，无不鼓舞涕泣，衔荷恩德。曾未半年，已有刻薄臣寮强生支节，析文破赦，妄作申请，致有上项续降圣旨及都省批状指挥，应官司违法赊借者，止放二十贯以下，其于差出勾当人名下赊请者，并不除放一文，使宗祀

赦文，反为虚语，非独失信于民，亦为失信于上帝矣。所系至大，而俗吏小人曾不为朝廷惜此，但知计析锥刀之末，实可痛愍。臣窃仰料二圣至仁至明，已发德音，除放二百贯以下，岂有却许刻薄臣寮出意阻难追改不行之理？必是当时议者，以为欠钱之人，诈立私下赎买人姓名，分破钱数，令不满二百贯，侥幸除放，以此更烦朝省，别立上项条约，以防情弊，一时指挥，不为无理。今来岁月已久，人户各蒙监催枷钲鞭撻，困苦理极，若非本身实欠，岂肯七年被监，不求诉免？以此观之，凡今日欠户，并是实欠，必非私相计会为人分减之人，明矣。伏望圣慈，特与举行元祐元年九月六日赦书，应内外欠市易钱人户，见欠钱二百贯以下，不以官私违法不违法，及人户于官司请领或径于勾当人名下分请者，并与除放，所贵复收穷困垂死之民，稍实宗祀赦书之语，以答天人之意。

- 一、准元祐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圣旨：“将府界诸路人户，应见欠诸般欠负，以十分为率，每年随夏秋料各带纳一分，所有前后累降催纳欠负分料展阁指挥，更不施行。”臣今看详上项指挥，明言应见欠诸般欠负并分十料催纳，元不曾分别系与不系因灾伤分料展阁之数，圣恩宽大，诏语分明，但系欠负，无不该者。只因户部出纳之吝，别生支

节，谓之申明。其略云：“本部看详，人户见催逐年拖欠下夏秋租税赃赏课利省房没官等钱物，若不系因灾伤许分料展阁理纳之数，自不该上条。”致尚书省八月三日批状指挥，依所申施行，即不曾别取圣旨。臣尝谓二圣即位已来，所行宽大之政，多被有司巧说事理，务为艰阨，使已出之令，不尽施行，屯膏反汗，皆此类也。兼检会元祐敕节文：“诸灾伤倚阁租税，至丰熟日，分作二年四料送纳。若纳未足而又遇灾伤者，权住催理。”今来元祐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圣旨指挥，虽分为十料，比旧稍宽，又却冲改，前后分料展阁指挥，即虽遇灾伤，亦须催纳。水旱之民，当年租赋尚不能输，岂能更纳旧欠？显是缘此指挥，反更不易，欲望特降圣旨，应诸般欠负，并只依元祐五年五月二十六日圣旨指挥，分十料施行。仍每遇灾伤，依元祐敕权住催理。内人户拖欠两税，不系灾伤倚阁者，亦分二年作四料送纳，未足而遇灾伤者，亦许权住催理。所有户部申明都省批状指挥，乞不施行。

贴黄。议者必谓若如此施行，今后百姓皆不肯依限送纳两税，侥幸分料。臣以谓不然。《编敕》明有催税未限不足分数官吏等第责罚，令佐至冲替，录事、司户与小处差遣，典押勒停，孔目、管押官降资，条贯至重，谁敢违慢？若非灾伤之岁，检放不尽实者，何

缘过有拖欠？若朝廷不恤，须得并催，则人户惟有逃移，必无纳足之理。

一、臣先知杭州日，于元祐五年九月奏：“臣先曾具奏，朝廷至仁，宽贷宿逋，已行之命，为有司所格沮，使王泽不得下流者四事。”其一曰：“见欠市易籍纳产业，圣恩并许给还，或贴纳收赎。而有司妄出新意，创为籍纳、折纳之法，使十有八九不该给赎。”其二曰：“积欠盐钱，圣旨已许止纳产盐场监官本价钱，其余并与除放。而提举盐事司执文害意，谓非贫乏不在此数。”其三曰：“登极大赦以前人户，以产当酒见欠者，亦合依盐当钱法，只纳官本。”其四曰：“元丰四年，杭州拣下不堪上供和买绢五万八千二百九十疋，并抑勒配卖与民，不住鞭笞，催纳至今，尚欠八千二百余贯，并合依今年四月九日圣旨除放。”然臣具此论奏，自经一百八日，未蒙回降指挥，乞检会前奏四事，早赐行下。尚书省取会到诸处，称不曾承受到上件奏状。十二月八日，三省同奉圣旨，令苏轼别具闻奏。臣已于元祐六年正月九日，备录元状，缴连奏去讫，经今五百余日，依前未蒙施行。伏乞检会前奏，一处行下。

右谨件如前。今所陈六事及前所陈四事，止是扬州、杭州所见。窃计天下之大，如此六事、四事者多矣。若今日不治，数年之后，百姓愈困愈急，流亡盗

贼之患，有不可胜言者。伏望特留圣意，深诏左右大臣，早赐果决行下。臣伏见所在转运、提刑，皆以催欠为先务，不复以恤民为意。盖函、矢异业，所居使然。臣愚欲乞备录今状及元祐六年正月九日所奏四事，行下逐路安抚钤辖司，委自逐司选差辖下官僚一两人，不妨本职，置司取索逐州见催诸般欠负科名户眼，及元欠因依，限一月内具委无漏落，保明供申，仍备录应系见行欠负敕条，出榜晓示。如州县不与依条除放，许诣逐司自陈，限逐司于一季内看详了绝，内依条合放而州县有失举行者，与免罪改正讫奏。其于理合放而未有明条或于条有碍者，并权住催理，奏取敕裁，仍乞朝廷差官三五人置局看详，立限结绝。如此则期年之间，疲民尚有生望，富室完复，商贾渐通，酒税增羨，公私宽泰，必自此始也。臣身远言深，罪当万死，感恩徇义，不能默已，谨录奏闻，伏候勅旨。

贴黄。本州近准转运司牒坐准户部符：“臣寮上言，去岁灾伤人户，农事初兴，生意稍还，正当惠养，助之苏息，伏望圣慈许将去年检放不尽秋税元只收三二分已下者，系本户已是七八分灾伤，今来若纳钱尚有欠，必是送纳不前，乞特与除放。其余纳钱见欠人户，亦乞特与减免三分外，若犹有欠，并上二等户，如不可一例减放，则并乞特与展限，候今年秋熟，随秋料送纳。”其言至切，寻蒙圣恩送下户部。本部却只检坐元祐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勅节文灾伤带纳欠负条贯

应破诏旨，其臣寮所乞放免宽减事件，元不相度可否。显是圣慈欲行其言，而户部不欲，虽蒙行下，与不行下同。臣今来所论，若非朝廷特赐指挥，即户部必无施行之理。

又，贴黄。臣今所言六事及旧所言四事，并系民心邦本，事关安危，兼其间逐节利害甚多，伏望圣慈少辍清闲之顷，特赐详览。

又，贴黄。准条，检放灾伤税租，只是本州差官计会令佐同检，即无转运司更别差官覆按指挥。臣在颍州，见逐州检放之后，转运司更隔州差官覆按虚实，显是于法外施行，使官吏畏惮不敢尽实检放。近日淮南转运司为见所在流民倍多，而所放灾伤，多不及五分支破，贫粮有限，恐人情未安，故奏乞法外支給。若使尽实检放，流民不应如此之多，与其法外拯济于既流之后，曷若依法检放于未流之前？此道路共知，事之不可欺者也。臣忝居侍从，不敢不具实以闻奏。

又，贴黄。京师所置局，因令看详畿内欠负。

再论积欠六事四事札子

元祐七年六月十六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扬州苏轼札子奏。臣已具积欠六事，及旧所论四事上奏。臣闻之孟子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若陛下初无此心，则臣亦何敢必望此政？屡言而屡不听，

亦可以止矣。然臣犹孜孜强聒不已者，盖由陛下实有此心，而为臣子所格沮也。

窃观即位之始，发政施仁，天下耸然，望太平于期月。今者八年，而民益贫，此何道也？愿陛下深思其故。若非积欠所压，自古至今，岂有行仁政八年而民不苏者哉！臣前所论四事，不为不切，而经百余日，略不施行。臣既论奏不已，执政乃始奏云，初不见臣此疏，遂奉圣旨，令臣别录闻奏。意谓此奏朝上而夕行，今又二年于此矣。以此知积欠之事，大臣未欲施行也。若非陛下留意，痛与指挥，只作常程文字降出，仍却作熟事进呈，依例送户部看详，则万无施行之理。臣人微言轻，不足计较，所惜陛下赤子，日困日急，无复生理也。臣又窃料大臣必云今日西边用兵，急于财利，未可行此。臣谓积欠之在户部者，其数不赀，实似可惜。若实计州县催到数目，经涉岁月，积欠之在户部者累毫，何足以助经费之万一？臣愿圣主特出英断，早赐施行。

臣访闻浙西饥疫大作，苏、湖、秀三州，人死过半，虽积水稍退，露出泥田，然皆无土可作田塍，有田无人，有人无粮，有粮无种，有种无牛，饿死之余，人如鬼腊。臣窃度此三州之民，朝廷加意惠养，仍须官吏得人，十年之后，庶可完复。《书》曰：“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浙西灾患，若于一二年前，上下疚心，同力拯济，其劳费残弊，必不至若今之甚也。

臣知杭州日，预先奏乞下发运司，多余米斛，以备来年拯济饥民，圣明垂察，支赐缗钱百万收余。而发运使王觐，坚称米贵不余。是年米虽稍贵，而比之次年春夏，犹为甚贱，纵使贵余，尚胜于无，而觐执所见，终不肯收余颗粒，是致次年拯济失备，上下共知而不诘问。小人浅见，只为朝廷惜钱，不为君父惜民，类皆如此。淮南东西诸郡，累岁灾伤，近者十年，远者十五六年矣。今来夏田一熟，民于百死之中，微有生意，而监司争言催欠，使民反思凶年。怨嗟之气，必复致水旱。欲望圣慈救之于可救之前，莫待如浙西救之于不可救之后也。

臣敢昧死请内降手诏云：“访闻淮浙积欠最多，累岁灾伤，流殍相属，今来淮南始获一麦，浙西未保丰凶。应淮南东西、浙西诸般欠负，不问新旧，有无官本，并特与权住催理一年。”使久困之民，稍知一饱之乐。仍更别赐指挥，行下臣所言六事四事，令诸路安抚钤辖司推类讲求，与天下疲民一洗疮痍，则犹可望太平于数年之后也。

臣伏睹诏书，以五月十六日册立皇后，本枝百世，天下大庆。《孟子》有言：“《诗》曰：‘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此周之所以王也。今陛下膺此大庆，独不念积欠之民，流离道路，室家不保，鬻田质子，以输官者乎？若亲发德音，力

行此事，所全活者不知几千万人。天监不远，必为子孙无疆之福。臣不胜拳拳孤忠，昧死一言。取进止。

论仓法札子

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扬州苏轼札子奏。臣窃谓仓法者，一时权宜指挥，天下之所骇，古今之所无，圣代之猛政也。自陛下即位，首宽此法，但其间有要剧之司，胥吏仰重禄为生者，朝廷不欲遽夺其请受，故且因循至今。盖不得已而存留，非谓此猛政可恃以为治也。自有刑罚已来，皆称罪立法，譬之权衡，轻重相报，未有百姓造铢两之罪，而人主报以钧石之刑也。今仓法不满百钱入徒，满十贯刺配沙门岛，岂非以钧石报铢两乎？天道报应，不可欺罔，当非社稷之利。凡为臣子，皆当为陛下重惜此事，岂可以小小利害而轻为之哉？臣窃见仓法已罢者，如转运、提刑司人吏之类，近日稍稍复行。若监司得人，胥吏谁敢作过？若不得人，虽行军令，作过愈甚。今执政不留意于拣择监司，而独行仓法，是谓此法可恃以为治也耶？今者又令真、扬、楚、泗转般仓斗子行仓法，纲运败坏，执政终不肯选择一强明发运使，以办集其事，但信仓部小吏，妄有陈请，便行仓法，臣所未喻也。

今来所奏，只是申明《元祐编勅》，不过岁捐转运

司违法所收粮纲税钱一万贯，而能使六百万石上供斛斗，不大失陷，又能全活六路纲梢数千、牵驾兵士数万人免陷深刑，而押纲人员使臣数百人保全身计，以至商贾通行，京师富庶，事理明甚，无可疑者。但恐执政不乐臣以疏外辄议已行之政，必须却送户部，或却令本路监司相度，多方沮难，决无行理。

臣材术短浅，老病日侵，常恐大恩不报，衔恨入地，故贪及未死之间，时进瞽言，但可以上益圣德，下济苍生者。臣虽以此得罪，万死无悔。若陛下以臣言为是，即乞将此札子留中省览，特发德音，主张施行。若以臣言为妄，即乞并此札子降出，议臣之罪。取进止。

论纲梢欠折利害状

元祐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扬州苏轼状奏。臣闻唐代宗时，刘晏为江淮转运使，始于扬州造转运船，每船载一千石，十船为一纲，扬州差军将押赴河阴。每造一船，破钱一千贯，而实费不及五百贯。或讥其枉费。晏曰：“大国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创置，须谋经久。船场既兴，执事者非一，须有余剩衣食，养活众人，私用不窘，则官物牢固。”乃于扬子县置十船场，差专知官十人。不数年间，皆致富赡。凡五十余年，船场既无破败，馈运亦不阙绝。

至咸通末，有杜侍御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只，船始败坏。而吴尧卿者，为扬子院官，始勘会每船合用物料，实数估给，其钱无复宽剩，专知官十家即时冻馁，而船场遂破，馈运不继，不久遂有黄巢之乱。

刘晏以千贯造船，破五百贯为干系人欺隐之资，以今之君子寡见浅闻者论之，可谓疏缪之极矣。然晏运四十万石，当用船四百只，五年而一更造，是岁造八十只也。每只剩破五百贯，是岁失四万贯也。而吴尧卿不过为朝廷岁宽四万贯耳，得失至微，而馈运不继，以贻天下之大祸。臣以此知天下之大计，未尝不成于大度之士，而败于寒陋之小人也。国家财用大事，安危所出，愿常不与寒陋小人谋之，则可以经久不败矣。

臣窃见嘉祐中，张方平为三司使，上论京师军储云：“今之京师，古所谓陈留，四通八达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之险足恃也，恃重兵以立国耳。兵恃食，食恃漕运，漕运一亏，朝廷无所措手足。”因画十四策，内一项云：“粮纲到京，每岁少欠不下六七万石，皆以折会偿填，发运司不复抱认，非祖宗之旧也。”臣以此知嘉祐以前，岁运六百万石，而以欠折六七万石为多。访闻去岁，止运四百五十余万石，而欠折之多，约至三十余万石。运法之坏，一至于此。

又臣到任未几，而所断粮纲欠折干系人，徒流不

可胜数。衣粮罄于折会，船车尽于折卖，质妻鬻子，饥瘦伶俜，聚为乞丐，散为盗贼。窃计京师及缘河诸郡，例皆如此。朝廷之大计，生民之大病，如臣等辈，岂可坐观而不救耶？辄问之于吏。（下有缺文。）乃金部便敢私意创立此条，不取圣旨，公然行下，不惟非理刻剥，败坏祖宗法度，而人臣私意，乃能废格制敕，监司州郡，靡然奉行，莫敢谁何。此岂小事哉！

谨按一纲三十只船，而税务监官不过一员，未委如何随船点检得。三十只船，一时皆通而不勒留住岸，一船点检，即二十九只船皆须住岸伺候，显是违条舞法，析文破敕。苟以随船为名，公然勒留点检，与儿戏无异。访闻得诸州多是元祐三年以来始行点检收税，行之数年，其弊乃出。纲梢既皆赤露，妻子流离，性命不保，虽加刀锯，亦不能禁其攘窃。此弊不革，臣恐今后欠折不止三十余万石，京师军储不继，其患岂可胜言！

扬州税务，自元祐三年十月，始行点检收税，至六年终，凡三年间共收粮纲税钱四千七百余贯。折长补短，每岁不过收钱一千六百贯耳。以淮南一路言之，真、扬、高邮、楚、泗、宿六州、军，所得不过万缗，而所在税务专栏因金部转运司许令点检，缘此为奸，邀难乞取，十倍于官。遂致纲梢皆穷困骨立，亦无复富商大贾肯以物货委令搭载，以此专仰攘取官米，无复限量，拆卖船板，动使净尽，事败入狱，以命偿官。

显是金部与转运司违条刻剥，得粮纲税钱一万贯，而令朝廷失陷纲运米三十万余石，利害皎然。

今来仓部并不体访纲运致欠之因，却言缘仓司斗子乞觅纲梢钱物，以致欠折，遂立法令真、扬、楚、泗转般仓并行仓法，其逐处斗子，仍只存留一半。命下之日，扬州转般仓斗子四十人，皆诣臣陈状，尽乞归农。臣虽且多方抑按晓谕，退还其状，然相度得此法必行，则见今斗子必致星散，虽别行召募，未必无人，然皆是浮浪轻生不畏重法之人，所支钱米，决不能赡养其家，不免乞取。既冒深法，必须重赂轻赍，密行交付。其押纲纲梢等，知专斗若不受赂，必无宽剩，斗面决难了纳。即须多方密行重赂，不待求乞而后行用，此必然之理也。

臣细观近日仓部所立条约，皆是枝叶小节，非利害之大本。何者？自熙宁以前，中外并无仓法，亦无今来仓部所立条约，而岁运六百万石，欠折不过六七万石。盖是朝廷捐商税之小利，以养活纲梢，而缘路官司，遵守《编敕》法度，不敢违条点检收税，以致纲梢饱暖，爱惜身命，保全官物，事理灼然。臣已取责得本州税务状称，随船点检，不过检得一船。其余二十九船，不免住岸伺候，显有违碍。臣寻已备坐《元祐编敕》，晓示今后更不得以随船为名，违条勒令住岸点检去讫。其税务官吏，为准本州及仓部、发运、转运司指挥非是自擅为条，未敢便行取勘。其诸州、

军税务，非臣所管，无由一例行下。欲乞朝廷申明《元祐编敕》不得勒令住岸条贯，严赐约束行下。并乞废罢近日仓部起请仓法，仍取问金部官吏不取圣旨擅自随船一法，刻剥兵梢，败坏纲运，以误国计，及发运、转运司官吏，依随情罪施行。庶使今后刻薄之吏，不敢擅行胸臆，取小而害大，得一而丧百。

臣闻东南馈运，所系国计至大，故祖宗以来，特置发运司专任其责。选用既重，威令自行。如昔时许元辈，皆能约束诸路，主张纲运。其监司州郡及诸场务，岂敢非理刻剥邀难？但发运使得人，稍假事权，东南大计自然办集，岂假朝廷更行仓法？此事最为简要，独在朝廷留意而已。谨具《元祐编敕》及金部擅行随船点检指挥如左。

一、准《元祐编敕》：“诸纲运船筏到岸检纳税钱，如是违限，如限内无故稽留，及非理搜检，并约喝无名税钱者，各徒二年。诸新钱纲及粮纲，缘路不得勒令住岸点检，虽有透漏违禁之物，其经历处，更不问罪，至京下锁通津门，准此。”

一、准元祐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尚书金部符：“省部看详，监粮纲运，虽不得勒留住岸，若是随船点检得委有税物名件，自合依例饶润收纳税钱，即无不许纳税钱事理。若或别无税物，自不得依例喝免税钱，事理甚明。”

右谨件如前者。若朝廷尽行臣言，必有五利。纲

梢饱暖，惜身畏法，运馈不大陷失，一利也。省徒配之刑，消流亡贼盗之患，二利也。梢工衣食既足，人人自重，以船为家，既免折卖，又常修完，省逐处船场之费，三利也。押纲纲梢，既与客旅附载物货，官不点检，专栏无由乞取，然梢工自须赴务量纳税钱，以防告讦，积少成多，所获未必减于今日，四利也。自元丰之末，罢市易务、导洛司、堆垛场，议者以为商贾必渐通行，而今八年，略无丝毫之效，京师酒税课利皆亏，房廊邸店皆空，何也？盖祖宗以来，通许纲运揽载物货，既免征税，而脚钱又轻，故物货通流。缘路虽失商税，而京师坐获富庶。自导洛司废，而淮南转运司阴收其利，数年以来，官用窘逼，转运司督迫，诸路税务日急一日，故商贾全然不行，京师坐至枯涸。今若行臣此策，东南商贾，久闭乍通，其来必倍，则京师公私数年之后，必复旧观。此五利也。臣窃见近日官私例皆轻玩国法，习以成风。若朝廷以臣言为非，臣不敢避妄言之罪，乞赐重行责罚。若以臣言为是，即乞尽理施行，少有违戾，必罚无赦，则所陈五利，可以朝行而夕见也。谨录奏闻，伏候勅旨。

贴黄。本州已具转般仓斗子二十人，不足于用，必致阙误事理，申乞依旧存留四十人去讫。其斗子所行仓法。臣又体访得深知纲运次第，人皆云行仓法后，欠折愈多。若斗子果不取钱，则装发更无斗面，兵梢未免偷盗，则欠折必甚于今。若斗子不免取钱，

则旧日行用一贯者须取三两贯，方肯收受。然不敢当面乞取，势须宛转托人，减刻隔洛，为害滋深。伏乞朝廷详酌，早赐废罢，且依旧法。

又，贴黄。臣今看详，仓部今来起请条约，所行仓法，支用钱米不少。又添差监门小使，臣支与驿券。又许诸色人告捉构合乞取之人，先支官钱五十贯为赏。又支系省上供钱二万贯，招募纲梢。如此之类，费用浩大。然皆不得利害之要。行之数年，必无所补。臣今所乞，不过减却淮南转运司违条收税钱一万贯，使纲梢饱暖，官物自完，其利甚大。

乞罢转般仓斗子仓法状

元祐七年八月一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扬州苏轼状奏。右臣近于七月二十七日具状奏论纲梢欠折利害，内一事，乞罢真、扬、楚、泗转般仓斗子仓法，并乞扬州转般仓斗子依旧存留四十人。今来扬州转般仓斗子四十人并曾诣臣投状，乞一时归农。臣虽且抑按晓谕，退还其状，然体访得众情未安，惟欲逃窜，兼访闻泗州转般仓斗子已窜却一十二人，深虑逐州转般仓斗子渐次星散，别行招募，必是费力，兼恐多是浮浪轻犯重法之人，愈见败坏纲运。其逐一利害，已具前状。只乞朝廷详酌，先赐施行废罢转般仓斗子仓法，及扬州依旧存留转般仓斗子四十人为额，仍乞入

急递行下，贵免斗子星散，住滞纲运。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乞罢税务岁终赏格状

元祐七年八月初五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扬州苏轼状奏。准元祐三年八月二十三日敕：“陕西转运司奏。准敕节文：‘卖盐并酒税务增剩监专等赏钱，更不支給。’本司相度，欲且依旧条支給，所贵各肯用心，趁办课利。户部状欲依本司所乞，并从元丰赏格，依旧施行。检会元丰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敕：‘卖盐及税务监官年终课利增额，计所增数给一牒；卖盐务专副秤子税务专栏，年终课利增额，计所增数给半牒。’及检会元丰赏格‘酒务盐官年终课利增额，计所增数给二牒；酒务专匠，年终课利增额，计所增数给一牒’者”。右臣闻之管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今盐酒税务监官，虽为卑贱，然缙绅士人公卿胄子，未尝不由此进。若使此等不顾廉耻，决坏四维，掊敛刻剥，与专栏秤匠一处分钱，民何观焉？所得毫末之利，而所败者天下风俗、朝廷纲维，此有识之所共惜。臣至淮南，体访得诸处税务，自数年来，刻虐日甚，商旅为之不行。其间课利虽已不亏，或已有增剩，而官吏刻虐，不为少衰。详究厥由，不独以财用窘急，转运司督迫所致，盖缘有上件给钱充

赏条贯，故人人务为刻虐，以希岁终之赏，显是借关市之法，以蓄聚私家之囊橐。若朝廷悯救风俗，全养士节，即乞尽罢上件岁终支赏条贯。仍乞详察上件条贯于税务施行。尤为害物，先赐废罢。况祖宗以来，元无此格，所立场务增亏赏罚，各已明备，不待此条，方为劝奖。臣窃见今年四月二十七日敕，废罢诸路人户买扑土产税场。命下之日，天下歌舞，以致深山穷谷之民皆免虐害。臣既亲被诏旨，辄敢仰缘德音，推广圣意，具论利害，以候敕裁。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苏轼文集卷三十五

奏议

乞岁运额斛以到京定殿最状

元祐七年八月五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扬州苏轼状奏。右臣近者论奏江淮粮纲运欠折利害。窃谓欠折之本，出于纲梢贫困。贫困之由，起于违法收税。若痛行此一事，则期年之间，公私所害，十去七八，此利害之根源，而其他皆枝叶小节也。若朝廷每闻一事，辄立一法，法出奸生，有损无益，则仓部前日所立斗子仓法，及其余条约是矣。臣愚欲乞尽赐寝罢，只乞明诏发运使，责以亏赢，而为之赏罚，假以事权，而助其耳目，则馈运大计可得而办也。

何谓责以亏赢而为之赏罚？盖发运使岁课，当以到京之数为额，不当以起发之数为额也。今者折欠，尽以折会偿填，而发运使不复抱认其数。但得起发数

足，则在路虽有万般疏虞，发运使不任其责矣。今诸路转运司岁运斛斗，皆以到发运司实数为额，而发运司独不以到京及府界实数为额，此何义也？臣欲乞立法，今后发运司岁运额斛，计到京欠折分耗，以定殿罚，则发运使自然竭力点检矣。凡纲运弊害，其略有五。一曰发运司人吏作弊，取受交装不公。二曰诸仓专斗作弊，出入斗器。三曰诸场务排岸司作弊，点检附搭住滞。四曰诸押纲使臣人员作弊，减刻雇夫钱米。五曰在京及府界诸仓作弊，多量剩取，非理曝扬。如此之类，皆可得而去也。纵未尽去，亦贤于立空法而人不行者远矣。

何谓假以事权而助其耳目？盖运路千余里，而发运使二人，止在真、泗二州，其间诸色人作弊侵欺纲梢于百里之外，则此等必不能去离纲运而远赴诉也，况千里乎？臣欲乞朝廷选差或令发运使举辟京朝官两员为句当，纲运自真州至京，往来点检，逐州住不得过五日，至京及本司住不得过十日，以船为廨宇，常在道路，专切点检诸色人作弊。杖以下罪，许决，徒以上罪，送所属施行。使纲梢使臣人员等，常有所赴诉，而诸色人常有所畏忌，不敢公然作弊，以岁运到京数足，及欠折分耗为赏罚。

行此二者，则所谓人存政举，必大有益。伏望朝廷留念馈运事大，特赐检会前奏，一处详酌施行。臣忝备侍从，怀有所见，不敢不尽。屡渎天威，无任战

恐待罪之至。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贴黄。臣前奏乞举行《元祐编敕》钱粮纲不得点检指挥。窃虑议者必谓钱粮纲既不点检，今后东南物货尽入纲船揽载，则商税所失多矣。臣以谓不然。自祖宗以来《编敕》，皆不许点检，当时不闻商税有亏。只因导洛司既废，而转运司阴收其利，又自元祐三年十月后来，始于法外擅立随船点检一条，自此商贾不行，公私为害。今若依《编敕》施行，不惟纲梢自须投务纳税如前状所论，而商贾坌集于京师，回路货物，无由复入，空纲揽载，所获商税必倍，此必然之理也。

申明扬州公使钱状

元祐七年八月初六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扬州苏轼状奏。右臣勘会本州公使额钱每年五千贯文，除正赐六百贯、诸杂收簇一千九百贯外，二千五百贯并系卖醋钱。检会当日初定额钱日，本州醋务，系百姓纳净利课利钱承买，其钱并归转运司。当日以卖醋钱二千五百贯入额钱，即亦是拨系省官钱充数。后来公使库方始依新条认纳百姓净利课利等钱承买，逐年趁办上项额钱二千五百贯。检准《编敕》，诸州公使库，许以本库酒糟造醋酤卖，即系官监醋务本库愿认纳元额诸般课净钱，承买者听其所收醋息钱，并听额

外收使。今契勘醋库每年酤卖到钱外，除糟米本钱并认纳买扑净利课利钱外，实得息钱，每年只收到一千六七百贯至二千贯以来，常不及元立额钱二千五百贯之数，更岂有额外收使之理？如此，即显是敕条虽许公使库买扑醋务，而扬州独无额外得钱之实。窃以扬于东南，实为都会，八路舟车，无不由此，使客杂鄙，馈送相望，三年之间，八易守臣，将迎之费，相继不绝，方之他州，天下所无。每年公使额钱，只与真、泗等列郡一般，比之楚州少七百贯。况今现行例册，元修定日造酒糯米每斗不过五十文足，自元祐四年后来，每斗不下八九十文足，本州之费，一切用酒准折，又难为将例册随米价高下逐年增减。兼复累年接送知州，实为频数，用度不赀，是致积年诸般逋欠约计七八千贯。若不申明，岁月愈深，积数逾多。隐而不言，则州郡负违法之责；创有陈乞，则朝廷有生例之难。虽天下诸郡比之扬州，实难攀援。今来亦不敢辄乞增添额钱，及蠲放欠负，只乞检会见行条贯，并当日元定额钱因依，既是于系省官醋务钱内拨二千五百贯元额钱，即乞逐年更不送纳买扑净利课利钱，及更不用钱收买官糟，庶得卖醋钱相添支用。如此，即积年欠负渐可还偿，会藩事体，不致大段衰削。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贴黄。勘会本州与杭州事体一般，本州当八路口，使客数倍于杭州。杭州公使钱七千贯，而本州止有

五千贯，显是支使不足。

又，贴黄。准条，虽许公使库收遗利，缘本州委无遗利可收，须至奏乞。

乞罢宿州修城状

元祐七年九月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新除兵部尚书苏轼状奏。臣近自淮南东路钤辖被召，过所部宿州，体访得本州见将零壁镇改作零壁县，及本州见准朝旨展筑外城两事，各有利害，既系臣前任部内公事，而改镇作县，又系兵部所管，所以须至奏陈，谨具条件如后。

一、零壁镇人户靳琮等，先经本路及朝省陈状，乞改零壁镇为县。却准转运使赵偁状称，看详得元只是本镇官势有力人户意欲置县，增添诸般营运，妄有陈状。寻准敕依奏，依旧为镇。后来有转运使张修等及知州周秩别行奏请，却欲置县，仍取得本镇人户状称，所有置县费用，情愿自备钱物。致朝廷信凭，许令置县。臣今体访得零壁人户出办上件钱物，深为不易。元料置县用钱四千五十余贯，至今年八月终，已纳二千八百五十余贯，其余未纳钱数，认是催纳不行。纵使尽行催纳，亦恐使用不足。看详始议置县，只为本镇居民曾被惊劫，及人户输纳词讼去县稍远。然未置县时，

本镇已有守把兵士八十人，及京朝官一员，专领本镇烟火盗贼。别有监务官一员，又已移虹县尉一员，弓手六十人，在本镇足以弹压盗贼。而本镇去虹县六十里，至符离县一百二十里，至蕲县一百里，即非地远，又至符离县各系水路，本不须添置一县。委只是本镇豪民靳琮等私自为计，却使近下人户一时出钱，深为不便。

一、宿州自唐以来，罗城狭小，居民多在城外。本朝承平百余年，人户安堵，不以城小为病，兼诸处似此城小人多，散在城外，谓之草市者甚众，岂可一一展筑外城？近年周秩奏论，过为危语以动朝廷。意谓恐有盗贼窃据，以断运路，遂奏乞展筑外城一十一里有余，役兵及雇夫共五十七万余工，每夫用七十省钱，召募雇夫及物料，合用钱一万九千余贯，约五年毕工。已蒙朝廷支赐抵当息钱一万贯，欲取来年春兴工。臣体访得元只是宿州豪民多有园宅在外，扇摇此说，官吏不察，遂与奏请。况宿州土脉疏恶，若不用砖砌甃，随即颓毁。若待五年毕工，则东城未了，西城已坏。或更用砖，其费不貲。又七十省钱，亦恐召募不行，官吏避罪，必行差雇，搔扰不细，其间一事，深害仁政。缘今来踏逐外城基址，合起遣人户大坟墓六千九百所，小者犹不在数。不知本州有何急切利害，而使居民六千九百家暴露父祖

骸骨，费耗擘画改葬。若家贫无力，便致弃捐，劳费公私，痛伤存歿。已上并有公案，可以覆验。

右臣今相度上件改镇作县事，系已行之命，兼构筑廨宇，略已见功，恐难中辍。而展城一事，有大害而无小利，兼未曾下手，犹可止罢。欲乞速赐指挥，更不展筑，却于已支赐一万贯钱内，量新置县合用数目，特与支拨修盖了当。其人户未纳到钱数，乞与放免。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乞擢用林豫札子

元祐七年十月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书苏轼劄子奏。臣窃谓才难之病，古今所同。朝廷每欲治财赋，除盗贼，干边鄙，兴利除害，常有临事乏人之叹。古人有言：“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此古今之通患也。臣伏见承义郎监东排岸司林豫，自为布衣，已有奇节。及其从事，所至有声。其在涟水，屏除群盗，尤著方略。其人勇于立事，常有为国捐躯之意。试之盘错之地，必显利器。伏望圣慈特与量材擢用。若后不如所举，臣等甘伏朝典。取进止。

乞赙赠刘季孙状

元祐七年十月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

书苏轼状奏。右臣等窃闻仁宗朝赵元昊寇，延州危急，环庆将官刘平以孤军来援，众寡不敌，奸臣不救，平遂战歿，竟骂贼不食而死。诏赠侍中，赐大第，官其诸子庆孙、貽孙、宜孙、昌孙、孝孙、保孙、季孙等七人。诸子颇有异材，而皆不寿，卒无显者。家事狼狽，赐第易主。独季孙仕至文思副使，年至六十，笃志好学，博通史传，工诗能文，轻利重义，练达军政。至于忠义勇烈，识者以为有平之风。性好异书古文石刻，仕宦四十余年，所得禄赐，尽于藏书之费。近蒙朝廷擢知隰州，今年五月卒于官所。家无甔石，妻子寒饿，行路伤嗟。今者寄食晋州，旅櫟无归。臣等实与季孙相知，既哀其才气如此，死未半年，而妻子流落。又哀其父平以忠义死事，声迹相接，四十年间，而子孙沦替，不蒙收录，岂朝廷之意哉？今执政侍从多知季孙者，如加访问，必得其实。欲望朝廷特诏有司，优与赙赠，以振其妻子朝夕饥寒之忧，亦使人知忠义死事之子孙，虽跨历岁月，朝廷犹赐存恤，于奖劝之道，不为小补。季孙之子三班借职璨，见在京师，乞早赐指挥。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贴黄。季孙身亡，合得送还人为般擎。女婿两房，并已死尽。其丧柩见在晋州，无由般归京师。欲乞指挥晋州，候本家欲扶护归葬日，即与差得力厢军三十人，节级一人，般至京师。

再论李直方捕贼功效乞别
与推恩札子

元祐七年十一月初四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书苏轼札子奏。臣先知颍州日，为有剧贼尹遇、陈兴、郑饶、李松等，皆宿奸大恶，为一方之患。而汝阴县尉李直方，本以进士及第，母年九十余，只有直方一子，相须为命，而能奋不顾身，躬亲持刃，刺倒尹遇。又能多出家财，缉知余党所在，分遣弓手，前后捕获，功效显著。直方先公后私，致所差人先获陈兴等三人，而直方躬亲，后获尹遇一名，与赏格小有不应。臣寻具事由闻奏，乞以臣合转朝散郎一官特与直方，比附第三等循资酬奖。后来朝旨，只与直方免试。窃缘选人免试，恩例至轻，其间以毫发微劳得者甚多，恐非所以激劝捐躯除患之士。伏望圣慈，特赐检会前奏，别与推恩，仍乞许臣更不磨勘转朝散郎一官。所贵余人难为援例。取进止。

乞免五谷力胜税钱札子

元祐七年十一月初七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书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闻谷太贱则伤农，太

贵则伤末。是以法不税五谷，使丰熟之乡，商贾争余，以起太贱之价；灾伤之地，舟车辐辏，以压太贵之直。自先王以来，未之有改也。而近岁法令，始有五谷力胜税钱，使商贾不行，农末皆病。废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古所无之弊法，使百世之下，书之青史，曰：“收五谷力胜税钱，自皇宋某年始。”臣窃为圣世病之。臣顷在黄州，亲见累岁谷熟，农夫连车载米入市，不了盐茶之费；而蓄积之家，日夜祷祠，愿逢饥荒。又在浙西，亲见累岁水灾，中民之家有钱无谷，被服珠金，饿死于市。此皆官收五谷力胜税钱，致商贾不行之咎也。臣闻以物与人，物尽而止；以法活人，法行无穷。今陛下每遇灾伤，捐金帛，散仓廩，自元祐以来，盖所费数千万贯石，而饿殍流亡，不为少衰。只如去年浙西水灾，陛下使江西、湖北雇船运米以救苏、湖之民，盖百余万石。又计余本水脚官钱不贲，而客船被差雇者，皆失业破产，无所告诉。与其官私费耗，为害如此，何似削去近日所立五谷力胜税钱一条，只行《天圣附令》免税指挥？则丰凶相济，农末皆利，纵有水旱，无大饥荒。虽目下稍失课利，而灾伤之地，不必尽烦陛下出捐钱谷如近岁之多也。今《元祐编敕》虽云灾伤地分虽有例亦免，而谷所从来，必自丰熟地分，所过不免收税，则商贾亦自不行。议者或欲立法，如一路灾伤，则邻路免税，一州灾伤，则邻州亦然。虽比今之法小为通疏，而隔一路一州之外，丰凶不能

相救，未为良法。须是尽削近日弊法，专用《天圣附令》指挥，乃为通济。谨具逐条如后。

《天圣附令》

诸商贩斛斗，及柴炭草木博余粮食者，并免力胜税钱。

诸卖旧屋材柴草米面之物及木铁为农具者，并免收税。其买诸色布帛不及疋而将出城，及陂池取鱼而非贩易者，并准此。

《元丰令》

诸商贩谷及以柴草木博余粮食者，并免力胜税钱。旧收税处依旧例。

诸卖旧材植或柴草谷面及木铁为农具者，并免税。布帛不及端匹，并捕鱼非货易者，准此。

《元祐敕》

诸兴贩斛斗及以柴炭草木博余粮食者，并免纳力胜税钱。旧收税处依旧例，即灾伤地分，虽有旧例，亦免。

诸卖旧材植或柴草斛斗并面及木铁为农具者，并免收税。布帛不及端匹，并捕鱼非货易者，准此。

右臣窃谓：若行臣言，税钱亦必不至大段失陷，何也？五谷无税，商贾必大通流，不载见钱，必有回货。见钱回货，自皆有税，所得未必减于力胜。而灾伤之地，有无相通，易为振救，官私省费，其利不可胜计。今肆赦甚近，若得于赦书带下，益见圣德，收结民心，实无穷之利。取进止。

奏内中车子争道乱行札子

元祐七年南郊，轼为卤簿使导驾。内中朱红车子十余两，有张红盖者，争道乱行于乾明寺前。轼于车中草此奏。奏入，上在太庙，驰遣人以疏白太皇太后。明日，中使传命申敕有司，严整仗卫，自皇后以下，皆不复迎谒中道。

元祐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南郊卤簿使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书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谨按汉成帝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而赵昭仪常从在属车间。时扬雄待诏承明，奏赋以讽，其略曰：“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屏玉女而却虞妃。”言妇女不当与斋祠之间也。臣今备位夏官，职在卤簿。准故事，郊祀既成，乘舆还斋宫，改服通天冠，绛纱袍，教坊钧容，作乐还内，然后后妃之属，中道迎谒，已非典礼。而况方当祀事未毕，而中宫掖庭得在勾陈、豹尾之间乎？窃见二圣崇奉大祀，严恭寅畏，度越古今，四方来观，莫不悦服。今车驾方宿斋太庙，而内中车子不避仗卫，争道乱行，臣愚窃恐于观望有损，不敢不奏。乞赐约束，仍乞取问随行合干勾当人施行。取进止。

再荐宗室令時札子

元祐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守兵部尚书兼侍读苏轼札子奏。臣前任颍州日，曾论荐本州佾判承议郎赵令時，儒学吏术，皆有过人，恭俭笃行，若出寒素。意望朝廷特赐进擢，以风晓宗室，成先帝教育之志，至今未蒙施行。令時今已得替在京，若依前与外任差遣，臣切惜之。欲乞检会前奏，详酌施行。取进止。

论高丽买书利害札子三首

元祐八年二月初一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臣近准都省批送下国子监状：“准馆伴高丽人使所牒称，人使要买国子监文书，请详批印造，供赴当所交割。本监检准元祐令，诸蕃国进奉人买书具名件申尚书省。今来未敢支卖，蒙都省送礼部看详。”臣寻指挥本部令申都省，除可令收买名件外，“其《策府元龟》、历代史、太学敕式，本部未敢便令收买，伏乞朝廷详酌指挥。”寻准都省批状云：“勘会前次高丽人使到阙，已曾许买《策府元龟》并《北史》。今来都监本部并不检会体例，所有人

使乞买书籍，正月二十七日送礼部指挥，许收买。其当行人吏上簿者。”

臣伏见高丽人使，每一次入贡，朝廷及淮浙两路赐予馈送燕劳之费，约十余万贯。而修饰亭馆，骚动行市，调发人船之费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馈遗外，并无丝毫之利，而有五害，不可不陈也。所得贡献，皆是玩好无用之物，而所费皆是帑廩之实，民之膏血，此一害也。所至差借人马什物，搅挠行市，修饰亭馆，民力暗有陪填，此二害也。高丽所得赐予，若不分遣契丹，则契丹安肯听其来贡？显是借寇兵而资盗粮，此三害也。高丽名为慕义来朝，其实为利，度其本心，终必为北虜用。何也？虜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今使者所至，图画山川形胜，窥测虚实，岂复有善意哉？此四害也。庆历中，契丹欲渝盟，先以增置塘泊为中国之曲，今乃招来其与国，使频岁入贡，其曲甚于塘泊。幸今契丹恭顺，不敢生事，万一异日有桀黠之虜，以此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答之？此五害也。

臣心知此五害，所以熙宁中通判杭州日，因其馈送书中不禀朝廷正朔，却退其物。待其改书称用年号，然后受之，却仍催促进发，不令住滞。及近岁出知杭州，却其所进金塔，不为奏闻。及画一处置沿途接待事件，不令过当。仍奏乞编配狡商猾僧，并乞依祖宗《编敕》，杭、明州并不许发舶往高丽，违者徒二年，没入财货充赏。并乞删除元丰八年九月内创立“许舶

客专擅附带外夷入贡及商贩”一条。已上事，并蒙朝廷一一施行。皆是臣素意欲稍稍裁节其事，庶几渐次不来，为朝廷消久远之害。

今既备员礼曹，乃是职事。近者因见馆伴中书舍人陈轩等申乞尽数差勒相国寺行铺入馆铺设，以待人使买卖，不惟徙市动众，奉小国之陪臣，有损国体，兼亦抑勒在京行铺，以资吏人广行乞取，弊害不小。所以具申都省，乞不施行。其乖方作弊官吏，并不蒙都省略行取问。今来只因陈轩等不待申请，直牒国子监收买诸般文字，内有《策府元龟》、历代史及敕式。国子监知其不便，申禀都省送下礼部看详。臣谨按：《汉书》，东平王宇来朝，上疏求诸子及《太史公书》，当时大臣以谓：“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非理不言。今东平王幸得来朝，不思制节谨度，以防违失，而求诸书，非朝聘之义也。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诸侯王家，不可予。”诏从之。臣窃以谓东平王骨肉至亲，特以备位藩臣，犹不得赐，而况海外之裔夷，契丹之心腹者乎？

臣闻河北榷场，禁出文书，其法甚严，徒以契丹故也。今高丽与契丹何异？若高丽可与，即榷场之法亦可废。兼窃闻昔年高丽使乞赐《太平御览》，先帝诏令馆伴以东平王故事为词，却之。近日复乞，诏又以

先帝遗旨不与。今历代史、《策府元龟》，与《御览》何异？臣虽知前次曾许买《策府元龟》及《北史》，窃以谓前次本不当与。若便以为例，即上乖先帝遗旨，下与今来不赐《御览》圣旨异同，深为不便。故申都省止是乞赐详酌指挥，未为过当，便蒙行遣吏人上簿书罪！臣窃谓无罪可书，虽上簿薄责，至为末事，于臣又无丝毫之损。臣非为此奏论，所惜者，无厌之虏，事事曲从，官吏苟循其意，虽动众害物，不以为罪；稍有裁节之意，便行诘责，今后无人敢逆其请。使意得志满，其来愈数，其患愈深。所以须至极论，仍具今来合处置事件知后。

一、臣任杭州日，奏乞明州、杭州今后并不得发舶往高丽，蒙已立条行下。今来高丽使却搭附闽商徐积舶船入贡。及行根究，即称是条前发舶。臣窃谓立条已经数年，海外无不闻知，据陈轩所奏语录，即是高丽知此条。而徐积犹执前条公凭，影庇私商，往来海外，虽有条贯，实与无同。欲乞特降指挥，出榜福建、两浙缘海州县，与限半年内令缴纳条前所发公凭。如限满不纳，敢有执用，并许人告捕，依法施行。

一、今来高丽人使所欲买历代史、《策府元龟》及《敕式》，乞并不许收买。

贴黄。准都省批状指挥，人使所买书籍，内有《敕式》，若令外夷收买，事体不便。看详都省本为《策府元龟》及《北史》，前次已有体例，故以

礼部并不检会为罪，未委《敕式》有何体例，一概令买？

一、近日馆伴所申乞为高丽使买金薄一百贯，欲于杭州收佛，臣未敢许，已申禀都省。切虑都省复以为罪。切缘金薄本是禁物，人使欲以收佛为名，久住杭州，搔扰公私。窃闻近岁西蕃阿里骨乞买金薄，朝廷重难其事，节次量与应副。今来高丽使朝辞日数已迫，乞指挥馆伴，令以打造不出为词。更不令收买。

一、近据馆伴所申，乞与高丽使抄写曲谱。臣谓郑卫之声流行海外，非所以观德。若朝廷特旨为抄写，尤为不便，其状臣已收住不行。

贴黄。臣前任杭州，不受高丽所进金塔，虽曾密奏闻，元只作臣私意拒绝。兼自来馆伴虏使，若有所求请，不可应副，即须一面说谕不行。或其事体大，即候拒谕密奏。今陈轩等事事曲从，便为申请，若不施行，即显是朝廷不许，使虏使悦己而怨朝廷，甚非馆伴之体。

右所申都省状，其历代史、《策府元龟》及《敕式》，乞详酌指挥施行，并出臣意，不干僚属及吏人之事。若朝廷以为有罪，则臣乞独当责罚，所有吏人，乞不上簿。取进止。

贴黄。臣谨按《春秋》：晋盟主也，郑小国也。而晋之执政韩起欲买玉环于郑商人，子产终不与，曰：

“大国之求，若无礼以节之，是鄙我也。”又：晋平公使其臣范昭观政于齐，昭请齐景公之觞为寿，晏子不与。又欲奏成周之乐，太师不许。昭归谓晋侯曰：“齐未可伐也。臣欲乱其礼，而晏子知之；欲乱其乐，而太师知之。”今高丽使，契丹之党，而我之陪臣也。乃敢干朝廷求买违禁物，传写郑卫曲谱，其褻慢甚矣。安知非黠虏欲设此事以尝探朝廷深浅难易乎？而陈轩等事事为请，惟恐失其意，臣窃惑之。又据轩等语录云：高丽使言海商擅往契丹，本国王捉送上国，乞更严赐约束，恐不稳便。而轩乃答云：“风讯不顺飘过。”乃是与闽中狡商巧说词理，许令过界。切缘私往北界，条禁至重，海外陪臣，犹知导禀，而轩乃归咎于风，以薄其罪，岂不乖戾倒置之甚乎？臣忝备侍从，事关利害，不敢不奏。

又

元祐八年二月十五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臣近奏论高丽使所买书籍及金薄等事，准尚书省札子，二月十二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所买书籍，曾经收买者许依例收买，金薄特许收买，余依奏，吏人免上簿者。臣所以区区论奏者，本为高丽契丹之与国，不可假以书籍，非止为吏人上簿也。今来吏人独免上簿，而书籍仍许

收买，臣窃惑之。检会《元祐编敕》，诸以熟铁及文字禁物与外国使人交易，罪轻者徒二年。看详此条，但系文字，不问有无妨害，便徒二年，则法意亦可见矣。以谓文字流入诸国，有害无利。故立此重法，以防意外之患。前来许买《策府元龟》及《北史》，已是失错。古人有言：“一之谓甚，其可再乎？”今乃废见行《编敕》之法，而用一时失错之例，后日复来，例愈成熟，虽买千百部，有司不敢复执，则中国书籍山积于高丽，而云布于契丹矣。臣不知此事于中国得为稳便乎？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曰：“招虞人以皮冠。”孔子黜之，曰：“守道不如守官。”夫旌与皮冠，于事未有害也，然且守之。今买书利害如此，《编敕》条贯如彼，比之皮冠与旌，亦有间矣。臣当谨守前议，不避再三论奏。伏望圣慈早赐指挥。取进止。

贴黄。臣点检得馆伴使公案内，有行下承受所收买文字数内一项指挥，所买《策府元龟》、《敕式》，并不曾卖与，然高丽之意，亦可见矣。

又，贴黄。臣已令本部备录《编敕》条贯，符下高丽人使所过州郡，约束施行去讫。亦合奏知。

又

元祐八年二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臣近再具札子，

奏论高丽买书事。今准敕节文，检会《国朝会要》：淳化四年、大中祥符九年、天禧五年曾赐高丽《九经书》、《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晋书》、诸子、历日、圣惠方、阴阳、地理书等，奉圣旨，依前降指挥。臣前所论奏高丽入贡，为朝廷五害，事理灼然，非复细故。近又检坐见行《编敕》，再具论奏，并不蒙朝廷详酌利害，及《编敕》法意施行，但检坐《国朝会要》，已曾赐予，便许收买。窃缘臣所论奏，所计利害不轻，本非为有例无例而发也。事诚无害，虽无例亦可；若其有害，虽百例不可用也。而况《会要》之为书，朝廷以备检阅，非如《编敕》一一皆当施行也。臣只乞朝廷详论此事，当遵行《编敕》耶？为当检行《会要》而已？臣所忧者，文书积于高丽，而流于北虏，使敌人周知山川险要边防利害，为患至大。虽曾赐予，乃是前日之失，自今止之，犹贤于接续许买，荡然无禁也。又，高丽人入朝，动获所欲，频岁数来，驯致五害。如此之类，皆不蒙朝廷省察，深虑高丽人复来，遂成定例，所以须至再三论奏。兼今来高丽人已发，无可施行。取进止。

贴黄。今来朝旨，止为高丽已曾赐予此书，复许接续收买。譬《编敕》禁以熟铁与人使交易，岂是外国都未有熟铁耶？谓其已有，反不复禁，此大不可也。

缴进免五谷力胜税钱议札子

连元祐七年十一月札子

元祐八年三月十三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臣闻应天以实不以文，动民以行不以言。去岁扈从南郊，亲见百姓父老瞻望圣颜，欢呼鼓舞，或至感泣，皆云不意今日复见仁宗皇帝。臣寻与范祖禹具奏其状矣。窃揆圣心，必有下酌民言，上继祖武之意。兼奉圣旨，催促祖禹所编仁宗故事，寻以上进讫。臣愚窃谓陛下既欲祖述仁庙，即须行其实事，乃可动民。去岁十一月七日，曾奏乞放免五谷力胜税钱，盖谓此事出于《天圣附令》，乃仁宗一代盛德之事，入人至深，及物至广，望陛下主张决行。寻蒙降付三省，遂送户部下转运司相度，必无行理。谨昧万死，再录前来札子缴连进呈。伏愿圣慈特赐详览。若谓所捐者小，所济者大，可以追复仁宗圣政，慰答民心，即乞只作圣意批出施行。若谓不然，即乞留中，更不降出，免烦勘当。取进止。

贴黄。臣所乞放免五谷力胜税钱，万一上合圣意，有可施行，欲乞内出指挥，大意若曰祖宗旧法，本不收五谷力胜税钱。近乃著令许依例收税，是致商贾无利，有无不通，丰年则谷贱伤农，凶年则遂成饥馑，宜令今后不问有无旧例，并不得收五谷力胜

税钱，仍于课额内除豁此一项。臣昧死以闻，无任战汗待罪之至。

上圆丘合祭六议札子

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臣伏见九月二十二日诏书节文，俟郊礼毕，集官详议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岁庙飨典礼闻奏者。臣恭睹陛下近者至日亲祀郊庙，神祇飨答，实蒙休应，然则圆丘合祭，允当天地之心，不宜复有改更。

臣窃惟议者欲变祖宗之旧，圆丘祀天而不祀地，不过以谓冬至祀天于南郊，阳时阳位也，夏至祀地于北郊，阴时阴位也，以类求神，则阳时阳位，不可以求阴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则天地百神莫不从也。古者秋分夕月于西郊，亦可谓阴位矣。至于从祀上帝，则以冬至而祀月于南郊，议者不以为疑。今皇地祇亦从上帝而合祭于圆丘，独以为不可，则过矣。《书》曰：“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舜之受禅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莫不毕告，而独不告地祇，岂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间，自上帝而及山川，必无南北郊之别也。而独略地祇，岂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则并祀地祇矣。

何以明之？《诗》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经之明文，而说者乃以比之丰年秋冬报也，曰：“秋冬各报，而皆歌《丰年》，则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丰年》之诗曰：“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万亿及秭。为酒为醴，丞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歌于秋可也，歌于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于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终篇言天而不及地。颂，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于北郊，歌天而不歌地，岂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则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书：“不郊，犹三望。”《左氏传》曰：“望，郊之细也。”说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岱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鲁，诸侯也，故郊之细，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则郊之细，独不及五岳四渎乎？岳、渎犹得从祀，而地祇独不得合祭乎？秦燔诗书，经籍散亡，学者各以意推类而已。王、郑、贾、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诗》、《书》、《春秋》考之，则天地合祭久矣。

议者乃谓合祭天地，始于王莽，以为不足法。臣窃谓礼当论其是非，不当以人废。光武皇帝，亲诛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谨按《后汉书·祭祀志》：

“建武二年，初制郊兆于洛阳。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乡，西上。”此则汉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又按《水经注》：“伊水东北至洛阳县圆丘东，大魏郊天之所，准汉故事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此则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唐睿宗将有事于南郊，贾曾议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郊之与庙，皆有禘。禘于庙，则祖合食于太祖；禘于郊，则地祇群望皆合祭于圆丘。以始祖配享，盖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辅故事》：祭于圆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则汉尝合祭矣。时褚无量、郭山恽等皆以曾言为然。明皇天宝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亲。朕不亲祭，礼将有阙。其皇地祇宜于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后有事于圆丘，皆合祭。此则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

今议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盖以为用周礼也。臣请言周礼与今礼之别。古者一岁祀天者三，明堂飨帝者一，四时迎气者五，祭地者二，飨宗庙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亲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类，亦皆亲祭，此周祀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飨宗庙，并祀天地。自真宗以来，三岁一郊，必先有事景灵，遍飨太庙，乃祀天地。此国朝之礼也。夫周之礼，亲祭如彼其多，而岁行之不以为难，今之礼，亲祭如此其少，

而三岁一行，不以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仪物不繁，兵卫甚简，用财有节，而宗庙在大门之内，朝诸侯，出爵赏，必于太庙，不止时祭而已。天子所治，不过王畿千里，唯以斋祭礼乐为政事，能守此，则天下服矣，是故岁岁行之，率以为常。至于后世，海内为一，四方万里，皆听命于上，机务之繁，亿万倍于古，日力有不能给。自秦汉以来，天子仪物日以滋多，有加无损，以至于今，非复如古之简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礼。三年一郊，非周礼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庙，一日而祭太庙，非周礼也。郊而肆赦，非周礼也。优赏诸军，非周礼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荫补亲属，非周礼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赐赉，非周礼也。此皆不改，而独于地祇，则曰周礼不当祭于圆丘，此何义也？

议者必曰：“今之寒暑与古无异，而宣王薄伐玁狁，六月出师，则夏至之日，何为不可祭乎？”臣将应之曰：“舜一岁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后世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岁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礼，而谓今可以行周之礼乎？天之寒暑虽同，而礼之繁简则异。是以有虞氏之礼，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礼，周有所不能用。时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师，驱逐玁狁，盖非不得已。且吉父为将，王不亲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礼，为三岁常行之法，岂

可以六月出师为比乎？”

议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礼，则遣官摄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礼·大宗伯》：“若王不与则摄位。”郑氏注曰：“王有故，则代行其祭事。”贾公彦疏曰：“有故，谓王有疾及哀惨皆是也。”然则摄事非安吉之礼也。后世人主不能岁岁亲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从来久矣。若亲郊之岁遣官摄事，是无故而用有故之礼也。

议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节，则一岁可以再郊。”臣将应之曰：“古者以亲郊为常礼，故无繁文。今世以亲郊为大礼，则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则有风雨之虞。陛下自宫入庙出郊，冠通天，乘大辂，日中而舍，百官卫兵，暴露于道，铠甲具装，人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则备，事地则简，是于父母有隆杀也。岂得以为繁文末节而一切欲省去乎？国家养兵，异于前世，自唐之时，未有军赏，犹不能岁岁亲祠。天子出郊，兵卫不可简省，大辂一动，必有赏给。今三年一郊，倾竭帑藏，犹恐不足，郊赉之外，岂可复加？若一年再赏，国力将何以给；分而与之，人情岂不失望！”

议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为疏阔，若独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于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

天者，如此则典礼愈坏，欲复古而背古益远，神祇必不顾飨，非所以为礼也。

议者必又曰：“当郊之岁，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泽之祀，则可以免方暑举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议此者，为欲举从周礼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泽，不知此周礼之经耶，抑变礼之权耶？若变礼从权而可，则合祭圆丘，何独不可？十月亲祭地，十一月亲祭天，先地后天，古无是礼。而一岁再郊，军国劳费之患，尚未免也。

议者必又曰：“当郊之岁，以夏至祀地祇于方泽，上不亲郊而通燿火，天子于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书》之望秩，《周礼》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谓山川在境内而不在四郊者，故远望而祭也。今所在之处，俯则见地，而去望祭，是为京师不见地乎？

此六议者，合祭可否之决也。夫汉之郊礼，尤与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钦崇祭祀，儒臣礼官，讲求损益，非不知圆丘方泽皆亲祭之为是也。盖以时不可行，是故参酌古今，上合典礼，下合时宜，较其所得，已多于汉、唐矣。天地宗庙之祭，皆当岁遍。今不能岁遍，是故遍于三年当郊之岁。又不能于一岁之中再举大礼，是故遍于三日。此皆因时制宜，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并祀不失亲祭，而北郊则必不能亲往，二者孰为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摄事，

是长不亲事地也。三年间郊，当行郊地之岁，而暑雨不可亲行，遣官摄事，则是天地皆不亲祭也。夫分祀天地，决非今世之所能行。议者不过欲于当郊之岁，祀天地宗庙，分而为三耳。分而为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动大众、举大礼，一也。军赏不可复加，二也。自有国以来，天地宗庙，唯飨此祭，累圣相承，唯用此礼，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轻动，动之则有吉凶祸福，不可不虑，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计之，无一可行之理。伏请从旧为便。

昔西汉之衰，元帝纳贡禹之言毁宗庙。成帝用丞相衡之议改郊位，皆有殃咎，著于史策，往鉴甚明，可为寒心。伏望陛下详览臣此章，则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礼，本非权宜。不独初郊之岁所当施行，实为无穷不刊之典。顾陛下谨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宁之礼，无更改易郊祀庙飨，以救宁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议，如有异论，即须画一，解破臣所陈六议，使皆屈伏，上合周礼，下不为当今军国之患。不可固执，更不论当今可与不可施行。所贵严祀大典，早以时定。取进止。

贴黄。唐制，将有事于南郊，则先朝献太清宫。朝享太庙，亦如今礼，先二日告原庙，先一日享太庙，然议者或亦以为非三代之礼。臣谨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庙；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则先庙后郊，亦三代之礼也。

请诘难圆丘六议札子

元祐八年三月二十二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臣近奏论圆丘合祭天地，非独适时之宜，亦自然上合三代六经，为万世不刊之典。然臣不敢必以为是，故发六议以开异同之端，欲望圣旨行下，令议者与臣反覆诘难，尽此六议之是非，而取其通者，则其论可得而定也。今奉圣旨，但云令集议官集议闻奏。窃虑议者各伸其意，不相诘难，则是非可否，终莫之决。虽圣明必有所择，而人各自为一议，但欲遂其前说，岂圣朝考礼之本意哉？臣今欲乞集议之日，若所见不同，即须画一难臣六议，明著可否之状，不得但持一说，不相诘难。臣非敢自是而求胜也，盖欲从长而取通也。若议不通，敢不废前说以从众论。取进止。

乞改居丧婚娶条状

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状奏。臣伏见元祐五年秋颁条贯，诸民庶之家，祖父母、父母老疾，谓于法应贖者。无人供侍，子孙居丧者，听尊长自陈，验实婚娶。右

臣伏以人子居父母丧，不得嫁娶，人伦之正，王道之本也。孟子论礼、色之轻重，不以所重徇所轻。丧三年，为二十五月，使嫁娶有二十五月之迟，此色之轻者也。释丧而婚会，邻于禽犊，此礼之重者也。先王之政，亦有适时从宜者矣。然不立居丧嫁娶之法者，所害大也。近世始立女居父母丧及夫丧而贫乏不能自存，并听百日外嫁娶之法。既已害礼伤教矣，然犹或可以从权而冒行者，以女弱不能自立，恐有流落不虞之患也。今又使男子为之，此何义也哉！男年至于可娶，虽无兼侍，亦足以养父母矣。今使之释丧而婚会，是直使民以色废礼耳，岂不过甚矣哉！《春秋》礼经，记礼之变，必曰自某人始。使秉直笔者书曰，男子居父母丧得娶妻，自元祐始，岂不为当世之病乎？臣谨按此法，本因邛州官吏，妄有起请，当时法官有失考论，便为立法。臣备位秩宗，前日又因迓英进读，论及此事，不敢不奏。伏望圣慈特降指挥，削去上条，稍正礼俗。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苏轼文集卷三十六

奏 议

奏马澈不当屏出学状

元祐八年四月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状奏。准太学条，三学生凡有进献文字及书启贄有位，并先经长贰看详可否，违者出学。右本部看详，诸色人苟有所见公私利害，皆得进状，许直于所属官司投下，即无更令官吏看详可否方得投进之文，所以达聪明、防壅蔽，古今不易之道也。本因国子监生员独缘本监起请，遂立上条，曲生防禁。至于投献书启文字求知公卿，此正举人常事。今乃使本监长贰先行看详，违者皆屏出学。若论列朝政得失，使其言当理，固人主所欲闻也。若不当理，亦人主所当容也。今乃先令有司看详去取，甚非子产不毁乡校、魏相去副封之意也。去年九月内，太学内

舍生马澈进状，论《礼部韵略》有疏略未尽事件，蒙朝廷送下本部。谨按澈所论，文指雅驯，考验经史，皆有援据。此乃内舍生员之优者，教养之官，所当爱惜，而其所论，亦当下有司详议增损施行。本部寻下本监勘当，准回申，已于十二月内检举上条，其马澈已屏出学。以此显见上条无益有害，欲乞朝廷详酌，特与删除不行，仍乞依旧令马澈充内舍生。其所进状，乞行下有司看详，如有可采，乞赐施行。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乞校正陆贄奏议上进札子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同吕希哲、吴安诗、丰稷、赵彦若、范祖禹、顾临札子奏。臣等猥以空疏，备员讲读，圣明天纵，学问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无穷，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为。窃谓人臣之纳忠，譬如医者之用药，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若已经效于世间，不必皆从于己出。伏见唐宰相陆贄，才本王佐，学为帝师。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则过；辩如贾谊，而术不疏。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三代已还，一人而已。但其不幸，仕不遇时。德宗以苛刻为能，而贄谏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为术，而贄劝之以推诚。德

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为先。德宗好聚财，而贄以散财为急。至于用人听言之法，治边驭将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数，可谓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肓。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臣等每退自西阁，即私相告言，以陛下圣明，必喜贄议论，但使圣贤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时。昔冯唐论颇、牧之贤，则汉文为之太息。魏相条晁、董之对，则孝宣以致中兴。若陛下能自得师，莫若近取诸贄。夫六经三史、诸子百家，非无可观，皆足为治。但圣言幽远，末学支离，譬如山海之崇深，难以一二而推择。如贄之论，开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鉴。臣等欲取其奏议，稍加校正，缮写进呈。愿陛下置之坐隅，如见贄面，反覆熟读，如与贄言，必能发圣性之高明，成治功于岁月。臣等不胜区区之意。取进止。

辨黄庆基弹劾札子

元祐八年五月十九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臣自少年从仕以来，以刚褊疾恶，尽言孤立，为累朝人主所知，然亦以此见疾于群小，其来久矣。自熙宁、元丰间，为李定、舒亶辈所谗。及元祐以来，朱光庭、赵挺之、贾

易之流，皆以诽谤之罪诬臣。前后相传，专用此术，朝廷上下，所共明知。然小人非此无以深入臣罪，故其计须至出此。今者又闻台官黄庆基复祖述李定、朱光庭、贾易等旧说，亦以此诬臣，并言臣有妄用颍州官钱、失入尹真死罪，及强买姓曹人田等。虽知朝廷已察其奸，罢黜其人矣，然其间有关臣子之大节者，于义不可不辨。谨具画一如左。

一、臣先任中书舍人日，适值朝廷窜逐大奸数人，所行告词，皆是元降词头，所述罪状，非臣私意所敢增损。内吕惠卿自前执政责授散官安置，诛罚至重。当时蒙朝旨节录台谏所言惠卿罪恶降下，既是词头所有，则臣安敢减落？然臣子之意，以为事涉先朝，不无所忌，故特于告词内分别解说，令天下晓然，知是惠卿之奸，而非先朝盛德之累。至于窜逐之意，则已见于先朝。其略曰：“先皇帝求贤若不及，从善如转圜。始以帝尧之心，姑试伯鲧；终然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发其宿奸，谪之辅郡；尚疑改过，稍畀重权。复陈罔上之言，继有殒山之贬。反覆教戒，恶心不悛；躁轻矫诬，德音犹在。”臣之愚意，以谓古今如鲧为尧之大臣，而不害尧之仁；宰予为孔子高弟，而不害孔子之圣。又况再加贬黜，深恶其人，皆先朝本意，则臣区区之忠，盖自谓无负矣。今庆基乃反指以为诽谤指斥，不亦矫诬之甚乎？其余所言李之纯、

苏颂、刘谊、唐义问等告词，皆是庆基文致附会，以成臣罪。只如其间有“劳来安集”四字，便云是厉王之乱。若一一似此罗织人言，则天下之人，更不敢开口动笔矣。孔子作《孝经》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此幽王之诗也。不知孔子诽谤指斥何人乎？此风萌于朱光庭，盛于赵挺之，而极于贾易。今庆基复宗师之，臣恐阴中之害，渐不可长，非独为臣而言也。

一、庆基所言臣行陆师闵告词云：“侵渔百端，怨谮四作。”亦谓之谤讟指斥。此词元不是臣行，中书案底，必自有主名，可以覆验。显是当时掌诰之臣，凡有窜逐之人，皆似此罪状，其事非独臣也。所谓“侵渔”、“怨谮”者，意亦指言师闵而已，何名为谤讟指斥乎？庆基以他人之词移为臣罪，其欺罔类皆如此。

一、庆基所言臣妄用颍州官钱，此事见蒙尚书省勘会次，然所用皆是法外支赏，令人告捕强恶贼人，及逐急将还前知州任内公使库所少贫下行人钱物，情理如此，皆可覆验。

一、庆基所言臣强买常州宜兴县姓曹人田地，八年州县方与断还。此事元系臣任团练副使日罪废之中，托亲识投状依条买得姓曹人一契田地。后来姓曹人却来臣处昏赖争夺。臣即时牒本路转运司，令依公尽理根勘。仍便具状申尚书省。后来转运

司差官勘得姓曹人招服非理昏赖，依法决讞，其田依旧合是臣为主，牒臣照会。臣愍见小民无知，意在得财。臣既备位侍从，不欲与之计较曲直，故于招服断遣之后，却许姓曹人将元价收赎，仍亦申尚书省及牒本路施行。今庆基乃言是本县断还本人，显是诬罔。今来公案见在户部，可以取索案验。

一、庆基所言臣在颍州失入尹真死罪，此事已经刑部定夺，不是失入，却是提刑蒋之翰妄有按举。公案具在刑部，可以覆验。

右臣窃料庆基所以诬臣者非一，臣既不能尽知。又今来朝廷已知其奸妄，而罢黜其人。臣不当一一辩论，但人臣之义，以名节为重，须至上烦天听。取进止。

谢宣谕札子

元祐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臣伏准今月二十二日弟门下侍郎轍奉宣圣旨，缘近来众人正相捃拾，令臣且须省事者。天慈深厚，如训子孙。委曲保全，如爱肢体。感恩之涕，不觉自零。伏念臣才短数奇，性疏少虑，半生犯患，垂老困谗，非二圣之深知，虽百死而何赎。优见东汉孔融，才疏意广，负气不屈，

是以遭路粹之冤。西晋嵇康，才多识寡，好善暗人，是以遇钟会之祸。当时为之扼腕，千古为之流涕。臣本无二子之长，而兼有昔人之短。若非陛下至公而行之以恕，至仁而照之以明，察消长之往来，辨利害于疑似，则臣已下从二子游久矣，岂复有今日哉？谨当奉以周旋，不敢失坠，便须刻骨，岂独书绅。庶全蝼蚁之躯，以报丘山之德。臣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谨奏。

奏乞增广贡举出题札子

元祐八年五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札子奏。臣伏见《元祐贡举敕》：“诸诗赋论题，于子史书出。唯不得于老庄子出。如于经书出，而不犯见试举人所治之经者亦听。如谓引试治《诗》、《书》举人，即听于《易》、《春秋》经传出诗赋论题。引试治《易》、《春秋》举人，即听于《周礼》、《礼记》出诗赋论题之类。”臣窃谓自来诗赋论题杂出于《九经》、《孝经》、《论语》，注中文字浩博，有可选择，久而不穷。今详上条，止得于子史书出，所取者狭。虽听于经书出，又须不犯见试举人所治之经，如是在京试院，分经引试，可以就别经出题。至如外州、军，只作一场引试，即须回避，只如子史中出，恐非经久之法。臣今相度，欲乞诗赋论题，许于《九经》、《孝

经》、《论语》子史并《九经》、《论语》注中杂出，更不避见试举人所治之经，但须于所给印纸题目下备录上下全文，并注疏不得漏落，则本经与非本经举人所记均一，更无可避，兼足以称朝廷待士之意，本只以工拙为去取，不以不全之文掩其所不知以为进退，于忠厚之风，不为无补。取进止。

申省读汉唐正史状

元祐八年八月十九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同顾临、赵彦若状申，昨准内降宰臣吕大防札子奏：“臣每旬获侍经筵，窃见进读《五朝宝训》，将欲了毕，自来多用前代正史进读，窃谓其间有不足上烦圣览者。欲乞指挥读讲官同将汉、唐正史内可以进读事迹抄节成篇，遇读日进呈敷演，庶裨圣治。取进止。”奉御宝批依奏。右轼等今已抄节缮写，稍成卷帙，于将来开讲日进读，即未审与《五朝宝训》并进，为复间日一读？谨具申尚书省。伏候敕旨。

朝辞赴定州论事状

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

学士左朝奉郎新知定州苏轼状奏。右臣闻天下治乱，出于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极，至于小民，皆能自通。大乱之极，至于近臣，不能自达。《易》曰：“天地交，泰。”其词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词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夫无邦者，亡国之谓也。上下不交，则虽有朝廷君臣，而亡国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复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兴刑措之君也，而天宝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则鲜于仲通以二十万人全军陷没于泸南，明皇不知，驯致其事，至安禄山反，兵已过河，而明皇犹以为忠臣。此无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则其渐至于此也。

臣在经筵，数论此事。陛下为政九年，除执政台谏外，未尝与群臣接，然天下不以为非者，以为垂帘之际不得不尔也。今者祥除之后，听政之初，当以通下情、除壅蔽为急务。臣虽不肖，蒙陛下擢为河北西路安抚使，沿边重地，此为首冠，臣当悉心论奏，陛下亦当垂意听纳。祖宗之法，边帅当上殿面辞，而陛下独以本任阙官迎接人众为词，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义也？臣若伺候上殿，不过更留十日，本任阙官，自有转运使权摄，无所阙事。迎接人众，不过更支十日粮，有何不可！而使听政之初，将帅不得一面天颜而去，有识之士，皆谓陛下厌闻人言，意轻边事，其兆见于此矣。

臣备位讲读，日侍帷幄，前后五年，可谓亲近。方当戎边，不得一见而行。况疏远小臣，欲求自通，亦难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见乎离。”夫圣人作而万物睹，今陛下听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见离之道，废祖宗临遣将帅故事，而袭行垂帘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识所以惊疑而忧虑也。臣不得上殿，于臣之私，别无利害，而于听政之始，天下属目之际，所损圣德不小。臣已于今月二十七日出门，非敢求登对，然臣始者本俟上殿，欲少效愚忠，今来不敢以不得对之故便废此言，惟陛下察臣诚心，少加采纳。

古之圣人将有为也，必先处晦而观明，处静而观动，则万物之情，毕陈于前。不过数年，自然知利害之真，识邪正之实，然后应物而作，故作无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夫操舟者常患不见水道之曲折，而水滨之立观者常见之。何则？操舟者身寄于动，而立观者常静故也。弈棋者胜负之形，虽国工有所未尽，而袖手旁观者常尽之。何则？弈者有意于争，而旁观者无心故也。若人主常静而无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汉景帝即位之初，首用晁错，更易法令，黜削诸侯，遂成七国之变。景帝往来两宫间，寒心者数月，终身不敢复言兵。武帝即位未几，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连祸结，三十余年，然后下哀痛诏，封宰相为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睿之君，勇于立事，未有不悔者也。

景帝之悔速，故变而复安。武帝之悔迟，故几至于乱。虽迟速安危小异，然比之常静无心，终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语矣。今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实，然后应物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亦无悔，上下同享太平之利，则虽尽南山之竹，不足以纪圣功，兼三宗之寿，不足以报圣德。由此观之，陛下之有为，惟忧太早，不患稍迟，亦已明矣。

臣又闻为政如用药方，今天下虽未大治，实无大病。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医。”虽未能尽除小疾，然贤于误服恶药、觊万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祸者远矣。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辄进此说，敢望陛下深信古语，且守中医安稳万全之策，勿为恶药所误，实社稷宗庙之利，天下幸甚。臣不胜忘身忧国之心，冒死进言。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乞降度牒定州禁军营房状

元祐八年十月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苏轼状奏。臣伏见定州近岁军政不严，边备小弛，事不可悉数，请举一二。如甲仗库子军人张全，一年之间，持仗入库，前后盗铜锣十二面，监官明知，并不申举。又有帐设什物库子军人田平等，

二年之间，盗帐设什物八百余件，银二百五十余两，恣意典卖。军城寨人户采斫禁山，开种为田，公然起税，住坐者一百八十余家。城中有开柜坊人百余户，明出牌榜，召军民赌博。若此之类，未易悉数。是致法令不行，禁军日有逃亡，聚为盗贼，民不安居。

臣到任以来，备见其事，然不欲骤行峻治，但因事行法，无所贷舍。其上件张全、田平等，皆以付狱按治。侵斫禁山人逐次举觉，依法勘断张德等九人。其多年侵耕已成永业者，别作擘划处置，申枢密院。次开柜坊人，出榜召人告捉。有王京等四十家，陈首改业，其余并走出州界。军民自此稍知有朝廷法令，逃军衰少，贼盗亦稀。

臣近令所辟幕官李之仪、孙敏行遍往诸营点检，据逐官回申，营房大段损坏，不庇风雨，非惟久不修葺，盖是元初创造，材植怯弱，人工因循，多是两椽小屋，偷地盖造，椽柱腐烂，大半无瓦，一床一灶之外，转动不得。之仪等又点检得诸营军号，例皆暗蔽，妻子冻馁，十有五六。臣寻体问得，盖是将校不法，乞取敛掠，坐放债负。身既不正，难以戢下，是致诸军公然饮博逾滥。三事不禁，虽上禁军无不贫困，轻生犯法，靡所不至。若不按发其太甚者，无以警众革弊。已体量得云翼指挥使孙贵，到营四个月，前后敛掠一十一度，计入己赃九十八贯八百文。已送司理院枷项根勘去讫。

臣既目睹偷弊，理合葺治犯法之人，丝毫无贷。即须恤其有无，同其苦乐。岂可身居大厦，而使士卒终年处于偷地破屋之中，上漏下湿，不安其家？辄已差将官李巽、钱春卿、刘世孙将带人匠，遍诣诸营，逐一检计合修去处，具合用材料人工，估见的确钱数。仍差本司准备勾当供奉官石异躬亲再行履检到，除与逐将所检合修营房间架材木等并同外，又据本官检料到，更合修盖营房一十六间，谨具画一奏闻如后。

一、河北第一将，检计到本将下所管定州住营马步禁军八指挥，合行修盖营房共四千一百一十七间，据合用材植物料纽估到，计使价钱一万七千六百九贯六百八十文省。

一、河北第二将，检计到本将下所管定州住营马步禁军八指挥，合行修盖营房共三千七百二十间，据合用材植物料纽估到，计使价钱一万五千五贯二百八十一文省。

一、检计到不隶将下所管定州营步军振武第四十五指挥，合行修盖营房一百一十八间，并合添井眼，据合用材植物料纽估到，计使价钱五百五十八贯一百六十七文省。

一、本司准备勾当供奉官石异检料，更合修盖第一、第二将下诸军营房共一十六间，据合用材植物料纽估到，计使价钱七十四贯六百一十二文省。

右谨件如前。臣窃谓上件合用钱数，虽当破系省

钱，又缘河北转运司近年财赋窘迫，必难支破。伏望圣慈深念河朔为诸路要重，而定武控扼强虏，又为河北屏捍，所屯兵马，理当加意葺治。其上件营房，不可不于今年秋冬便行修盖。欲乞特出圣断，支赐空名度牒一百七十一道，委本司召人出卖，一面置场和买材料，烧造砖瓦，和雇人匠，节次不住修盖施行。所有逐将及本司准备勾当官石异检计到诸军合盖营房间架材植物料等细数文状四本，缴连在前。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贴黄。勘会度牒每道见卖钱二百贯文，今来所乞上件度牒一百七十一道，系将前项检计到的确物料钱数，契勘合用道数外，计剩钱五十二贯二百五十八文，欲乞就整支降。

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二首

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苏轼状奏。臣切见北虏久和，河朔无事，沿边诸郡，军政少弛，将骄卒惰，缓急恐不可用，武艺军装，皆不逮陕西、河东远甚。虽据即目边防事势，三五年间必无警急，然居安虑危，有国之常备，事不素讲，难以应猝。今者河朔沿边诸军，未尝出征，终年坐食，理合富强。臣近遣所辟幕官李之仪、孙敏行亲入诸营，按视曲折，审知禁军大率贫

窘，妻子赤露饥寒，十有六七，屋舍大坏，不庇风雨。体问其故，盖是将校不肃，敛掠乞取，坐放债负，习以成风。将校既先违法不公，则军政无缘修举，所以军人例皆饮博逾滥。三事不正，虽是禁军不免寒饿，既轻犯法，动辄逃亡，此岂久安之道？臣自到任，渐次申严军法，逃军盗贼已觉衰少，年岁之间，庶革此风。

然臣窃谓沿边禁军缓急终不可用。何也？骄惰既久，胆力耗惫，虽近戍短使，辄与妻孥泣别。被甲持兵，行数十里，即便喘汗。臣若严加训练，昼夜勤习，驰骤坐作，使耐辛苦，则此声先驰，北虏疑畏，或致生事。臣观祖宗以来沿边要害屯聚重兵，止以壮国威而消敌谋，盖所谓先声后实、形格势禁之道耳。若进取深入，交锋两阵，犹当杂用禁旅。至于平日保境备御小寇，即须专用极边土人，此古今不易之论也。

晁错与汉文帝画备边策，不过二事。其一曰徙远方以实广虚，其二曰制边县以备敌。宝元、庆历中，赵元昊反，屯兵四十余万，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万人，皆不得其用，卒无成功。范仲淹、刘沪、种世衡等，专务整缉蕃汉熟户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砺其人者非一道。藩篱既成，贼来无所得，故元昊复臣。今河朔西路被边州、军，自澶渊讲和以来，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下，户出一人，又自相推择家资武艺众所服者为社头、社副录事，谓之头目。

带弓而锄，佩剑而樵，出入山坂，饮食长技与北虏同。私立赏罚，严于官府。分番巡逻，铺屋相望，若透漏北贼及本土强盗不获，其当番人皆有重罚。遇有紧急，击鼓集众，顷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马，常若寇至，盖亲戚坟墓所在，人自为战，虏甚畏之。

体问得元丰二年，北界群贼一火，约二十余人，在两界首不住打劫为患，久不败获。有北平军大悲村本社头目冉万、冉升及长行冉捷等，部领社人，与北贼斗敌，赶趁捉杀，直至北界地名北当山峪内，被冉万射中贼头徐德，冉捷赶上，斫获首级，并冉升亦斫到第二贼头贾贵。本路保明申奏朝廷，并已于班行内安排。以此知弓箭社人户骁勇敢战，缓急可用。先朝名臣帅定州者，如韩琦、庞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为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损其约束赏罚，奏得仁宗皇帝圣旨，见今具存。

昨于熙宁六年行保甲法，准当年十二月四日圣旨，强壮弓箭社并行废罢。又至熙宁七年，再准正月十九日中书札子圣旨，应两地供输人户，除元有弓箭社强壮并义勇之类，并依旧存留外，更不编排保甲。看详上件两次圣旨，除两地供输村分方许依旧置弓箭社，其余并合废罢。虽有上件指挥，公私相承，元不废罢。只是令弓箭社两丁以上人户兼充保甲，以致逐捕本界及化外盗贼，并皆驱使弓箭社人户，向前用命捉杀。见今州县委实全藉此等寅夜防托，显见弓箭社实为边

防要用，其势决不可废。但以兼充保甲之故，召集追呼，劳费失业。今虽名目具存，责其实用，不逮往日。

臣窃谓陕西、河东弓箭手，官给良田以备甲马。今河朔沿边弓箭社，皆是人户祖业田产，官无丝毫之给，而捐躯捍边，器甲鞍马，与陕西、河东无异，苦乐相辽，未尽其用。近日霸州文安县及真定府北寨，皆有北贼惊劫人户，捕盗官吏，拱手相视，无如之何，以验禁军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县逐处皆有弓箭社人户致命尽力，则北贼岂敢轻犯边寨，如入无人之境？臣已戒飭本路将吏，申严赏罚，加意拊循其人去讫，辄复拾用庞籍旧奏约束，稍加增损，别立条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赐优异，明设赏罚，以示惩劝。今已密切取会到本路极边州定、保两州，安肃、广信、顺安三军，边面七县一寨，内管自来团结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六百五十一户，共计三万一千四百一十一人。若朝廷以为可行，立法之后，更敕将吏常加拊循，使三万余人分番昼夜巡逻，盗边小寇，来即擒获，不至恟怵以生戎心。而事皆循旧，无所改作，虏不疑畏，无由生事。有利无害，较然可见。谨具所乞立法事件，画一如左。

- 一、看详嘉祐四年庞籍起请已获朝旨事件除见可施行外，有当时事体与今来稍有不同，须至少有增损。今参详到下项弓箭社人户，但系久来团结地分，并依见今已行体例，不拘物产高下，丁口众

寡，并每户选择强壮一丁，充弓箭手。

贴黄。所谓军政不修，皆有实状，不敢一一奏闻。

又，贴黄。所有庞籍奏得圣旨，已具录缴连在前。

又，贴黄。前项所奏元丰二年冉万等捉杀北贼，系熙宁六年朝旨废罢后，兼冉万等不系两地供输，是合行废罢地分人户。

又，贴黄。高强人户，与下等各出一丁，虽似不均，缘行之已久，下等人户无词。乞且一切仍旧。若上户添差人数，即恐行法之初，人心不安。又缘保甲法，虽上户亦止一丁，所以今来不敢增损。

每社置社长、社副录事各一名为头目，并选有物力或好人材事艺众所推服者，方得差补。农事余暇，委头目常切提举阅习武艺，务令精熟齐整，如无盗贼，非时不得勾集。

每社及百人以上，选少壮者三人，不满百人者选二人，不满五十人者选一人，充急脚子，并轮番一月一替。专令探报盗贼。如探报不实，及稽留后时有误捕捉者，并申官乞行严断。

逐社各置鼓一面，如有事故及盗贼，并须声鼓勾集。若寻常社内声鼓不到者，每次罚钱一百。如社内一两村共为一火，地理稍远，不闻鼓声去处，即火急差急脚子勾唤。若强盗入村，声鼓勾唤不到，及到而不入贼者，并罚钱三贯。如三经罚钱一百，一经罚钱三贯，而各再犯者，并送所属严断。

如能捉获强盗一名，除依条支赏外，更支钱二十贯。如两次捉获依前支赏外，仍与免户下一年差徭。

如三次以上，更免一年。无差徭可免者，各更支钱十贯折充。如获窃盗一名，除依条支赏外，更支钱二贯。以上钱，用社内罚钱充。如不足，并社众均备。

逐社各人，置弓一张、箭三十只、刀一口。内单丁及贫不及办者，许置枪及杆棒一条。内一件不足者，罚钱五百。弓箭不堪施放，器械虽有而不精，并罚钱二百。若全然不置者，即申送所属，乞行勘断。

逐社每夜轮差一十人，于地分内往来巡覷，仍本县每季给历一道，委本社头目抄上当巡人姓名。有不到者，罚钱二百。如本地分失贼，其当巡人委本社监勒依条限捕捉。限满不获，送官量事行遣。其所给历，除每季纳换及知佐下乡因便点检外，不得非时取索。

弓箭社人户，遇出入经宿以上，须告报本社头目及邻近同保之人，违者罚钱三百文。

社内遇捉杀贼盗，因斗致死，除依条官给绢外，更给钱一十贯付其家，被伤重者减半，并以系省钱充。社内所纳罚钱，令社长等同共封记主管，须遇社会合行酬赏者，方得对众支給破使，即不得衷私别作支用。

社内遇丰熟年，只得春秋二社聚会，因便点集器械，

非时不得乱有纠集搔扰。

已上并是庞籍起请已获朝旨事件。自熙宁六年圣旨废罢，后来民间依旧衷私施行，今参祥增损修定。

一、弓箭社人户，为与强虏为邻，各自守护骨肉坟墓，晓夜不住巡逻探伺。以此巡检县尉，全藉此人为耳目肘臂之用。每遇冬教，内有本社弓箭人户见系保甲人数者，即须勾上一月教阅。其称捕盗，官司不敢放心，以致化外贼盗，既知逐社人户勾上，村堡空虚，即皆生心窥伺，公私忧恐。又人户勾集弥月，诸般费用不少，深为患苦。臣窃谓保甲人户，每年冬教，本为恐其因循，武艺生疏，缓急难用。今来弓箭社人户既处边塞，与北人气俗相似，以战斗为生，寝食起居，不释弓马，出入守望，常带器械，其势无由生疏。欲乞应弓箭人户，今后更不充保甲，仍免冬教，显无妨碍。而使人户稍免无益之费，专心守御，又免教集之月，村堡空虚以生戎心，公私安枕，为利不浅。其减罢保正长，并却令充本社守阙头目。

一、弓箭社人户，既任透漏失贼之责，动辄罚钱科罪及均出赏钱，显见与其余人户苦乐不同，理合稍加优异。欲乞应弓箭社人户，并免两税折变科配。今已取会到本路州、军所免折科钱物数目，比之和买价例，每岁剩费钱七千九百九十八贯五

十六文，所获精锐可用民兵三万余人，费小利大，可行无疑。

一、弓箭社头目，并是乡村有物力心胆之人，责以齐众保境，亦须别加旌劝。欲乞立定年限，每勾当及三年。如无透漏及私罪情重者，委本县令佐及捕盗官保明申安抚司给与公据，公罪杖以下听赎。又及三年无上件过犯，仍与保明给公据，与免本户差徭。内别有功劳者，委自安抚司相度。如委是卓然显效，虽未及上件年限，亦与比类施行。若更有大段劳绩，难以常格论赏者，即委自本司奏乞录用。

一、弓箭社地分，本系人户私下情愿，自相团结。皆是缘边之人众共相约要害防托之处，行之已久，北虏不疑。所以庞籍奏请，并是因旧略加约束。今来不可更有移易地分及增添团结去处，永远只以今来所管五百八十八村为定。所贵事事循旧，不至张皇生事。如本地分内人户分烟析生，即各据户眼定差，或外来人户典买到本社田地，亦许收入差充弓箭社户。若两处有田产者，不得缘此带免别处折变，委所属官司常切觉察。

贴黄。保甲法，须是主户两丁以上方始差充，其弓箭社一丁以上并差即无。已充保甲而不充弓箭社人户者，今来所乞本社内人户，更不充保甲，只是减罢重叠虚名，即非幸免。

又，贴黄。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内有八十九村系两地供输人户。勘会上件人户，元是有些小虚名税赋，自来北界差人过来计会本县收众户抱脚供赋，其人户并是一心捍边可信之人。切虑朝廷欲知其实。

一、今来既立法整齐弓箭社人户及免冬教，即须委自安抚司逐时差官按视，内有武艺胆力出众之人，即须与例物激赏，不惟使人户竞劝，亦所以致朝廷及将帅恩意，缓急易为驱使。今来会到辖下两州三军弓箭社人户兼充保甲者，每年冬教按赏，合用钱一千五百八十二贯七百八十八文。今来既免冬教，即保甲司却合出备上件钱数与安抚司，为上件激赏之用。但人数既多，上件钱数微少，支用不足，欲乞每年破五千贯。除上件钱数外，其余并以本路回易库见在钱贴支。

右谨件如前。臣窃见西山之下，定、保之间，山开川平，无陂塘之险，澶渊之役，虏自是入寇。见今本路只有战兵二万五千九百余人，分屯八州、军，若有警急，尚不足于守，而况战乎？论者或以保甲之众缓急可恃。臣窃谓保甲皆齐民也，集教止是一月，武艺无缘精熟，又平时无丝毫之利有得于官，每岁所获，按赏例物，不偿集教一月之费，一旦驱之于战守死地，恐未可保。惟弓箭社人户所处皆必争之地，世世相传，结发与虏战。若朝廷许依臣所乞，少有以优异其人，既免折科，间复赎罪免役，岁以五十缗赏其尤异者，

深致朝廷将帅恩意。则此三万余人，真久远可恃者也。今录白到嘉祐四年庞籍奏获圣旨事件，兼取会到本路两州三军弓箭社火人数，及免折科每年和买费用钱数，并免冬教所省按赏例物数目，缴连在前，仍画到地图一面，帖出接连边面及逐社住坐去处随状进呈。伏望圣慈详酌施行。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贴黄。所乞免折科却行和买剩费钱七千九百九十八贯五十六文，所乞以回易库钱贴支保甲，按赏钱为五千贯，令安抚司支用计费钱三千四百一十七贯二百一十二文，共计钱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五贯二百六十八文。所乞至微，恐不贍于用，未足以起士气，但臣不敢多乞耳。若朝廷深念北边事大，此三万余人，久远必大段得力，更赐擘画钱物应副成就，或于近里州、军趲那宽剩免役六色钱，与本路被边州、军添雇诸色役人。其弓箭社人户，并与免役。则人情翕然归戴，愿效死而不可得矣。更乞朝廷详酌。又今来所乞事件，先已密切下本路近地州、军官吏，相度利害，寻皆供到有利无害，经久可行，保明文状在本司讫。

又

元祐八年十一月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苏轼状奏。右臣近奏乞修完极边弓箭

社条约，已详具利害，于今月十一日入递去讫。

臣自到任以来，不住令主管衙前引到北人访问事宜，虽虚实难明，然前后参验，亦可见其略。大抵北虏近岁多为小国达靼、术保之类所叛，破军杀将非一。近据北人契丹四哥探报，北界为差发兵马及人户家丁往招州以来，收杀术保等国，及为近年不熟，是致朔、易、武州皆有强贼。兼燕京东北白浮图淀东恶山内有强贼一火，约百五十人，不住打劫。及又据北平军申据勾当事人李坚等体探得，北界昨差往西北路去者兵士并百姓等，近有逃背落草四十余人，马二十匹，见在狼山西头君市等村乞食，切虑来南界别作过犯。虽未见的实，然去岁之冬霸州文安县被北贼杀人劫物，朝廷已知其详。及真定府北寨于去年八月、今年二月两次被北贼群众打劫。近又访闻代州胡谷寨莎泉堡有北贼六七十人，劫掠本堡居人财物，杀伤弓箭手及归女七八人，及捕盗官会合，北贼已去，临去说与铺兵：“我只在你地分里，待更来打赤岸村。”

以此数事参验，显见北虏见今兵困于小国，调发频并，民不堪命，聚为盗贼。虽邻境多故，实中国之利，必无渝盟之忧，然盗贼充斥，虏自不能制，其余波未流，必延及吾境。若边臣坐观，不先事设备，则边民无由安居，亦恐更生意外之患。若督迫捕盗官吏带领兵甲，晓夜出入巡逻，则贼未必获，而居民先受其扰，又或缘此引惹生事。臣再三思虑，惟有整葺弓

箭社一事，名不张皇，其实可用。若早获朝旨施行，令臣更加意拊循激励，其人决可使，北贼望风知畏，不敢于地分内作过。伏乞圣明特赐详酌，检会前奏，早降指挥。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贴黄。本路副总管王光祖，有男，见任胡谷寨主。家书报光祖，臣所以备知其详。

乞减价糴常平米賑濟狀

绍圣元年正月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苏轼状奏。勘会元祐八年，河北诸路并系灾伤，内定州一路，虽只是雨水为害，然其实亦及五分以上。只缘有司出纳之吝，不与尽实检放，秋税内定州只放二分。自臣到任后，累有人户披诉乞倚阁，又缘已过条限，致难施行。今体问得春夏之交，人户委是阙食，既非河水灾伤，即每事只依《编敕》指挥，欲坐观不救，恐非朝廷仁圣本意。

臣欲便将常平斛斗借贷，虽已有成法，不烦奏请。又体问得河北沿边人户，为见朝廷昔年遣使赈济，不问人户高下，愿与不愿借请，一例散贷，后来节次倚阁放免。以此愚民生心侥幸，每有借贷，例不肯及时还纳，多是拖欠，指望倚阁放免。既烦鞭撻追呼，使吏卒因缘为奸，毕竟又不免失陷官物。兼约度得本州自第四等以下，每户贷两石，官破十万石，不过济得

五万户。人户请纳耗费房店宿食，不过得一石五斗，入口未必能济活一家，而五万户之外，人户更不沾惠，鞭撻驱催，若得健吏，亦不过收得十七，其失陷三万石可必也。又欲抄札饥贫，奏乞法外赈济。不惟所费浩大，有出无收，而此声一布，饥贫云集，盗贼疾疫，客主俱毙。又况准条，边郡不得聚集饥民。以上二事，既皆不便，只有依条将常平斛斗依价出粜，即官司简便，不劳抄札。勘会给纳烦费，但得数万石斛斗在市，自然压下物价，境内百姓，人人受赐，古今之法，莫良于此。但以本州见管常平米二十七万余石，每斗衮纽到元本一百四文，比在市实直尚多二十二文，以此无人收余。若不别作奏请，专守本条，不与减价出粜，深恐今年春夏新陈不接之际，必致大段流殍。

伏望圣慈愍念，比之本州，将十万石常平米依条借贷，必须陷失三万余石，非惟所给不广，而给纳驱催之弊亦多，特许将本路诸州、军见管常平米，契勘在市实直，如委是价高，出粜不行，即许每斗于衮纽价钱上减钱出粜，不得减过十分之二，仍给与贫民历头，令每日零买，不得令近上人户顿买兴贩，仍限不得粜过本州县见管常平数目三分之一。约度定州合粜得九万石，若每斗各减钱十分之二，即本州纽计亏元本官钱一万八千七十二贯文。比之借贷失陷，犹为省费，而本州里外出九万石米在市，则一境生灵，皆荷圣恩全活。又却得钱准备将来丰熟物贱，却行收余，

兼利农末，为惠不小者。右伏乞朝廷详酌，早赐施行。如以为便，即乞行下本司约束，觉察辖下官吏，所贵人沾实惠。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贴黄。契勘在市米价日长，正是二月间，合行出糶。伏乞速赐指挥，入急递行下。

乞将损弱米贷与上户 令赈济佃客状

绍圣元年二月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苏轼状奏。右臣契勘本路州、军灾伤阙食人户，虽已奏准朝旨，于法外减价出糶常平白米赈济。访闻民间阙乏，少得见钱籴买，尚有饥困之人。今点检得定州省仓，有专副果荣、赵升界熙宁八年籴到军粮白米，及专副梁俭、刘受界元丰三年米，皆为年深夹杂损弱，不堪就整充厢军人粮支遣，每月只充厢军次米带支。今契勘得逐次止带支五百石，比至支绝，更须三五年间，显见转至陈恶。兼闻本州管下村坊客户，见今实阙糶粮，其上等人户，虽各有田业，缘值灾伤，亦甚阙食，难以赈济。况客户乃主户之本，若客户阙食流散，主户亦须荒废田土矣。今相度，欲望朝廷详酌，特降指挥下定州，将两界见在陈损白米二万余石分给借贷与乡村第一等第二等主户吃用。令上件两等人户，据客户人数，不限石斗，依此保借。

候向去丰熟日，依元籴例并令送纳十分好白米入官。不惟乘此饥年人户阙食，优加赈济，又使官中却得新好白米充军粮支遣，及免年深转至损坏，尽为土壤。如以为便，即乞速赐指挥行下。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贴黄。今来已是春深，正当春夏青黄不交之际。可以发脱上件陈米斛斗，公私俱便。若失此时，则人户必不愿请，不免守支积年化为粪壤。乞断自朝廷，早赐指挥，入急递行下。更不下有司往复勘会。今来所乞借贷，皆是臣与官吏体问上户，愿得此米以济佃户，将来必无失陷，与寻常赈贷一例支与贫下户人催纳费力事体不同。乞早赐行下。

苏轼文集卷三十七

奏 议

乞降度牒修北岳庙状

绍圣元年三月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苏轼状奏。右臣伏见定州曲阳县北岳安天元圣帝庙，建造年深，屋宇颓弊。自熙宁间，因守臣薛向奏请，止曾完葺正殿，自余诸殿及廊庑门宇墙垣，久已疏漏破损。前后累有守臣监司奏陈乞给赐钱或降度牒修完。皆准省符，止令依条以施利钱物充用。缘近岁民间屡值灾歉，施利微薄，只了得递年逐旋些小修补。后来刘奉世又乞依薛向例，于安抚司回易息钱内支钱三千贯，助修岳庙，亦不蒙朝廷允许。深虑摧坏日多，为费滋大。今据定州申检计到合用工料价钱三千三百余贯，乞降空名度牒一十五道，卖钱支用。如朝廷不许降度牒，即本庙有银器一千三百余两，别

无使用，欲乞依令出卖，收买材植。臣契勘上件银器，元系朝廷给赐以备供神之物，若行出卖，恐于事体有损。况所费钱数不多，欲望圣慈特依定州所乞数目，给降度牒，付本州出卖，应副修造。庶得庙宇稍完，不致破坏。仍令本州通判两员更互到彼提举催促，务要早令了毕，上副朝廷崇奉之意。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贴黄。臣伏以朝廷崇奉五岳，礼极严备，凡有祈祷，多获感应。今北岳庙见弊陋，理当完葺，盖所用度牒道数至少。伏望特赐指挥施行，庶称朝廷尊事岳庙之意。

上皇帝书

臣轼谨昧死再拜皇帝陛下。臣伏以今月初五日南至，文武百僚入贺，所以贺一阳来复也。谨按《易·复卦》“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说《易》者曰：乾，六阳之气也。为十一月、为十二月、为正月、为二月、为三月、为四月。而乾之阳复矣。阳极则阴生，阴生则夏至矣。坤，六阴之气也。为五月、为六月、为七月、为八月、为九月、为十月。而坤之阴极矣。阴极则阳生，阳生则冬至矣。自太极分为二仪，二仪分为四象，四象分为十二月，十二月分为三百六十五日。五日为一候，分为七十二

候，三候为一气，分为二十四气。上为日月星辰，下为山川草木鸟兽虫鱼，不出此阴阳之气升降而已。惟人也，全天地十干之气，十月而成形，故能天能地能人，一消一息，一呼一吸，昼夜与天地相通，差舛毫忽，则邪沴之气干之矣。故于冬至一阳之生也，五阴在上，五阳在伏，而一阳初生于伏之下，其气至微，其兆緼緼，可以静而不动，可以蓄养而不可以发宣。故《乾》之初九爻曰：“潜龙勿用。”孔子曰：“阳在下也。”言阳气方潜于下，未可以用也。先王于是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关者，门户所由以关辟也。商旅者，动以利心也。后者，凡居人上者谓之群后，所以治事者也。方者，事也。门户不开，则微阳闭而不出也。利心不动，则外物感而不应也。方事不省，则视听收而不发也。先王奉若天道，如此之密，用之于国，则安静而不劳，用之于身，则冲和而不竭。昔者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皆得此道。臣敢因至日以献。伏乞圣慈留神省览，实社稷无疆之福。

任兵部尚书乞外郡札子

臣向在扬州，蒙恩除臣今任。臣于本州及缘路附递入文字辞免，准圣旨札子指挥，为已差充鹵簿使，大礼日迫，不许迁延。臣以此不敢坚辞，寻于南京附递奏，乞候过南郊，依前除臣一郡。今来已过郊礼。

伏乞检会累次奏状，除臣知越州一次。取进止。

辞两职并乞郡札子

臣近奏乞越州。伏蒙圣恩，降诏不允。续准阁门告报，已除臣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闻命悸恐，不知所措。臣本以宠禄过分，衰病有加，故求外补，实欲自便，而荣名骤进，两职荐加，不独于臣有非据之羞，亦恐朝廷无以待有劳之士，岂徒内愧，必致人言。伏望圣慈特赐追寝，仍乞检会前奏，除臣一郡。若越州无阙，乞自朝廷除授。取进止。

第二札子

臣近奏乞辞免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恩命，仍乞检会前奏，除臣一郡。蒙降诏不允。圣恩隆厚，天旨丁宁，顾臣何人，敢守微意。但本缘请外，更蒙升擢，兼带两职，近岁所无，有何劳能，被此光宠。欲乞追寝新命，令臣且依旧供职，则臣更不敢请郡。若朝廷必欲臣受此职名，即乞除臣一重难边郡，令臣尽力报称，犹可少安。臣非敢自谓知兵，若朝廷有开边伐国之谋，求深入敢战之帅，则非臣所能办。若欲保境安民，宣布威信，使吏士用命，无所

身亡，则承乏之际，犹可备数。伏望朝廷于此二者择一以处臣。非独在臣分义当然，亦朝廷名器不为虚授。取进止。

辞免兼侍读札子

臣近准阁门告报，已降告命，除臣兼侍读者。臣以迂愚，本无学术，出从吏役，益复空疏。窃位禁林，已难久处，而况天纵之学，已集大成，非臣孱微所可仰望。伏望圣慈追寝成命以授能者。所有告命，未敢祇受。取进止。

赴英州乞舟行状

臣轼言。近准诰命，落两职，追一官，谪守岭南小郡。臣寻火急治装，星夜上道，今已行次滑州。而自闻命已来，忧悸成疾，两目昏障，仅分道路。左手不仁，右臂缓弱，六十之年，头童齿豁，疾病如此，理不久长。而所负罪名至重，上孤恩义，下愧平生，悸伤血气，忧隔饮食，所以疾病有加无瘳。加以素来不善治生，禄赐所得，随手耗尽，道路之费，囊橐已空。臣本作陆行，日夜奔驰，速于赴任，而疾病若此，资用不继。英州接人，卒未能至，定州送人，不肯前

去，雇人买马之资，无所从出。道尽途穷，譬如中流失舟，抱一浮木，恃此为命，而木将沉，臣之衰危亦云极矣。窃伏思念得罪以来，三改谪命，圣恩保全，终付一郡。岂期圣主至仁至明，尚念八年经筵之旧臣，意欲全其性命乎？臣若强衰病之余生，犯三伏之毒暑，陆走炎荒四千余里，则僵仆中途，死于逆旅之下，理在不疑。虽罪累之重，不足多惜，而死非其道，则非仁圣不杀全育之意也。辄已分散骨肉，令长子带往近地，躬耕就食，臣只带家属数人，前去汴泗之间，乘舟泛江，倍道而行，至南康军出陆赴任。所贵医药粥食，不至大段失所。臣切揣自身，多病早衰，气息仅属，必无生还之道。然尚延晷刻于舟中，毕余生于治所，虽以瘴疠死于岭表，亦所甘心，比之陆行毙于中道，藁葬路隅，常为羁鬼，则犹有间矣。恭惟圣主之德下及昆虫，以臣曾经亲近任使，必不欲置之死地，所以辄为舟行之计。敢望天慈少加怜悯。臣无任。

乞越州札子

臣自去岁蒙恩召还，即时奏乞越州。盖为臣从仕以来，三任浙中，粗知土俗所宜，易于为政。又以老病日加，切于归休，旧有薄田在常州宜兴县，久荒不治，欲因赴任，到彼少加完葺，以为归计。越虽僻陋，在臣安便。及近者蒙恩知定州，虽宠眷隆异，而自早

衰多难，心力疲耗，实非所堪。但以求州得州，若便辞免，是有拣择，所以施强拜命。今复念，定虽重镇，了无边警，事权雄重，禄赐优厚。若辞定乞越，于义无嫌。伏望圣慈察臣至情，特赐改差臣越州一次。则公私皆便，臣不胜幸甚。取进止。

再荐赵令時状

任兵部尚书日

右臣昨知颖州，曾荐签书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赵令時，乞置之馆阁，至今未蒙施行。其人近已替罢，旦夕赴阙朝见。计其所养，必不肯同众人奔走干谒，恐政府大臣无缘得知其所学。今缮写赵集平日与臣诗文三轴进呈。伏望圣慈清宴之暇，一赐观览，必有可取，然后付之三省近臣，考其人才，亦足以副神考教养宗子之意。谨具闻奏。

论浙西闭余状

本路今岁不熟，初水后旱，早晚俱伤，高下并损，已具事由闻奏去讫。勘会本路，唯苏、湖、常、秀等州出米浩瀚，常饱数路，漕输京师。自杭、睦以东衢、婺等州，谓之上乡，所产微薄，不了本庄所食。里谚

云：“上乡熟，不抵下乡一锅粥。”盖全仰苏、秀等州商旅贩运以足官私之用。今来虽一例灾伤，而苏、秀等州所产，终是滂沛。访闻逐州例皆闭籴，严立赏罚，不许米斛出境，是致杭州常平省仓籴买不行，民亦阙食，见今粳米已至八九十足钱。寻具牒苏、秀等州，不得闭籴。访问逐州虽承受本司指挥，依旧闭籴。寻差识字公人陈宥往秀州抄录到所出榜示二本，其大略云：如有诸色人抬价买米贩往别州，许人告捉，立定赏，多者至五十贯。兼取问得杭州米行人状称，因逐州见今立赏告捉私贩，全无米船到州。认是逐州官吏坚意闭籴，本司无缘止绝。若商旅不行，米贵不已，公私窘乏，盗贼之类，何所不有！以此合系本司知管，除已牒转运、提刑司外，须至闻奏者。

右本司访问得浙中父老皆言，熙宁七八年，两浙灾伤，人死大半。当时虽系天时不熟，亦是本路监司郡守如张靓、沈起之流处置乖方，助成灾变，既无方略赈济，惟务所在闭籴。苏、秀等州米斛既不到杭，杭州又禁米不得过浙东，是致人心惊危，有停塌之家，亦皆深藏固惜，不肯出粲。民有衣被罗纨，戴佩珠金，而米不可得，毙于道路，不可胜数。流殍之变，古今罕闻。伏望仁圣痛加哀怜，曲赐过虑，体念今来浙中虽未是大段凶年，只恐官吏有失措置，渐成灾患，所忧不小。若商旅不行，米贵不已，农夫阙食，春夏之交无力种，则明年灾伤，公私并竭，不知何以待之？

伏望圣慈深以熙宁之事为鉴，严赐指挥本路监司，多方擘画，安之于未动，救之于未危，仍乞指挥速行止绝逐州闭籴。所贵杭、睦、衢、婺等州，不至全然乏食。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再论闭籴状

本路灾伤，本司已两次奏闻。窃见比年以来，京东、河北、淮南等处灾伤，并蒙朝廷支赐钱米，或于他路截拨斛斗赈救，数目至广。今来本路灾伤，不敢便望支赐截拨，只乞稍宽转运司年额上供，使得转换擘画，多方救恤。已于十一月十日奏乞，至今未奉指挥。数内一事，苏、湖、常、秀等州，见今米商全不通行，不唯逐州立赏闭籴，亦为逐处税务承例违条收米斛力胜税钱，是致商旅算计脚钱本重，无由兴贩。检会《元祐编敕》：“诸兴贩斛斗及以柴炭草木博粮食者，并免纳力胜税钱。”注云：“旧收税处依旧例。即灾伤地分，虽有旧例，亦免。”本司看详，本路见今灾伤，正合施行上条，已牒诸州施行，仍散榜辖下城郭、乡村外，深虑逐处税务自来收米斛力胜处，指为课额。今来虽系灾伤，合依上条放免，至年终比较日，转运司不容如此分说，有亏欠折遭责罚，须至奏请者。

右伏望圣慈愍念本路灾伤及前件放免力胜条贯，系今来合行事件，特赐指挥：转运司将来年终比较日，

除米斛力胜一项税额权免，比较科罚候将来丰熟日依旧。所贵商旅通行，场务亦免罪责。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乞允文彦博等辞免拜札子 元祐二年

臣近奉圣旨，撰赐文彦博、吕公著今后入朝免拜诏书，今又准内降指挥，撰不允彦博辞避免拜批答。臣谨按《礼经》：“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所谓“拜君命”者，传命而拜，非朝见也，然且不免。周天子赐齐桓公胙曰：“伯父耄老，无下拜。”公曰：“天威不违颜咫尺。”下拜登受。所谓“无下拜”者，拜于堂上，非不拜也，然且不敢。钟繇以足疾乘车就坐，疑若不拜，然亦无明文。君前乘车，岂足为法？而马燧延英不拜，盖是临时优礼，无今后遂不复拜之文。祖宗旧例，如吕端之流以老病进对，亦止于临时传宣不拜。今来彦博、公著今后免拜指挥，自是朝廷优贤贵老，度越古今，无可议者。但臣是有司，合守典礼，兼恐彦博、公著终不敢当。以臣愚见，不若允其所请。若圣恩优闵老臣，眷眷不已，遇其朝见，间或传宣不拜，足以为非常之恩。臣忝备侍从，怀有所见，不敢不尽。所有不允批答，臣未敢撰。取进止。（御宝批：依奏，修撰允所请批答入进。）

乞允安燾辞免转官札子

臣今月八日，准内批安燾辞免转右光禄大夫札子，降诏不许。臣窃谓人主之驭群臣，专于礼义廉耻。若使受无名之宠，则为待臣子之轻。今朝廷岂以执政六人，五人进用，故加迁秩，以慰其心？燾位冠西枢，委寄至重，岂肯见人擢用，即以介怀？既无授受之名，仅以姑息之政，纵有先朝故事，亦是一时误恩。今燾力辞，正为知义。臣欲奉命草诏，不知所以为词。伏望圣慈从其所请。若除受别有缘故，即乞明降指挥，苟于义稍安，敢不撰进。取进止。（御宝批：可。且用一意度作不许辞免诏书进入。）

乞允宗晟辞免起复恩命札子

臣今日准中书省批送到宗晟辞免起复恩命札子。奉圣旨送学士院，降诏不允。谨按宗晟饬行有素，持丧中礼，所辞恩命，已四不允。而宗晟确然固守，其辞愈哀。且曰：“念臣执丧报亲之日短，致命殉国之日长。”出于至诚，可谓纯孝。臣谓宗晟未经祥练之变，且无金革之虞，孝治之朝，宜听所守。因以风厉宗室，庶皆守礼笃亲，顾不美哉！若以宗正之任，恐难其人，

亦当差官权摄，须其从吉，复以命之。臣忝备禁从，不敢不言。所有不允诏书，臣未敢撰。取进止。

代张方平谏用兵书 熙宁十年

臣闻好兵犹好色也。伤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贼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

夫惟圣人之兵，皆出于不得已，故其胜也，享安全之福。其不胜也，必无意外之患。后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胜也，则变迟而祸大，其不胜也，则变速而祸小。是以圣人不计胜负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祸，何者？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者，七十万家。内则府库空虚，外则百姓穷匮。饥寒逼迫，其后必有盗贼之忧，死伤愁怨，其终必致水旱之报。上则将帅拥众，有跋扈之心，下则士众久役，有溃叛之志。变故百出，皆由用兵。至于兴事首议之人，冥谪尤重。盖以平民无故缘兵而死，怨气充积，必有任其咎者。是以圣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

自古人主好动干戈，由败而亡者，不可胜数，臣今不敢复言。请为陛下言其胜者。秦始皇既平六国，复事胡越，戍役之患，被于四海。虽拓地千里，远过三代，而坟土未干，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婴被擒，灭亡之酷，自古所未常有也。汉武帝承文、景富溢之

余，首挑匈奴，兵连不解，遂使侵寻及于诸国，岁岁调发，所向成功。建元之间，兵祸始作，是时蚩尤旗出，长与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师行三十余年，死者无数。及巫蛊事起，京师流血，僵尸数万，太子父子皆败。班固以为太子生长于兵，与之终始。帝虽悔悟自克，而殁身之恨，已无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继事夷狄。炀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诛灭强国，威震万里。然而民怨盗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无敌，尤喜用兵，既已破灭突厥、高昌、吐谷浑等，犹且未厌，亲驾辽东。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后武氏之难，唐室凌迟，不绝如线。盖用兵之祸，物理难逃。不然，太宗仁圣宽厚，克己裕人，几至刑措，而一传之后，子孙涂炭，此岂为善之报也哉？由此观之，汉、唐用兵于宽仁之后，故其胜而仅存。秦、隋用兵于残暴之余，故其胜而遂灭。臣每读书至此，未常不掩卷流涕，伤其计之过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随即败衄，惕然戒惧，知用兵之难，则祸败之兴，当不至此。不幸每举辄胜，故使徇于功利，虑患不深。臣故曰：胜则变迟而祸大，不胜则变速而祸小。不可不察也。

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无意于兵。将士惰偷，兵革朽钝，元昊乘间窃发，西鄙延安、泾、原、麟、府之间，败者三四，所丧动以万计，而海内晏然。兵休事已，而民无怨言，国无遗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

无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谅其有不得已之实故也。

今陛下天锡勇智，意在富强。即位以来，缮甲治兵，伺候邻国。群臣百寮，窥见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执国命者，无忧深思远之心。枢臣当国论者，无虑害持难之识。在台谏之职者，无献替纳忠之议。从微至著，遂成厉阶。既而薛向为横山之谋，韩绛效深入之计，陈升之、吕公弼等，阴与之协力，师徒丧败，财用耗屈。较之宝元、庆历之败，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边兵背叛，京师骚然，陛下为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无怒敌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尚赖祖宗积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无功，感悟圣意。然浅见之士，方且以败为耻，力欲求胜，以称上心。于是王韶构祸于熙河，章惇造衅于梅山，熊本发难于渝泸。然此等皆戕贼已降，俘累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虚无用之地，以为武功。使陛下受此虚名而忽于实祸，勉强砥砺，奋于功名。故沈起、刘彝复发于安南，使十余万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毙于输送，费粮器械，不见敌而尽。以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宪之师，复出于洮州矣。今师徒克捷，锐气方盛，陛下喜于一胜，必有轻视四夷凌侮敌国之意。天意难测，臣实畏之。

且夫战胜之后，陛下可得而知者，凯旋捷奏，拜表称贺，赫然耳目之观耳。至于远方之民，肝脑屠于

白刃，筋骨绝于饷饩，流离破产，鬻卖男女，薰眼折臂自经之状，陛下必不得而见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妇之哭声，陛下必不得而闻也。譬犹屠杀牛羊、剥啮鱼鳖以为膳馐，食者甚美，见食者甚苦。使陛下见其号呼于挺刃之下，宛转于刀匕之间，虽八珍之美，必将投箸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为耳目之观乎？且使陛下将卒精强，府库充实，如秦、汉、隋、唐之君。既胜之后，祸乱方兴，尚不可救，而况所在将吏罢软庸庸，较之古人，万万不逮。而数年以来，公私窘乏，内府累世之积，扫地无余，州郡征税之储，上供殆尽，百官廪俸，仅而能继，南郊赏给，久而未办，以此举动，虽有智者，无以善其后矣。且饥役之后，所在盗贼蜂起，京东、河北尤不可言。若军事一兴，横敛随作，民穷而无告，其势不为大盗无以自全。边事方深，内患复起，则胜、广之形，将在于此。此老臣所以终夜不寐，临食而叹，至于恸哭而不能自止也。

且臣闻之：凡举大事，必顺天心。天之所向，以之举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举事必败。盖天心向背之迹，见于灾祥丰歉之间。今自近岁日蚀星变，地震山崩，水旱疠疫，连年不解，民死将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见矣。而陛下方且断然不顾，兴事不已，譬如人子得过于父母，惟有恭顺静思，引咎自责，庶几可解。今乃纷然诘责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亲，未有见赦于父母者。故臣愿陛下远览前世兴亡之迹，深察天心

向背之理，绝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邻，安静无为，固社稷长久之计，上以安二宫朝夕之养，下以济四方亿兆之命，则臣虽老死沟壑，瞑目于地下矣。昔汉祖破灭群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战百胜，祀汉配天。然至白登被围，则讲和亲之议；西域请吏，则出谢绝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盖经变既多，则虑患深远。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轻议讨伐，老臣庸懦，私窃以为过矣。

然人臣纳说于君，因其既厌而止之，则易为力，迎其方锐而折之，则难为功。凡有血气之伦，皆有好胜之意。方其气之盛也，虽布衣贱士，有不可夺，自非智识特达，度量过人，未有能勇于奋发之中，舍己从人，惟义是听者也。今陛下盛气于用武，势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献言不已者，诚见陛下圣德宽大，听纳不疑。故不敢以众人好胜之常心望于陛下，且意陛下他日亲见用兵之害，必将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尝一言，臣亦将老且死见先帝于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代滕甫论西夏书

臣幼无学术，老不读书。每欲披竭愚忠，上补圣明万一，而肝肺枯涸，卒无可言。近者因病求医，偶悟一事，推之有政，似可施行，惟陛下财幸。臣近患

积聚，医云：据病当下，一月而愈。若不下，半年而愈。然中年以后，一下一衰，积衰之患，终身之忧也。臣私计之，终不以一月之快，而易终身之忧。遂用其言，以善药磨治半年而愈。初不伤气，体力益完。因悟近日臣僚献言欲用兵西方，皆是医人欲下一月而愈者也。其势亦未必不成。然终非臣子深爱君父欲出万全之道也。以陛下圣明，将贤士勇，何往而不克？而臣尚以为非万全者。俗言彭祖观井，自系大木之上，以车轮覆井，而后敢观。此言虽鄙而切于事。陛下爱民忧国，非特如彭祖之爱身。而兵者凶器，动有存亡，其陷人可畏，有甚于井。故臣愿陛下之用兵，如彭祖之观井，然后为得也。

臣窃观善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灭袁氏，最有巧思。请试为陛下论之。袁绍以十倍之众，大败于官渡，仅以身免。而操敛兵不追者，何也？所以缓绍而乱其国也。绍归国益骄，忠贤就戮，嫡庶并争，不及八年，而袁氏无遗种矣。向使操急之，绍既未可以一举荡灭，若惧而修政，用田丰而立袁谭，则成败未可知也。其后北征乌丸，讨袁尚、袁熙，尚、熙走辽东，或劝操遂平之。操曰：“彼素畏尚等。吾今急之则合，缓之则自相图。其势然也。”遂引兵还。曰：“吾方使公孙康斩送其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谓巧于灭国矣。灭国，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儿之毁齿，以渐摇撼之，则齿脱而小儿不知。若不以渐，一拔而得

齿，则毁齿可以杀儿。故臣愿陛下之取西夏，如曹操之取袁氏也。

方元昊强时，谋臣猛将，尽其智力，十年而不敢近。今者主弱臣强，其国内乱。陛下使偏师一出，已斩名王，虏伪公主，筑兰、会等州，此真千载一时，天以此贼授陛下之秋也。兵法有之：同舟而遇风，则吴越相救，如左右手。今秉常虽为母族所篡，以意度之，其世家大族，亦未肯俯首连臂为此族用也。今乃合而为一，坚壁清野以抗王师，如左右手。此正同舟遇风之势也，法当缓之。

今天威已震，臣愿陛下选用大臣宿将素为贼所畏服者，使兼帅五路。聚重兵境上，号称百万，蒐乘补卒，牛酒日至。金鼓之声，闻于数百里间，外为必讨之势，而实不出境。多出金币，遣间使辩士离坏其党与。且下令曰：“尺土吾不爱，一民吾不有也。其有能以地与众降者，即以封之。有敢攘其地、掠其人者，皆斩。”不出一年，必有权均力敌内自相疑者。人情不远，各欲求全，及王师之未出，争为先降，以邀重赏。陛下因而分裂之，即用其酋豪，命以爵秩，棋布错峙，务使相仇，如汉封呼韩邪通西域故事。不过于要害处筑一城，屯数千人，置一将以护诸部，可使数百年内保境，不烦城守馈运，岂非万全之至计哉？臣愿陛下断之于中，深虑而远计之。

夫人臣自为计与为人主计不同。人臣非攘地效首

虏，无以为功。为陛下计，惟天下安、社稷固否耳。陛下神圣冠古，动容举意，皆是功德。但能措太山之安，与天地等寿，则竹帛不可胜纪，而尧、舜、禹、汤不足过也。议者不知出此，争欲急于功名，履危犯难，以劳圣虑，臣窃不取。古人有言：“省功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刘洎谏唐太宗曰：“皇天以不言为贵，圣人以不言为德。老子称大辩若讷，庄子言至道无文。且多记则损心，多言则耗气，心气内损，形神外劳，初虽不觉，后必为累。须为社稷自爱。”人臣爱君，未有如洎之深至者也。臣窃慕之。虽谪守在外，不当妄言，然自念旧臣，譬之老马，虽筋力已衰，不堪致远，而经涉险阻，粗识道路，惟陛下哀愍其愚而怜其意。不胜幸甚。

代滕甫辩谤乞郡

臣闻人情不问贤愚，莫不畏天而严父。然而疾痛则呼父，穷窘则号天，盖情发于中，言无所择。岂以号呼之故，谓无严畏之心？人臣之所患，不止于疾痛，而所忧有甚于穷窘。若不号呼于君父，更将趋赴于何人？伏望圣慈，少加怜察。中谢

臣本无学术，亦无材能，惟有忠义之心，生而自许。昔季孙有言：“见有礼于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见无礼于其君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

也。”臣虽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前，谓人如己。既蒙深知于圣主，肯复借交于众人！任其蠢愚，积成仇怨。一自离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润之言，何所不有？至谓臣阴党反者，故纵罪人，若快斯言，死未塞责。

窃伏思宣帝，汉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诛杨惲。太宗，唐之兴王也，以单词而杀刘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时得君而不免于祸者，何可胜数？而臣独蒙皇帝陛下始终照察，爱惜保全，则陛下圣度已过于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忧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赋命至薄。积毁消骨，巧言铄金，市虎成于三人，投杼起于屡至。倘因疑似，复致人言，至时虽欲自明，陛下亦难屡赦。是以及今无事之日，少陈危苦之词。

晋王导，乃王敦之弟也，而不害其为元臣。崔造，源休之甥也，而不废其为宰相。臣与反者，义同路人。独于宽大之朝，为臣终身之累，亦可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与贵近之人有葭莩之亲，半面之旧，则所至便蒙异待，人亦不敢交攻。况臣受知于陛下中兴之初，效力于众人未遇之日，而乃毁訾不忌，践踏无严。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伤者也。

今臣既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别有侥幸，更思录用。但患难之后，积忧伤心，风波之间，怖畏成疾。敢望陛下悯余生之无几，究前日之异恩。或乞移臣淮

浙间一小郡，稍近坟墓，渐谋归休。异日复得以枯朽之余，仰瞻天日之表，然后退伏田野，自称老臣，追叙始终之遭逢，以托乡邻之父老，区区志愿，永毕于斯。伏愿陛下怜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无任感恩知罪激切屏营之至。

代李琮论京东盗贼状 元丰□年

右臣伏见自来河北、京东，常苦盗贼，而京东尤甚。不独穿窬祛篋椎埋发冢之奸，至有飞扬跋扈割据僭拟之志。近者李逢徒党，青、徐妖贼，皆在京东。凶愚之民，殆已成俗。自昔大盗之发，必有衅端。今朝廷清明，四方无虞，而此等常有不轨之意者，殆土地风气习俗使然，不可不察也。汉高帝，沛人；项羽，宿迁人；刘裕，彭城人；黄巢，宛朐人；朱全忠，砀山人。其余历代豪杰出于京东者，不可胜数。故凶愚之人，常以此藉口，而其材力心胆，实亦过人。加以近年改更贡举条制，扫除腐烂，专取学术，其秀民善士，既以改业，而其朴鲁强悍难化之流，抱其无用之书，各怀不逞之意。朝廷虽敕有司别立字号，以收三路举人，而此等自以世传朴学，无由复践场屋，老死田里，不入彀中，私出怨言，幸灾伺隙。臣每虑及此，即为寒心。

扬雄有言：“御得其道，则天下狙诈咸作使，御失

其道，则天下狙诈咸作敌。”而班固亦论剧孟、郭解之流，皆有绝异之姿，而惜其“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是知人之善恶，本无常性。若御得其道，则向之奸猾，尽是忠良。故许子将谓曹操曰：“子，治朝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使韩、彭不遇汉高，亦与盗贼何异？臣窃尝为朝廷计，以谓穷其党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党不可胜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汉武帝常遣绣衣直指督捕盗贼，所至以军兴从事，斩二千石以下，可谓急矣。而盗贼不为少衰者，其党固不可尽也。若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则盗贼自消，而豪杰之士可得而使。请以唐事明之。自天宝以后，河北诸镇相继僭乱，虽宪宗英武，亦不能平。观其主帅，皆卒伍庸材，而能于六七十年间与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乱乐祸之人，背公死党之士，相与出力而辅之也。至穆宗之初，刘总入朝，而河北始平。总知河北之乱，权在此辈，于是尽籍军中宿将名豪如朱克融之流，荐之于朝，冀厚与爵位，使北方之人，羡慕向进，革去乱心。而宰相崔植、杜元颖，皆庸人无远虑，以为河北既平，天下无事。克融辈久留京师，终不录用，饥寒无告，怨忿思乱。会张弘靖赴镇，遂遣还幽州，而克融等作乱，复失河朔。

今陛下鉴唐室既往之咎，当收京东、河北豪杰之心。臣伏见近日沂州百姓程棐，告获妖贼郭进等。窃闻棐之弟岳，乃是李逢之党，配在桂州，豪侠武健，

又过于槩。京东州郡如槩、岳者，不可胜数。此等弃而不用，即作贼，收而用之，即捉贼，其理甚明。臣愿陛下精选青、郢两帅，京东西职司，及徐、沂、充、单、潍、密、淄、齐、曹、濮知州，谕以此意，使阴求部内豪猾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权谋，或通知术数而晓兵，或家富于财而好施，如此之类，皆召而劝奖，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闻于朝，所获盗贼，量轻重酬赏。若获真盗大奸，随即录用。若只是寻常劫贼，即累其人数，酬以一官。使此辈歆艳其利，以为进身之资。但能拔擢数人，则一路自然竞劝。贡举之外，别设此科。则向之遗材，皆为我用。纵有奸雄啸聚，亦自无徒。但每州搜罗得一二十人，即耳目遍地，盗贼无容足之处矣。历观自古奇伟之士，如周处、戴渊之流，皆出于群盗，改恶修善，不害为贤。而况以捉贼出身，有何不可？若朝廷随材试用，异日攘夷狄，立功名，未必不由此涂出也。非陛下神圣英武，不能决行此策。臣虽非职事，而受恩至深，有所见闻，不敢暗默。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代吕大防乞录用吕晦子

孙札子 元祐元年

臣窃见故御史中丞吕晦，忠于先朝，极陈谏论，致忤时宰，继死外藩。臣等皆尝与之同官，备闻论议，

一切出于至诚，而有不挠不回之节。虽处散地，未尝一日有忘朝廷之意。忧伤愤疾，以致殒没。临终之日，召司马光面托后事，无一言及其家私，惟云朝廷事犹可救，愿公更且竭力。历观前后谏臣，忠勤忘身，少见其比。今其家甚贫，诸子仕于常调。欲望圣慈特赐矜悯，优加赠典，录用诸子之才者，以旌名臣之后，取进止。奉圣旨，吕由庚除太常寺太祝。

代宋选奏乞封太白山神状

伏见当府眉县太白山，雄镇一方，载在祀典。案唐天宝八年，诏封山神为神应公。迨至皇朝，始改封侯，而加以济民之号。自去岁九月不雨，徂冬及春，农民拱手，以待饥馑，粒食将绝，盗贼且兴。臣采之道途，得于父老，咸谓此山旧有湫水，试加祷请，必获响应。寻令择日斋戒，差官莅取。臣与百姓数千人待于郊外，风色惨变，从东南来，隆隆猎猎，若有驱导。既至之日，阴威凜然，油云蔚兴，始如车盖，既日不散，遂弥四方，化为大雨，罔不周饫。破骄阳于鼎盛，起二麦于垂枯。鬼神虽幽，报答甚著。臣窃以为功效至大，封爵未充，使其昔公而今侯，是为自我而左降，揆以人意，殊为不安。且此山崇高，足亚五岳，若赐公爵，尚虚王称，校其有功，实未为过。伏乞朝廷更下所司，详酌可否，特赐指挥者。

苏轼文集卷三十八

制 敕

给事中兼侍讲傅尧俞
可吏部侍郎

敕。士以德望进，则风俗厚而朝廷尊；以经术用，则议论正而名器重。此君子所以难合，而朕亦难其人焉。具官傅尧俞，博学笃行，久闻于时。历事四世，挺然一节；怀道不试，十年于兹。朕欲闻仁人之言，置之讲席，非尧舜之道，盖未尝言。给事黄门，未究其用，往贰太宰，益修厥官。董正治典，以称先帝复古之意。可。

太常少卿赵瞻可户部侍郎

敕。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先王之论理财也，

必继之以正辞。名正而言顺，则财可得而理，民可得而正。自顷功利之臣，言政而不及化，言利而不及义。中外纷然，朕益厌之。具官赵瞻，明于吏事，辅以儒术。忠义之节，白首不衰。爰自秩宗，擢贰邦计。将使四方之人，知予以耆老旧德居此官者，盖有盍彻之意焉。可。

王克臣可工部侍郎依前
龙图阁直学士

敕。朕承先帝之丕业，居其宫室，而服其器用，常惧不称，而何敢有加焉？惟是军国之备，凡仰于百工者，乃以谗于冬官。有事于斯，当识朕意。具官王克臣，奋自儒术，蔚为闻人。历帅诸藩，尝佐事典。才有余裕，所在见称。比由宛丘，入奉朝谒。而司空长贰，艰于其人。爰命尔以旧官，仍兼内阁之重。勉率厥职，外以成尔缮治之劳，内以全予恭俭之志。可。

祥符知县李之纪可广西提刑

具官李之纪。近自畿甸，远至海隅。朕视其地如户庭，视其民如一家。尔赋政赤县，而廉平之称，达于朕听，是用命尔。按刑岭表，其一乃心，毋或鄙夷。

其民，如在朕侧。往惟钦哉！

知楚州田待问可淮南转运判官

敕具官田待问。朝廷取材，必始于治民。异时吏或不更郡县而任刺举，刚柔失中，民以告病。以尔端静敏恪，愔愔无华，试于剧郡，吏民宜之。其即本道以究尔才，往悉乃心，毋使厥声减于治郡。可。

两浙转运副使孙昌龄可

秘阁校理知福州

敕具官孙昌龄。尔奉使吴越，而廉平之称，达于朕听。七闽之会，其民智巧，易以理服，难以力胜。今命尔为守，惟宽而明，民乃宜之。朕方复文馆之职，以广育才之路。遂以命尔，往惟钦哉！可。

知徐州马默可司农少卿

敕具官马默。尔以博学强记，宏毅有守，刚而不犯，明而不苛，历试中外，蔼然有闻。朕方选择循吏，入为卿佐。凡尔所能已试于外者，其以告我而力行之，往佐大农，毋忽朕命。

两浙转运副使许懋可令再任

敕具官许懋。吴越之人，凋敝久矣。朕方蠲理烦碎，以安养其众，非得循吏察视郡县，均通有无，则民何赖焉？以尔儒术精通，吏事详敏，历年于兹，民便其政。既信之俗，必易为功，庶无新故更代之劳，而有上下相安之美。勉修前业，无怠日新。可。

新淮南转运判官蔡滕可两浙运判

敕具官蔡滕。吴越之人，凋敝久矣。朕方蠲理烦碎，以安养其众，非得循吏察视郡县，均通有无，则民何赖焉？以尔名臣之子，进以儒术，历佐漕府，治办有成。东南富庶，比于西蜀，而机巧过之。惟宽且静，则民不偷。可。

司农少卿范子渊可知兖州

敕具官范子渊。朕于士大夫，未尝求备也，将历试以事，而收其所长。有司言汝治河无状，耗国劳民，积岁而功不成。朕惟水土之政，与郡县异，其观汝于牧民。尚勉求效，以盖往愆。可。

故枢密副使包拯男太常寺太祝纘之妻寿安县君
崔氏可特封永嘉郡君仍封表门间

敕崔氏。汝甲族之遗孤，大臣之冢妇。夫亡子夭，茕然无归，而能誓死不嫁，抚养孤弱，使我嘉祐名臣之后，有立于世，惟汝之功。昔卫世子早死，共姜自誓，诗人歌之。韩愈幼孤，养于嫂郑，愈丧之期。若崔氏者，可谓兼之矣。其改赐汤沐，表异其所居，以风晓郡国，使薄于孝悌者有所愧焉。可。

皇叔某赠婺州观察使追封东阳侯皇兄某
赠蔡州观察使追封汝南侯

敕。生分竹符，所以广恩于宗室；没享茅社，所以宠绥其子孙。眷予盘石之宗，夙被麟趾之化。国有常典，我其敢忘！某等生于高明，克自抑畏。恭俭寡过，绰有士人之风；忠孝著闻，盖服祖宗之训。属既尊于中外，礼当极于哀荣。命以廉车，即封其地。爰疏五等之贵，以慰九原之思。庶其有知，服我休命。

士鄴可西头供奉官

敕具官士鄴。汝宗室子，生于安逸，而能诵习文法，以求自试，盖亦有志于士者。朕何爱一官，不以成其志乎？可。

童湜可特叙内殿崇班

敕具官童湜。汝奉法不谨，坐废历年。而能祇畏以盖前失，既更大眚，稍复汝旧。往服厥官，益敬无怠。可。

谢卿材可直秘阁福建转运使

敕具官谢卿材。先王设官制禄，非特以劝功兴事也。将以观士之所守而进退之，惟爱身者为能爱民，惟知义者为能知利。以尔临事有守，信道不回，治郡有方，奉使不扰，力行古人之事，庶几循吏之风。释此大邦，付之一路。仍进直于书府，俾增重于使权。无轻远人，谨视贪吏，政成民悦，朕不汝忘。可。

赵偁可淮南转运副使

敕具官赵偁。汝昔为文登守，而海隅之民，至今称之。推文登之政，达之齐鲁，刑平赋简，所部以安。今淮南之人，困于征役，而重以饥馑。汝往按视，如京东之政，以宽吾忧。可。

吕温卿知饶州李元辅知绛州

敕吕温卿等。监司郡县，其职不同，其为养民一也。夫安静之吏，烦恼无华，日计不足，岁计有余。今自部使者，移治一郡，其深念之。服于朕训，以永终誉。可。

王海知河中府

敕具官王海。汝以名臣子，老于治郡，所至安静，吏民宜之。河东吾股肱郡，方唐之盛，世有贤守，风流未远，图像具存，勉思古人，以绍前烈。可。

邵刚通判泗州

敕具官邵刚。《诗》云：“淑问如皋陶，在泮献囚。”狱讼之事，固儒者之所学也。汝官于上庠，既习其说矣，其往试之。可。

荆王扬王所乞推恩八人

具官某等。或以方伎世其学，或以岁月积其劳。给事王宫，既勤且久，增秩改授，以旌其能。往服休恩，益敬无怠。可。

西头供奉官张禧得三级转三官

敕具官张禧。疆场之政，以首虏计功，所从来尚矣。尔既应格，则赏随之。可。

鲜于侁可太常少卿

敕具官鲜于侁。奉常之职，非特以治郊庙之度、服器之数而已，国有大政事、大议论，必稽焉。昔鲁

秉周礼，齐不敢谋。而晏子太师折冲于樽俎之间。国之典常，君臣之名分，上下守之，有死不易，则国安而民服。朕选建卿士，付之礼乐，意在于此。非我老成之人，学足以通古，才足以御今，智足以应变，强足以守官，深于经术，达于人情，其孰宜之？《诗》不云乎，“彼己之子，邦之司直。”往修厥官，无瘳朕命。可。

范祖禹可著作郎

敕具官范祖禹。左右起居，东观著作，皆史事也。今左右史独书已行之政，有司之常事。至于廊庙大议，君臣相与之际，所以兴坏治忽之由，一归于东观。则著作之任，顾不重欤？非得直亮多闻，古之所谓益友者，奋笔于其间，则善恶贸乱，后世无所考信。汝既任其事矣，益进而专之。朕苟有过，犹当直书，而况其余乎？往祗厥官，无旷乃职。可。

孙觉可给事中

敕。朕闻明主在上，凡侍从皆得言。若其不明，虽台谏亦失职。朕以冲眇，丕承祖宗。未堪多难之忧，常恐不闻其过。下至执艺，犹当尽规。岂必谏臣，而

后论事？矧兹封驳之重，任参黄散之间。知无不言，职固当尔。具官孙觉，行不违道，言不违仁；处以孝闻，出以忠显。先帝所以遗朕，天下谓之正人。屡告嘉猷，固非小补；间自西省，迁之东台。而觉方进阳城之直词，固怀萧生之雅意。重违其请，阅月于兹。卒采群言，以遂前命。以尔抗章伏阁之志，施于还诏批敕之间。其一乃心，以称朕意。

皇伯祖克愉可赠忠正军节度
使开府仪同三司

敕。国家蒙累圣之余泽，眷宗室之多贤。虽设官以董其私，置傅以导其学，而重以吏事，责之懿亲。青衿而服簪纓，白首以奉朝请。虽有间、平之盛德，歆、向之异材，皆湮没而无传，故叹息之何及。尚赖本支之茂，蔚为邦国之华。不幸云亡，惻然永悼。具官克愉，忠厚以为质，礼敬以自文。持满矜高，盖得诸侯之孝；履信思顺，合于大有之贤。小心自将，没齿无过。方朕不言之际，遽兹永逝之悲。日月有时，奄窆告具。赙以旌旄之宠，仍兼将相之荣。岂独慰九泉之思，亦将劝庶邦之义。可。

蕃官兀朮等十二人覃恩转官

敕具官某等。错居吾圉，世济其忠。矧兹临御之初，岂有中外之异？各从迁秩，以广异恩。祇服宠灵，益坚守御。可。

高密郡王宗晟建安郡王宗綽所生
母孙氏封康国太夫人

敕。母以子贵，《春秋》之义也。朕方因亲以教爱，广爱以及民。封节妇之闾，以劝能贤；赐高年之爵，以助养老。而况属籍至近，贤王笃生，欲大慰于慈心，宜特推于异数。孙氏四德纯备，五福荐臻。岂惟擢秀于闺门，固已流芳于宫闱。举觞坐上，有伯仁仲智之贤；持节洛滨，皆汝南琅琊之贵。爰改封于乐土，俾正位于小君。服我休恩，介尔眉寿。可。

客省副使刘瑄知恩州

敕。军国异容，兵民异道。治戎振旅，以鸷勇为上；承流宣化，以忠孝为先。尔久练武经，本由才选，屡更烦使，克有成劳。试于一州，祇服朕训。可。

皇叔叔曹赠洛州防御使封广平侯

敕。官至持节，爵为通侯。非我勋劳之臣，则必亲贤之属。岂云虚受，维以饰终。具官叔曹，生于高明，力自修饬，克有常德，以没元身。乃眷衡漳，夙为重地。爰假一麾之宠，就分五等之封。庶其有知，服我休命。可。

左侍禁李司可供奉官

敕。蠢尔裔夷，凭险窃发，不时讨击，何以惩艾？尔能奋命，破走犬羊，何爱一官，以劝吏士？可。

张汝贤可直龙图阁发运副使

敕具官张汝贤。朝廷于南方复置都漕者，所以均节诸路之有无，使岁课时入而已，非以求赢也。至俗吏为之，则多收羨财以幸恩宠，而民受其病。以尔昔为御史，号称敢言，奉使江表，罪人斯得，庶几知义利之分者。是以命尔。宠之新职，往惟钦哉。

狄谿刘定各降一官

敕具官某等。奉使一路，以恤民奉法为先。今乃不然，烦酷之声，溢于朕听，公肆其下，曲法受赇，收聚毫末，与农圃争利，使民无所致其忿，至欲贼杀官吏。朕以更赦，置之闲局，而公议未厌。其削一官。往思厥愆，服我宽政。可。

范子渊知峡州

敕具官范子渊。汝以有限之财，兴必不可成之役，驱无辜之民，置之必死之地。横费之财，犹可以力补；而既死之民，不可以复生。此议者所以不汝置，而朕亦不得以赦原也。夷陵虽小，尚有民社。朕有愧于民，而于汝则厚矣。可。

宣德郎刘锡永父元年一百
四岁可承事郎

敕刘元年。尚齿教民，三代之义。咨尔百年之故老，乃吾六世之遗民。自非吉人，莫享上寿。张苍仕秦柱下，而至汉孝景；思邈生隋开皇，而及唐永淳。

古有其人，乃今亲见。何爱一命，慰其子孙？可。

叔颇男旼之可三班借职

敕旼之。汝父无禄早世，缘母之请，以获一官。其思所以克家事母者，惟敬毋怠。可。

鲍耆年京东运判张岫京西运判

敕具官某等。朕惟百姓之命，寄于郡县，而守令之贤，不能人知其实，独赖部使者为朕耳目而已。尔长一郡，以才良闻。进之漕属，以究其用。其使上无情吏，下无冤民，以称朕意。可。

李周可太仆少卿

敕具官李周。“仆臣正，厥后克正。”见于《周书》。“思无邪，思马斯臧。”形于《鲁颂》。朕命此职，亦难其人。以尔秉心不回，临事有守，通练世故，灼知民情，所以望尔者，岂特车工马政而已哉！可。

范纯礼可吏部郎中

敕具官范纯礼。呜呼！维乃显考，克明德秉哲，以左右我仁宗，俾配德于尧舜，天亦维相之，使世有人以任我枢机将帅之事。今汝独在外计，朕惟瑚璉不可以褻用，驥馭不可以小试。命以天官之属。其小进之，益观其能，往钦哉！可。

余希旦可知潍州

敕具官余希旦。尔本以才选，坐累失职，亦云久矣。肆余大眚，罔不更新。北海名邦，民朴而富，往务忠厚，以安其生。可。

王皙可知卫州

敕具官王皙。凡我四朝之旧，经德秉哲，笃老不衰者，今几人哉！以尔好学守节，名在循吏，而久不治民，朕甚惜之。太行之麓，民朴讼简，守以安静，莫如汝宜。可。

郭祥正覃恩转承议郎

敕具官郭祥正。朕丕承六朝，陈锡四国，覃及方外，浹于有生。矧余通籍之臣，可无增秩之宠。祇服休命，永肩一心。可。

王崇拯可遥郡刺史

敕具官王崇拯。刺史汉官，秩六百石，魏晋以来，皆牧守之任。今虽以为勇爵，然非亲贤勋旧，不在此选。尔入直禁省，出分虎符，兵民所宜，选寄滋重。有司言尔，累劳当迁。益修厥官，以应名实。可。

潮州澄海第六指挥使谢

皋可三班借职

敕谢皋。汝自什伍，长积劳累，迁至一旅，极矣。今乃以去恶之功，获补武吏。惟廉与慎，乃克有终。可。

皇伯仲郤赠使相

敕。亲亲以藩王室，贤贤以尊朝廷，古之道也。况于死生之际，恩礼之重，国有常典，我其敢忘！皇伯具官仲郤，生于高明，克自祇畏。出就外傅，闻好礼之称；退省其私，有为善之乐。云何不淑，罹此闵凶！慰我永怀，岂无异数？袞衣赤舄，宠均三事之臣；玉节牙璋，坐享专征之器。岂云虚授？维以饰终。庶几有知，服我休命。可。

土暇右班殿直

汝宗室子，始名而禄。得之非艰，守之惟艰。祇服朕训，乃克终誉。可。

克巩遥郡防御使

朕于宗室，无所爱也。然犹不欲虚授，以速人言。得之惟艰，乃罔后悔。凡有进秩，必付有司，考其岁月，察其行义，则朕与汝皆无愧，岂不休哉！

刘爽阁门祗候

惟我神考，笃于将帅，生则厚其宠，死则恤其孤。将使识朝廷之仪，习军旅之事，无忝厥祖，以世其家，成汝之志，可谓至矣。将何以报之？可。

王安石赠太傅

敕。朕式观古初，灼见天意。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具官王安石，少学孔、孟，晚师瞿、聃。罔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属熙宁之有为，冠群贤而首用。信任之笃，古今所无。方需功业之成，遽起山林之兴。浮云何有，脱屣如遗。屡争席于渔樵，不乱群于麋鹿。进退之美，雍容可观。朕方临御之初，哀疚罔极。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观规模，想见风采。岂谓告终之问，在予谅暗之中。胡不百年？为之一涕。於戏！死生用舍之际，孰能违天；赠赙哀荣之文，岂不在我？宠以师臣之位，蔚为儒者之光。庶几有知，服我休命。可。

杨绘知徐州

敕杨绘。士有拙于谋身而巧于治民，疏于防患而密于虑国，其自为计则过矣，而朕何疾焉。先帝龙兴，首擢用尔。置之台谏，以直谅闻。言虽无功，效于今日。简易轻信，失之匪人。坐废十年，陶然自得。《诗》人所谓“岂弟君子”者，绘庶几焉。彭城大邦，吾股肱郡。政成民悦，朕不汝忘。可。

陈荐赠光禄大夫

敕。昔我英祖博求天下之士，以辅翼我神考于东宫。二十余年之间，山陵既成，人物改谢。顾瞻在廷一二臣外，罔有存者。朕惻然伤之，永怀其人。具官陈荐，刚毅木讷，器远任重。密勿左右，以责难为爱君；周旋藩辅，以恤民为报国。沦丧未几，风烈如在。虽死者不可复作，而追荣之典，犹足以宠绥其子孙。且使朴忠守道之士，知朕意之所予者。可。

吕穆仲京东提刑唐义问
河北西路提刑

敕。先帝立法更制，所以约束监司守令，使不得营私而害民者，可谓至矣。朕始罢赋泉之令，复征徭之法，凡先帝之约束，当益申而严之。使出力从政之民，无所复病。以尔穆仲等，或端静有守，敏于为政，或直亮多闻，志于仕道。而京东、河朔，皆天下重地也。往修厥官，称朕意焉。可。

沈叔通知海州

敕。朕嗣位以来，通商惠农，施舍己责，有不顺成，荒政毕举。而海滨之民，群聚剽掠，此吏不称职，备灾无素之过也。今选命汝。惟往安之，非胜之也，民苟有以生矣，其肯自弃于恶。可。

孙向保州通判

敕孙向。一郡之寄，在汝守贰。察奸举能，既复其旧矣，则达政之吏，可以有为。尔通练民事，既试有劳，其从所请，以观来效。可。

邓辟朝散郎 临邛州慎门金坑

瘴雾之乡，上市所出。累年于此，勤亦至矣。法当迁秩，以答久劳。可。

荆王新妇王氏潭国夫人

敕。《易》称中馈，为家人之正吉；《诗》美羔羊，盖鹄巢之功致。妇德有常，含章不曜，能使君子，乐且有仪。则内助之贤，从可知矣。王氏早服师傅，习闻诗礼。富贵而能恭俭，俯仰极于孝慈。令问蔼然，刑于宗族。其改封大国，象服是宜。以称我叔父之德，为内命妇之法，岂不休哉！可。

刘庠赠大中大夫

敕。国以求贤为事，士以得时为急。士既难进而易退，时亦难得而易失。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古人之叹，复见于今。具官刘庠，才备德博，器远任重。逮事三朝，出入二纪。英祖神考，实知其人。而刚毅朴忠，学不少贬。肆朕嗣位，畴咨故老。如庠等辈，不过数人。方当召用，命不少假。使九原而可作，虽

百身其何赎！式章异数，贲于其枢。虽知无益，以塞余哀。可。

李琮知吉州

敕李琮。汝以久远无根之赋，使畏威怀赏之吏，均之于无辜之民。民以病告，闻之惕然。使吏覆视，皆如所闻。既正其事矣，而汝犹自言，若无罪然。朕惟更赦，不汝深咎。迁于一州，往深念之。庐陵之富，甲于江外。使民安汝，朕则汝安。可。

高士良可文思副使

敕高士良。汝阅习民兵，技艺超等，课以岁月，于法当迁。往服宠灵，益思来效。

皇叔叔遂可赠怀州防御使追封河内侯

敕。生于富贵而无骄逸之患，终于禄位而有归全之美，始终之义，有足贤者。具官叔遂，性于忠孝，文以礼乐。盖蒙祖宗之泽，而服师保之训。克有令闻，以没元身。是用爵之通侯，官以持节。上以懋劝于宗

室，下以宠绥其子孙。可。

扬王子孝騫等二人荆王子孝治
等七人并远州团练使

敕某等。先皇帝笃兄弟之好，以恩胜义，不许二叔出居于外，盖武王待周召之意。太皇太后严朝廷之礼，以义制恩，始从其请，出就外宅，得孔子远其子之意。二圣不同，同归于道，可以为万世法。朕奉侍两宫，按行新第，顾瞻怀思，潸然出涕。昔汉明帝问东平王：“在家何等为乐？”王言：“为善最乐。”帝大其言，因送列侯印十九枚，诸子年五岁以上悉带之，著之简策，天下不以为私。今王诸子，性于忠孝，渐于礼义，自胜衣以上，颀然皆有成人之风，朕甚嘉之。其各进一官，以助其为善之乐。尚勉之哉！毋忝乃父祖，以为邦家光。可。

吕公著妻鲁氏赠国夫人

敕。妇人之德，如玉在渊，虽不可见，必形诸外。视其夫有羔羊之直，相其子有麟趾之仁，则内德之茂，从可知矣。具官吕公著故妻鲁氏，名臣之子，元老之妇。所资者深，故志存乎仁；所见者大，故动协于礼。

环佩穆然，闺门化之。而降年不永，禄不配德。其改封大国，正位小君。庶几为女史之光，非独慰其夫子而已。可。

仲暹可遥郡防御使

敕仲暹。居贫贱而有闻易，处富贵而无过难。凡我宗室，皆有位著。虽不任以事，无所施其才，而刑于厥家，有以考其行。日月其迈，爵秩当迁。朕不尔私，服之无愧。可。

司马光三代妻七首

曾祖政太子太保

敕。《书》曰：“皋陶迈种德。”种之远，故其发也难。发之难，故其报也大。古之君子，有种德于百年之前，而待报于数世之后者。昔闻其语，今见其人。某官某故曾祖某官某，笃行有闻，信于乡国。怀道不试，遗其子孙。天不吾欺，再世而显。至于曾孙，其德日跻。袞衣绣裳，进位于朝。退有事于家庙，其致朕命，诏于有神。尚食其报，以康乃后。可。

曾祖母薛氏温国太夫人

敕。朕自通籍之臣，皆有以宠绥其父母，而自祖以上，非予丞弼之家，莫获褒显。君子之孝，至于尊祖，以及其妣，用邦君之礼，以隆其家，可谓至矣。某官某故曾祖母某氏，专静有守，柔嘉维则。经之以孝慈，纬之以恭俭。使清白之训，不坠于子孙；而隐德之报，可质于天地。我有异数，诏于幽窆。翟芾副笄，尚服享之。可。

祖炫太子太傅

敕。朕有元臣，以德媚于上下，民见其羽旄，闻其车马之音，则稽首而聚观之。况其父祖坟墓之所在，望其草木，盖有流涕而拜者。锡命之宠，岂特以慰其家而已哉！某官某故祖父某官某，笃学力行，追配前人。仕道难进，止于一命。无疆之庆，在其子孙。风流未远，英烈如在。歆予宠章，以慰民望。可。

祖母皇甫氏温国太夫人

敕。夫天人之际，若不可知；而善恶之报，各以其类。凡今富贵寿考，光显于世，朕察其父母大父母，未有不仁而得之者也。某官某故祖母某氏，令德孝恭，

著于闺门。好礼慈俭，刑于姻族。始生贤子，以大其家。而余泽方茂，福祿未究，再世之后，莫之与京。愍册追荣，国有常典。庶几幽壤，服我宠灵。可。

父池赠太师追封温国公

敕。朕闻盛德之士，必与天合。考之古人而无疑，质诸鬼神而不惭。虽不当世，必有达者。某官某故父某官某，德为世范，言为士则。躬蹈险夷之节，庶几颜、闵之行。事我仁祖，为时名臣。而儒术之用，止于侍从，德泽之施，极于方镇。天厚其世，笃生异人。不求而名自章，不言而人自信。皆曰君子之子，宜为天下之用。朕既采民言，俾秉国成。而渊源之深，推本所自。命以师臣，祚之大国。使人知有道之士，虽没有无疆之休。可。

母聂氏温国太夫人

敕。古之烈妇，著在史册，非有忧患，不见名节。若夫令德懿行，秀于闺门，而湮灭无传，何可胜数？独赖子孙之贤，或以表见于世。君子之欲得位行道，岂非以显亲扬名之故欤？某官某故母聂氏，早以淑女，嫔于德人。恭俭信顺，以相其夫；慈和严翼，以成其子。使朕得名世之士，以济于艰难。其遗风余泽，盖有存者。改封大国，正位小君。非独以报其德，庶几

令名与子俱传于天下。可。

故妻张氏温国夫人

敕。夫妇之好，义同宾友，懃瘁相成于艰难之中，而死生契阔于安乐之后。朕闻其事，惻然伤之。具官某故妻某氏，少以女士，不勤姆师。归于德门，克有令问。从我元老，辞宠居约。游神清净之庭，守德寂寞之宅。始终之际，无愧古人。我有宠章，慰其永逝。其正名于大国，以从姑于九原。可。

张恕将作监丞

敕。朕惟人材之难，长育之无素，事至而求，有不可得。是以访之元臣大老之家，推择其子弟，庶几似之。以尔名臣之子，笃学好礼，敏于从政。试之匠事，以观其能。尔克远猷，无忝乃父，以称朕意。可。

赵济知解州

敕赵济。古者官有常人，士有定论。雍也可使南面，求也可使为百乘宰。论定而官不浮，则民服。汝长西师，历年于此矣。考之清议，不曰汝宜，尚畀一

城，以观来效。敬之戒之，毋失朕命。

李承之知青州

敕。朕东望齐鲁之国，河岱之间，沃野千里，生齿亿万，商农阜通，儒侠杂居，可以大度长者胜，难以细谨法吏治也。具官李承之，生于甲族，世为名臣。屡试有劳，所见者大。肆予命汝，尹兹东土。昔曹参为齐，问治于其师盖公。公曰：“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汝师其言，则予汝嘉。可。

韩维三代妻八首

曾祖处均燕国公

敕。汉诸袁之父子，四世继出五公；唐诸温之兄弟，同时并列三省。著在图史，古无拟伦；眷予世臣，有若韩氏。亿事仁祖，始参大政。笃生三子，咸秉国成。岂惟嗣世之贤？实赖积善之报。具官某曾祖某，潜德不耀，久而自彰。天祚厥家，世济其美。盛矣曾孙之贵，蔚为三寿之朋。逮予纘嗣之初，继受艰难之托。允文而靖，既直且温。旋观纯德之全，尚识遗风之自。是用因上公之旧秩，开北国之新封。仰以增庙

室之光华，俯以慰烝尝之怵惕。可。

曾祖母李氏燕国太夫人

敕。朕惟公卿之家，有能父子躬履一德，弼亮三世，非其渊源深长，外有羔羊谅直之贤，内有鸣鸠均一之助，亦安能奕世秉义久而不忘者乎？具官韩维曾祖母李氏，育德名家，作嫔良士。珩璜之节，动必以礼；苹藻之荐，敬而有仪。用能使其后昆，丞弼我国家，以无疆于世。今其莅政，责任兹始。余亦何爱大国，不以易汤沐之旧？可。

祖保枢鲁国公

敕。朕方图任股肱之臣，以光大祖宗之业。用广斯志，以及尔私。人之念祖，谁不如我？是以推沛恩命，褒显前人。具官某祖某，躬履仁义，著迹乡党。积累深厚，见于子孙。或佐我仁祖之盛明，或相我神考之休烈。遗风未远，故吏尚存。逮兹缙承，继用耆哲。朕既恭默思道，垂拱责成。与其宠禄厥躬，不若尊大其祖。上以报貽谋之德，下以励移孝之诚。肇新曲阜之封，增宠师臣之赠。服我休命，益大尔家。可。

祖母郭氏周氏赠鲁国太夫人

敕。古者妇人爵因其夫，贵以其子。虽有过人之

才，绝俗之行，不得所托，不表于世。今余辅臣父子兄弟，先后相望，以师长我百辟。愿推鸿恩，光显先烈。维考维妣，咸追锡休命，肆予宠嘉之。具官祖母某氏，德称闺闱，化及宗党。允蹈家人之正，居有鹊巢之福。翟衣之盛，由子而获。国封之贵，及孙而大。兹用锡尔周公之封，以炽韩氏之胄。庶其有知，服我新命。

父亿赠冀国公

敕。朕闻仁宗在位之久，有同成、康，得土之盛，不减武、宣。如储药石，以待疾疢。如种梓漆，以备器用。凡今中外文武之选，率多庆历、嘉祐之人。而况一时之老成，与闻当年之大政。德业传于父老，仪刑见于子孙。名在国史，像在原庙。朕用慨然，想见其人。具官某故父某少稟异材，进由直道。出为循吏，入为名卿。福禄终身，而人不疵。富贵奕世，而天不厌。笃生三子，翼辅两朝。旌旄交驰，桀戟互设。朕欲赉其家庙，而贵已穷于人爵。改封大国，益著隆名。庶使昭陵之老臣，永为北土之藩辅。可。

母蒲氏王氏赠秦国太夫人

敕。慎终追远，仁也。显亲扬名，孝也。得志行道，泽可以及天下，而富贵不能及其亲，天也。虽不

能及，而追荣之典，可以贯幽明，褒大之训，可以表后世，礼也。呜呼！此亦仁之至，义之尽矣。具官某故母某氏，族为士望，德为女师。恭俭以相其夫，严敬以成其子。使朕获老成之佐，以济艰难之功。宜推异恩，以报旧德。可。

故妻张氏同安郡夫人

敕。朕登进元臣，专以德选，退食委蛇，省察其私，有《召南》之风焉。抑抑威仪，惟德之隅，非内有相贰，何以及此！具官韩维妻张氏，生于冠族，作配君子。言有物则，行应图史。宜疏汤沐之封，以称山河之象。祇服明命，佑我老臣。俾无内顾之忧，专任仰成之寄。可。

故妻苏氏永嘉郡夫人

敕。妇人有德行才智之能，而不得施于事，有言语文章之美，而不得闻于人，而况仁而不寿，贤而不禄者乎？此诗人所以赋彤管，而史氏所以传列女也。具官某故妻某氏，少以女士，秀于闺门，来嫔德人，动以礼法。而不得与君子偕老，翟箒以朝，哀哉若人，命之不淑！其改赐汤沐，宠以训词，庶几采蘋之遗芳，不与宿草而共尽。可。

赵济落直龙图阁管勾中岳庙

敕赵济。有司言汝罪恶有状，小人有不忍为而汝为之。朕惟羞污搢绅，重置汝于理。其退处散地，以励风俗。可。

王彭知婺州孙昌龄知苏州岑象求知果州

敕具官某。为吏莫不欲威而明。威不可立也，惟公则威。明不可作也，惟虚则明。郡无大小，民无刚柔，事无繁简，政无难易，惟公而虚，无适而不治。以尔用法之久，不失仁恕，折狱之多，滋识情伪。孙昌龄、岑象求改云：“端静有守，恟怙无华，奉使历年，吏民宜之。”其悉乃心，施于有政。不侮鰥寡，毋扰狱市，称朕意焉。可。

王子韶主客郎中周尹考功郎中

敕王子韶等。事有繁简，才有所宜，要之郎官，天下之清选也。朕有所择于其人，而无所轻重于其间。以尔子韶博闻强记，老而能学。以尔尹果艺而达，知

无不为。各率其职，而用其长，朕将观焉。可。

蒋之奇天章阁待制知潭州

敕。三后在上，遗文在下，炳若云汉，昭回于天。乃眷藏书之府，因为育材之地。爰登秀杰，以备顾问。虽持节出使，剖符分忧，一挂名于其间，遂增重于所莅。且使民见侍从之出守，知朝廷之念远也。具官蒋之奇，少以奇才，辅之博学，艺于从政，敏而有功。使之治剧于一方，固当坐啸以终日。勿谓湖湘之远，在余庭户之间。务安斯民，以称朕意。可。

皇伯祖宗胜赠太尉北海郡王

敕。夫以三公之位，冠诸侯王之爵，元勋盛德，有不能兼。非我父兄亲贤之隆，加之死生哀荣之极，则朕岂以此授非其人哉！具官宗胜，生于高明，克自抑畏。忠厚以为质，礼敬以自文。贵穷人爵，而无骄佚之讥；考终天命，而有归全之美。始终之际，中外所贤；日月有时，奄窆告具。备物典册，以将余哀。岂独慰九原之思？盖将劝庶邦之义。可。

刘有方可昭宣使依旧嘉州
刺史内侍省内侍押班

敕。朕为天下父母，推一心以驭百官，内外虽异，爱无差等。皆欲其处无过之地，受有名之赏。则上下相安，人无间言。具官刘有方，少知忠恪，晚益详练。砥砺廉隅，有搢绅之风；祇畏简书，无戏怠之色。历岁滋久，积劳当迁。考之有司，皆曰应法。往服新宠，朕不汝私。可。

宋滋可右侍禁

敕宋滋。疆场之臣，所以奋不顾身、义不旋踵者，以朕为能恤其孤也。何爱一官，不以慰死者之意，且以为吏士之劝乎？可。

鞠承之可秦州通判

敕鞠承之。自恢复西鄙，秦为内郡。宿兵之众，有损于前，而远输之劳，至相倍蓰。军政虽简，民事为重。监郡之职，专在养民。有司择材，曰汝可使。往办乃事，无忝所知。可。

文及可卫尉少卿

敕文及。汝三公子以才行闻，擢置要剧，众以为宜。而师臣执谦，重违其请。周庐宿卫，职亲而务简。虽未足以究观汝能，而退食休沐，下车里门，浣衣子舍。岂非搢绅之美谈，而当世之荣观乎？可。

李杲卿可京西转运副使张公庠可广东转运
副使楚潜可广西转运副使吴革
可广东转运判官

敕某官某。朕即位以来，发号施令，务求厥中。而宽者喜纵，忘先帝之约束，急者乐刻，袭文吏之故态。汝以才能治状，达于朕听，其往视之。夫治民如牧羊然，视其后者而鞭之。可。

童圭父参年一百二岁可
承务郎致仕

敕童圭父参。古者天子巡守方岳之下，问百年者就见之，而绛县役老，赵武谪其舆尉。今汝黄发鲐背，以上寿闻，其可使与编户齿乎？往以忠孝，教而子孙。

可。

单可度可三班借职出职

敕单可度。在官滋久，更事亦多，而无大过，有足嘉者。往祇宠命，益务廉平。可。

智诚知宜州

敕智诚。蠹尔裔夷，譬之蜂蚁，胜之不武，不胜为患。惟尔守臣，威信两立，胜之以不战，消患于未萌。则民受其赐，予惟汝嘉。可。

张仲可左班殿直

敕张仲。岁之不易，盗贼屡作。爰设勇爵，以劝追胥。尔能奋身，以除民害，必信之赏，其可忘乎？可。

张诚一责受左卫将军分司南京

敕张诚一。孝治之极，天下顺之。不子之罚，民

不轻犯。而贵近之间，尚有诚一。朕甚伤之。乃者奸言谗行，蠹国残民之状，论者纷然。方议其罪，而悖德隐恶，达于朕听，考实其状，至不忍言。《诗》不云乎：“行有死人，尚或瑾之。”《礼》曰：“父没而不能读父之书，以为手泽存焉。”今汝之所为者，何为至此极也。纵朕不问，汝亦何颜以处搢绅之列乎？可。

陈侗知陕州

敕陈侗。士临利害之际而不失故常者，鲜矣。以尔出入册府几二十年，安于分义，不妄附丽以干进取。死丧之威，兄弟孔怀，愿为一郡，以恤幼孤。朕甚嘉之。夫入为九卿贰，出为二千石，此亦搢绅之高选也。汝益勉之。可。

傅燮知郑州

敕傅燮。郑废为邑，复为右辅。经营缮完之劳，民既告病，而吏亦勤矣。以尔乐易之政，屡试有闻。往任其事，宽信以御民，强敏以御史，称朕意焉。可。

除吕公著特授守司空同平章军国
事加食邑实封余如故制元祐三年四月四日

门下。仁莫大于求旧，智莫良于用众。既得天下之大老，彼将安归？以至国人皆曰贤，夫然后用。今朕一举，仁智在焉。宜告治朝，以孚大号。金紫光禄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上柱国东平郡开国公食邑七千一百户食实封二千三百户吕公著，诂谟经远，精识造微。非尧、舜不谈，昔闻其语；以社稷为悦，今见其心。三年有成，百揆时叙。维乃烈考，相于昭陵。盖清静以宁民，亦劳谦而得土。凡我仪刑之老，多其宾客之余。在武丁时，虽莫望于前烈；作召公考，固无易于象贤。而乃屡贡封章，力求退避。朕重失此三益之友，而闵劳以万几之烦。是用迁平土之司，释文昌之任。毋废议论，时游庙堂。於戏！大事虽咨于房乔，非如晦莫能果断；重德无逾于郭令，而裴度亦寄安危。罔俾斯人，专美唐世。可特授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加食邑七百户食实封三百户，余如故。仍一月三赴经筵，二日一入朝，因至都堂议军国事。

除吕大防特授太中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
侍郎加上柱国食邑实封余如故制 元祐三年四月四日

门下。朕闻天子有道，其德不可得而名；辅相有德，其才不可得而见。故汉之文、景《纪》无可书之事，唐之房、杜《传》无可载之勋。当时安荣，后世称颂。予欲清心而省事，不求智名与勇功。天维显思，将启承平之运；民亦劳止，愿闻休息之期。眷予元臣，咸有一德；咨尔百辟，明听朕言。中大夫守中书侍郎上柱国汲郡开国公食邑二千二百户食实封三百户赐紫金鱼袋吕大防，造道纯深，受才宏毅。果艺以达，有孔门三子之风；直大而方，得坤爻六二之动。久践右闼，蔚为名臣。宜升左辅之崇，兼综东台之务。加赋进秩，宠数益隆。得位与时，尤责弥重。於戏。若古有训，无竞维人！崔公建中之风，以除吏八百而致；裴相元和之政，以荐士三十而能。惟公乃心，何远之有？可特授太中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加上柱国食邑七百户食实封三百户，余如故。

除范纯仁特授太中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进封
高平郡国开侯加食邑实封余如故制 元祐三年四月四日

门下。朕惟朝廷之盛衰，常以辅相为轻重。若根

本强固，则精神折冲。故睭吕臣奉己而不在民，则晋文无复忧色；汲长孺直谏而守死节，则淮南为之寝谋。朕思得其人，付之以政。使天下闻风而心服，则人主无为而日尊。咨尔在廷，咸听朕命。中大夫同知枢密院事上柱国高平郡开国伯食邑九百户食实封二百户赐紫金鱼袋范纯仁，器远任重，才周识明。进如孟子之敬王，退若萧生之忧国。朕览观仁祖之遗迹，永怀庆历之元臣。强谏不忘，喜臧孙之有后；戎公是似，命召虎以来宣。虽兵政之与闻，疑远猷之未究。坐论西省，进贰文昌；增秩益封，兼隆异数。於戏！时难得而易失，民难安而易危。予欲守在四夷，以汝为偃兵之姚、宋；予欲藏于百姓，以汝为惜民之萧、曹。勉思古人，以称朕意。可特授太中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进封高平郡开国公加食邑七百户实封三百户，余如故。

除苗授特授武泰军节度使殿前副

都指挥使勋封食实如故制 元祐三年七月十二日

门下。出总元戎，作先声于士气；入为环尹，寓军政于国容。将伸阃外之威，以迪师中之吉。咨于尔众，朕得其人。侍卫亲军步军副都指挥使威武军节度观察留后持节福州诸军事福州刺史上柱国济南郡开国公食邑二千八百户食实封三百户苗授，早以异材，见

称武略。被服忠义，有烈丈夫之风；砥砺廉隅，得士君子之概。荐扬边圉，益著劳能。拔自众人，既蒙先帝之遇；遂拜大将，无复一军之惊。祇扈殿岩，肃将斋钺。予欲少长有礼，而兵可用；汝其夙夜在公，而令必行。於戏！爱克厥威罔功，兹为深戒；师众以顺为武，古有成言。惟懋乃衷，毋忘朕训。

除皇伯祖宗晟特起复制 元祐三年十一月一日

门下。曾、闵之哀，丧不貳事；汉、唐之旧，礼有夺情。矧予藩屏之亲，实兼臣子之重。虽闺门以恩掩义，而公侯以国为家。伯臣司宗，职不可旷；要经服事，古有成言。非予尔私，其听朕命。皇伯祖彰化军节度泾州管内观察处置等使检校司空开府仪同三司持节泾州诸军事泾州刺史判大宗正事上柱国高密郡王食邑七千八百户食实封二千四百户宗晟，天资纯茂，德履方严。袭余庆于祖宗，蹈格言于师保。典司属籍，克有令名。郢客卒业于浮丘，辟强受知于先帝。允釐厥位，无愧昔人。属此闵凶，累然毁瘠。嗟日月之逾迈，重职业之久虚。宜复宠名，式从权制。於戏！出居官次，非王事不谈；退适倚庐，读丧祭之礼。则忠孝两得，人无间言；功名益隆，亲有显誉。勉服朕训，光昭前闻。

苏轼文集卷三十九

制 敕

姚居简押木筏上京酬奖
转三班借职

敕姚居简。不烦民力，而办官事，会其所运，罕所失亡。可。

贾种民知汉阳军吕升
卿通判海州

敕贾种民等。天下有道，士知分义，流品清浊，各有攸处。如种民、升卿，亦不汝弃。往服宠命，益祇厥官。可。

张世矩再任镇戎军

敕具官张世矩。高平故地，夷汉杂处，启以夏政，疆以戎索。惟威与信并行，德与法相济。则种落内附，民安其生。以尔习知边情，克有武略。赋政之美，历年于兹。夫已信之民易治，已练之兵易使。无改乃旧，益观厥成。可。

刘谊知韶州

敕具官刘谊。汝昔为使者，亲见民病，尽言而不讳，厄穷而不悔，夫岂知有今日之报乎？孔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夫能为朕牧养远民惠鲜鰥寡者，必刚毅不回之士也。往服厥官，益信汝言。可。

吕惠卿责授建宁军节度副使本州
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敕。元凶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异论。稍正滔天之罪，永为垂世之规。具官吕惠卿，以斗筭之才，挟穿窬之智，谄事宰辅，同升庙堂。乐祸而贪功，好兵而喜杀。以聚敛为仁义，以法律为诗书。首

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可蠹国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先皇帝求贤若不及，从善如转圜。始以帝尧之心，姑试伯鯨；终然孔子之圣，不信宰予。发其宿奸，谪之辅郡；尚疑改过，稍畀重权。复陈罔上之言，继有殒山之贬。反覆教戒，恶心不悛；躁轻矫诬，德音犹在。始与知己，共为欺君。喜则摩足以相欢，怒则反目以相噬。连起大狱，发其私书。党与交攻，几半天下。奸赃狼藉，横被江东。至其复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出新意，变乱旧章。力引狂生之谋，驯至永乐之祸。兴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践祚之初，首发安边之诏。假我号令，成汝诈谋。不图涣汗之文，止为款贼之具。迷国不道，从古罕闻。尚宽两观之诛，薄示三危之窜。国有常典，朕不敢私。可。

许懋秘阁校理知福州

敕许懋。七闽之会，其民智巧。吏得其人，则靡然心服，不劳而治；不得其人，则纷然力争，虽劳不服。以尔赋政东南，民用不扰，既久而信，厥声蔼然。肆余命尔，长兹剧郡。夫身在江海之上，而职在魏阙之下。民之瞻望，顾不美欤？可。

乔执中两浙运副张安上提刑

敕乔执中等。夫以恤刑之道，达之于主计，则非聚敛之臣；以牧民之意，推之于恤刑，则非文法之吏。以尔执中奉使东南，吏服其明，民怀其惠。以尔安上赋政毗陵，宽而有制，严而不残。是以命尔，各祇厥服。夫民新脱赋泉之弊，以从力役之征，其谨视贪吏，以无害我成法。可。

宇文昌龄吏部郎祝庶刑部郎

敕昌龄等。古以人物掌选，而士不滥进，以经术断狱，而民无怨言。呜呼！何修何饰而至此。今吾一之以格律，而不免于异议，何哉？昌龄以儒学进，有闻于人。庶以世家用，能宿其业。勉思古人，以称朕意。可。

江东提刑侯利建可江东转运副使福建运判孙
奕可福建路转运副使新差权发遣郑州傅燮
可江东提刑知常州张安上可两浙提刑
朝请郎刘士彦可福建转运判官

敕具官某等。朕姑罢赋泉之令，复徭役之法，使民出力以事其上，不责其所无有，几以富之，闵闵焉如农夫之望岁也。而差发之际，吏或缘而为奸，农民在官，贪者动心焉。若郡县御胥吏不严，而监司察郡县不谨，则南亩之民，不困于县官，而困于吏，其与几何？尔以治行，达于朕听。或已试之效，或近臣之荐，必能明识朕意，以保民察吏为本。谨视其廉贪仁暴，勤惰明暗，以诏赏罚。朕亦将观汝为而进退焉。可。

奉议王续知太康县

敕王续。朕以天下为一家。然畿甸之民，号为根本，若近者不悦，四方何观焉？尔以才选，往服厥事，驭吏以明，保民以宽，无失朕命。可。

新差通判齐州张琬可卫尉寺丞卫
尉丞韩敦立可通判齐州

敕具官某等。朕于士大夫苟便其私而无害于公者，盖未尝不听，矧以养亲为词而求易地，固朕之所乐闻也。往服厥职，各祇乃事。可。

两浙运副乔执中可吏部郎

敕具官乔执中。士知爱身则知爱君，知驭民则知驭吏。故端静惠和之士，施之内外，无适不宜。朕察汝久矣。今自部使者，入为天官属，无易其守，以称朕命。可。

供备库使苏子元可权知新州

敕具官苏子元。呜呼！交趾之变，苏氏之祸，十年于此矣。朕念之不衰。哀亡而愍存，不忍以常法待汝，畀之一郡，以劝事君。敬之哉！思所以致此者，可不敬欤！可。

杨伋落待制知黄州崔台符王孝先各降一官
台符知相州孝先知濮州

敕。国家临御百年，哀矜庶狱，好生恶杀，视民如伤，六圣一心，简在上帝。而市井无赖，谮诉公行。若廷尉治狱不苛，秋官议法有守，则仁圣在上，奸宄自消，岂有数年之间，坐致万人之祸！死者不复，谁任其辜？具官杨伋等，以患失鄙夫之心，而窃乘君子之器，欲与群小共分告织之功，专务巧诋以成疑似之罪。试加覆视，冤状了然。公议不容，弹章交上。聊从附下之罚，少谢无辜之民。服我宽恩，益务循省。台符改“服我”下云：往莅安阳，兼修马政。勉思来效，毋重往愆。可。

赵昫摩勘转朝议大夫

敕。赵充国、冯奉世，名臣也，而老于为将；娄师德、郭元振，儒者也，而乐于守边。盖疆场未宁，则以外为重；而忠义所激，不择地而安。具官赵昫，少以宏材，辅之博学。虚心大对，方观晁、董之文；推轂西陲，遂膺羊、陆之寄。恩威并著，戎夏□安。论岁月以稍迁，姑从旧典；收功名于不世，勉及前人。

可。

赵思明知永静军

敕具官赵思明。武吏之进，以守土捍城为高选；而戎垒之政，以平徭决狱为余事。汝以财用，往分使符。知高选之未易得，而余事之不可忽，则寡过矣。可。

鲜于侁大理卿

敕具官鲜于侁。儒者耻为文吏，而廷尉不用仁人，久矣。流弊之末，至于诵法而不知义，附势而不知法。罔罗纷张，延及无辜。朕益厌之。尔德惟一，信道不回，虽古于、张，何以远过？是以命尔。庶几天下复无冤民。不然者，朕岂以刑狱之事累老成哉！可。

吴处厚知汉阳军贾种民知通利军

敕具官某等。汉口、黎阳，控引江河，久废为邑，吏民不悦。比诏有司，修复故垒，因旧而新，务适厥中，平徭均赋，使民宜之，明致朕意，以慰父老。可。

顾临直龙图阁河东转运使唐
义问河北转运副使

敕具官某。朕修赋役之法，黜聚敛之吏，去薄从忠，务以养民，而宽厚之弊，或至于偷。夫外台按事，以不失有罪为称职。若下有幸免之吏，则必不幸之民。民困于吏，则归咎吾法。朕甚忧之。太原之民，困于边备，使者之任，不轻付与。以尔儒林之选，号称秀杰，有能吏之才而不薄，有长者之风而不偷。其服新职，以莅一道。敕唐义问云：赵魏之地，被边带河。使者之任，匪人可乎？以尔直谅之节，世其家声，岂弟之心，不忽民事。必能深识朕意，以肃吏靖民为本。往任其责，以宽吾忧。可。

张问秘书监

敕具官张问。汝策名三朝，宣力四方，既有闻矣。而笃老之年，克己复礼，称道不乱。朕闻而嘉之。起之乡闾，列之朝会，问国故事，与民疾苦，足矣，不必劳以事也。优游吾东观，以为士大夫之表。可。

范子奇将作监

敕具官范子奇。夫以百工之事，较之一路之民为轻，而自部刺史入居九卿为重。尔久在外，服奔走之劳，按视之勤，亦少休乎。今宫室器用，皆有常法，守之勿失，可以寡过。若予工，毋废厥职。可。

钱长卿比部郎邓义叔水部郎

敕具官某等。昔汉郎官出宰百里，今自监郡以上，乃与其选，任益重矣。非独为官求人，以济无穷之务，亦将为国储士，以须不次之举。虽会计沟洫，有司之一事，而驭吏捍灾，朕将有取焉。可。

林邵太仆丞何琬鸿胪丞

敕具官某等。尔向以才选，出按常平之政，官省而归，复使治民，盖将因能而任焉。九寺之属，近在辇毂，才之所宜，易以闻达。毋旷厥官，朕不汝遗。可。

文保雍将作监丞

敕具官文保雍。朕仰成元老，如涉得舟，待以求济。苟有以燕安之，使乐从吾游，而忘其老，朕无爱焉。大匠之属，未足以尽汝才也，而从政之余，遂及尔私，并事君亲，岂不休哉！

李南公知沧州穆珣知庐州王
子韶知寿州赵扬知润州

敕具官某等。刺史秩六百石，以按列郡而治行卓然，乃以二千石为郡守。昔以责人者，今以自责，则物被其惠，民无间言。尔等皆尝奉使，督察官吏，公明之称，达于朕听。董制江淮，控临河海，任亦重矣，其益勉之，无使风采减于平昔。可。

高公绘公纪并防御使

敕。邓训之德，盖活千人；叔向之功，尚宥十世。矧先王却狄之勋，而圣母负郑之托。子孙贤者，休戚同之。具官某，性于忠孝，文以礼乐。袭故家仁厚之风，蹈布衣恭俭之节。以尔父士林，早缘肺附，逮事

厚陵，没于中年，爵不配德，故推余泽，以及后昆。抱能未施，当俟可为之会；临宠而惧，庶保无疆之休。可。

李之纯户部侍郎

敕。保国犹保身，药石不如养气；御民犹御马，鞭箠不如轻车。故兴利以富民，不如省事而民自富；广求以丰国，不如节用而国自丰。朕嘉与庶工，共行此志。以尔具官李之纯，屡试以事，号称循良。虽为有司，不吝出纳。宜膺躡等之用，庶无虚授之讥。服我训词，以厌公议，可。

穆衍金部员外郎

敕具官穆衍。士能用其长，以自表见者，朕未尝不试也。要之必观其始终，然后能决其进退。在此选者，可不勉欤！货币之入，所以权轻重，通有无，而非以求富也。往服朕训，以永终誉。可。

孙路陕西运判

敕具官孙路。关右之民，困役伤财。譬之七年之

病，而求三年之艾。朕日夜以思，庶几其民勇而知方。以尔出入秦、雍，悉其利病，往行所知，以称朕意。可。

苏颂刑部尚书

朕闻帝尧之世，伯夷以《三礼》折民；西汉之隆，仲舒以《春秋》决狱。是知有道之士，必以无讼为功。乃者法病于烦，官失其守。盗贼多有，狱市纷然。敷求迪哲之人，以清流弊之末。具官苏颂，温文而毅，直亮不回。仲由、冉求，果艺有从政之美；子产、叔向，爱直得古人之遗。遭罹闵凶，亦既祥禫。特诏虚位，以待老成。与其遂曾、闵之私哀，顾怀坟墓，曷若蹈威、绰之前轨，显扬君亲？伫闻嘉猷，以对休命。可。

王公仪夔州路转运使程高 夔州路转运判官

敕具官某等。役法既复，民知息肩矣。然在官者，皆农末也。三峡之民，刀耕火耘，与鹿豕杂居。正赖良使者，察其侵冤。使政烦而吏贪者，此等岂能远诉乎？朕以大臣荐，故擢用汝。若远民无告，非独汝咎，

荐者可不勉哉！可。

吕由庚太常寺太祝

敕吕由庚。先皇帝有贤执法，朕不及见也。思其人，行其言，用其平生所予者，犹以为未足也，而录其子。呜呼！亦可以识朕意也。夫《诗》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汝勉之矣，朕不汝忘。可。

杜沂卫尉少卿钟离景

伯少府少监

敕具官某等。朕登进耆老，崇德以靖民；敷求隩良，养材以待用。非更练有素，不轻用其人。以尔沂久服官箴，善守家法。以尔景伯既敏而艺，有闻于时。皆吾四世之良，往服九卿之贰。益固尔守，将观厥成。可。

辛押陀罗归德将军

敕具官辛押陀罗。天日之光，下被草木。虽在幽远，靡不照临。以尔尝诣阙庭，躬陈珍币。开导种落，岁致梯航。愿自比于内臣，得均被于霈泽。祇服新宠，

益思尽忠。可。

高子寿三班借职

敕高子寿。程力较绩，国有旧章。命以一官，勉思自效。可。

李肩可殿中省尚药奉御
直翰林医官

敕具官李肩。医虽一技，盖通妙物之神；法有众科，以助好生之德。故縻好爵，用劝良能。无忘三世之传，庶保十全之效。可。

耿政可东头供奉官致仕

敕具官耿政。肇新霈泽，覃及庶工。虽请老以家居，亦先朝之逮事。各从迁秩，以宠归休。可。

乔执中可朝请郎尚书吏部郎中

敕乔执中。汉以郎官，出宰百里；今以郡守，选

属列曹。任人之隆，于古为重。有司言尔资格当迁，其即正员以茂远业。可。

李之纯可集贤殿修撰河北都转运使

敕。乃者役钱贷息之弊，民兵马政之劳，萃于北方。而天不靖民，河溢为灾，老幼奔走，流离道路，十年于此矣。呜呼！其孰为朕劳来安集，使复其旧乎？以尔具官李之纯，治办之能，尝见于用；忠厚之质，不移于势。是用进登书殿，增重使指。其往抚疲瘵之俗，察贪暴之吏。无纵诡随，以谨无良。朕将酌民言以观汝政，可不勉欤！可。

吕大临太学博士

敕具官吕大临。太学，礼义之所从出也。不择人以为法，而恃法以为治，可乎？汉之郭太、符融，唐之阳城、韩愈，士皆靡然化之，其贤于法远矣。朕方诏有司，疏理学政，而近侍之臣，言汝可用。必能于法禁之外，使士有所愧而不为，乃称朕意。可。

罗适知开封县程之邵知祥符县

敕罗适等。赤县之众，甚于剧郡。五方豪杰之林，百贾盗贼之渊。盖自平时，号为难治。而况市易始去，逋负尚繁，役法初复，农民未信。以尔适，学行纯固，有恤民之心。以尔之邵，才力强敏，无偷安之意。各服乃事，以观其能。不患不已知，求为可知者。可。

杜纯刑部员外郎

敕杜纯。用法如权衡，权可以轻重移，而衡不可以毫发欺。故司寇之职，必有守道之长贰，而辅之以守官之僚属。汝昔为士师，秉节不回。独持正义，以直群枉。往服厥官，无易汝守。以不忍之心，行无心之法，则予汝嘉。可。

刘霆知陈留县

敕具官刘霆。县剧而难治，故有司难于用人。地近而易知，故才者乐于自用。临政以简，决狱以明，御史以严，去盗以武。能此四者，孰不汝知？可。

皇伯仲晔赠保宁军节度使东阳郡王

敕。祖宗之德，天地并隆。施及子孙，皆享民社。胜衣有朝请之奉，阖棺有茅土之封。始终之间，哀荣斯极。具官仲晔，宽厚寡过，雍容有常。生不勤于父师，没见思于姻族。既得考终之道，可无追远之恩？豹尾神旗，守臣之威命；金玺螭绶，诸侯之宠章。服我龙光，以贲窀穸。可。

杜□右司郎中

敕具官杜□。士一历都司，即践清要。非一时名胜，不在此选。尔以文无害，而宿其业。往服乃事，益茂厥德，以称朕命。可。

皇城使裴景知慈州庄宅副使郭逢知阶州西 京左藏库副使王克询知顺安军

敕具官某等。朕铨择将吏，视其才力。强敏可任以事者，必试之治民。苟不知爱民奉法，驭吏而戢士，虽智勇有闻，朕无取焉。尔等皆以考绩察廉，号称明

练。荐者交章，故在此选。往服厥官，无失朕命。可依前件。

借职杨晟该差使吴奉云等各转一官

敕某等。向敕边臣，增葺城堡，所以护安民夷，各全其生。尔能相率献田出力，有足嘉者。服我爵秩，永保忠顺。可。

吕大忠发运副使

敕具官吕大忠。发运使按治六路，所部几万里，持节出使，未有若此其重者也。以尔更练世故，果于从政。屡试剧部，厥声蔼然。是以命尔均南北之有无，权货币之轻重。使农末俱利，公私宜之，以称朕意。可。

蒋之奇集贤殿修撰知广州

敕具官蒋之奇。按治岭海，统制南极。声教所暨，耸闻风采。自唐以来，不轻付予。朕既择其人，复宠以秘殿之职。使民夷纵观，知其辍自禁严，以见朝廷重远之意。其于服从畏信，岂不有助也哉！可。

吴安持知苏州刘瑔知滑州

敕具官某等。两河之俗朴，其弊也悍，而轻犯法；三吴之俗巧，其弊也流，而不知止。惟君子为能，去其已甚，济其所不及，故所居而民安之。朕求二郡守，访之左右，咸曰汝宜。往服朕训，因俗而治。可依前件。

谢卿材陕西转运使

敕具官谢卿材。治边者不计财，惟边之所用。治财者不恤民，惟财之为富，此古今之通患也。朕知汝才知可倚，忠厚可信，故以西方之政，责成于汝。往与帅守者谋之，惟适厥中，以民为本。可。

李曼知果州

敕具官李曼。蜀之人治蜀，知其好恶，察其情伪，宜若易然。又况于宽而明，和而毅，如汝曼者乎？乃者无实之诉，朕既察之矣。乘传西归，平赋役，省条教，以慰父老之望。可。

黎珣知南雄州

敕黎珣。岭海之远，吏轻为奸。非良守令，民无所赴告。往祇厥官，如在近甸，则予汝嘉。可。

张赴再任乾宁军

敕具官张赴。使者言汝为政有方，民甚宜之。当解而留，以慰民望，可不勉哉！可。

皇伯仲婴赠奉国军节度
使追封申国公

敕。祖宗之意，仁孝为先。孝故专笃于亲，仁故闵劳以事。虽丰功盛烈，不见于宗室；而令名美实，克全于始终。死丧之威，哀叹何及！具官仲婴，少而简素，辅以温文。既克己以归仁，亦乐善而忘势。信顺多助，盖《大有》上吉之祥；高明令终，真《既醉》太平之福。建元戎之六纛，锡上公之九章。维以劝忠，岂云虚授。庶几幽壤，服我宠灵。可。

林邵开封推官

敕具官林邵。天府之剧，古称难治。非兼人之资，有不能济。今自逋负逃亡，悉归之四厢，宜若易办。然夫办之易，则责之详。尔材敏素闻，而以举用，往助乃长，使治众如治寡，以称所举。可。

邓义叔主客郎中王谔水部郎中

敕具官某等。吏恶数易，而事有不得已者。通商惠农，水政为急。而招携柔远，宾客之事亦重矣。各祇乃事，为安官乐职之计。可依前件。

王荀龙知棣州

敕具官王荀龙。平原厌次，沃野千里。桑麻之富，衣被天下。宜得老成循吏，以辅安良民，式遏奸慝。访之左右，咸曰汝宜。往悉乃心，朕将观焉。可。

黄宪章获贼可承事郎

敕具官黄宪章。劳能之赏，不计日月。爵禄之报，必视首功。宜从迁秩之劳，以劝追胥之勇。可。

御史中丞刘摯兼侍读

敕。孟子有言：“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一正君而天下定矣。”朕惟台谏言责之臣，虽知无不言，常救之于已失；而劝讲进读之士，盖朝夕纳诲，故日化而不知。合于孟子“正君”之义，非独有司之事也。具官刘摯，以道事君，非法不言。使朕日闻所不闻，天下称焉。宜因古今册书之成文，取其兴坏治忽之要论。言之于无事，救之于未失。使朕立于无过之地，岂非汝争臣之大愿乎？可。

处士王临试太学录

敕具官王临。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朕初不汝知也，而光论汝可用。其试之太学，汝勉之矣。朕既因光以知汝，亦将考汝所为而观光焉。可。

皇叔克眷赠曹州观察使
追封济阴侯

敕。先王建邦启土，必先宗盟。上自鲁、卫，下至应、韩。宗室之子，莫不南面。国家自仁率亲，专于教爱。故生无吏责，而富以禄没。享隆名而告诸幽，忠恕之道，可谓备矣。具官克眷，以茂美之质，服信厚之化。虽功名才业不见于用，而恭俭孝悌刑于厥官。命以廉车，即侯其地。皆国之旧，非朕敢私。庶几有知，服我休命。可。

寇彦卿彦明左班殿直
以兄殿直寇彦古永乐成死事。

敕具官寇彦卿。士不难以身殉国，朕独何爱一官，不以收恤其家乎？祇服朕命，毋忘死者。可。

驸马都尉张敦礼节度观察留后

敕。轩冕之来，德量为称。外无充诎之容，可以观德；内若固有之安，可以言量。具官张敦礼，少以经术，秀于士林。虽缘姻戚之选，不失儒素之行。日

奉朝请，既抱才而未试；坐阅几月，亦久次而当迁。进居两使之间，增重诸倩之遇。益砺士节，以为国华。可。

内人张氏可特封典赞

敕张氏。朕幼学之初，未就外傅。命尔执业，以侍左右。勤劳有年，恭谨寡过。进掌仪范，以旌徽柔。可。

故尚宫赵氏可特赠郡君

敕赵氏。先朝差择女士，以辅阴教。侍御左右，罔匪淑人。矧兹六尚之选，必备四教之法。奄焉沦丧，宜极哀荣。以尔名族之英，掖廷之旧。行应图史，言中物则。彤管有炜，既传好德之芳；象服是宜，无愧饰终之典。庶几幽壤，服我宠章。可。

冯宗道右骐驎使内侍省内侍押班梁惟简文 思副使内侍省内侍押班

敕具官某等。爵禄，天下之公器也，朕不敢以私昵之爱，而轻用其赏，亦不敢以近习之嫌，而不录其

功。以尔等小心忠孝，逮事列圣，出入中外，劬劳百为。而宗道以藩邸攀附之勤，惟简以东朝奉事之久，各还所寄，加重其任。益励素守，以称异恩。可依前件。

梁从吉遥郡团练使入内
内侍省副都知

敕。祖宗之化，自家刑国。故虽左右近习之臣，莫不好善而知义，彬彬然有士君子之风焉。具官梁从吉，庄重有守，温良寡过。给事宫省，知无不为。服勤边徼，克有成绩。改锡戎团之命，进助内宰之政。益励素守，以称异恩。可。

刘有方内侍省右班副都知

敕。祖宗之化，自家刑国。故虽左右近习之臣，莫不好善而知义，彬彬然有士君子之风焉。具官刘有方，温恭和毅，勤强练密。进从王事，以法令为师；退安私室，以图史为乐。进领右珣之贰，益亲中禁之严。惟忠与敬，乃称朕命。可。

翟思知泉州周之纯知秀
州沈季长知南康军

敕具官某等。朕惟四海之广，一夫不获，足以害教化之成，伤阴阳之和。故选建守长，必以学士大夫为先。孔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尔等皆以儒术进，有闻于时矣。其深识朕意，往行所闻。钦哉！可。

马传正大理寺主簿

敕具官马传正。哀敬折狱，明启刑书，理官之任也。主簿虽卑，亦有事于其间矣。尔以选用，其勉服此言。可。

张之谏权知泾州康识权
发遣鄜州

敕具官某等。边郡之政，兵食为先。郡守之责，文武兼综。以尔等才力之选，卓然有闻。治办之效，见于已试。朕虽招携来远，不求边功；尔当积谷训兵，常若寇至。祇率厥服，往惟钦哉。可。

梁 谓供备库副使转出

敕具官梁 谓。奉事之久，累劳当升。求从外迁，亦各其志。进贰诸使，往齿外朝。益务廉平，以答休宠。可。

燕若古知渝州

敕具官燕若古。汝向以才选，奉使东方。官省而归，因以得郡。盖可谓异恩矣。巴峡之峻，邑居褊陋。负山临谷，以争寻常。独渝为大州，水土和易，商农会通，赋役争讼，甲于旁近。毋以僻远鄙夷其民。钦哉。可。

删定官孙谔鲍朝宾并宣议郎

敕具官某等。廷见改官，法之所严也。岁月之课，保任之数，差若铢黍，辄不得迁。今于汝独略之者，岂非以制法定令，汝与其议故欤？祇服朕命，以法自律，无徒知之。可。

王振大理少卿

敕具官王振。任法而不任人，则法有不通，无以尽万变之情；任人而不任法，则人各有意，无以定一成之论。朕虚心以听，人法兼用。以尔出入中外，敏于从政，详平奏谏，审于用律。廷尉之事，尔惟副之。夫法出于礼，本于仁，在于义。勉思古人，以称朕命。可。

李吁宣德郎

敕具官李吁。朕有大政令，使近臣总领其议。民之休戚，国之治乱成其手，可谓重矣。尔以儒术，进以邑政，选而为之官属，亦岂轻哉！二三臣者，言尔当迁。其服朕命，益祇乃事。可。

赵思明西上阁门副使

敕具官赵思明。国之宗臣，义同休戚。故文终之后，配汉并隆；而梁公之孙，与唐无极。国家佐命，元老独高。韩王铭勋太常，侑食清庙。爰自近岁，叹其中微。乃眷裔孙，尚有遗烈。宜因近侍之请，进升

上阁之贰。勉蹈祖武，副朕怀人追远之心。可。

李承祐内殿崇班内臣转官

敕具官李承祐。奉事滋久，累劳当迁。遂齿外朝搢绅之列，益思忠荃，毋忝恩荣。可。

萧士元知隰州赵永宁知永静军

敕具官某等。文武异用而其道同，军国异容而其情一。尔以才选，往莅厥服。惟少私寡欲，则民自靖。惟奉法循理，则吏自畏。祇率朕训。钦哉。可。

黄光瑞可内殿崇班

敕黄光瑞。朕覆养华夷，义均臣子。爱重爵赏，必加有功。以尔昔助王师，远获逋寇。历年滋久，宜示异恩。服我宠休，永思忠荃。可。

文贻庆可都官员外郎居
中可宗正寺主簿

敕具官某等。昔江左二老，王导、谢安；唐之元勋，汾阳、西平。皆以积德流庆，子孙多贤。布列台省，为邦之光。今吾太师氏，亦庶几焉。尔等才行之美，所资者深。闻见之广，不扶自直。宜近而远，未称朕意。其归服乃事，同寅协恭，以究事君亲之义。可。

皇兄令夬赠博州防御使博平侯

敕。爵齿之贵，并隆于朝廷；死丧之威，莫先于兄弟。礼有褒恤，义兼哀荣。故具官令夬，端厚有常，靖恭寡过。生不勤于保傅，没见思于族姻。宜分竹符，就赐茅社。服予悼叙之宠，慰尔永归之魂。可。

高士永知文州

敕具官高士永。自将为守，非艺而果，不在此选。治兵欲严，御史欲明，抚民欲宽，守边欲信。汝勉之矣，毋废朕命。可。

太皇太后再从弟高士纘高士澂可并左班殿
直文思副使梁惟简可皇城副使

敕具官某等。朕惟坤元成物之恩，虽以天下养，无足称其德者。故推余泽，以及葭莩之亲。左右奉事之臣，虽天地之施，无所报塞。尚勉忠孝，以答万一。可。

范百禄刑部侍郎

敕。朕哀敬五刑，期协中道。论者志于杀，惟杀之务，则深而失情；讫者志于生，惟生之知，则玩而废法。朕欲情法两得，生杀必中。非俗吏之所能，思古人而永叹。爰试以事，乃得其人。具官范百禄，少以异材，辅之笃学。昔奉大对，有守礼忧国之言；旋为争臣，有责难爱君之意。必能参用经术，折中人情。民自以为不冤，汝当务致此者；吾必也使无讼，朕亦将庶几焉。可。

朱光庭左司谏王观覲右司谏

敕具官某等。惟善人能受尽言。故昔之谏者，常

有不容之忧。然有志之士，犹且不顾。忠义所激，忧患可忘。今朕恭己无为，虚心以听。汝等所论，盖无虚日。朕亦有拒而不听，听而不用者乎？各服新命，尽所欲言。言而不从，朕则有愧。知而不言，汝亦负朕。可不勉哉！可。

鲜于侁左谏议大夫梁
焘右谏议大夫

敕。仲虺言汤之德曰：“改过不吝。”孔子论一言而丧邦曰：“惟予言而莫余违。”呜呼！天下之治乱安危，有不出于此者乎？朕夙兴夜寐，思闻其过。厥愆曰朕之愆，不啻不敢含怒，而况于左右辅弼之臣欤？具官鲜于侁，邦之老成，久试于外。金石之节，皓首不衰。具官梁焘，出入馆殿，盖二十年。守道笃志，无所阿附，皆吾争臣之选也。朕之于事，无必无我。可则行之，否则更之。使天下晓然，知朕乐闻其过。书之史册，足为美谈。若乃进则谗词，退则焚草。衰世之事，朕无取焉。可。

王岩叟侍御史

敕具官某。尔以御史，论事称职。擢居谏垣，而

能秉心不回，忠言屡闻。考其所争之义，皆有可行之实。予维宠嘉之。兹复命尔往贰执法，乐于从善，朕志亦可见矣。《易》曰：“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必乱邦也。”尔谨视中外，毋纵诡随，以成我纯一之政。可。

钱勰给事中

敕。朝廷之政，根本于中书，而枢机于门下。出入考慎，然后布之天下，一成而不反，后世有述焉。虽有人惟均，而至于封驳之任，其选尤重。具官钱勰，文学议论，世其先人，典章宪度，博通前世，词命之富，多而愈工，风力之优，烦而不乱。其服新命，益修厥官。使为政者难于造令，而承流者无所议法，则惟汝贤。可。

明堂执政加恩六首

韩 维

敕。朕于访落之初，躬总章之祀。追严烈考，以侑上帝。七政轨道，四海来格。礼乐具举，天人并应。非余一二大臣，同德比义，燮和神民，何以致此哉？

具官韩维，令德雅望，外为师表；忠言嘉谋，入告帷幄。望其容貌，足以知朝廷之尊；闻其风烈，足以立贪懦之志。艰难之际，垂拱仰成。宜修旧典之常，均被庆成之泽。同底于道，朕有望焉。可。

张 璪

敕。亲祠合宫，昭事上帝。明发不寐，惕然有怀。永惟神考之烈，高出百王之表。选建群辟，遗我后人。济于艰难，克有成绩。具官张璪，硕材不器，俊德自明。卫上之忠，愫款四世。应务之敏，勤劳百为。迨兹配飨之成，宜均慈嘏之福。服我明命，永肩一心。可。

李清臣

敕。祇奉严禋，肆行大赉。诚通幽显，泽被中外。六成之乐，上格于穹壤；四簋之黍，下浹于辉庖。矧余元臣，相成釐事。神人所保，霈泽宜先。具官李清臣，德配先民，才高当世。早以天人之学，发为经纬之文。左右先朝，克有成绩。属余访落之始，共济艰难之中。迨兹庆成，均被慈告。宜疏井邑之赐，以示臣工之荣。永孚于休，以称朕意。可。

安 燾

敕。于皇烈考，属余大器。夙夜祇惧，若涉冰渊。

乃者飡帝合宫，风雨时若。肆眚象魏，讴歌聿归。惟天人之应，萃于眇躬；盖左右之助，实赖将相。具官安燾，奋自儒术，为时名臣。燮和兵戎，无伤财害民之警；持守法度，有送往事居之忠。迨兹庆成，均被慈告。并邑之赐，国有旧章。与民同休，居宠无愧。可。

范纯仁

敕。朕出款真室，还祀合宫。祇见昊天，陟配文考。礼乐具举，华夷骏奔。方恭默无言之中，繫辟公显相之赖。率礼弗越，肆予汝嘉。具官范纯仁，庆历名臣之家，熙宁正谏之士。著绩西鄙，授任中枢。谟猷靖深，兵革消伏。领使奉祠之日，助成大亨之勤。降福孔多，推恩宜广。矧予宥密之地，可无勋邑之加？往服宠章，益敬毋怠。可。

吕大防

敕。朕有事总章，升侑神考。四辅在位，百工在廷。齟齬无言，各率其职。迨此釐事之毕，匪我冲人之能。思与群公，均受帝祉。具官吕大防，擢自英祖，休有直声。被遇裕陵，愈彰忠力。入总文昌之辖，手疏磐错之烦。六事所瞻，倚以为重；三府之议，于焉取平。宜加勋伐之隆，益增井赋之衍。服我休命，思

勉厥终。可。

韩忠彦黄履并特转朝请郎

敕。考绩之法，三代共由。虽余左右之信臣，犹以岁月而叙进。率循其旧，示不尔私。具官韩忠彦，颀然异材，奋以儒术。典朕三礼，识古人之大全；历事四朝，有宗臣之余烈。黄履：受材宏深，秉德纯固。入践台省，休有老成之风；出更藩垣，遂无东顾之念。祇服新命，益修厥官。尚励有为之心，以需不次之举。可。

皇叔祖克爱皇叔仲虢并 遥郡团练使

敕。朕不以亲废法，亦不以义掩恩。故宗室之英，虽不任事，而岁月之考，必付有司。以尔具官克爱，笃行有常，率履如一。以尔具官仲虢，居宠而戒，好德不回。既累日以当迁，非无名而虚授。益务忠敬，以保厥家。可。

王献可洛苑使

敕具官王献可。《传》不云乎：“诗书义之府，礼

乐德之则。”御侮捍城，亦儒者之事也。汝以词学进，而以武干闻。肆予虎臣，谓汝可用。往服新命，以成汝志。可。

陈次升淮南提刑

敕具官陈次升。《春秋》书无麦禾，盖病之也。今吾淮甸之民，夏旱秋水，望熟于来岁。譬如负重涉远，未知所舍。朕甚忧之。汝自百里长，以才能选为朕耳目。其往按视。省刑狱，均力役，督盗贼，去奸吏。使民忘其灾，以称朕意。可。

杜纯大理少卿

敕杜纯。治狱得其道，仁及幽显，泽流子孙。苟非其人，灾及草木，身任其祸。朕敬而畏之，久难其人。以尔用法平直，守道纯固，不以进退荣辱抑扬其心，故在此选。靡不有初，终之实难。可不勉哉！可。

郭峻开封府司录参军

敕具官郭峻。汝昔为狱官，不挠于职事，以陷无辜之人，坐失厥职，秉义不回，有足嘉者。往隶天府，

总摄群掾。毋易汝守，朕将观焉。可。

林希中书舍人

敕。文章之变，与时盛衰。譬如八音，可以观政。而况诰命之出，学者所师。号令以之重轻，风俗因而厚薄。本朝革五代积衰之气，继两汉尔雅之文。而大道中微，异端所汨。欲复祖宗之旧，必以训词为先。故难其人，不以轻授。具官林希，博闻强识，笃学力行。绰有建安之风流，逮闻正始之议论。往践外制，为朝廷常润色其精微；期配昔人，使天下识典刑之仿佛。务究所学，朕将观焉。可。

司马光左仆射追封温国公

敕。执德不回，用安社稷为悦；以死勤事，坐致股肱或亏。方予访落之初，遽兴殄瘁之感。其于恤典，岂限彝章？具官司马光，超轶绝尘，应期降命。蹈履九德，湛涵六经。逮事仁宗，以论思献纳任言责；翊我英祖，以安危治乱鉴古今。粤惟先朝，延登近弼。方事献可而替否，不肯枉尺而直寻。絀绎新书，优游卒岁。乃心无不在王室，不起何以慰苍生。顾惟眇躬，肇称兹祀。虽未能求诸野而得传说，亦庶几选于众而

举皋陶。激浊扬清，方甄明于流品；制法成治，永振德于黎元。而愁遗之悲，天不得于一老；惴栗之叹，人皆轻于百身。兹大享于合寝，仍不预于小敛。师垣一品，降之九原。开国于温，用旌直德；纳棺以襚，式劝具僚。念涕泗以无从，想话言之犹在。俯惟英爽，歆此宠灵。可特赠温国公。

张缜除宣德郎

敕太学博士张缜。祖宗设贤良文学之科，以网罗天下之豪俊。间得伟人，尔繇是选。而沉默恬淡，安于冗散。学士邓温伯，与东西省从官列上奏状。朕嘉乃冲静，特俾迁秩。益务敦毖，将有试焉。可特授宣德郎，依旧太学博士。

孙觉除吏部侍郎

敕。自国家还政文昌，将以致治。而天官四铨，总核人物。澄清流品，未见其人。除拟之间，贤愚同滞。以尔朝请郎试给事中孙觉，文学论议，烛知本原。谏省东台，久从践历。选抡之慎，委寄益隆。噫！法之窒阂者更，吏之不虔者逐。赅文弗作，甄序有伦。服我训词，尚有大用。可特授依前官试吏部侍郎。

曹旦知南平军

敕供备库副使曹旦。西南泸夷，诸种部族，散处丛篁溪谷之阻，与鱼鸟群。卉服而居，畚田而食。乐生恶死，情无甚异。军摩边戍，备预不虞。静而缓之，彼自驯扰。往服吾训，以称人知。可特授依前官权知南平军事。

吕和卿知台州

敕承议郎尚书金部员外郎吕和卿。临海虽小邦，而有民社之重，朕岂轻之。尔以仕优而学诚，知戒夫墙面之烦，制锦之未易乎？往钦用励，毋忽吾训。可依前官差权知台州。

陆佃礼部侍郎充修实录 院修撰官制

敕。文昌二卿，位次八座。各有典司，咸用专达。天官之选，目色实繁。以尔朝奉郎试吏部侍郎陆佃，方颁以先朝一代大典，纘修笔削，势难兼综。春官宗伯，事虽稀简，目力可周；而典章文物，动关国体，

益思明练，以称恩休。可特授依前官试礼部侍郎依旧充修实录院修撰官。

龙图阁直学士朝请大夫知定州蔡延庆朝请大夫试
户部尚书李常并磨勘转朝议大夫

三考而议黜陟，古今所同；积日而叙勤劳，贵贱无间。矧夫内与六官之长，外总连帅之权。均大计之盈虚，司邻邦之动静。历年应格，稽法当迁。有司以言，朕何敢后。具官李常，奋由疏远，深自刻修。财赋所存，纲目具举。具官蔡延庆，名臣之后，吏治有余。干城四方，安静不扰。咸以待从之选，而应股肱之良。虽尺寸以迁，未彰于异数；而命秩之宠，差慰于久劳。

朝奉郎孙览除右司员外郎

奉使北方，治河而备边，任亦重矣。以为未足以尽其才也，而置之都司。吾之所以责任尔者可见也。夫分治六官，事无巨细，毕陈于前；若网在纲，振之则举，弛之则尽废。尔昔既称治办矣，勉既厥心，以待来效。

朝奉大夫田待问淮南提刑制

扬、楚春旱秋水，民艰于食，渐起为盗。遂使州县犴狱充满。朕忧之，未始一日忘也。间起尔于山阳守，参领漕事。今又命尔按视刑辟。徒以尔习其风俗，知吏民所疾苦。夫察贪暴，谨追扰，均有无，督盗贼，此荒政之急也。勉勤其职，以称朕意。

朝散郎殿中侍御史林旦淮南运副使制

淮甸之民，荐罹饥馑。乃者诏发仓廩，发吴楚之漕以拯其急。犹以乏食流徙，达于朕听。朕惟救荒之政，行之略尽。惟得良使者，因事施宜，为若可赖。尔由郎官以才任御史，习于扬、楚之俗，其为朕往视之。均徭薄敛，禁暴戢奸，无使斯人重被其困。

苏轼文集卷四十

内制赦文

明堂赦文 元祐元年九月六日

门下。圣人之德，无以加孝；帝王之典，莫大承天。朕以眇眇之身，茕茕在疚。永惟置器之重，惕若临渊之深。承明继成，思有以迪先王之烈；绍志述事，未足以慰天下之心。仰系母慈，总揽政体。缉熙百度，和乐四方。赖帝颺临，海寓宁□。三垂之兵靡警，万邦之年屡丰。庶几大同，光嗣成美。深惟六圣之制，必躬三岁之祠。惟兹肇禋，属予访落。丧有以权而从变，祭无以卑而废尊。顾言总章，古重宗祀。以教诸侯之孝，以得万国之心。我享维天，下武式文王之典；大孝严父，孔子谓周公其人。追惟先猷，尝讲兹礼，包举儒术，咨諏缙绅。刺六经放逸之文，斥众言淆乱之蔽。嘉与四海，灵承一天。革显庆之兼尊，隆永徽

之专配。成于独断，畀予冲人。遵遗教于前，著成法于后。涓选吉日，哀辑上仪。奉壘琳宫，奠玉路寝。神之吊矣，燕及皇天；谁其配之？既右烈考。于时夙斋辂之驾，被袞冕之章。备庶物之微，追三牲之养。灵游而风马下，孝奏而日月光。惕然履霜，讎胜凄怆之意；僊然出户，如闻叹息之声。秩祜赉我思成，侍臣助予惻楚。既迄成于熙事，敢专飨于闋休。宣布洪恩，以暨诸夏。云云。於戏！汉庭祀帝，著于即阼之逾年；唐室施仁，固以御门之吉日。盖礼盛者文缛，泽大者流长。尚赖文武之英，屏翰之隼。协恭致治，以辅邦家。

西京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礼毕西京德音

赦文 元祐二年十月十四日

门下。朕以寡昧，仰继圣神。顾瞻山陵，未忘弓剑之慕；益广宗庙，以奉衣冠之游。祇遣辅臣，往严像设。敞凤台之仙宇，粲龟洛之仁祠。睟表一临，陪京增重。山川改色，方贡祥而效珍；父老纵观，或太息而流涕。宜施雷雨之泽，以答神人之休。云云。於戏！好生育物，既推文母之慈；崇德措刑，终成神考之志。资尔有众，宜体朕怀。

德音赦文 元祐三年六月

门下。朕以眇躬，获御大器。仰圣后之慈训，荷先烈之永图。四载于兹，涉道尚浅。凜然祇惕，若履渊冰。思所以慰安人心，奉若天道。常虑一夫之失所，以伤万物之太和。蠲苛去烦，夙夜愿治。乃自去冬连月，降雪异常。今春已来，久阴不霁。农夫失职，商旅不通。比屋之间，冻馁弥甚。常寒之罚，咎在朕躬。惟日兢兢，以图消复。洁精致祷，神眷未孚。克己自持，协气无应。切虑四方狱犴，冤滞尚多。工役烦兴，人咨胥怨。郁成缪盭之变，以干阴阳之和。宜均涣恩，以召善气。云云。於戏！遇灾祇戒，聿修信顺之诚；正事布和，庶获天人之助。咨尔中外，咸体朕怀。

内制诏敕

集官详议亲祠北郊诏

敕门下。国家郊庙时祀祖宗以来，命官摄事，惟三岁一亲郊，则先飨清庙，冬至合祭天地于圆丘。元

丰间，有司援周制，以合祭不应古义，先帝乃诏定亲祠北郊之礼，未及施行。是岁，郊不设皇地祇位，而宗庙之飨率如旧制。朕以寡昧，嗣承六圣休德鸿绪。今兹禋礼，奠币上帝，裸鬯庙室，而地祇天神久未亲祀，矧朕方修郊见天地之始。其冬至日南郊，宜依熙宁十年故事，设皇地祇位，以答并祝之报，仍令有司择日遣官奏告施行。厥后躬行方泽之祀，则修元丰六年五月之制。俟郊祀毕，依前降指挥，集官详议亲祠北郊事及郊祀之岁庙飨典礼闻奏。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太皇太后赐门下诏二首

元祐三年七月八日

敕门下。皇帝嗣位，于兹四年。华夷来同，天地并应。而皇太妃以恭俭之德，鞠育之恩，虽典册以时奉行，而情文疑有未称。皇帝以祖考之奉，尊无二上。而吾惟《春秋》之义，母以子贵。其推天下之养，以慰人子之心。宜下礼部大常寺讨寻。如于典故有褒崇未尽事件，令子细开具闻奏。

二 元祐三年闰十二月十四日

敕门下。官冗之患，所从来尚矣。流弊之极，实

萃于今。以阙计员，至相倍蓰。上有久闲失职之吏，则下有受害无告之民。故命大臣，考求其本。苟非裁损入流之数，无以澄清取士之源。吾今自以眇身，率先天下。永惟临御之始，尝敕有司。荫补私亲，旧无定限。自惟薄德，敢配前人。已诏家庭之恩，止从母后之比。今当又损，以示必行。夫以先帝顾托之深，天下责望之重，苟有利于社稷，吾无爱于发肤。矧此恩私，实同毫末。忠义之士，当识此诚。各忘内顾之心，共成节约之制。今后每遇圣节大礼生辰合得亲属恩泽，并四分减一。皇太后、皇太妃准此。

赵州赐大辽贺兴龙节大使茶药诏

敕。卿肃将庆币，远涉川途。风埃浩然，徒驭勤止。宜加宠锡，以示眷怀。

赵州赐大辽贺兴龙节副使茶药诏

元祐元年十月六日

敕。卿将命夙兴，犯寒远涉。驾言未息，軫念殊深。特致恩颁，以嘉勤瘁。

赐皇叔祖建雄军节度观察留后同知大宗正事

宗景上表辞恩命不允诏 元祐元年十月九日

敕宗景。省所上表辞免恩命事，具悉。朕初执圭币，祇见上帝。嘉与百辟，徼福文考。大赉四海，始于亲贤。皆神之休，义不当避。国有常典，尔无固辞。

赐皇叔祖宗景上表辞恩命不许诏

元祐元年十月九日

敕宗景。览所上表辞免恩命事，具悉。国家有大祭祀，必均庆赏。邦甸侯卫，辉炮翟阍。无有远迩，毕蒙惠泽。矧我懿亲，实维显相。祇率旧典，毋须固辞。

赐新除检校太保依前河西军节度使阿里

骨加恩制告诏 元祐元年十月十五日

敕阿里骨。朕涓选灵辰，奉承宗祀。肆均介福，遍暨多方。卿世抚侯封，夙虔朝命。特加宠渥，用奖忠嘉。

太皇太后赐故夏国主嗣子乾顺诏

元祐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念尔守邦，藐然在疚。日月逾迈，祖葬有时。缅怀孝爱之深，想极攀号之戚。往助襄事，式昭异恩。

二 元祐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惟我列圣，眷尔有邦。非徒极其宠荣，盖亦同其忧患。念尔哀疚，惻然顾怀。临遣行人，往喻至意。且致奠赙之礼，以为存没之光。

赵州赐大辽贺正旦副使茶药诏

元祐元年十月十九日

敕。卿抗旌出境，夙驾在途。眷言跋涉之劳，宜适兴居之节。式颁良剂，以辅至和。

赵州赐大使茶药诏 元祐元年十月十九日

敕。卿远饬使轺，讲修邻好。蒙犯风雾，跋履山

川。宜颁锡于珍芳，庶辅安于寝食。

赵州赐大辽国贺太皇太后正旦大使茶
药诏 元祐元年十月十九日

敕。卿恭讲邻欢，远勤轺驭。言念驱驰之久，适丁寒沍之辰。宜锡珍良，式昭眷宠。

赵州赐副使茶药诏 元祐元年十月十九日

敕。卿远持使节，来庆春朝。方此沍寒，良勤启处。宜示眷怀之异，式颁剂和之良。

赐镇江军节度使检校太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康
国公判大名府韩绛上表乞致仕不许诏二首
元祐元年十月二十日

敕韩绛。览所上表陈乞致仕事，具悉。卿四世元老，国之长城。端笏垂绅，不动声气。风采所及，自然折冲。轩冕丘园，其实何异？矧今艰难之际，日有冰渊之虞。黄发在廷，未敢言病。岂宜独善，遽欲即安？尚分北顾之忧，勿起退归之念。强食自辅，体我至怀。

二 元祐元年十月二十日

敕韩绛。省所上表陈乞致仕事，具悉。功成身退，人臣之常。寿考康强，有不得谢。卿出入将相，垂三十年。岂以小郡，尚勤元老？徒得君重，卧护一方。使吏民瞻师尹之仪刑，蛮夷识汉相之风采。丘园之请，朕未欲闻。其省思虑，时寝食，亲近药饵，以副中外之望。

赐金紫光禄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吕
公著生日诏 元祐元年十月二十七日

敕公著。卿将相三世，辅翼两朝。方《斯干》献梦之辰，有《既醉》太平之福。宜膺庆赉，永锡寿康。今赐卿生日羊酒米面等，具如别录，至可领也。

赐新除依前中大夫守中书侍郎吕大防辞恩命
不允诏 元祐元年十一月四日

敕大防。卿敦大直方，任重道远。擢贰西省，蔽自朕心。虽与闻政事，为日未久，而历试中外，勤劳百为，盖有年矣。德位惟允，人无间言。亟服新命，

毋烦朕训。

赐新除御史中丞傅尧俞辞免恩命不允诏

元祐元年十一月六日

敕尧俞。《诗》云：“刚亦不吐，柔亦不茹。”朕以卿有樊仲之风，是以擢卿为中执法。才难之叹，古今共之。岂以小嫌，而废大任？与其拘文以自疑，不若直己而行义。亟服乃事，无烦固辞。

赐正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安燾乞退不允诏

元祐元年七月十三日

敕安燾。卿才当其位，义不辞劳。内之枢机之谋，外之疆场之议。既当身任其责，难以家事为辞。而况并奉君亲，两全忠孝。进无不得，退以何名？卿之所求，固非矫激。朕之不许，亦岂空文。亟还厥官，无烦再命。

赐韩绛上第二表乞致仕不允诏

元祐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敕韩绛。朕以眇躬，求助诸老。皆以艰难之际，

不辞中外之劳。胡为累章，确守归意？岂朕不善西伯之养，而人无子思之侧乎？三复喟然，未喻厥指。朕意不易，卿其少安。

赐韩绛上第三表乞致仁不许断来章诏

元祐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敕韩绛。君臣之义，忧乐同之。苟皆怀归，谁任其事？卿之高识雅度，轻轩冕而乐丘园，天下所共知也，独不念先帝托付之重乎？勉徇大义，勿复以言。

二

敕韩绛。功成身退，人臣之常礼。至于非常之遇，则必有无穷之报。朕待卿于形器之表，而卿自处于绳墨之内，未为得也。朕意不易，卿无复辞。

赐新除依前光禄大夫刑部尚书苏颂辞恩命不

允诏 元祐元年十月十七日

敕苏颂。卿笃于仁心，深于经术。用心司寇，期于无刑。朕惟孝处之深，三年不夺其志。又推才难之故，千里以待其来。卿而不能，谁当能者？亟服乃事，

毋烦力辞。苏颂表云：自循朽迈，敢冒优除。伏望收还成命，听服常僚，所有诰命，未敢祇受。

赐新除落致仕依前光禄大夫范镇赴阙诏

元祐元年十月二十日

敕范镇。夫有德君子，以精神折冲。譬之麟凤，能服猛鸷。朕虚怀前席，以致诸老，非敢必以事诿也。苟得黄发之叟，皤然在位，则朝廷尊严，奸宄消伏。卿虽笃老，乃心王室。毋惮数舍之劳，以副中外之望。

皇帝赐故夏国主嗣子乾顺进奉贺正马驼

回诏 元祐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诏故夏国主嗣子乾顺。远奉王正，来归时事。惟此充庭之实，率皆任土之宜。乃眷忠勤，良深嘉叹。

太皇太后赐故夏国主嗣子乾顺进奉贺正马

驼回诏 元祐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诏故夏国主嗣子乾顺。述职春朝，归诚宰旅。修此效牵之礼，致其乘服之良。再阅来章，式嘉忠节。

赐观文殿大学士知颖昌府韩缜上表辞免恩命

不允诏 元祐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敕韩缜。朕躬祀总章，始行严配。推广帝亲之泽，覃及中外之臣。惟我老成，逮受顾命。均此介福，非朕敢私。国之故常，毋烦谦避。

赐镇江军节度使判大名府韩绛上第二表乞致仕

不许诏 元祐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敕韩绛。为国无强于得人，用人莫先于求旧。虽已挂冠而谢事，尚俾安车而造朝。岂有体力未衰，蕃宣所寄，亟图自便，遂欲言归？矧卿德望并隆，神人所相。焉有满盈之惧，夫何倚伏之虞。尚体至怀，少安厥位。

赐观文殿学士正议大夫知河南府孙固乞致仕不

允诏四首 元祐二年正月一日

敕孙固。视国如家，忠臣可以忘老；视民如子，君子可以忘劳。卿被遇三朝，出入二府。德望并隆，中外所服。故起之词馆，付以留龠。使士有矜式，民

有依怙。属任之意，岂轻也哉！释位谋安，引年求避，此疏远小臣之事，非所望于卿也。尚体至意，勿亟怀归。

二 元祐元年正月一日

敕孙固。卿英祖所擢，以遗神考。乃眷旧学，用之西枢。朕即位二年，未见君子。每惟图任旧人之意，常有越在外服之叹。矧欲辞位而去，遂安丘园哉！三川重镇，务举大体。簿书期会，则有司存。优游卒岁，可以忘老。

三 元祐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敕孙固。廊庙之旧，历事三朝。名德并隆，如卿者有几？无故释位，其谓朝廷何！卿既自为谋，亦为乃后谋之。勉遵前诏，以慰中外之望。

四 元祐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敕孙固。朕永怀三宗，追用其人。所以尊礼慰藉其意者，自以为无失矣。而卿浩然怀归，若不可复留，何哉？勉徇大义，毋违朕志。

赐新除枢密直学士知定州韩忠彦乞改一偏州不

允诏 元祐二年二月

敕忠彦。朕尝览阅古之图，观宗臣之文。俯仰今昔，有概于心。会中山阙守，差择循良。卿庶几焉，勉副朕意，何以辞为？

赐枢密直学士守兵部尚书王存乞知陈
州不允诏

敕王存。卿出入四朝，更涉夷险。金石之节，始终惟一。六卿之长，所以倡九牧而厚风俗也，岂以职事烦简为轻重哉！君子出处，朝廷之大事，而风雨寒暑，肤理之微疾也。姑安厥位，以称朕意。

赐尚书左丞李清臣生日诏
元祐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敕清臣。春之方中，月复几望。笃生王国之彦，蔚为廊庙之华。神既听于靖恭，民亦宜于恺悌。膺我庆赐，永绥寿祺。

赐朝散大夫试御史中丞傅尧俞乞外郡不

允诏 元祐二年三月十三日

敕尧俞。负中外之望，居得言之地。朕方虚己，乐闻嘉猷。乃者水旱连岁，民流未止。贼盗将炽，财力靡敝。卿既欲图实效以酬恩，朕亦将考所言以责实。偃息藩郡，岂所望哉！

赐镇江军节度使充集禧观使韩绛茶药诏

元祐二年三月

敕韩绛。春夏之交，寒燠相沴。起居之节，调适为难。眷予元臣，久劳于外。宜加存问，且锡珍良。勉蹈至和，以符眷倚。

赐保宁军节度使冯京告敕茶药诏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一日

敕冯京。卿以笃老，久勤外服。留龠之重，拥髦而东。蒙犯氛埃，徒御良苦。宜省思虑，近药物。勉遵时令，以副眷怀。

赐镇江军节度使充集禧观使韩绛赴阙诏

二首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敕韩绛。卿擢自祖宗，辅翼先帝。德望之重，天下耸闻。与其置之一方，劳以民事；不若归安阙下，式瞻仪刑。请老闲居，固非所望。嘉猷入告，夫岂不能。迟卿言还，及此初夏。

二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敕韩绛。为天下计，则贤者常劳。为人臣谋，则老者当逸。今朝廷待卿之意，酌处其中。奉朝请于琳宫，所以系民望；释负荷于留龠，所以慰雅怀。勉及清和，亟还朝著。

赐尚书刑部侍郎范百禄乞外任不允诏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敕百禄。成王命君陈：“商民在辟，予曰辟，尔惟勿辟。予曰宥，尔惟勿宥，惟厥中。”古之有司，与天子相可否盖如此，而况公卿之间，议有异同，而不尽其说哉！例在中书，与在有司，固宜审处，归于至当。

而卿遽欲以此去位，非古之道也。其益修厥官，以称朕意。

赐龙图阁直学士新差知秦州吕公孺乞改授宫观小
郡差遣不允诏 元祐二年四月三日

敕公孺。朕顾怀西方，思得贤守，使边有备而民无扰。以卿耆老练达，德宇渊静。秦又旧治，吏士服习。卧护诸将，无以易卿。

赐彰化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判大宗正事
宗晟上表乞还职事不允诏
元祐二年四月十五日

敕宗晟。《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卿以膝下之养，为宗人之法。古之为政。孰大于此，而欲以亲辞职耶？其益修厥官，以称吾意。

二 宗晟表云：所生之母，已逾耄年，宜还职事以投闲，庶尽色难以终养。伏望特降睿旨，俾从素愿。

敕宗晟。古者庶子之官设，而邦国有伦。所治虽

简，而所寄甚重。卿为宗室祭酒，德度之美，刑于中外。朕方庆瓜瓞之茂，而欲观麟趾之应。益励厥职，无弃尔成。

赐故夏国主嗣子乾顺进奉谢恩马驼
回诏二首

诏故夏国主嗣子乾顺。临吊之重，以宠世臣。思报之深，复承来价。载阅充庭之实，备形述职之心。乃眷忠勤，不忘嘉叹。

二 元祐二年四月十七日

诏故夏国主嗣子乾顺。向遣行人，往贖襄事。继陈方物，来奉谢章。惟忠可以附民，惟礼可以定国。勉终诚节，以副眷怀。

赐新除尚书左丞刘摯辞免恩命不允诏

敕刘摯。朕昔闻卿言，今任以政。已试之效，见于事功。廊庙阙人，以次迁用。宜其右不宜其左，能于昔不能于今，岂有是哉！

赐新除中大夫守尚书右丞王存辞免恩命不允诏

元祐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敕王存。朕历选百辟，试之以事，惇厚而文，刚毅而和，更涉变故，守德不移，无逾卿者。夫享天下之利者，任天下之患。居天下之乐者，同天下之忧。朕非以是富贵卿也，其何以辞？

赐集禧观使镇江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韩绛乞

致仕不允诏二首 元祐二年六月四日

敕韩绛。向以宏才，卧护北道。凡斯民之利病，盖一方之安危。朕方虚怀，以待元老。冀疾病之有间，得雍容而造朝。时闻嘉言，以辅不逮。告老之请，殊非朕心。

二 元祐二年六月四日

敕韩绛。元老在位，邦之荣华。徒以精神折冲，非以筋力为礼。游神道馆，拥节家庭。于卿同告老之安，而国有贪贤之美。勉自辅养，期于少留。

赐新除试吏部侍郎范百禄辞免恩命不允诏

元祐二年六月十二日

敕百禄。夫以天官之贰，治夏卿之选。簿书繁重，条格纷委。苟非其人，则士之失职而无告者多矣。朕难其材，不以轻授。卿有应务之敏，而行之以勤；有守官之亮，而济之以通。往行其志，何以辞为？

赐新除吏部侍郎傅尧俞辞免恩命乞知陈州

不允诏 元祐二年六月十三日

敕尧俞。连蹇三黜，栖迟十年。士无贤愚，为国太息。如珠玉之在泥土，麟凤之在网罗。朕所以拔卿于久废之中，用卿于期年之内。天下拭目，欲观所为。而乃引微疾以自言，指便郡而求去，岂独于卿有报国未遂之叹？亦将使朕获用贤不终之讥。勉复旧曹，以全大节。

赐同知枢密院事范纯仁生日诏

元祐二年六月十八日

敕范纯仁。卿天资文武，世济勋劳。载嘉诞日之

临，岂独私门之喜。宜膺庆赐，以介寿祺。

赐新除知枢密院安燾辞免恩命不允诏

元祐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敕安燾。人才之难，从古所叹。图任以旧，为国之常。卿以睪异之资，荷艰难之寄。懃劳靡懈，望实愈隆。虽云超升，不改畴昔。徒以任之既久，则责之宜专，知无不为，乃所望于卿者。卑以自牧，亦何补于国哉！

赐朝议大夫试户部尚书李常乞除沿边一州不

允诏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敕李常。在泮献馘，亦儒者之常。挺剑疾斗，盖孔门之事。虽然，义有轻重，理有后先。与其自请捍边，已癰疥之疾，曷若尽瘁事国，干心膂之忧？苟推是心，何往非报？虽愿受长纆而往者，卿之本怀；然自以尺箠而鞭之，吾有余力。尚体此意，姑安厥官。

赐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宰相吕公著自今后
入朝凡有拜礼宜并特与免拜诏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敕彦博。朕闻几杖以优贤，著之典礼；耄老无下拜，书于《春秋》。魏太傅钟繇，以足疾乘车就坐，自尔三公有疾，以为故事。而唐司徒马燧，亦以老病自力，对于延英，诏使毋拜。今吾耆老大臣，四朝之旧，德隆而望重，任大而忧深者，惟卿与公著而已。吕公著诏即改云：惟彦博与卿而已。方资其蓄龟之告，岂责以筋力之礼？今后入朝，凡有拜礼，宜并特免。卿其专有为之报，略无益之仪。毋或固辞，以称朕意。

赐新除兼侍读依前光禄大夫吏部尚书苏颂辞免恩
命不允诏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敕苏颂。朕惟左右正人之求，甚难其选。以为直亮多闻之益，宜莫如卿。方虚怀于至言，岂曲从于逊避。亟服乃事，毋烦固辞。

赐守司空开府仪同三司致仕韩绛乞受册礼毕随班
称贺免赴诏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敕韩绛。卿脱屣轩冕，颐神丘园。不为绝俗之高，
愈笃爱君之意。喜闻册号，请覲内廷。在臣子之诚心，
卿为尽节；顾筋骸之末礼，吾所未安。

赐宰相吕公著乞罢免相位不允诏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敕公著。宰相之责，绥靖四方。羌人既俘，士气
益振。长轡远驭，方资老谋。卿不强起，孰卒吾事？
近以二老之故，削亟拜之礼。而彦博执谦不回，朕既
从其请矣。卿起就位，复何疑哉！

赐前两府并待制已上知州初冬衣袄诏
元祐二年九月七日

敕元发。岁将墜户，工告始裘。宜颁在笥之珍，
以示维藩之宠。服之安燠，体我眷怀。

赐太师文彦博乞致仕不允诏

元祐二年九月十日

敕彦博。卿求退之意，著于士民；执谦之心，信于天地。勉当委重之托，初无怀禄之嫌。大义苟安，细故可略。朕命不再，卿其少安。

二

敕彦博。论道则忘年，卿不可以年既高而为请；称德则鄙力，卿不可以力不足而为辞。断之于中，义有不易。岂以屡请之故，而废将成之功？体君至怀，以慰公议。

赐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工部侍郎蔡延庆乞知应天

府不允诏 元祐二年九月十六日

敕延庆。入侍禁近，出殿藩服。已试之效，蔼然有声。今若予工，宜有余力。夫游刃肯綮，尚不辞难；退食委蛇，岂当告病？肤理微疾，行当自痊。勉安厥官，以称朕意。

赐尚书左丞刘摯生日诏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敕刘摯。律协应钟，辰集析木。实生俊辅，休有令名。膺我宠章，以介眉寿。

赵州赐大辽皇帝贺兴龙节大使茶药诏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敕。卿邻欢载讲，使节甚华。永言邮传之勤，适此风霜之候。宜加宠贄，以示眷存。

赵州赐大辽皇帝贺兴龙节副使茶药诏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敕。卿载驰远道，良苦祈寒。岂无药物之嘉，以辅寢兴之节？宜膺宠锡，尚体至怀。

赐太师文彦博生日诏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九日

敕彦博。阳月载临，刚辰协吉。笃生元老，弼亮

四朝。允为廊庙之华，岂独闺门之庆？往膺宠数，永锡寿祺。

赐资政殿学士太中大夫新知成都府王安礼乞知陈

颖等一郡不允诏 元祐二年十月一日

敕安礼。朕惟西蜀地狭而赋重，人懦而吏肆。徭役新定，农民在官。馭之无方，将不胜弊。惟朕左右信臣，明而不苟，宽而有断，必能肃遏慢吏，扶养小弱。卿虽微疾，强为朕行。时近药石，勉事道路，称朕意焉。

沿路赐奉安神宗御容礼仪使吕大防银合茶药诏

元祐二年十月七日

敕大防。於赫神考，如日在天！虽光明无所不临，而躔次必有所舍。肆予命尔，祇奉此行。礼既告成，勤亦良至。感慕之外，嘉叹不忘。

赐资政殿学士太中大夫新差知成都府王安礼银

合茶药诏 元祐二年十月八日

敕安礼。朕求治如不及，用人惟恐失之。矧余良

臣，擢自神考。出入中外，厥声蔼然，朕岂欲其远去哉？特以全蜀之寄，甚难其选。知卿笃于忠义，当不以远近为意也。勉事道路，慎疾自爱。往安吾民，以称朕意。

赵州赐大辽贺太皇太后正旦大使茶药诏

元祐二年十月十七日

敕。卿久勤轺传，远犯风埃。眷言行迈之劳，良极轸怀之意。往颁珍剂，以辅至和。

赵州赐大辽贺太皇太后正旦副使茶药诏

元祐二年十月十七日

敕。卿远乘使传，来讲邻欢。属此沍寒，尚勲行役。往加问劳，式示眷怀。

赵州赐大辽贺皇帝正旦大使茶药诏

元祐二年十月十七日

敕。卿远庆春朝，笃修邻好。永惟使事之重，遂忘行役之劳。既极叹嘉，宜申问劳。

赵州赐大辽贺皇帝正旦副使茶药诏

元祐二年十月十七日

敕。徂岁向晚，修途苦寒。方趋造于会朝，未即安于舍馆。往加恩锡，增重使华。

赐宰相吕公著生日诏 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敕公著。卿三世将相，四朝耆老。赉我良弼，实惟兹辰。茂膺维岳之灵，永锡如陵之寿。宜颁宠数，以示眷怀。

赐新除龙图阁直学士李之纯辞恩命不允诏

元祐二年十二月四日

敕之纯。祖宗之文章与典谟训诰，并宝于世，典领其事，非有德君子，虽积劳久次，不以轻授。蜀远而人懦，穷困抑塞，至无所诉。朕专欲以德安之，故内阁之命，非独以宠卿，抑将使蜀人知朕用卿，盖以德选也。其深识此意，勿复固辞。

赐太师文彦博乞致仕不允诏二首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敕彦博。卿自去岁以来，数苦小疾，尚能勉留，以辅不逮。近者神明所相，体力自康，视听不衰，步趋加健，乃欲求去耶？今御戎之策，未有定议，京东西、河朔荐饥，公私枵然。方与二三臣图之，卿未可以即安也。

二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敕彦博。卿历相三宗，名闻四夷。位极一品，书考四十。自载籍以来，未之闻也。固当以国为家，以天下为身，以安社稷为悦，而不当以居丘园为乐也。朕方待卿而为政，请老之言，所未欲闻。

赐外任臣寮进贺太皇太后受册马诏敕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敕曾布。礼以正名，国之旧典。载阅充庭之实，式将戴后之心。朕眷忠勤，良深嘉叹。

赐外任臣寮进奉贺皇太后皇太妃受册马诏敕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敕曾布。典册告成，宫闱之庆。事君尽礼，因物见诚。乃眷忠勤，不忘嘉叹。

赐保宁军节度使知大名府冯京进奉贺端午节

马诏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敕冯京。受钺将坛，剖符畿甸。效充庭之骏足，庆中火之良辰。乃眷勤诚，不忘嘉叹。

赐资政殿学士知邓州韩维进奉谢恩马诏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敕韩维。庙堂均逸，远不忘君。駉骏在庭，仪多于物。载惟忠荇，良极叹咨。

赐检校司空左武卫上将军郭逵进奉谢恩马诏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敕郭逵。惟卿耆老，渐就退闲。不忘戴主之诚，远效充庭之骏。载嘉忠荃，良极叹咨。

赐中大夫守尚书右丞王存生日诏

元祐三年正月四日

敕王存。卿以宏才，与闻大政。诞日之庆，岂惟闺庭？宠锡之隆，庶延寿嘏。

赐试户部侍郎赵瞻陈乞便郡不允诏

元祐三年正月十三日

敕赵瞻。朕褒显耆旧，取其宿望，养育俊□，待其成材。庶前后相继，朝不乏人。则堂陛自隆，国有所恃。方今在廷之士，孰非华发之良？而卿以康强之年，为远引之计，于义未可，盖难曲从。

赐皇伯祖宗晟辞免起复恩命不许诏四首

元祐三年二月十五日

敕宗晟。卿哀迫之至，言不及文。览之惻然，欲从所请。而宗子之众，才性各殊。位不期骄，禄不期侈。非卿允蹈忠信，力行礼义，以身先之，盖未易齐也。少屈尔私，以成吾志，不亦可乎？

二 元祐三年二月十五日

敕宗晟。卿以强起就位，为未便安。而朕以徇私忘公，为未尽美。《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夫圣人以孝弟为从政，而卿以从政为非孝，非所闻也。勉从朕命，勿复固辞。

三 元祐三年二月十五日

敕宗晟。卿致孝罔极，守礼不回。以鲁、卫之亲，而行曾、闵之事。吾深欲成人之美，遂卿之私。顾以宗臣治亲，有国先务。教以道艺，时其冠昏。奖察其贤能，而训谕其骄惰。非吾宗室之老，孰当父兄之任？其深明吾意，往服厥官。

四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敕宗晟。君子之于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而况汉、唐之旧，故事具存。如翟方进、房乔之流，皆以儒术致身，不免于释哀而谋国。近岁夏竦、晁宗慤，亦以近臣夺丧，君子不以为过。今宗正之事，止于治亲。譬犹父兄，训敕子弟。岂以衰麻之故，而废闺门之政乎？卿其勿疑，亟服乃事。

赐保宁军节度使知大名府冯京进奉兴龙节并冬至正旦马诏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敕冯京。震夙之祥，旅庭称庆。岁时之会，因物效诚。乃眷元臣，实勤典礼。多仪克举，屡叹不忘。

赐外任臣寮进奉谢恩马诏敕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敕。衔恩思报，因物致诚。效兹乘服之良，示有驱驰之志。永言忠荃，良极叹咨。

赐外任臣寮进奉兴龙节功德疏诏敕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敕。诞弥之庆，中外所同。毕输卫上之诚，来献后天之祝。永言忠荇，良极叹嘉。

赐新除守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吕公著辞免恩命不

允诏 元祐三年四月六日

敕公著。委重元老，朕之本心。归安丘园，卿之素志。今于二者，酌处其中。使卿获居劳逸之间，而朕不失仰成之托。于义两得，夫复何辞！

赐新除太中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大

防辞免恩命不允诏 元祐三年四月六日

敕大防。端揆黄门之任，虚之久矣。以卿德望兼重，才术有余，故授之不疑。涣号已行，僉言惟允。务称朕命，何以辞为！

赐新除太中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范纯
仁辞免恩命不允诏 元祐三年四月六日

敕纯仁。国之安危，寄于宰辅。朕岂苟然而轻授也哉？试之以事而不移，断之于心而不贰。成命已出，岂容复回？往修厥官，以称朕意。

赐观文殿大学士光禄大夫知永兴军韩缜三上表乞
致仕不许断来章诏 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敕韩缜。夫任天下之责者，无自营之私。蒙国士之知者，有非常之报。矧卿德望兼重，体力犹强。方资御侮之壮猷，焉用引年之常礼？宜安厥位，毋复言归。

赐观文殿大学士光禄大夫知永兴军韩缜三上表陈
乞致仕不允断来章诏 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敕韩缜。朕体貌诸老，仪刑四方。假以方面之安，略其筋力之礼。如卿屡请，固无怀禄之嫌；而朕固留，宜有志归之意。今中外无事，民物小康。顾恐安车之荣，未逾坐啸之乐。朕命不易，卿其少安。

赐新除太中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范纯仁再上札子辞免恩命不允诏 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敕纯仁。卿奉事先帝，义深爱君。与政西枢，论不阿世。昔闻汲黯之不夺，今见徐公之有常。参以众言，蔽自朕志。右宰之任，非卿而谁？屡执谦词，殊非所望。

赐新除依前中大夫守中书侍郎刘摯辞免恩命不允诏 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敕刘摯。朝廷设三省，建丞弼，虽所治不同，至于因时立政，昭德塞违，其实一也。卿既任其事矣，今以次迁，无足辞者。

赐新除依前中大夫守尚书左丞王存辞免恩命不允诏 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敕王存。卿学足以经邦，才足以应务。更练愈久，开益居多。以积日而稍迁，顾僉言之咸允。国之常典，何以辞为？

赐新除中大夫守尚书右丞胡宗愈辞免恩命不允诏

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敕宗愈。卿昔在谏垣，首开正论。出入滋久，操守不回。雅望在人，既非一日之积；历试而用，亦自群言之公。往祗厥官，毋替朕命。

赐新除依前中散大夫充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赵瞻辞免恩命不允诏

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敕赵瞻。朕惟本兵之地，司命吾民。矧羌戎叛服之无常，实边鄙安危之未决。岂以此柄，轻授其人？以卿望重缙绅，学兼文武。历试而用，众言允谐。往践厥官，勿违朕命。

赐新除门下侍郎孙固辞恩命不允诏

元祐三年四月八日

敕孙固。朕惟三朝老臣，义同休戚。先帝旧学，存者几人。意其风采之耸闻，可使朝廷之增重。矧卿德望素著，寄任已隆。昔冠西枢，今贰东省。众以为

允，义无足辞。

赐新除试御史中丞孙觉辞免恩命不允诏

元祐三年四月八日

敕孙觉。卿三居谏省，皆以直闻。盖尝遇事以建言，志在行义以达道。擢为执法，实允僉言。以卿直谅多闻，而朕开纳不讳。固无观望难言之病，岂有丧失名节之忧哉！载阅来章，甚非所望。

赐新除右光禄大夫依前知枢密院事安燾辞恩命

不允诏 元祐三年四月八日

敕安燾。卿谋国之重，历年于兹。纪纲修明，中外宁辑。夫图任共政，所忧者大；则久劳迁秩，亦理之常。虽固执于撝谦，恐难回于成命。往服休宠，以彰眷怀。

赐新除中大夫守尚书右丞胡宗愈辞免恩命不允诏

元祐三年四月十日

敕宗愈。卿更涉夷险，践馭中外。出奉使指，而民宜之。入治天官，而吏畏之。非独能言者也。《书》

不云乎：“敷奏以言，明试以功。”朕得之矣，卿其勿辞。

赐新除依前中散大夫充枢密直学士签书枢密院事

赵瞻辞免恩命不允诏 元祐三年四月十日

敕赵瞻。朕之进入，可谓难矣。自非耆老久次，
恟恟无华，则枢机之任，不以轻授。卿之自视，何愧
于斯？祇服厥官，思所以称而已。

赐新除翰林学士朝请大夫知制诰许将赴阙诏

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敕许将。卿敏而好学，达于从政。出殿方国，则
修儒术以饰吏事；入备顾问，则酌民言以广上听。待
命北门，号称内相。虽于卿为旧物，实当今之高选。
亟践厥职，伫闻嘉猷。

赐新除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吕公著辞免册礼许诏

元祐三年四月十三日

敕公著。多仪以隆辅弼，国之彝典；自损以信君

父，卿之美志。再阅诚言之请，益彰谦德之光。勉徇所陈，不忘嘉叹。

赐正议大夫知枢密院事安燾辞免迁官恩命允诏

元祐三年四月十五日

敕安燾。卿国之隼辅，位冠枢庭。以时褒升，岂待功阙？而能力辞宠命，欲以身率群臣，使廉耻相先，名器益重。勉从来请，以笃此风。

赐新除中大夫守尚书右丞胡宗愈辞免恩命不允诏

元祐三年四月十五日

敕宗愈。朕之用卿，盖听其言，考其行事，参之公议，而断自朕心，可谓审矣。而卿固辞不已，朕甚惑之。夫小人以位为宠，求之而不可得，君子以宠为忧，推之而莫能去。自古以然，卿何疑哉？

赐新除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吕公著辞免册礼允诏

元祐三年四月十五日

敕公著。册祝于庙，惟周之典。临朝亲拜，亦汉之旧。事大则礼重，礼重则乐备，古之道也。今卿逊

避不居，自处以约。勉从所乞，以成其美。

赐许将辞免恩命不允诏 元祐三年四月十八日

敕许将。进以经术，当告我以安危；来自西南，固知民之利病。渴闻说论，少副虚怀。而乃退托无能，力辞旧物。既非所望，其可曲从。

赐河西军节度使西蕃邈川首领阿里骨进奉回诏

元祐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敕阿里骨。惟尔祖先，世笃忠孝。本与夏贼，日寻干戈。亦惟恃我朝廷爵秩之隆，用能保尔子孙黎民之众。肆朕命尔，嗣长乃师。而承袭以来，强酋外擅，尔弗能禁。恣其所为，遂据洮城，以犯王略，阴连夏贼，约日盗边。朕愍属羌之无辜，出偏师而问罪。元恶俘获，余党散亡。山后底平，河南绥服。朕惟率酋豪而捍疆场，乃尔世功；叛君父而从仇讎，岂其本意？庶能改过，未忍加兵。果因物以贡诚，愿洗心而效顺。尔既知悔，朕复何求？已指挥熙河路更不出兵。及除已招纳到部族外，住罢招纳。依旧许般次往来买卖，及上京进奉。尔宜约束种类，共保边陲。期宠禄于有终，知大恩之难再。勿使来款，复为虚言。

赐新除依前朝散大夫守尚书吏部侍郎充龙图
阁待制傅尧俞辞免恩命不允诏
元祐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敕尧俞。夙望所在，旧疾既平。及兹言还，慰我
虚伫。徒得君重，虽暂屈于淮阳。雅意本朝，宁久安
于冯翊？复求自便，殊戾所期。往修厥官，务称朕命。

赐守尚书右丞胡宗愈乞除闲慢差遣不允诏
元祐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敕宗愈。朕开奖言路，通来下情。虽许风闻，犹
当核实。岂以无根之语，轻摇辅政之臣？朕方驭众以
宽，退人以礼。加之美职，付以大邦。朕既无负于听
言，卿亦何嫌而避位。祇服乃事，毋自为疑。

赐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范纯仁生日诏
元祐三年六月九日

敕纯仁。卿河岳之灵，神明所相。载更诞日，永
介寿祺。体我眷怀，受兹宠锡。

赐正议大夫守门下侍郎孙固生日诏

元祐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敕孙固。卿图任之旧，缙绅所推。难老之祥，神人攸相。载更良日，益永寿祺。申以宠章，式隆眷遇。

赐正议大夫知枢密院事安燾生日诏

元祐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敕安燾。桑弧告庆，降哲辅于兹辰；彩服拜嘉，冠荣名于当代。祗服朕命，益寿乃亲。

赐龙图阁学士河东路经略使兼知太原府

曾布乞除一闲慢州郡不允诏

元祐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敕曾布。将不久任，难以责成。谋不素定，难以应猝。卿屡试剧郡，所临有声。而况二年于兹，诸将所服。事既即叙，人谁易卿？夫捣虚攻瑕，兵家常势；知难避整，夷狄亦然。卿若有以待之，彼将望而去矣。勉卒乃事，毋忘朕言。

赐河西军节度使西蕃邈川首领阿里骨进奉回

程诏 元祐三年八月三日

敕阿里骨。卿屡款塞垣，愿终臣节。爰因贡篚，益著诚心。再省忠勤，良深嘉叹。

赐皇叔改封徐王颢上表辞免册礼允诏二首

元祐三年八月二十日

敕颢。卿大雅不群，自得诗书之富；为善最乐，不知轩冕之荣。既殿大邦，宜膺盛礼。而抑损之志，逡巡不居。虽莫称朕所以极褒崇之心，而将使卿庶几获谦冲之福。勉从其意，嘉叹不忘。

二 元祐三年八月二十日

敕颢。锡山土田，以昭令德。备物典册，盖有常仪。而卿深惧满盈，过形抑畏。一谦四益，当克永年。三命滋恭，固将有后。曲成美志，以劝事君。宜依所乞。

赐知渭州刘昌祚进奉兴龙节银诏

元祐三年十一月六日

敕昌祚。卿御侮边庭，驰神魏阙。会嘉辰之献寿，纳贡筐以效珍。载省忠勤，不忘褒叹。

赐皇伯祖宗晟辞免起复恩命不允诏二首

元祐三年十二月五日

敕宗晟。夫要经服事，出于孔门；墨衰从政，见于鲁史。永惟徇国忘家之义，非有食稻衣锦之嫌。若非使卿居之而安，则吾岂敢强所不欲？勉从前诏，往服厥官。

二 元祐三年十二月五日

敕宗晟。卿德爵与齿，皆天下达尊。服属之隆，为宗室祭酒。任独高于三世，报宜异于常人。故夺情非以私卿，而服事所以徇国。义无所愧，何以辞为？

赐正议大夫知邓州蔡确乞量移弟硕允诏

元祐三年十二月九日

敕蔡确。以义责备，《春秋》有失教之讥；以情内恕，诗人有将母之念。硕之得罪，事在有司。难以贵近之亲，而废朝廷之典。及观来请，有概予心。重违兄弟急难之词，以伤人子奉养之意。

赐知渭州刘昌祚进奉谢恩并赐月俸公使及贺

端午节马诏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敕昌祚。卿执德宏毅，秉心恪恭。拜新渥于公朝，谨旧仪于令节。抗章来上，因物见诚。再省忠勤，良深嘉叹。

赐端明殿学士银青光禄大夫致仕范镇奖谕诏

元祐三年闰十二月一日

敕范镇。朕惟春秋之后，礼乐先亡。秦汉以来，《韶》《武》仅在。散乐工于河海之上，往而不还；聘先生于齐鲁之间，有莫能致。魏、晋以下，曹、邨无讥。岂徒郑、卫之音，已杂华、戎之器？间存作者，

犹有典刑。然铄黍之一差，或宫商之易位。惟我四朝之老，独知五降之非。审声如音，以律生尺。览《诗》《书》之来上，阅箕、虞之在廷。君臣同观，父老太息。方诏学士大夫论其法，工师有司考其声，上追先帝移风易俗之心，下慰老臣爱君忧国之志。究观所作，嘉叹不忘。

赐朝散大夫守尚书吏部侍郎充龙图阁待制傅尧

俞乞外郡不允诏 元祐三年闰十二月十四日

敕尧俞。卿望重本朝，进由公议。方卿大夫有为之际，亦士君子难得之时。而卿出领郡章，入佐治典。席未暖而辄去，政何时而报成？小疾行瘳，姑安厥位。

赐保宁军节度使知大名府冯京进奉贺兴

龙节马一十匹并冬节马二匹诏

元祐三年闰十二月十八日

敕冯京。卿坐镇全魏，隐若长城。远驰颂祷之心，来效骖骝之贡。眷言忠荇，良极叹嘉。

赐泰宁军节度观察留后知相州李珣进奉

贺冬马一匹诏 元祐三年闰十二月十八日

敕李珣。卿宣化近邦，驰神北阙。属兹阳月之吉，远效王闲之良。言念忠勤，不忘嘉叹。

赐中大夫守尚书左丞王存生日诏

元祐四年正月四日

敕王存。在《易》之《泰》，与物皆春。于时良臣，生我王国。宜膺宠赉，以介寿祺。

赐龙图阁直学士正议大夫权知开封府吕公著

上表陈乞致仕不允诏二首

元祐四年正月五日

敕公著。朕鸡鸣而起，志于求助。鲐背之老，未敢即安。矧卿体力不衰，发齿犹壮。遽有引年之请，殊乖图旧之心。宜安厥官，以称朕意。

二

敕吕公著。卿将相三世，凛乎正始之风；出入四朝，蔚然难老之状。浩穰之治，谈笑而成。方观报政之能，遽有归休之请。公议未可，卿其少安。

赐济阳郡王曹佺在朝假将百日特与宽假
将理诏 元祐四年正月十二日

敕曹佺。卿贤戚莫二，德齿并隆。眷言朝请之勤，思见仪刑之老。谢病既久，轸念良深。推予赐告之恩，期于勿药之喜。宜特与宽假将理。

赐光禄大夫守吏部尚书兼侍读苏颂上表乞致
仕不允诏二首 元祐四年正月十三日

敕苏颂。吾闻有志之士，以身殉道而遗名；有道之君，使人乐用而忘老。今卿不安其位，岂吾有愧于古哉？夫难进之士，年仅及而辄退；则已试之才，吾莫得而尽用矣。激扬多士，方资崔、毛之德；讲诵旧闻，未卒褚、马之业。事非小补，卿其少安。

二

敕苏颂。卿历事四朝，允有一德。徒论徐公之奢俭，莫见子文之愠喜。朕既寤寐哲士，体貌元臣。方贵德齿之达尊，岂求筋力之常礼？矧卿方膺难老之锡，宜励益壮之心。惜日有为，古人所重；引年求去，公议未安。勉为朕留，以慰人望。

赐光禄大夫守吏部尚书兼侍读苏颂上第二表陈

乞致仕不允诏 元祐四年二月二日

敕苏颂。夫天以多士宁王国，而祖宗以成德遗后人。方使寿考康强，以究其用。而朕乃以引年而听其去，可乎？矧卿铨综之精，谈笑而办。勉思职事，以称朕心。

二

敕苏颂。天官之任，老成所宜。坐执铨衡，有山公晚年之故事；簿书烦杂，独萧俯一时之偏词。卿其总揽纲条，阔略苛细。委蛇退食，以慰士心。

新除权礼部尚书梁燾辞免恩命不允诏

元祐四年二月三日

敕梁燾。卿出处以义，进退以礼。昔请补外，朕不得已而听其去；今兹选用，众以为宜而恨其晚。而卿又固辞，岂朕所望？成命不易，其速造朝。

赐宣徽南院使充太一宫使冯京乞依职任官例祇

赴六参不允诏 元祐四年六月十四日下院

敕冯京。朕以卿耆老厚德，重烦以庶事。而卿笃恭尽礼，自同于有司。既朝朔望，尚复敷请。虽抑抑自警，知卿有卫武之风，而仆仆亟拜，非朕待子思之意。宜遵前命，以副眷怀。

赐右正议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吕大防生日诏

元祐四年六月十五日下院

敕大防。股肱之良，与国为重；家庭之庆，亦朕所同。适《斯干》献梦之辰，均《既醉》太平之福。膺予宠锡，介尔寿祺。

赐翰林学士中大夫兼侍读赵彦若辞免国史修撰

不允诏 元祐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下院

敕彦若。卿学世其家，宜居载笔之地；官宿其业，已奏杀青之书。自托不能，殊非所望。祇膺成命，毋复固辞。

赐河东节度使太师开府仪同三司太原尹致仕文彦

博温溪心马诏 元祐四年七月二日下院

敕彦博。惟我宗臣，名震夷落。狼心缺舌，知献厥诚。朕以张奐拒羌之献，不如旅獒昭德之致。已敕边吏答赐所直，其马今以赐卿，至可领也。

赐夏国主进奉贺坤成节回诏

元祐四年七月二十二日下院

敕。节纪诞弥，庆均临照。眷守邦之虽远，亦执贄以来同。嘉与朝臣，咸称寿肆。载惟忠恪，宜有宠颁。

赐皇伯祖宗晟辞免恩命起复允终丧 制诏二首

敕宗晟。朕寤寐雋贤，燮和中外。眷言释位之久，实有乏才之忧。而三年未终，五诏不起。与其贪明哲之美，以緝熙庶工；不若执孝弟之纯，以风励宗子。俯从诚守，良极叹咨。

二

敕宗晟。夫衰麻之哀，达于上下；损益之变，权以重轻。虽事君均于事亲，而夺志难于夺帅。俯听终丧之守，以成致孝之全。言念笃诚，实增屡叹。

赐新授枢密直学士赵昫进奉谢恩马诏

敕赵昫。论德进律，天下之公议；因物见诚，臣子之雅志。爰陈骏骏，以效驱驰。体乃至怀，极于嘉叹。

赐新除龙图阁直学士依前中散大夫陈安石
辞免恩命不允诏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敕安石。夫士出身从仕，少壮陈力，耆老守节，朕必有以宠绥之。卿逮事四朝，扬历中外。号称良能，不见过失。书阁之拜，众以为宜。无复固辞，以遂成命。

苏轼文集卷四十一

内制敕书

赐南平王李乾德历日敕书 元祐元年十月八日

敕乾德。眷彼海隅，被予声教。宜有王正之赐，以为农事之祥。勤恤远民，以开嗣岁。

赐新除依前交趾郡王李乾德加恩制告敕书
元祐元年十月十五日

敕乾德。朕躬执圭币，大飨帝亲。颁布湛恩，遍暨诸夏。卿世绥侯服，钦顺朝廷。宜锡徽章，以昭异数。

赐外任臣寮历日诏敕书 元祐元年十月二十八日

敕韩绛。朕申命日官，逆推嗣岁。眷予共理，颁此成书。勉劬农功，毋违时令。

赐侍卫亲军马军都虞候刘昌祚进奉贺明堂礼毕
马敕书 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日

敕刘昌祚。大事告成，多方同庆。汝以分符之重，特修效马之仪。载念勤诚，不忘嘉叹。

赐外任臣寮进奉兴龙节马诏敕书
元祐二年四月十三日

敕韩缜。诞弥之庆，远迩攸同。眷惟外服之良，来效右牵之礼。言念诚恪，不忘叹嘉。

赐溪洞蛮人彭允宗等进奉端午布敕书
元祐二年五月十日

敕彭允宗等。汝族居裔壤，心慕华风。来修任土

之仪，远效充庭之实。载惟歉悃，良用叹嘉。

赐权陕府西路转运判官孙路银绢奖谕敕书

元祐二年六月二十八日，为筑兰州西荆堡，成，下同。

敕孙路。宣力计台，悉心边政。相视衿要，缮完保鄣。讫用有成，不愆于素。使虏无可乘之便，民有足恃之安。乃眷忠勤，不忘嘉叹。

赐知兰州王文郁银绢奖谕敕书

元祐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敕王文郁。汝以御侮之才，当专城之寄。百堵皆作，三月而成。非威服民夷，身先士卒，则安能以一时之役，成无穷之利？达于朕听，良用叹嘉。

赐新除依前静海军节度使进封南平王李乾德制

诰敕书 元祐二年七月八日

敕。朕子养兆姓，囊括四荒，譬之于天，岂吝膏泽？卿守藩滋久，事上益虔。高爵隆名，极其荣显。蔗缘天宠，以服民心。其思尽忠，以称恩礼。

赐外任臣寮进奉坤成节银敕书

元祐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敕刘昌祚。汝承流外服，雅意本朝。爰因载诞之辰，远致同寅之礼。眷惟忠荃，良极叹嘉。

赐西南罗藩进奉敕书

元祐二年九月三日

敕。汝世为要服，时款塞垣。志慕华风，来修职贡。载惟忠恪，良用叹咨。

赐诸路知州职司等并总管钤辖至使臣初
冬衣袄敕书

敕冯洁己。王事靡盬，日月其除。属霜露之戒寒，待衣裘而卒岁。宜加宠锡，以示眷怀。

赐诸路蕃官并溪洞蛮人初冬衣袄敕书

敕瞎毡。职在捍边，志常面内。属此严凝之候，宜均轻暖之恩。服我宠颁，益思忠报。

赐诸路屯驻泊就粮本城诸员寮等初
冬衣袄都敕

敕汝等。久勤外服，属戒祈寒。爰念捍城之劳，
普均挟纊之惠。

赐外任臣寮等进奉坤成节功德疏诏敕书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敕冯京。职虽在外，忠不忘君。集胜妙之良因，
致寿康之善祷。眷言诚尽，良极叹嘉。

赐朝奉郎通判梓州赵君奭进奉坤成节无量
寿佛敕书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敕赵君奭。相好妙严，衷诚倾尽。汝期乃后，享
无量之年；吾欲斯民，同极乐之世。永言忠爱，良用
叹咨。

沿路赐奉安神宗御容押班冯宗道并内臣等银
合茶药敕书 元祐二年十月七日

敕冯宗道。逮事有年，追远不懈。属祠宫之告具，
驂日驭以遄征。往复之间，忠劳亦至。特加存问，尚
体至怀。

赐五台山十寺僧正省奇等进奉兴龙节功德疏等
奖谕敕书 元祐二年十一月一日

敕省奇等。清凉之域，仙圣所游。爰因弥月之辰，
来献后天之祝。永言懃至，良极叹咨。

赐外任臣寮历日敕书 元祐二年十二月四日

敕韩缜。朕肇修人纪，祇畏天明。钦若旧章，式
颁新历。凡我承流之寄，共成平秩之功。

赐于阗国黑汗王进奉登位敕书

元祐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敕。卿守藩西极，慕义中华。远闻践阼之新，来致梯山之贡。眷言忠恪，良用叹咨。

赐于阗国黑汗王进奉示谕敕书

元祐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敕。卿远驰信使，来效贡琛。载详重译之言，深亮勤王之意。益隆褒赐，以答忠诚。

赐外任臣寮进奉兴龙节马敕书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敕刘永年。汝职在蕃宣，义均休戚。旅庭称庆，因物见诚。乃眷忠勤，不忘嘉叹。

赐溪洞彭儒武等进奉兴龙节溪布敕书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敕彭儒武。汝世能保境，志在观光。远修任土之宜，来备充庭之实。载惟忠恪，良极叹嘉。

赐保州团练使潞州总管王宝进奉恋阙并到

任马敕书 元祐三年正月七日

敕王宝。汝以选抡，出分忧寄。来效充庭之骏，以将卫上之诚。再省忠勤，良深嘉叹。

赐知乾宁军内殿承制张赴奖谕敕书

元祐三年四月十八日

敕张赴。横流之灾，所在蒙害。惟吏得其人，则公私赖之。使者列上，有司不以时间。岁月既远，予犹汝嘉。故兹奖谕，想宜知悉。

赐于阗国黑汗王进奉示谕敕书二首

元祐三年五月一日

敕。卿恪居蕃守，申遣使车。来款塞垣，恭修壤贡。忠诚远达，褒叹良深。

二

敕。卿守土西极，驰诚中华。璧马充庭，尚识汉仪之旧；织皮在筐，聊观禹贡之余。载省忠勤，不忘嘉叹。

赐于阗国黑汗王男被令帝英进奉敕书

敕。汝世敦忠厚，志慕声明。远附奏函，亦驰贡筐。载惟恭顺，良极叹咨。

赐五台山十寺僧正省奇已下奖谕敕书

元祐三年六月十八日

敕。清凉之峰，仙圣所宅。爰修净供，以庆诞辰。

再省恭勤，不忘嘉叹。

示谕武泰军官吏军人僧道百姓等敕书

元祐三年八月十八日

敕。朕以苗授赋材勇严，驭众整暇。擢为宿卫之长，宠以节旄之荣。惟尔邦人，当谕朕意。

赐殿前都虞候宁州团练使知熙州刘舜卿进奉

贺冬马敕书 元祐三年闰十二月十八日

敕刘舜卿。职在分忧，忠存卫上。属此秦正之旦，远输冀产之良。再省忠勤，不忘嘉叹。

赐外任臣寮进奉兴龙节马诏敕书

元祐三年闰十二月十八日

敕刘舜卿。汝忠卫卫上，远不忘君。爰因弥月之晨，来效充庭之实。眷言勤笃，良极叹嘉。

赐西南蕃莫世忍等进奉敕书

元祐四年正月二十一日

敕莫世忍。汝守土遐陬，归诚北阙。梯山修贡，款塞观光。言念忠勤，至于嘉叹。

赐五台山十寺僧正省奇等奖谕敕书

十月二十五日下院

敕。异景灵光，久闻示化。宝祠净供，爰庆诞弥。念此恭勤，至于嘉叹。

内制口宣

雄州抚问大辽国贺兴龙节使副口宣

元祐元年十月六日

有敕。卿等远犯风埃，久勤轺传。入疆兹始，授馆少安。申命抚存，式昭眷奖。

赵州赐大辽贺兴龙节人使茶药口宣

元祐元年十月六日

有敕。卿等远饬使轺，来陈庆币。川途甚阻，风雾可虞。特示至恩，往颁名剂。

赐正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安燾乞退不允批

答口宣 元祐元年十月十日

有敕。卿被遇先帝，勤劳有年。逮于眇躬，倚注弥重。宜安厥位，毋庸力词。

赐宰臣吕公著生日礼物口宣

元祐元年十月十六日

有敕。朕之元老，生以兹辰。实为邦国之华，岂独闺门之庆？故命尔息，往宣余怀。仍分厩库之良，以助子孙之寿。

相州赐大辽国贺兴龙节使副御筵口宣

元祐元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远驰信币，来庆诞辰。眷言四牡之劳，宜享加笾之礼。式颁宠数，以示至恩。

赵州赐大辽国贺太皇太后正旦使副茶药口宣

元祐元年十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等奉将邦币，驰会岁元，眷言夙驾之勤，方次中途之馆。宜颁灵剂，以喻至怀。

赵州赐大辽国贺皇帝正旦使副茶药口宣

元祐元年十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等逖修邻好，方次州封。言念冱寒，想勤跋履。特颁名剂，以示眷怀。

雄州白沟驿赐大辽贺正旦人使御筵口宣

元祐元年十一月二日

有敕。卿等远驰使节，来庆春朝。属岁律之凝严，涉道途之修阻。宜颁宴衍，以劳勤劬。

赐镇江军节度使判大名府韩绛诏书汤药口宣

二首 元祐元年十一月九日

有敕。卿德望之隆，中外所属。诚请虽极，舆论未安，毋复怀归，以勤北顾。特颁良剂，以辅至和。

二 元祐元年十一月十日

有敕。方面重寄，无逾老成。丘园归休，难遂雅意。特颁珍剂，以示至怀。方此沍寒，益加调养。

赐新除依前中大夫守中书侍郎吕大防辞免恩命不

允断来章批答口宣 元祐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有敕。大政所关，西台为重。朕难其选，无以易

卿。宜即钦承，毋烦退避。

赐新除中大夫守尚书右丞刘摯辞恩命不允断来章
批答口宣 元祐元年十一月十五日

有敕。卿嘉猷屡告，清议所归。授受之间，臣主
无愧。速起视事，副朕所期。

赐正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安燾乞外郡不允断来章
批答口宣 元祐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有敕。卿职在枢要，表仪百官。进当以礼，退当
以义。今兹求退，其义安在？亟还视事，毋复固辞。

班荆馆赐大辽国贺兴龙节人使赴阙口宣
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有敕。卿等抗旌远道，弭节近郊。乃眷勤劳，良
深轸念。特颁燕衍，以示惠慈。

班荆馆赐大辽贺兴龙节人使到阙酒果口宣

元祐元年十二月初一日

有敕。卿等肃将信币，来庆诞辰。眷言行李之劳，宜有燕休之赐。受兹芳酌，体我眷怀。

雄州赐大辽贺正旦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元祐元年十二月六日

有敕。卿等出疆继好，已事言还。跋履冰霜，憩休馆舍。宜有燕私之宠，以旌来往之勤。

赐河东路诸军来年春季银鞵兼传宣抚问

臣寮将校口宣 元祐元年十二月七日

有敕。汝卿等从事边陲，服勤师律。方践更于春令，谅率履于天和。特有匪颁，以昭眷遇。

送伴正旦使副沿路与贺北朝生日并正旦使副相见

传宣抚问口宣 元祐元年十二月九日

有敕。卿等方冬出使，涉春在途。远犯风埃，想勤跋履。勉加鞭策，即造会朝。

赐大辽贺正旦人使正月一日入贺毕就驿御筵

口宣 元祐元年十二月十一日

有敕。卿等远饬使轺，来修旧好。属此方春之旦，宜均既醉之欢。爰命燕胄，以昭眷宠。

就驿赐大辽贺正旦人使银钲锣唾盂孟子锦

被褥等口宣 元祐元年十二月十六日

有敕。卿等远驰信币，来庆春朝。眷言行李之劳，方兹舍馆之定。宜加颁赉，用示宠嘉。

班荆馆赐大辽贺正旦人使却回御筵口宣

元祐元年十二月十九日

有敕。卿等远达使辞，载严归驷。方改轅于北道，暂弭节于都门。益重眷怀，往伸燕饯。

相州赐大辽贺正旦人使却回御筵口宣

元祐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有敕。卿等岁首奉觴，礼成复命。改轅北道，弭节近藩。宜锡宴私，以彰眷宠。

就驿赐大辽贺兴龙节人使回程酒果口宣

元祐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有敕。卿等抗旌旋复，弭节少留。风埃浩然，徒驭勤止。宜有珍芳之赐，以昭眷宠之殊。

赐大辽贺正旦人使朝辞讫就驿御筵口宣

元祐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有敕。卿等来修旧好，克备多仪。既陞见以告辞，将驾言而反命。载嘉勤勤，宜锡燕私。

班荆馆赐大辽贺正旦人使回程酒果口宣

元祐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等远会春朝，恪修邻好。既卒聘事，岂无燕私？宜就锡于加笏，盖式昭于异数。

抚问熙河兰会路臣寮口宣

元祐二年正月二十五日

有敕。卿等服勤疆场，赋政兵民。言念劬劳，实分忧顾。特加存问，以示眷怀。

抚问资政殿学士知扬州王安礼口宣

元祐二年正月二十七日

有敕。卿久去廊庙，出临江淮。绥怀流亡，肃遏寇盗。远惟勤瘁，特示抚存。

赐皇叔祖保信军节度使安康郡王宗隐生日礼物

口宣 元祐二年正月四日

有敕。卿属尊望重，德厚庆隆。方诞育之令辰，有匪颁之故事。克膺寿祉，永服宠光。

赐皇叔祖昭信军节度使汉东郡王宗瑗生日礼物

口宣 元祐二年二月二日

有敕。卿爵齿既隆，德望斯称。载更诞日，胥庆家庭。式侑燕私，以资寿祉。

寒节就驿赐于闐国进奉人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二月二日

有敕。汝等观光上国，述职遐方。属兹改火之辰，想有怀归之念。宜颁燕衍，以示恩私。

赐皇叔祖宁国军节度使华原郡王宗愈生日礼物

口宣 元祐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有敕。卿望重宗盟，德隆藩服。载协诞弥之旦，光膺积庆之余。特示宠颁，永绥寿祉。

赐新除保宁军节度使冯京告敕诏书茶药口宣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八日

有敕。全魏之寄，旧德为宜。勉即征途，以答民望。往颁珍剂，昭示眷怀。

赐镇江军节度使充集禧观使韩绛诏书茶药口宣

元祐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德齿俱高，诚请弥确。重以民事，久劳元臣。既饬还车，宜颁珍剂。尚加调养，以副眷怀。

赐太师文彦博乞致仕不允批答口宣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有敕。卿德望冠于累世，风采闻于四夷。方兹仰成，倚以为重。退老之请，所未欲闻。

赐宰相吕公著乞退不允批答口宣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有敕。卿柱石本朝，耆龟当代。方兹注意，实所仰成。宜体朕心，姑安其位。

赐交州进奉人朝见讫就驿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四月五日

有敕。汝等恭持方物，来款塞垣。冒涉修途，观光上国。宜颁燕劳，以示恩私。

白沟驿赐大辽贺坤成节人使御筵兼传宣抚问口宣

元祐二年四月十七日

有敕。卿等肃将庆币，远涉修途。风埃浩然，徒驭勤止。宜颁燕衍，以示眷怀。

赐尚书左丞李清臣乞退不允批答口宣

元祐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有敕。卿综辖枢机，雍容廊庙。义当体国，谋岂先身。往喻至怀，少安旧服。

赐集禧观使镇江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韩绛到

阙生饷口宣 元祐二年五月十二日

有敕。卿力辞繁剧，归即燕安。想见老成，渴闻嘉话。特颁牢醴，以劳骖骅。

班荆馆赐大辽国贺坤成节人使到阙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六月二日

有敕。卿等肃将庆币，垂及都门。远涉暑途，想懃行李。式颁燕衍，以示恩私。

赐护国军节度使检校太师济阳郡王曹佺生日

礼物口宣 元祐二年六月九日

有敕。卿世济勋劳，德隆藩戚。属此诞弥之日，岂无燕喜之私。膺我宠颁，永增寿祉。

赐皇弟山南东道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佖生日

礼物口 元祐二年六月十八日

有敕。卿以棣华之亲，袭瓜瓞之庆。载临诞日，宜厚宠颁。服我异恩，永膺介福。

就驿赐大辽贺坤成节使副银钞罗锦被

褥等口宣 元祐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等远持庆币，来讲邻欢。徒御少休，舍馆既定。首膺宠锡，当体眷怀。

赐皇伯祖彰化军节度使高密郡王宗晟生日礼物

口宣 元祐二年七月一日

有敕。卿德茂宗枝，望隆公衮。推本流长之庆，有嘉震肃之辰。宜示宠颁，以绥寿祉。

赐知枢密院事安燾已下罢散坤成节
御筵口宣

有敕。卿等忠存体国，义切戴君。结妙果于三乘，祝慈闱之万寿。宜膺宠锡，以示眷存。

玉津园赐大辽贺坤成节人使射弓例物口宣
元祐二年七月八日

有敕。卿等致命国宝，出游禁睦。爰敦射事，以佐宾欢。宜旌审固之能，式厚珍良之赐。

赐大辽贺坤成节人使生饩口宣
元祐二年七月八日

有敕。卿等远涉修途，来陈庆币。舍馆初定，徒驭实劳。宜锡饩牵，以昭宠数。

相州赐大辽贺坤成节人使却回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七月八日

有敕。卿等远涉归途，再离秋暑。驾言近郡，少憩旋车。宜示眷怀，往颁燕俎。

瀛州赐大辽贺坤成节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七月十日

有敕。卿等抗旌来聘，已事言还。方次边城，少休候馆。宜颁燕俎，以劳归骖。

赐大辽贺坤成节人使内中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七月十一日

有敕。卿等远驰使传，申讲邻欢。既执贄以造廷，亦展币而成礼。宜加宠锡，以示眷存。

赐太师文彦博已下罢散坤成节道场香酒果

口宣 元祐二年七月十一日

有敕。卿翊赞大猷，倡先多士。方慈闱之献寿，
严法会以荐诚。宜有宠颁，以昭殊眷。

赐知枢密院事安燾已下罢散坤成节道场香酒

果口宣 元祐二年七月十一日

有敕。卿等同竭忠嘉，助成孝治。方慈闱之献寿，
严法会以荐诚。宜有宠颁，以昭殊眷。

坤成节就驿赐于闾国进奉人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七月十一日

有敕。汝等款塞观光，趋庭效贡。属诞弥之称庆，
均燕衍以示慈。祇服宠嘉，式旌忠恪。

赐殿前都指挥使燕达已下罢散坤成节道场香
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同罄纯忠，力修胜果。用祈慈寿，既
彻梵筵。宜有宠颁，以昭眷遇。

赐皇伯祖镇南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宗晖已
下罢散坤成节道场香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表率宗盟，助成孝治。祝延慈寿，仰扣
佛乘。既毕梵筵，宜加宠赉。

赐平海军节度使驸马都尉李玮已下罢散坤成节
道场香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乃心王室，同输欲报之诚；稽首佛乘，
共祝无疆之寿。既成法会，宜示宠颁。

赐皇叔扬王荆王醴泉观罢散坤成节道场香
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德冠邦家，义兼臣子。修胜缘于西竺，
祈寿嘏于南山。宜有宠颁，以成法会。

雄州抚问大辽使副贺坤成节口宣
元祐二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抗旃修好，驰传及疆。远涉暑途，实
劳骖驭。特加存抚，式示眷怀。

班荆馆赐大辽贺坤成节人使回程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七月十六日

有敕。卿等讲成聘礼，归次都门。复此少留，逝
将言迈。宜颁饯罍，以宠行骖。

赐皇叔扬王顥生日礼物口宣

元祐二年七月十九日

有敕。卿属尊鲁、卫，德重间、平。每临载育之辰，永锡无穷之庆。宜膺宠数，以介寿祺。

赐新除知枢密院安燾辞免恩命不允断来章批答

口宣 元祐二年八月五日

有敕。卿以旧德，简在朕心。成命既孚，金言咸穆。宜即祗受，毋烦固辞。

赐熙河秦凤路帅臣并沿边知州军臣寮茶银合兼传

宣抚问口宣 元祐二年八月十日

有敕。卿等夙分边寄，深识虏情。属此盛秋，劳于警备。宜加宠赉，以示眷怀。

赐熙河秦凤路提刑转运茶银合兼传宣抚问口宣

元祐二年八月十日

有敕。卿持节宣风，久分忧寄。调兵足食，想极贤劳。宜有宠颁，以彰眷遇。

赐观文殿大学士光禄大夫知永兴军韩缜茶银合兼

传宣抚问口宣 元祐二年八月十日

有敕。卿释政庙堂，均劳方面。兵民之重，绥御实劳。往谕至怀，仍加宠赉。

赐皇弟武成军节度使祁国公僖生日礼

物口宣 元祐二年八月十六日

有敕。卿棣华袭庆，桐叶分封。载临震肃之辰，特致寿康之祝。其膺宠锡，以介神休。

赐皇叔成德荆南等军节度使守太尉开府仪同
三司荆王颢生日礼物口宣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日

有敕。卿以名世之杰，居叔父之亲。乃眷良辰，
实钟余庆。宜膺异数之礼，永锡无疆之休。

赐宰相吕公著乞外任不允批答口宣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有敕。全德之老，朕所仰成。大义未安，卿当畏
去。纯忠所激，微疾自除。

赐宰相吕公著乞罢相位不允断来章批答口宣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之在位，为德与民。朕意不移，徒烦屡
请。速起视事，毋复固辞。

赐皇弟定武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咸宁郡王侯生
日礼物口宣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有敕。眷予母弟，诞庆兹辰。载咏《斯干》之祥，
宜均《既醉》之福。祇膺宠数，永锡寿祺。

赐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辞免入朝拜礼
允批答口宣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勋德愈高，谦恭不伐。尽事君之礼，忘
屈身之劳。重违嘉言，特寝前命。

熙河兰会路赐种谊已下银合茶药及抚问犒设汉
蕃将校以下口宣 元祐二年九月二日

有敕。汝等受成元帅，问罪种羌。既俘凶渠，备
见忠力。各加犒赐，用示眷怀。

赐保静军节度使检校司空开府仪同三
司建安郡王宗綽生日礼物口宣
元祐二年九月二日

有敕。位隆将相，德重宗藩。方秋律之既深，纪
门弧之多庆。宜膺宠锡，以介寿祺。

抚问刘舜卿兼赐银合茶药口宣
元祐二年九月二日

有敕。卿翰屏西服，威怀种羌。严兵盛秋，得隼
戎落。特遣劳问，仍示宠颁。

赐陕府西路转运判官孙路银合茶药口宣
元祐二年九月五日

有敕。汝以职事，出按边防。属此军兴，想劳心
计。宜加宠锡，以示眷怀。

赐陕府西路转运司勾当公事游师雄银合茶药

口宣 元祐二年九月五日

有敕。汝以儒臣，习知疆政。王事靡盬，周爰咨谋。宜有宠颁，以旌勲瘁。

赐泾原路经略使并应守城御贼汉蕃使臣已

下银合茶药兼传宣抚问口宣

元祐二年九月五日

有敕。戎虏逆天，无故犯顺。汝等忠义所激，战守有方。犄角相望，示以形势。犬羊自遁，亭候无虞。爰念勤劳，不忘嘉叹。

赐大辽贺正旦人使白沟驿御筵并抚问

口宣 元祐二年九月七日

有敕。卿等远驰华节，冒履薄寒。眷言邮传之勤，少乐燕嘉之赐。往申宠问，式示眷存。

赐太师文彦博乞致仕第一表不允批答

口宣 元祐二年九月九日

有敕。朕上承慈训，下酌民言。秉国之成，非卿莫可。来请虽切，朕意不移。

赐太师文彦博乞致仁不允断来章批答口宣

元祐元年九月十一日

有敕。卿望重百辟，威闻四夷。进退之间，轻重所寄。毋烦屡请，朕命不移。

白沟驿传宣抚问大辽贺兴龙节人使及赐御

筵口宣 元祐二年九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远驰信币，来庆诞辰。念此修途，喜于入境。宜加燕劳，以示眷存。

沿路抚问奉安神宗御容礼仪使吕大防已下
口宣 元祐二年九月十二日

郑州

有敕。卿等恭持使节，祇事祠宫。远涉邮途，实劳启处。特加存问，以示眷怀。

巩县

有敕。卿等出使别都，展仪原庙。冲涉微凜，勤劳远途。体此眷怀，宜加调卫。

西京

有敕。卿等暂去阙庭，服勤邮传。奉祠之重，率礼为劳。已事遄归，式符眷遇。

赐熙河路副总管姚兕等银合茶药口宣
元祐二年九月十四日

有敕。卿以武略过人，忠义思报。焚荡虏境，宣

明国威。特示宠颁，以观来效。

抚问秦凤等路臣寮口宣

元祐二年九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绥驭兵戎，布宣条教。眷惟忠荃，想极劬劳。属此早寒，各宜厚爱。

西京会圣宫应天禅院奉安神宗御容礼

毕押赐礼仪使已下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一日

有敕。卿等既成原庙，复奠神游。乃眷元臣，往严盛礼。宜均燕衍，以示眷存。

赐嗣濮王宗晖生日礼物口宣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有敕。流泽之深，积庆之厚，嘉此良日，笃生贤王。受兹多仪，永锡难老。

赐皇弟镇宁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遂宁郡王

佖生日礼物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一日

有敕。乃眷贤王，惟予介弟。笃生兹日，流庆方来。往致予言，以为尔寿。

赵州赐大辽贺兴龙节使副茶药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一日

有敕。卿等久懃轺传，远涉风埃。既渐迹于中邦，方少安于候馆。往颁珍剂，以示眷怀。

赐太师文彦博生日礼物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五日

有敕。卿勋在庙社，名闻华夷。允储河岳之灵，宜享乔松之寿。往颁宠数，以庆佳辰。

沿路赐奉安神宗御容礼仪使吕大防押班冯宗
道并使臣已下银合茶药兼传宣抚问

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七日

有敕。卿等祇率官常，往严像设。属此寒凝之候，
眷言往返之劳。式示宠绥，特加优锡。

接伴大辽贺兴龙节人使送伴回程与大辽
贺正旦人使相逢抚问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十七日

有敕。卿等并驾使轺，远敦邻好。属风霜之凝冽，
历川陆之阻修。宜示眷怀，特申问劳。

赵州赐大辽贺太皇太后正旦使副茶药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十七日

有敕。卿等远驰使传，方次州封。念此寒凝，艰
于涉履。特申宠锡，以示眷存。

赵州赐大辽贺皇帝正旦使副茶药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十七日

有敕。卿等远修聘事，来会岁元。眷言凤驾之勤，
宜有中途之赐。受兹珍品，喻我至怀。

雄州抚问大辽贺兴龙节使副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十七日

有敕。卿等恭修邻好，远庆诞辰。眷惟授馆之初，
益喜造朝之近。往申问劳，式示眷存。

雄州抚问大辽贺正旦使副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远会春朝，笃修邻好。言念乘轺之久，
欣闻入境之初。式示眷存，往申问劳。

赐诸路臣寮中冬衣袄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霜露荐至，衣褐未周。念我远臣，何以卒岁？往均安燠之赐，尚体眷怀之深。

赐宰相吕公著生日礼物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卿仁以庇民，忠以卫上。诞弥之日，庆慰良深。往锡宠章，以介眉寿。

冬季传宣抚问诸路沿边臣寮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守御边疆，忧劳夙夜。属兹寒沍，想各康强。特示眷存，往申劳问。

抚问知河南府张瓌知永兴军韩

缜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卿辍自庙堂，出为师帅。劳于绥御，宽我顾忧。属此寒凝，勉加颐养。

冬季抚问陕西转运使副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岁事将毕，农工既休。永言乘传之劳，未遑退食之佚。勉加辅养，尚副眷怀。

冬季抚问诸路沿边臣寮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分忧久外，并塞早寒。眷此勤劳，形于轸念。往加劳问，式示眷存。

赐资政殿学士新差知成都府王安礼诏
书银合茶药传宣抚问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有敕。卿西南之寄，古今所难。盖自祖宗以来，
式辍钧衡之旧。与众同乐，非卿孰宜。

赐于闐国进奉人进发前一日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有敕。汝等奉琛来觐，已事言归。式嘉慕义之诚，
宜有劳还之泽。往颁燕衍，祇服恩私。

班荆馆赐大辽贺正旦人使到阙御筵
口宣 元祐二年十一月四日

有敕。卿等夙抗使旌，少休郊馆。乃眷川途之邈，
载惟骖驭之劳。特赐燕私，以旌勤瘁。

班荆馆赐大辽贺兴龙节人使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一月九日

有敕。卿等远乘使传，方造都门。属此寒凝，久于冲涉。宜膺就赐之礼，以示劳来之恩。

班荆馆赐大辽贺兴龙节人使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有敕。卿等远犯苦寒，来修旧好。载喜使华之近，特申郊劳之仪。服我恩私，少留燕衍。

相州赐大辽贺正旦人使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有敕。卿等笃修旧好，少憩近邦。属冰雪之严凝，念车徒之勤劬。往加燕劳，式示眷怀。

赐皇伯祖高密郡王宗晟已下罢散兴龙节道
场香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

有敕。卿等以义重宗藩，驸马改为戚藩。志存忠爱。
先期诞月，归命佛乘。逮兹法会之成，宜有匪颁之宠。
宗晖以下同。

赐知枢密院事安燾已下罢散兴龙节道场
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

有敕。诞弥之庆，绵宇所同。矧我臣工，方兹燕
喜。宜有柔嘉之赐，以成岂弟之欢。

赐济阳郡王曹佺罢散兴龙节道场酒果
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

有敕。卿义重戚藩，望隆耆德。归诚觉苑，增祝
寿山。宜有宠颁，以昭厚眷。

赐殿前都指挥使燕达已下罢散兴龙节道

场香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

有敕。卿等志在爱君，忠于卫上。属诞弥之纪庆，修净供以祈年。宜有颁宠，以旌勤意。步军副都指挥使苗授以下同。

赐知枢密院事安燾已下罢散兴龙节道场香

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

有敕。弥月之祥，敷天同庆。协股肱之毕力，延释梵以祈年。申以宠颁，助其恺乐。

赐大师文彦博已下罢散兴龙节酒果

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卿等以弼亮之重，勤劳王家。因诞庆之辰，修崇法会。宜颁芳旨，以示眷存。

赐大辽贺兴龙节前一日内中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卿等抗旌就馆，已观车骑之华；奉币造朝，复叹威仪之美。就加宠锡，以示眷懃。

赐大辽贺兴龙节十日内中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卿等奉币讲欢，造廷称寿。嘉礼仪之闲习，宜宠锡之便蕃。受此珍甘，以旌眷遇。

赐大辽贺兴龙节朝辞讫归驿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卿等使事既终，陛辞而复。少休宾馆，将整归骖。特示至怀，更颁嘉燕。

苏轼文集卷四十二

口 宣

赐大辽贺兴龙节人使瀛洲回程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卿等已修旧好，复改北轅。虽候馆之少休，
眷归途之尚邈。往颁燕俎，以示至怀。

相州赐大辽贺兴龙节使副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四日

有敕。卿等犯寒远道，弭节近邦。少休凤驾之劳，
式示加笄之惠。服我宠数，以增使华。

相州赐大辽贺兴龙节使副却回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四日

有敕。卿等聘事告成，还车言迈。改轍北道，弭节近邦。眷言行役之劳，宜有燕私之宠。

赐大辽贺兴龙节人使射弓例物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六日

有敕。卿等怀四方之志，挟五善之能。终日射侯，于是观礼。宜申宠锡，以佐宾欢。

班荆馆赐大辽贺兴龙节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六日

有敕。卿等已事言旋，改轍兹始。冒寒远涉，轸念良深。少憩近郊，复陈燕豆。

赐诸路臣寮春季银鞵兼抚问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八日

有敕。卿等各竭乃心，久劳于外。属此寒凝之候，永惟绥驭之勲。式示眷存，往加劳问。

抚问知大名府冯京口宣

有敕。卿以元老，卧护北门。宽我顾忧，想劳绥御。属兹寒沍，益务保颐。

赐大辽贺兴龙节人使朝辞归驿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八日

有敕。卿等已事言旋，指期凤驾。岁寒远道，良用轸怀。宜有宠颁，以旌勤瘁。

赐大辽贺兴龙节人使班荆馆却回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十日

有敕。卿等聘事已成，征骖言迈。往饯于馆，以

华其归。仍有宠颁，式昭厚眷。

班荆馆赐大辽贺正旦人使到阙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十日

有敕。卿等远修邻好，来会岁元。久涉道涂，少
休郊馆。宜颁芳旨，以劳骖骝。

就驿赐大辽贺兴龙节人使宴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有敕。佳辰纪庆，聘事告成。申敕臣邻，往就舍
馆。同兹衍乐，服我惠慈。

就驿赐大辽贺兴龙节人使宴花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有敕。卿等远勤使传，来庆诞辰。临遣重臣，往
颁燕俎。仍加宠锡，以示至怀。

赐大辽贺正旦使副银钁钁等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有敕。卿等通两国之欢，不远千里。驱一乘之传，
来庆三朝。宜有宠颁，以昭异眷。

相州赐大辽贺正旦人使却回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有敕。卿等复理归鞍，少休辅郡。念北轅之首路，
犯西陆之余寒。往致恩勤，宜留燕衍。

赐大辽贺正旦人使却回雄州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有敕。卿等远勤邮传，冒涉冰霜。眷言往复之劳，
已次封圻之上。宜颁嘉燕，以示至怀。

赐大辽贺兴龙节使副鈔锣等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解驂授馆，方讲于邻欢。遣使劳来，宜敦于主礼。往加优锡，以示眷怀。

赐大辽贺正旦人使生饩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有敕。卿等邮传远勤，舍馆既定。宜敦主礼，以犒馭徒。往锡饩牵，少纾劳瘁。

送伴正旦使副沿路与贺北朝生辰并正旦使副相

逢传宣抚问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有敕。卿等衔命出使，徂冬涉春。适寒苦之倍常，知勤劳之加旧。勉驱邮传，来造会朝。

赐大辽贺正旦入贺毕使副就驿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有敕。卿等既覲阙庭，少安馆舍。宜行庆赐，以乐春朝。往致甘芳，式华觴豆。

赐大辽贺正旦入贺毕使副就驿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有敕。卿等远抗使旃，来陈庆币。眷东风之协应，喜上日之同欢。且就驿亭，往颁燕豆。

赐大辽贺正旦使副前一日内中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有敕。方兴嗣岁，既饯余寒。喜邻好之笃修，念使华之少驻。式颁珍异，以示眷怀。

赐大辽贺正旦却回班荆馆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有敕。卿待聘事既成，归途方启。言念改轸之始，少留帐饮之欢。往推恩勲，下及徒驭。

赐大辽贺正旦朝辞讫归驿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有敕。卿等寓馆久勤，趋庭告去。不假壶觞之乐，曷为徒驭之华。服我恩私，少留宴衍。

赐大辽贺正旦朝辞讫归驿御筵酒果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等聘事告成，归车夙驾。属此寒凝之末，眷言征返之勤。锡此珍芳，以将宠遇。

赐大辽贺兴龙节人使雄州回程御筵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有敕。卿等聘事既成，归途尚邈。属此冰霜之候，眷言来往之勤。宜锡燕私，少纾行役。

赐大辽贺正旦使副春幡胜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有敕。剪刻之工，风俗惟旧。眷皇华之在馆，属春阳之肇新。宜有分颁，以增贲饰。

赐大辽贺正旦使副射弓例物口宣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有敕。卿等出游禁睦，观艺射侯。弓矢既均，礼仪卒度。宜加宠锡，以侑燕欢。

瀛州赐大辽贺正旦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正月五日。

有敕。卿等来修旧好，远冒初寒。涉历冬春，服勤邮传。示颁嘉燕，以答久劳。

赐宰相吕公著上第二表乞致仕不允批答口宣

元祐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有敕。朕以冲眇，垂拱仰成。卿以耆老，图任共政。无故而去，于义未安。

赐宰相吕公著乞致仕不允断来章批答口宣

元祐三年四月一日

有敕。卿望重缙绅，义均休戚。如左右手，可须臾离。虽屡形于恳词，必难移于朕意。

阁门赐新除守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吕公著诰口宣

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有敕。卿正位三公，具瞻多士。式资坐论，以副仰成。体朕眷怀，服此明命。

阁门赐新除宰相吕大防范纯仁诰口宣

元祐三年四月七日

有敕。朕稽参众庶，登用俊良。并建宰司，同升揆路。祇承明命，仰副眷怀。

赐新除尚书左仆射吕大防尚书右仆射范纯仁辞

免恩命不允批答口宣

元祐三年四月十一日

有敕。卿望重缙绅，才兼文武。弼亮之选，中外同然。毋或固辞，以称朕意。

赐吕公著辞恩命上第二表不允断来章批答口宣

元祐三年四月十三日

有敕。卿以全德，式符具瞻。宜与师臣，共为民表。钦承明命，伫听嘉谟。

赐范纯仁吕大防辞恩命上第二表不允断来章批答

口宣 元祐三年四月十三日

有敕。卿以宏材，久与大政。擢升宰辅，实慰具瞻。宜速拜嘉，毋烦谦避。

赐新除门下侍郎孙固辞免恩命不允断来章批答

口宣 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有敕。卿金华元老，西枢旧臣。与政东台，实慰輿议，祇膺成命，毋复固辞。

赐刘挚辞免恩命不允断来章批答口宣

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有敕。稽参众言，蔽自朕志。西台之贰，无以逾卿。亟践厥官，毋烦固避。

赐王存辞免恩命不允断来章批答口宣

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有敕。卿纯忠许国，雅望在人。官以次升，义无足避。其承休宠，以副眷怀。

赐胡宗愈辞免恩命不允断来章批答口宣

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有敕。卿雅望在人，纯忠许国。既以汇进，胡为力辞？宜体至怀，即膺成命。

赐赵瞻辞免恩命不允断来章批答口宣

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有敕。朝廷用人，议论先定。不次之举，非卿孰宜？亟服休恩，毋烦固避。

赐河北两路诸军秋季银鞋兼传宣抚问臣寮将校

口宣 元祐三年四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忧寄之深，疆事靡盬。眷言劳勩，想各平宁。体我至怀，受兹时赐。

宣诏许内翰入院口宣

元祐三年四月十九日

有敕。卿拔自循良，老于文学。禁林之命，儒者所荣。往祇厥司，以究所蕴。

白沟驿赐大辽贺坤成节人使御筵兼传宣抚问口宣

元祐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有敕。卿等远涉暑途，来陈庆币。眷言徒御，久犯风埃。往赐燕娱，少休行役。

赐大辽贺坤成节人使生饷口宣

元祐三年五月十日

有敕。卿等肃将邻好，来庆诞辰。徒驭久劳，馆宇初定。宜颁委积，以示宠章。

赐安燾乞退不允断来章批答口宣

元祐三年六月一日

有敕。卿以旧德，首冠西枢。雅望既隆，仰成弥重。宜安厥位，以卒辅予。

赐北京恩冀等州修河官吏及都转运使运判监丞等
银合茶药并兵级等夏药特支兼传宣抚问口宣

元祐三年六月十四日

有敕。卿等夙夜河坝，暴露野次。属兹暑雨，深
軫予怀。往示宠颁，少慰劳苦。

抚问保宁军节度使知大名府冯京兼赐银合茶药
口宣 元祐三年六月十四日

有敕。河役方兴，吏民在野。暑雨之际，绥御为
劳。膺此宠颁，尚加慎护。

赐太中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大防
生日礼物口宣 元祐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有敕。乃眷良辰，笃生元辅。岂独缙绅之望？允
为河岳之英。今遣尔甥，往致朕命。受兹休宠，永介
寿祺。

赐皇弟山南东道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大宁郡王

秘生日礼物口宣

元祐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有敕。乃眷贤王，笃生兹日。本枝之庆，华萼相承。宜分厩库之良，以致乔松之寿。

赐大辽人使贺坤成节入见讫归驿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七月八日

有敕。卿等初梔使车，已陈庆币。退安馆舍，往锡燕觞。式示眷怀，且旌劳勩。

赐大辽人使贺坤成节入见讫归驿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七月八日

有敕。卿等趋庭致命，就馆即安。少休行役之劳，宜示眷怀之异。式昭宠数，往锡甘芳。

班荆馆赐大辽贺坤成节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七月八日

有敕。卿等使事毕陈，还车载启。改轍而北，弭节少留。就锡燕嘉，式昭礼遇。

玉津园赐大辽贺坤成节人使射弓例物口宣

元祐三年七月九日

有敕。卿等既陈庆币，复展射侯。岂独娱宾？亦将观德。宜有珍良之锡，以旌审固之能。

赐殿前司罢散坤成节道场香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七月九日

有敕。卿忠存卫上，义切戴君。爰祝寿山，克成梵供。宜加宠锡，以示眷怀。

赐宗室开府仪同三司以下罢散坤成节道场香

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七月九日

有敕。卿以令德懿亲，共输诚悃。名蓝法供，虔祝寿祺。既彻净筵，宜加宠锡。

赐马步军司罢散坤成节道场香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共罄臣衷，力祈慈寿。爰修法会，亦既告成。宜有宠颁，以旌诚恧。

赐知枢密院事安燾已下罢散坤成节道场香酒果

口宣 元祐三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忠存庙社，义笃君亲。嘉法会之有成，祝圣龄于无极。宜加宠赉，以示眷怀。

赐皇伯祖嗣濮王宗晖已下罢散坤成节道场香

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为国懿亲，助我孝治。祝慈闱之永寿，成法会于兹辰。宜有宠颁，以精忠愍。

赐皇叔扬王醴泉观罢散坤成节道场香酒果

口宣 元祐三年三月十二日

有敕。卿等以周邵之亲，躬任姒之眷。力祈寿嘏，祇扣佛乘。既彻净筵，宜膺宠眷。

赐太师文彦博已下罢散坤成节道场香酒果

口宣 元祐三年七月十二日

有敕。元老在廷，百官承式。启法筵于梵宇，祝寿嘏于慈闱。宜有宠颁，以助燕喜。

相州赐大辽贺坤成节人使却回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七月十三日

有敕。卿等远饬征骖，少休近郡。载惟勤勤，良极轸怀。往锡宴觴，以华归骑。

瀛洲赐大辽贺坤成节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七月十三日

有敕。卿等远聘通欢，言归复命。改轅北道，弭节边城。宜锡燕觴，少休行役。

赐护国军节度使济阳郡王曹佺罢散坤成节道场香

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七月十三日

有敕。卿以耆德，首冠戚藩。虔祝寿祺，告成法会。宜加宠赉，以助燕私。

班荆馆赐大辽贺坤成节人使回程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七月十三日

有敕。卿等致命言还，改轸伊始。暑雨方作，徒馭实劳。宜有宠颁，以昭眷遇。

就驿赐大辽国贺坤成节人使宴口宣二首

元祐三年七月十六日

有敕。卿等远驰使传，来会诞辰。言念勤劳，宜加旌宠。特颁燕喜，以示眷怀。

二 元祐三年七月十六日

有敕。卿等肃将庆币，来举寿觞。临遣辅臣，往颁燕豆。仍加宠赉，以示眷怀。

赐新除殿前副都指挥使武泰军节度使苗授辞免恩
命第二表不允批答口宣 元祐三年七月二十日

有敕。卿早练武经，晚著边效。进持帅节，实允

金言。矧以次迁，无烦恳避。

抚问秦凤路臣寮口宣

元祐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有敕。卿等久以选抡，出分忧寄。疆场之重，绥御为劳。宜示眷怀，往宣指谕。

阁门赐新除徐王诰口宣

元祐三年八月十二日

有敕。卿望隆尊属，德冠宗藩。改殿大邦，实谐群议。往服朕命，以为国华。

赐皇叔新封徐王上第二表辞免恩命不允断来章

批答口宣 元祐三年八月十五日

有敕。朕始升徐方，以胙叔父。庶几大彭之寿，罔愧元王之贤。毋复屡辞，亟膺成命。

赐太师文彦博乞致仕不允断来章批答

口宣 元祐三年九月五日

有敕。耆老在位，华夷耸观。若听公归，恐失民望。朕命不再，公其少留。

相州赐大辽贺兴龙节使副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十一月六日

有敕。卿等将命邻邦，服勤邮传。久薄风雾，少休车徒。宜体眷怀，式同燕衍。

赐皇伯祖宗晟辞免起复恩命不允批答口宣

元祐三年十一月十日

有敕。官不可旷，礼有从权。苟爱君如爱亲，则王事为家事。勉遵旧服，少屈私诚。

赐皇伯祖宗晟辞免起复恩命不允断来章批答口宣

元祐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有敕。卿哀慕未衰，恳辞弥切。既寒暑之一变，宜忠孝之两全。勉从朕言，起服乃事。

赐驸马都尉李玮已下罢散兴龙节道场香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十月三十日

有敕。震夙纪辰，迓遐同祝。乃眷戚藩之重，预修净供之严。亦既告成，宜膺宠锡。

赐殿前副都指挥使苗授已下罢散兴龙节道场香

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有敕。卿等以卫上之忠，属诞弥之庆。预严净会，以荐寿祺。及此告成，宜加宠赉。

赐权管勾马军司公事姚麟已下罢散兴龙节道场

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有敕。卿等率职周庐，归诚梵宇。共致延鸿之祝，出于忠爱之深。宜锡珍芳，以助燕衍。

兴龙节尚书省赐知枢密院事安燾已下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有敕。卿等任重枢机，忠存庙社。属诞辰之荐寿，修法会以告成。锡以珍芳，助其燕喜。

赐大辽贺兴龙节人使生饩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一日

有敕。卿等远持庆币，申讲邻欢。徒驭有华，舍馆方定。宜往饩牵之锡，以旌邮传之勤。

赐济阳郡王曹佺罢散兴龙节道场香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一日

有敕。卿宠冠戚藩，望隆旧德。将祝无疆之寿，故修最上之乘。既彻净筵，宜膺宠锡。

赐皇伯祖嗣濮王宗晖已下罢散兴龙节道场香酒果

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一日

有敕。眷我宗英，乃心王室。修彼龙天之供，庆兹虹电之祥。宜有颁分，以成燕喜。

赐皇叔祖同知大宗正事宗景罢散兴龙节道场香

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一日

有敕。乃眷宗英，祇率藩服。庆诞辰而荐寿，修净会以告成。宜有分颁，以助燕喜。

赐皇叔徐王罢散兴龙节道场香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卿望隆周、召，德迈间、平。属诞庆之纪辰，仗佛乘而荐祉。助兹宴喜，锡以柔嘉。

赐文太师已下罢散兴龙节道场香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乃眷师臣，身先百辟。有严净供，祇荐万龄。宜有分颁，以助燕喜。

赐枢密安燾已下罢散兴龙节道场香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日

有敕。枢机之臣，社稷是卫。夙设人天之供，共祈箕翼之祥。宜膺宠颁，式助燕喜。

班荆馆赐大辽贺兴龙节人使到阙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五日

有敕。卿等远将邻好，至止都门。属霜雾之严凝，念车徒之勤瘁。宜伸燕衍，以示眷怀。

赐大辽贺兴龙节人使朝辞讫就驿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五日

有敕。卿等毕事告旋，指期言迈。念征途之劳瘁，迫徂岁之沍寒。体我至怀，膺兹宠锡。

赐大辽贺兴龙节人使朝辞讫归驿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五日

有敕。卿等聘事告成，陞辞言迈。念归途之云远，复宾馆之少留。体我眷怀，共兹宴喜。

七日赐大辽贺兴龙节人使内中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五日

有敕。卿等柅车就馆，布币造廷。既欣邻好之修，
复叹使华之美。就加宠赉，式示眷存。

玉津园赐大辽贺兴龙节人使射弓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五日

有敕。卿等使节有华，邻欢载讲。既娱宾于灵囿，
将观德于射侯。宜有宠颁，以旌命中。

相州赐大辽贺正旦人使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六日

有敕。卿等春朝毕会，邻聘交驰。属徂岁之沍寒，
念远勤于行李。往颁燕衍，以重使华。

班荆馆赐大辽贺兴龙节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六日

有敕。卿等告辞中禁，改乘北轅。属晚岁之严凝，念征途之悠缅。往颁嘉燕，可复少留。

十日赐大辽贺兴龙节人使内中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七日

有敕。卿等造廷称寿，率礼可观。岂惟邻好之修，亦见使华之美。宜膺宠锡，以示至恩。

班荆馆赐大辽贺兴龙节人使却回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七日

有敕。卿等改轅北路，供帐都门。风埃浩然，徒驭勤止。宜膺宠锡，以示恩华。

瀛洲赐大辽贺兴龙节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七日

有敕。卿等回车北道，弭节边亭。使事已终，归驂少憩。往颁燕衍，益厚眷存。

赐皇弟普宁郡王侯生日礼物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七日

有敕。朕之介弟，生以兹辰。眷棣萼之相辉，祝椿龄之难老。宜同庆喜，往致宠颁。

相州赐大辽贺兴龙节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九日

有敕。卿等凤驾归轩，少休旁郡。眷言劳勩，良极顾怀。往锡燕嘉，以旌恩眷。

赵州赐大辽贺正旦使副茶药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十日

有敕。卿等远修旧好，属此沍寒。载历山川，久蒙霜露。宜有精良之赐，式彰軫念之怀。

赵州赐大辽贺太皇太后正旦使副茶药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十日

有敕。卿等远驰四牡，来庆三朝。属此岁寒，劳于行役。宜膺宠锡，以示眷存。

兴龙节尚书省赐宰相已下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十日

有敕。诞弥之庆，中外所同。眷我臣邻，共兹燕喜。宜加宠赉，以示眷怀。

賚就驿赐大辽贺兴龙节使副钞锣等口宣

元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有敕。卿等肃将邻好，远涉寒途。眷言授馆之初，宜有劳来之礼。往加宠锡，以示眷怀。

玉津园赐大辽贺正旦人使射弓例物口宣

元祐三年闰十二月三日

有敕。射以娱宾，抑将观德。发而命中，曾不出正。宜旌审固之能，膺受珍良之赐。

抚问知大名府冯京口宣

元祐三年闰十二月八日

有敕。卿等夙分重寄，言念久劳。岁律云周，王事靡盬。益加辅养，以副眷怀。

冬季传宣抚问河北东路沿边臣寮口宣

元祐三年闰十二月八日

有敕。疆场之守，职思其忧。霜露既凝，岁聿云暮。宜加厚爱，以副眷怀。

赐大辽贺正旦人使银钗钗唾孟子锦被等口宣

元祐三年闰十二月十八日

有敕。卿等远将邻好，来庆春朝。眷言跋履之勤，宜有珍华之赐。受兹异宠，体我至怀。

雄州抚问大辽贺正旦人使口宣

元祐三年闰十二月二十五日

有敕。卿等肃将庆币，来会春朝。远犯风埃，实劳徒驭，欣闻入境，良慰眷怀。

赐大辽贺正旦人使正月一日就驿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闰十二月二十五日

有敕。使华远至，春律肇新。即卿舍馆之安，昭我惠慈之眷。往陈燕豆，以乐佳辰。

赐大辽贺正旦人使内中酒果口宣

元祐三年闰十二月二十五日

有敕。卿等瑞节华轩，来修旧好。醇醪珍实，以荐新春。膺此宠颁，体予异眷。

班荆馆赐大辽贺正旦使回程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闰十二月二十五日

有敕。卿等使事告成，旋车言迈。方改轅于北道，暂弭节于都门。昭示眷怀，少留宴衍元。

赐于闐国进奉人使正旦就驿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闰十二月二十五日

有敕。重译远来，观光戾止。属人正之改律，乐天叙之发春。宜示宠休，式同燕喜。

雄州赐大辽国贺正旦人使回程御筵兼传宣抚问口宣

元祐三年闰十二月二十五日

有敕。卿等已事告归，柅车少憩。眷言长道，远犯余寒。宜锡燕喜，以旌劳勩。

瀛洲赐大辽贺正旦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元祐三年闰十二月二十九日

有敕。卿等已聘言还，犯寒远迈。方脂车于北道，复弭节于边城，宜锡宴嘉，以旌劳勩。

班荆馆赐大辽贺正旦人使却回酒果口宣

元祐四年正月一日

有敕。卿等还璋言迈，弭节少留。念鞭辔之方勤，涉冰霜之余凜。宜陈燕俎，以宠归轩。

正月六日朝辞讫就驿赐大辽贺正旦人使御筵

口宣元祐四年正月一日

有敕。卿等使事告成，陛辞言迈。命近臣之往劳，庶远道之少留。体我眷怀，共兹宴衍元。

抚问鄜延路臣寮口宣

元祐四年正月八日

有敕。卿等分寄边陲，辑宁吏士。眷言勤勩元，良极轸怀。往致朕言，各宜尚慎。

抚问鄜延路臣寮口宣
元祐四年六月十一日下院

有敕。卿等各膺器使，祇服边陲。眷兹靖安，时乃忠力。特加劳问，以示顾怀。

赐右正议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吕大防生日礼物
口宣元祐四年六月十一日下院

有敕。惟兹谷旦，生我元臣。爰分服食之良，往助闺门之喜。式为尔寿，宜识朕心。

赐皇叔徐王顥生日礼物口宣
元祐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有敕。乃眷贤王，实为社稷之卫；载临诞日，永集邦家之休。临遣使车，往致眉寿。

就驿赐大辽贺坤成节人使银钁锣等口宣

元祐四年六月二十三日下院

有敕。卿等远勤使节，展庆诞辰。畏暑长途，方即安于舍馆；精金良币，宜往致于恩私。

赐皇弟大宁郡王佖生日礼物口宣

元祐四年六月二十五日下院

有敕。桑蓬示喜，复临载育之辰；金币展亲，往致友于之爱。膺予宠贲，俾尔寿昌。

班荆馆赐大辽贺坤成节国信使副到阙酒果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四日下院

有敕。卿等抗旆远道，解鞅近郊。念馆舍之未安，宜骖骝之少憩。式颁芳旨，以示眷怀。

赐马步军太尉姚麟已下罢散坤成节道场香酒果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四日下院

有敕。卿等诞辰祇庆，法会告成。嘉与函生，同跻寿域。往颁芳旨，以劳忠勤。

赐大辽坤成节使副生饩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七日下午院

有敕。卿等抗旌元暑路，弭节驿亭。眷惟行李之勤，往致珍鲜之馈。膺兹宠数，明我眷怀。

雄州白沟驿赐大辽贺坤成节人使却回御筵兼传

宣抚问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七日下午院

有敕。卿等飞盖西风，改辕北道。喜山川之渐近，忘徒御之久劳。往致眷怀，少留燕衍元。

玉津园赐大辽贺坤成节人使射弓例物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八日下院

有敕。卿等圭璋致命，既已讲欢。弓矢娱宾，亦将观德。宜有珍华之赐，以旌审固之能。

赐殿前都指挥使以下罢散坤成节道场香酒果

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九日下院

有敕。诞弥之庆，海宇攸同。嘉将帅之协恭，设人天之妙果。宜均宠锡，以示褒优。

赐皇伯祖高密郡王宗晟以下罢散坤成节道场香

酒果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九日下院

有敕。眷我宗英，志存忠报。修等慈之妙供，祝难老之昌期。嘉此精诚，均其庆赐。

赐同知枢密院事韩忠彦已下罢散坤成节道场香
酒果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九日下院

有敕。嘉我枢臣，义均一体。修兹净供，庆续千
龄。不有宠颁，曷旌忠报。

相州赐大辽贺坤成节人使却回御筵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九日下院

有敕。邻好既成，使华有暉。眷邦畿之渐远，念
邮传之方勤。服我恩私，少留燕喜。

赐大辽国贺坤成节使副时花酒果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十日下院

有敕。邻欢既展，宾馆归休。宜命醴元斝元之醇，
复致瓜华之侑。少将至意，其服茂恩。

赐平海军节度使附马都尉李玮已下罢散坤成节道
场香酒果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十日下午院

有敕。卿等义重戚藩，志同忠报。属诞辰之均庆，
嘉法会之告成。宜示褒优，特加宠赉。

坤成节尚书省赐宰臣已下御筵酒果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十一日下午院

有敕。忠存柱石，诚贯人天。共欣诞日之临，既
毕祗园之会。宜颁芳旨，以助燕私。

坤成节赐同知枢密院事韩忠彦

已下尚书省御筵酒果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十二日下午院

有敕。修佛胜因，祈天永命。既肃成于梵供，益
表见于忠诚。宜有宠颁，以同燕喜。

赐徐王罢散坤成节道场香酒果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十二日下院

有敕。卿亲贤莫二，忠孝实兼。饌蒲塞于祗园，
荐椿龄于崇庆。喜成法会，宜有宠颁。

赐大辽贺坤成节人使朝辞讫归驿御筵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十二日下院

有敕。卿等已聘告归，少休就馆。即颁燕俎，临
遣辅臣。式示异恩，以荣回驭。

班荆馆赐大辽贺坤成节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十二日下院

有敕。卿等方事回轅，聊兹弭盖。念征途之尚永，
加秋暑之未衰。往锡燕嘉，少休徒驭。

赐宰相吕大防已下罢散坤成节道场香酒果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十二日下院

有敕。卿等竭诚卫上，体国均休。恪修西竺之仪，仰献南山之祝。宜膺宠锡，以示褒优。

赐大辽贺坤成节使副内中酒果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十二日下院

有敕。卿等来陈庆币，克讲邻欢。载嘉远聘之勤，宜示宠绥之意。颁兹芳旨，服我恩私。

赐大辽贺坤成节人使朝辞讫归驿酒果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十二日下院

有敕。卿等远敦使事，率礼无违。既上谒辞，言还有日。宜加颁锡，益示宠荣。

坤成节就驿赐阿里骨进奉人使御筵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十四日下院

有敕。汝等来修贡篚，适遭诞辰。宜均庆赐之恩，共乐亨嘉之会。往颁燕俎，咸极欢心。

瀛洲赐大辽贺坤成节人使回程御筵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十四日下院

有敕。鞭辔既劳，封疆渐迩。虽勤归念，少憩暑途。服我恩私，式同燕喜。

坤成节就驿赐于闐国进奉人使御筵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十四日下院

有敕。汝等奉琛远至，授馆少留。适遭诞辰，宜均庆泽。钦承恩渥，共乐燕私。

班荆馆赐大辽贺坤成节人使回程酒果口宣

元祐四年七月十七日下院

有敕。卿等奉璋来聘，弭节言还。眷此暑途，少留归驭。往颁燕俎，式示恩私。

赐新除守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吕公著辞

免不允批答口宣

有敕。朕图任元老，以表四方。以卿望在士民，心存社稷。勉膺异数，式副佥言。

赐皇弟普宁郡王似生日礼物口宣

有敕。岁将更端，月亦既望。实以兹日，笃生贤王。宜厚宠颁，以介多福。

苏轼文集卷四十三

内制批答

赐正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安燾乞外郡不许批答

二首 元祐元年十月八日

览表具之。卿以应务之才，居本兵之地。绥静中外，人无间言。何疑上章，欲求去位。未喻厥意，闻之恍然。夫荣亲莫大于功名，养志不专于甘旨。而况魏阙之下，父母之邦。退食问安，孰便于此？勉循其旧，以卒辅予。

二 元祐元年十月八日

省表具之。夫事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而况艰难之际，一日万几。冰渊之惧，当务同济。卿

练达兵要，灼知边情。寄托之深，义难引去。亟求自便，朕何赖焉？

赐新除中大夫守尚书右丞刘摯辞恩命不许断来

章批答二首 元祐元年十一月

览表具之。道有行藏，时有用舍。岁不我与，难以智求。道之将行，岂容力避？大言大利，固当安而受之；小行小廉，非所望于卿者。成命不再，可无复辞。

二 元祐元年十一月

省表具之。政如农耕，以既获为能事；言如药石，以愈疾为成功。若耕不获，疾不愈，朕何望焉？所以用卿者，非以富贵卿也。勉卒成业，何以辞为？

赐太师文彦博乞致仕不许批答二首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卿出入四世，师表万民。无羨于功名，而有厌于富贵。其所以忘身徇国，舍逸就劳者，岂有求而然哉？凡以先帝之恩，生民之故也。卿之在朝，如玉在山，

如珠在渊。光景不陈，而草木自遂。去就之际，损益非轻。昔西伯善养老，而太公自至。鲁穆公无人子思之侧，而长者去之。卿自为谋则善矣，独不为朝廷惜乎？药饵有间，时游庙堂。家居之乐，何以异此？

二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朕修身以承六圣，虚己以听四辅。而法度未定，阴阳未和，民未乐生，吏未称职。中夜以思，方食而叹。虽不敢以事诿元老，实望其以身率百官。卿犹未即于安，孰敢不尽其力？此圣母冲人之本意，而天下有识之所望也。昔唐太宗以干戈之事，尚能起李靖于既老；而穆宗、文宗以燕安之际，不能用裴度于未病。治乱之效，于斯可见。朕意如此，卿其少安。

赐宰相吕公著乞退不许批答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卿才全而德备，积厚而施博。明亮笃诚，坐屈群策。既以天下公议而用于此矣，岂以卿之私意而听其去哉！水旱之灾，不德所召。卿当助我，求所以消复之道，不当求去我也。《诗》不云乎：“大夫君子，昭假无赢。大命近止，无弃尔成。”勉思厥职，以答民

望。

赐宰相吕公著乞退不允批答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用贤之功，必要之久远。日计不足，岁计有余。朕之用卿，期于百姓之既富；卿之自信，亦岂一日而成功。常暘之灾，天以警朕。夙夜祇惧，与卿同之。朕若归过于股肱，何以答天戒？卿若释政而安逸，何以塞民言？各思其忧，少安厥位。

赐尚书左丞李清臣乞退不允批答二首

元祐二年四月十八日

卿以方闻之举，擢自厚陵。禁林之选，用于神考。逮受顾命，弼予冲人。义既同于戚休，身岂轻于出处？遽欲引去，闻之惻然。姑安厥常，以助予治。

二 元祐二年四月十八日

祥除之初，念我圣祖。所与共政，不忘旧人。而卿博学多闻，通练古今。小心畏慎，不见过失。力求引去，为之惘然。勉留辅予，益祇厥服。

赐文武百寮文彦博以下上第一表请皇帝御正殿

复常膳不允批答 元祐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朕即位二年，水旱继作。致灾之故，实惟冲人。既延及于无辜，复贻忧于父母。是以坐不安席，食不甘味。实欲深念厥咎，岂徒见之空言。而雨不崇朝，农犹告病。欲徇来请，惕然未宁。其一乃心，勉正厥事。毋重朕之不德，以答天之深戒。

赐文武百寮文彦博以下上第一表请太皇太后复

常膳不许批答 元祐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旱暵元之罚，自冬及夏。天之降灾，如此其久。则夫致灾之道，岂一日而然哉！虽力行罪己之文，尚恐非应天之实。而卿等以肤寸之泽，遽欲却安，览之惕然，未敢自赦。其交修不逮，务尽厥诚。期兹岁于有秋，虽复常其未晚。

赐文武百寮文彦博以下上第五表请皇帝御正殿

复常膳允批答 元祐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朕以寡昧，膺受多福。常欲损上益下，畏天之威。

矧兹旱灾，咎在不德。而卿等以雨泽既至，封章屡上，勉从其意，甚愧于中。夫天之有风雨雷霆，犹朕之有号令赏罚。朕不修明其事，何以责应于天？永思其终，无忘纳诲。

赐文武百寮文彦博以下上第五表请太皇太后复
常膳许批答 元祐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德积无素，民罹其灾。精诚莫通，祷不时应。虽蒙膏泽之报，仅救焦枯之余。勉徇来章，犹虞后患。其谨视盗贼，勤恤流亡。益务交修，以裨不逮。

赐文武百寮太师文彦博以下上第一表请举乐不许
批答二首 元祐二年六月一日

先王之礼乐，因情而立文。君子之哀乐，自中而形外。夫有莫大之戚，则有无穷之悲。先皇帝天覆四方，子养万物。至今穷发之表，尚余流涕之民。而况宫廷之间，母子之爱，粗毕三年之制，遂讲八音之和。所未忍闻，非不欲作。卿等谨于率礼，笃于爱君，徒欲亟举旧章，顾未深明吾意。三复太息，难于黽从。

二 元祐二年六月一日

礼之至者无文，哀之深者无节。故禩而不乐，古人非以求名；琴不成声，君子以为知礼。朕以宗庙之重，勉蹈先帝之余。履其位惕然而自惊，用其物潜焉而出涕。未报昊天罔极之德，常怀终身不忘之忧。欲从众言，亟举备乐。而金石丝竹，乃凄耳之声；干戚羽旄，皆眩目之具。哀既未泯，乐何从生。再阅来章，徒增感慕。

赐文武百寮太师文彦博以下上第二表请举乐不
许批答二首 元祐二年六月四日

遏密之制，虽尽于三年；追怀之私，岂论于徙月。金石在御，惻然未宁。吾不以一身之忧，废天下之乐。今施之郊庙，用之军旅。州闾之会，弦歌相闻。独尽余哀，止于中禁。以为于义未害，是故行之不疑。

二 元祐二年六月四日

朕少遭闵凶？仅毕祥禩。虽俯就企及，非以过制为贤；而创巨痛深，不能以礼自克。观过其党，圣人

许之。《礼》曰：“丧三年以为极亡，则弗之忘矣。”诚重违国老之忠告，姑欲尽人子之至情。

赐太师文彦博等请太皇太后受册第二表不许

批答 元祐二年六月四日

吾闻圣人以天下为忧，未闻以位号为乐也。损己裕物，畏天检身。此吾平日之本心，非独遇灾而一发也。孔子曰：“以约失之者，鲜矣。”卿等以是辅我，顾不美哉。

赐文武百寮太师文彦博以下上第四表请举乐不许

批答二首 元祐二年六月九日

吾之本性，以清净寂寞为乐。虽在平日，无游观声技之念。矧艰难之后，哀疚之余，中夜以兴，方食而叹。将不堪其忧者，岂有意于乐哉！虽欲勉从，未能自克。忠告屡却，愧叹兼深。

二 元祐二年六月九日

钟鼓以导和，羽龠以饰喜。譬之饮食之节，适于口体之宜。今衰麻之除，莫敢逾制；而琴瑟之御，则

有未安。卿等忠诚确然，开喻至矣。惟反求诸心而弗得，故欲行其言而未能。推之人情，当识朕意。

赐太师文彦博等上第三表请太皇太后受册

许批答 元祐二年六月九日

吾上顺帝则，下酌民言，处以无心，期于寡过。卿等以为协气既应，群谋僉同。若固违典礼之常，恐莫慰天人之望。遇灾而惧，昔者非以为谦。闻义则迁，吾亦岂敢自必。勉从故事，以副嘉言。

赐新除中大夫守尚书右丞王存辞免恩命不允断

来章批答二首 元祐二年六月十二日

士有品目，定于僉言。置之庙堂，蔽自朕志。岂有僉言既穆，朕志不移。而用过谦之词，反已成之命。亟服乃事，宜无复云。

二 元祐二年六月十二日

为国不患于无人，有人而不用之为患；事君非难于辞宠，居宠而无愧之为难。吾之用卿，计已审矣。卿之自信，又何疑哉！

赐新除知枢密院安燾辞免恩命不许断来章批答

二首 元祐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览表具之。论材考德，圣人所以公天下；难进易退，君子所以善一身。权之以义，孰为轻重？训兵论将，威怀戎狄。卿以是事上，岂不贤于逡巡退避也哉？所请宜不允，仍断来章。

二 元祐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览表具之。德称其服，臣主俱荣；食浮于人，上下交病。朕之为天下虑，甚于卿之自为谋也。思而后行，有出无反。成命不再，卿毋复辞。所乞宜不允，仍断来章。

赐新除检校太尉守司空依前开府仪同三司致仕

韩绛辞免恩命不允批答二首

元祐二年七月七日

国家尊异耆老，砥砺廉隅。凡致为臣，必厚其礼。而况卿出入四世，师表万民。身任安危，位兼将相。永惟三宗眷遇之重，宜极一品褒崇之荣。成命既孚，僉言惟允。宜从中外之望，罔徇谦冲之私。

二 元祐二年七月七日

朕惟耆元老成人，虽或谢事。耄期称道，终不忘君。其在丘园，岂殊廊庙？嘉猷入告，卿其不易此心；大事就访，朕亦敢忘斯义。命秩之数，典册之文，不如此无以慰朕心而答民望。国有常典，卿毋复辞。

赐太师文彦博辞免不拜恩命许批答二首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卿义重股肱，望隆堂陛。陛廉远则堂皇峻，股肱逸而元首安。故出异恩，特镌苛礼。而卿深执恭巽，力守典刑。确然自陈，义不可夺。勉从其意，愧叹于中。

二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朕优礼师傅，违德齿之尊，以亟拜为可略，古之道也。卿谨严朝廷，明君臣之分，以不拜为未安，礼之节也。道并行而不悖，义有重而难移。勉循所陈，不忘嘉叹。

赐宰相吕公著乞罢相位不许断来章批答二首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夫以圣人，犹待三年而后成功，况其下者。今卿助我为治，自以为既成矣乎，其未也？譬如玉人雕琢玉，中道而易之，岂复成器哉！

二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古者君臣之间，率常千载一遇。今圣母在位，正身虚己，仰成辅弼。虽疏远小臣，犹欲毕命自效，而卿乃以小疾求去，纵无意于功名，独不惜此时乎？勉卒乃事，使百姓富足，四夷□安，然后谢事归老，岂不臣主俱荣哉！

赐宰相吕公著乞罢相位除一外任不许批答二首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夫以才御物，才有尽而物无穷；以道应物，道无穷而物有尽。凡今之患，所乏非才。以卿笃于爱君，

必能建长久之策；澹然无我，可以寄枉直之权。二年于兹，百度惟正。事既就绪，民亦小康。至于微疾之屡攻，此亦高年之常理。卿其良食自辅，为国少安。譬如止水之在盘，岂复劳心于鉴物？心且不劳，而况于力乎！

二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朕以天下之大，知为君之难，有朽索驭六马之忧，有抱火措积薪之惧。正赖多士，协于一心。朝夕以思，弥缝其阙。凡今中外执事膺力之毕陈，视吾一二老臣进退以为节。卿若无事而引去，人将相顾以自疑。而况边鄙未宁，兵民多故。而予左右之老，先自求于便安。则夫疏远之臣，何以责其尽瘁？勉辅不逮，期于有成。

赐宰相吕公著辞免不拜恩命允批答二首

元祐二年九月一日

卿执德惟一，守礼不回。不以坐论为安，而以拜上为泰。使朕不尽养老之意，而卿得畏威之道。勉从其志，嘉叹不忘。

二 元祐二年九月一日

君之视臣，譬之手足。方责其大，不强所难。而卿深执谦恭，力求避免。深惟孔子事君尽礼之义，曲从其请，以徼情偷。

赐太师文彦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答二首

元祐二年九月八日

省表具之。卿之求去盖数矣，言不为不切，而朕终莫之从；朕之留卿亦至矣，礼不为不尽，而卿终莫之亮。君臣之际，情不相喻，朕甚疑之。夫乐丘园而厌轩冕，亦古人之一节，而非圣贤之高致；尊耆老以重朝廷，盖天下之大计，而非冲人之私欲。与其使朕屈公议以从卿，曷若卿少贬其私意以徇天下乎？

二 元祐二年九月八日

览表具之。卿之所以欲去者二：疲于朝会，劳于应物，一也；功成身退，欲享其乐，二也。而吾之所以必留者三：卿以英杰之资，开物成务，世不可阙，一也；弼亮四朝，更涉变故，谋无遗策，二也；名冠

天下，进退之间，为国休戚，三也。吾方尽养老之道，隆礼以优贤，庙堂之上，犹有足乐。则夫卿之欲去者可回，而吾之必留者，盖不可易也。

赐太师文彦博乞致仕不许断来章批答二首

元祐二年九月十一日

览表具之。为君难，为臣不易。非吾推诚无疑，不能起卿于安佚；非卿忘身徇国，不能从我于艰难。召用之初，中外相庆。缙绅莫不兢劝，父老至于涕流。中道而归，其义安在？宜思一身之乐，轻于社稷；毋使庶人之议，及于朝廷。

二 元祐二年九月十一日

省表具之。君子安身崇德，如山岳之镇；开物成务，如江河之流。若山岳之镇，动摇不安，江河之流，行止自便，则物将交病，人亦何观？朕之望卿，无以异此。宜守不移之志，以成可大之功。

赐宰相吕公著上第一表乞致仕不允批答二首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省表具之。古者世臣，譬之乔木。粤自拱把，至于栋梁。杰然群才之中，夫岂一日之力？卿擢自仁祖，迨兹四朝，光辅朕躬，允有一德。不独卿无心而事自定，抑亦民既信而功易成。方今布在朝廷，岂无豪杰之士？犹当养以岁月，待其德望之隆。卿虽欲归，势未可去。宜安厥位，以副朕心。

二 元祐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览表具之。卿三世将相，一时蓍龟。不求备以取人，则房乔之比；其经远而无兢，有谢安之风。用能宁辑我家，靖共尔位。政在元老，人无异词。胡为厌事而求归，不复为国之长虑？方今官冗财匱，岁艰民贫。天步虽安，国是未定。若方勤于朴斲元，而遽易于工师。人其谓何？势必不可。告老之请，吾未欲闻。

赐宰相吕公著上第二表乞致仕不许断来章批答

二首 元祐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览表具之。难进易退，固君子之常节；久劳思逸，亦老者之至情。然心存社稷，则常节为轻；身系安危，则至情可夺。惟卿体国，岂待多言。苟大义之未安，虽百请而何益？宜安厥位，勿复此辞。

二 元祐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览表具之。宰相不自用，人主不自为。予欲识人物之忠邪，故以卿为水镜；予欲知利害之轻重，故以卿为权衡。苟明此心，虽老犹壮。与其轻去轩冕，独善其身，孰若优游庙堂，兼享其乐？益敦此义，勿复有云。

赐新除依前中大夫守中书侍郎刘摯辞免恩命不

许断来章批答二首 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卿蹈道深远，守节淳固。虽不留于倘来之物，而有志于行可之仕。乐告以善，勇于敢为。

进不求当世之名，退不叛平生之学。未尝为枉尺直寻之事，夫岂有见得忘义之嫌哉！毋复过辞，往践乃事。

二 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朕纘服之初，卿言责是任。历陈治道之要，以立太平之基。朕欲行其言，遂授以政。岁月未几，纪纲略陈。欲究观心术之微，宜擢居政本之地。苟无愧于允蹈，岂不贤于力辞？往服官箴，勿违朕命。

赐新除依前中大夫守尚书左丞王存辞免
恩命不许断来章批答二首

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夫志大有远略，器博无近用。以卿忠义开济，何施不宜？今以次迁，何足辞也？益坚无倦之意，以观可久之业。

二 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夫陛帘之增，所以隆堂奥；位次有叙，所以尊朝廷。朕既乐得于英才，复以时而迁用。庶几华国，非以宠卿。祇率厥常，毋废朕命。

赐新除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范纯仁上第一
表辞免恩命不允批答二首 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览表具之。夫有乌获之力，然后可以付千钧；有和、扁之功，然后可以寄死生。故宰相之任，非所以宠人臣也。无其德而当之为不智，有其材而辞之为不仁。若卿之才德，亦可谓称矣。往思其忧，以称天下之望。

二 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览表具之。吾闻之乃烈考曰：“君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虽圣人复起，不易斯言。卿将书之绅，铭之盘盂，以为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欤？则今兹爰立之命，乃所以委重投艰而已，又何辞乎！

赐新除司空同平章军国事吕公著上第二表辞免恩
命不许断来章批答二首 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夫国以得人为强，如猛兽之卫藜藿；以积贤为宝，如珠玉之茂山川。湛然无为，物自蒙利。故崔公发议，则淄青惭服，知朝廷之有人；蜀使抗词，

则孙权回顾，叹张昭之不在。得失之效，岂可同日而语哉！朕之用卿，意实在此。国计之重，可无复辞。

二 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周之诗曰：“无曰予小子，召公是似。”唐之雅曰：“惟西平有子，惟我有臣。”夫父子君臣之间，光明盛大如此。载之简策，被之金石。岂独闺门之宠？足为邦国之华。再省来章，具陈先烈。虽朕寡昧，不敢庶几于仁祖；而卿忠孝，当念服勤于世官。祇率厥常，毋违朕命。

赐新除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吕大防上第二
表辞免恩命不许断来章批答二首
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卿有夷狄盗贼之虞，仓廩礼乐之叹，阴阳风雨之忧。此三者，诚当今之大计，朕之所以中夜不寐，辍食太息者，正为此也。孟子曰：“责难于君谓之恭。”夫既以责其君，而不以身任之者，非仁人也。愿卿慨然当古人之重，略世俗之谦。务践斯言，忧此三者。

二 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夫任贤使能，天下之公义；而辞大就小，君子之自守也。惟名器爵禄，朕所不敢授以私；则劳谦退避，卿岂得必行其意？所谓唐虞三代信任之至，以致稷契伊吕德业之隆。若卿之言，朕敢不勉。请事斯语，永观厥成。

赐新除守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范纯仁上第二表
辞免恩命不许断来章批答二首

元祐三年四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卿以明哲，自托不能。非独以见君子劳谦之光，亦因以知前世用人之弊。功烈无取，诚如卿言。夫次公减于治郡，子元不如为将。非独文献不足，盖其才德有偏。如卿昔在朝廷，首谈孟轲之仁义；旋为帅守，专行羊祜之威信。慨有大志，似其先人。苟推此心，施于有政。则太平可望，而小节可略矣。

二 元祐三年四月十三日

省表具之。自昔先帝之世，屡叹才难；及朕嗣位

以来，专用德选。虽爵禄名器，出于独断；而长育成就，实在群公。长短不遗，辅相之责。苟无为国养人之意，必有临事乏使之忧。朕用慨然，当食不御。思得英隽之老，共收文武之朋。惟卿笃于忧国，明于知人。灼见朕心，宜在此位。往任天下之重，毋事匹夫之廉。

赐新除依前正议大夫守门下侍郎孙固辞免恩命不
许断来章批答二首 元祐三年四月十三日

省表具之。卿奉事先帝，有劝学之旧；与闻机政，有已试之功。固非躐等之迁，独恨用卿之晚。勉循大义，毋事小廉。

二 元祐三年四月十三日

省表具之。卿向自西枢，出殿藩屏。顷由近辅，入侍燕闲。昔有未识之思，今乃日闻其语。既见君子，无逾老臣。当益励于初心，尚何辞于新命。

赐新除中大夫守尚书右丞胡宗愈辞免恩命不许
断来章批答二首

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省表具之。卿自天官，擢领风宪。下有庇民之意，上有爱君之忠。度其不以利回，是故可以大受。丞辖之任，非卿孰宜？毋复固辞，以就远业。

二 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省表具之。人才之难，古今所病。忠厚者多乏于用，强济者或凉于德。有德适用，如卿几人？方观卿谋国之良，以成朕知人之美。深体此意，往祇厥官。

赐新除依前中散大夫充枢密直学士金书枢密院事
赵瞻辞免恩命不允断来章批答二首

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省表具之。君子之仕也，喜于知而乐于用。如卿之言，结发从仕，而白首遇合。则君子之用舍进退，盖亦有时矣。勉行其道，无失斯时。苟能遇事而必为，则亦立功之未晚。古人之事，将见于卿。

二 元祐三年四月十四日

省表具之。卿挺然孤忠，白首一节。逝将力求于退避，夫岂有意于进取哉？特以雅望既隆，公议所在。方将度才而授任，固难越卿以用人。往践厥官，毋违朕志。

赐正议大夫知枢密院事安燾乞退不允批答二首
元祐三年五月十八日

省表具之。宥密之司，安危所寄。虽羌酋款塞，少休烽燧之虞；而夏童跳边，犹烦箠策之驭。翻然求去，义有未安。夫以朕大烹优贤之资，岂不能助卿养志之具？足以毋废子职，而能兼为国谋，岂不休哉！

二 元祐三年五月二十八日

省表具之。乃眷西枢，实参大柄。吾欲兵民兼利，戎夏两安。自非宿业更变之臣，惧有伤财玩寇之患。卿当念先朝委任之久，未可以亲庭归养为词。勉安厥官，以副吾意。

赐新除殿前副都指挥使武泰军节度使苗授上第一表辞免恩命不许断来章批答二首

元祐三年七月十九日

省表具之。试材以旧，谋帅尤艰。故以久次用人，欲其深练于事。而卿辞以锢疾，岂所望哉？速即乃官，毋复退避。

二 元祐三年七月十九日

览表具之。环卫之严，节制之重，诞告多士，以长万夫。朕岂轻用其人哉？确然固辞，未喻厥指。往祇朕命，毋旷乃官。

赐太师平章军国重事文彦博上第一表乞致仕不许批答二首 元祐三年九月二日

览表具之。昔师尚父九十，秉旄杖钺，犹未告老。此诸葛元逊所以屈张昭也。而卫武公百年，犹箴儆于国曰：“无以我老耄而舍我。”此左史倚相所以诲申公也。今卿寿考康宁，而退托衰病，自引求去，独不念天下之士有如彼二子者议其后乎？姑安厥官，以答公论。

二 元祐三年九月二日

览表具之。朕闻之，成王之政，周公在前，召公在后，毕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挟而维之，目见正色，耳闻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旷然。未闻四子以老而求退，亦未闻成王以老而听其去也。朕虽不德，犹庶几成王之治。卿虽老矣，独不能以四子之心为心乎？勉卒辅朕，无愧前人。

赐新除守司空同平章事吕公著上第一表
辞免恩命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夫司空之官，自唐以来，虽无职事，而孔子所谓天子有争臣七人者，三公首当之。朕欲闻仁人之要言，与天下之大计，非此元老，将安取斯？卿其省思虑，慎寝食，优游庙堂，为朕谋其大者。

赐新除守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吕大防辞免
恩命不允批答二首

省表具之。夫天以斯民付人主，而人主付之宰相。若不得人，为慢天之所付，朕敢乎哉！如卿瑰姿伟望，

宏毅开济，朕既用之不疑，而卿自疑何也？往修厥官，毋癯朕命。

二

览表具之。自英庙擢卿于言责，而先帝用卿于西师。则朝廷待卿之重，盖出于祖宗之意矣。孔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其有所试。”若卿者，可谓屡试矣。卿而不宜，其孰宜之？

赐新除守司空同平章事吕公著上表辞
免不许批答

览表具之。天下之事，使壮者治之，老者谋之，自尧舜以来，未有易此者也。今卿议政而不及事，劳心而不及力。吾自以为得养老之礼，而不失用贤之实，卿何辞之坚也？

生获鬼章文武百寮称贺宣答词
元祐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太皇太后

种羌叛涣，西鄙绎骚。首出偏师，遂擒元恶。安边之喜，与卿等同之。

皇帝

凶狡就俘，羌戎一震。既增吏士之气，亦宽戍守之劳。靖寇息民，与卿等同喜。

八月二十八日入内高班蔡克明传宣取批答
宰臣以下贺生获鬼章表

太皇太后

国家偃兵息民，函养中外。鬼章无故犯顺，神人弃之。虽庙社无疆之休，亦将相一心之助。封章来上，嘉叹不忘。

皇帝

朕上承慈训，下尽群策。务渐宽于民力，本无意于边功。既狂狡之就擒，知休息之有日。再阅来奏，嘉叹于中。

内制表本

皇帝为冬节奏告永裕陵神宗皇帝表本

伏以历纪天正，史书日至。感舒长于测景，增怵惕于履霜。恭惟谥号皇帝，德迈尧仁，功恢禹迹。游衣冠于原庙，徒仰威神；望松柏于桥山，永怀悲慕。

皇太后殿夫人为冬节往永裕陵酌献 神宗皇帝表本

伏以一阳来复，万物怀生。空临观祲之辰，无复称觞之庆。恭惟谥号皇帝，道齐覆载，德冒华夷。从南狩于苍梧，神游已邈；望西陵于铜雀，涕慕空深。

皇帝为正月一日奏告永裕陵神宗
皇帝旦表本

伏以始饯余寒，复兴嗣岁。望寝园而增慕，悼日月之不留。恭惟谥号皇帝，道贯百王，泽涵万宇。永瞻帝所之乐，坐起尧墙之悲。馈奠莫由，驰诚罔极。

皇太后殿夫人为年节往永裕陵酌献
神宗皇帝表本

伏以苇桃在户，徒讲三朝之仪；椒柏称觞，无复万年之寿。恭惟谥号皇帝，功施无外，德洽有生。随鼓漏于寝园，莫亲馈奠；望衣冠于原庙，空极涕流。

皇帝为三月一日奏告神宗皇帝旦表本

伏以既成春服，时方禋洛之初；祗谒寝园，古有荐鮓之礼。恭惟谥号皇帝，配天立极，如日载阳。仰余泽之旁流，致群生之遂茂。光灵愈远，涕慕空深。

皇帝为神宗皇帝大祥往永裕陵奏告表本

伏以寝庙告成，永动廓然之感；柏城森列，遽兴拱矣之悲。恭惟谥号皇帝，泽浸函生，庆垂后裔。配天无极，奉谟训以长存；示民有终，怅神游之安在。恭修祥奠，莫诉哀诚。

皇帝为神宗皇帝大祥内中奏告表本

伏以追号罔极，实抱终身之忧；祥禴有期，盖迫先王之礼。恭惟谥号皇帝，睿明照世，神智自天。虽清庙肃雍，瞻之莫见；而威颜咫尺，凜然常存。悲慕之深，华夷所共。

皇太后殿夫人为神宗皇帝大祥往永裕陵酌献表本

伏以飙驭上宾，日以远矣。隙驹遄迈，祥而廓然。恭惟谥号皇帝，道始家邦，化刑夷夏。天地之运，固代谢于阴阳；草木何知，徒兴悲于霜露。莫亲馈奠，惟极哀诚。

十月朔本殿夫人往永裕陵酌献神
宗皇帝表本

雨霜陨箨，感闭塞于天时；收潦涤场，思艰难于王业。恭惟尊谥皇帝，禹功纪地，尧则惟天。威加四夷，尚余肃物之凜；仁及万汇，永同挟纊之温。省奉无期，瞻怀靡极。

永安永昌永熙永裕陵忌辰奏告宣祖太祖太宗神
宗皇帝表本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伏以卜年之永，恩浹于华夷；讳日之临，感深于臣子。恭惟谥号皇帝，文武经世，威灵在天。每更不乐之辰，尚有遗弓之慕。山陵永望，雨露增怀。

永安永昌永熙陵忌辰奏告昭宪孝惠孝明孝章淑德
懿德明德元德章怀章穆章懿章惠章献明
肃皇后表本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伏以周南之化，刑恭俭于多方；渭北之游，极望思于原庙。恭惟谥号皇后，道应图史，德参圣神。顾明发之永怀，仰徽音之如在。载瞻园寝，想见衣冠。

皇太后殿内人为神宗皇帝忌辰朝永裕陵表本

元祐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伏以百年之思，化被于无疆。终身之忧，感深于不乐。恭惟谥号皇帝，德齐尧禹，功陋汉唐。道盖始于正家，谋方贻于燕翼。追攀罔极，慨慕徒深。

永裕陵正月旦表本

伏以宾出日于暘谷，尧历方颁；朝计吏于原陵，汉仪具举。恭惟谥号皇帝，功恢禹迹，德迈汤仁。虽岁月之屡迁，想威神而如在。载瞻园寝，空极望思。

永裕陵二月旦表本

伏以时方启蛰，礼及献羔。感清衍之协风，怵怀思于濡露。恭惟谥号皇帝，文武纬世，圣灵在天。岱岳泥金，永讲升中之礼；荆山铸鼎，遽成脱屣之游。永望寝园，徒增感慕。

永裕陵四月旦表本

伏以日躔昴、毕，卦直乾、离。物蒙长养之仁，世载文明之化。恭惟谥号皇帝，功成不宰，德范无穷。执炎帝之衡，莫追往躅；秩南郊之政，空守成规。祇望寝园，惟增感慕。

永裕陵十月旦表本

伏以戒寒谨户，倏及于秦正。前晦行陵，祇循于汉礼。恭惟谥号皇帝，懿文纬世，厚德载时。休老劳农，追述养民之政；厉兵讲武，敢忘经国之谋。永望寝园，益增感慕。

永裕陵十二月旦表本

伏以商正纪历，大吕旋宫。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献民力以共宗庙之祀。恭惟谥号皇帝，至仁无外，全德难名。文物声明，但睹乘时之迹；昆虫草木，孰知成岁之功。急景易迁，永怀何极！

内制国书

皇帝达太皇太后贺大辽正旦书

元祐元年十月二日

肇易岁元，发新荣于万物；仰遵慈诲，修旧好于两朝。远饬使轺，肃将礼币。庶迎寿祉，式副愿言。

皇帝贺大辽皇帝正旦书

元祐元年十月

献岁发春，共讲三朝之庆。宝邻继好，茂膺五福之祥。申饬使车，往陈信币。永言欣颂，曷罄谕陈。

皇帝达太皇太后回大辽皇帝贺正旦书

元祐二年正月五日

百年之好，既讲于春朝；万寿之仪，兼陈于幄殿。恭因省侍，具述来音。感悻之怀，言宣莫罄。

皇帝回大辽皇帝贺正旦书

元祐二年正月五日

东风协应，感徂岁之更新。远使交驰，导欢言而如旧。粲然礼币，申以书词。欣悱之深，敷陈罔究。

皇帝达太皇太后回大辽皇帝贺坤成节书

元祐二年七月

嘉月令辰，笃生寿母；珍函重币，交庆宝邻。已恭致于德音，复钦传于慈旨。其为感悱，未易名言。

皇帝回大辽皇帝问候书

元祐二年七月

四牡载驰，远勤于使介。尺书为问，申讲于邻欢。方履素秋，克膺纯福。益祈保护，式副愿言。

皇帝达太皇太后贺大辽皇帝生辰书

元祐二年

寒律既周，诞辰载纪。恭被慈闱之诲，俾修庆币之仪。永介寿康，式符颂祷。更祈调卫，以副愿言。

皇帝贺大辽皇帝生辰书

元祐二年

大吕还宫，摄提正丑。载协诞弥之庆，永膺寿考之祥。临遣使轺，往陈信币。其为欣祷，莫尽名言。

皇帝达太皇太后贺大辽皇帝正旦书

元祐二年

岁律肇新，邻欢载讲。恭被慈闱之诲，远通庆币之诚。益冀保颐，永绥寿嘏。

皇帝贺大辽皇帝正旦书

三阳朋来，庆二仪之交泰；两朝继好，纳万民于

阜昌。申敕使车，肃将礼币。愿符善祷，永介纯釐元。

皇帝回大辽皇帝贺兴龙节书

元祐二年十月

诞日载临，邻欢岁讲。封疆虽远，晷刻不逾。惟信睦之交修，识情文之两至。益深雅好，良极欣惊。

皇帝达太皇太后回大辽皇帝问候书

元祐二年十月

嘉平纪月，震夙惟时。属兹庆使之来，重以慈闱之问。寻因省侍，悉致诚言。欣感之深，敷陈罔究。

皇帝回大辽皇帝贺正旦书

元祐三年

献岁发春，方祝永年之庆；睦邻敦好，益修奕世之欢。信币精华，书词温缦。再维雅契，良极欣惊。

皇帝达太皇太后回大辽皇帝贺正旦书

元祐三年

正岁履端，远勤于华使；慈闱申庆，重领于珍函。省侍之余，诚言已达。永惟欣感，莫究言宣。

皇帝回大辽皇帝贺兴龙节书

世睦宝邻，申以无穷之好；岁驰华使，及兹载夙之辰。阅词币之兼隆，识情文之备至。愿言欣感，难悉究陈。

皇帝达太皇太后回大辽皇帝问侯书

遣使为寿，既欣邻好之修；因书见诚，兼致慈闱之问。侍言有次，来意毕陈。感悻之深，敷陈罔既。

皇帝达太皇太后回大辽皇帝贺坤成节书

元祐四年七月

星火西流，庆慈闱之诞日；皇华北至，讲邻国之

诚言。既达来音，俾修报礼。感铭之素，敷述难周。

皇帝回大辽皇帝问候书

元祐四年七月

輶车重币，已修交庆之仪；尺素好音，复讲久要之信。属临素节，允迪纯禧。益冀保颐，式符企咏。

苏轼文集卷四十四

内制青词

集禧观开启祈雪道场青词

元祐元年二月六日

伏以麦将覆块，雪未掩尘。嗣岁之忧，下民安诉。
具严法会，祇款□宫。仰冀同云，溥滋新腊。

景灵宫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日开启道场青词

元祐二年三月十四日

伏以天鉴不远，诚感则通。方宝构之肇新，宜神
游之降格。具严法席，高咏灵篇。内安清静之居，外
锡烝黎之福。

集禧观开启祈雨道场青词

元祐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洞渊龙王，水府圣众。饥馑之患，民流者期年；吁嗟之求，词穷于是日。乃眷阴灵之宅，实为云雨之司。涵濡之功，俄顷而办。罔吝天泽，以答民瞻。

集禧观洪福殿等处罢散谢雨道场青词

德有愧于动天，敢辞屡请；道无私而应物，岂间微诚。霈一雨以咸周，起三农于既病。仰承灵贶，莫报深仁。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受册奏告景灵宫等处青词

元祐二年七月十九日

伏以祗是亲闱，庶几孝治。配德祖考，既务极于推崇；笃生眇冲，亦敢忘于褒显。将奉宝册，率循旧章。徼福于神，先期以告。

神宗皇帝御容进发前一日奏告诸宫观等处青词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嵩洛之间，山陵所在。严道释之净宇，奉衣冠之
别祠。恭择良辰，启行仙驭。敢徼福于群圣，庶流祉
于含生。仰叩真灵，冀垂昭鉴。

隆祐宫设庆宫醮青词

元祐二年

伏以长乐告成，光动紫宫之像；清都下照，诚通
绛阙之仙。祇率多仪，肃陈菲荐。永惟慈孝之本，克
享天人之心。介万寿之无疆，锡五福之纯备。无任恳
祷之至。

西岳庙开启祈雨道场青词

元祐三年七月十三日

伏以二华之尊，作镇于西极；兆人所急，望岁于
秋成。谷既日滋，雨不时霈。敢以病告，于我有神。
闵兹将槁之苗，赐以崇朝之泽。惟神之德，非我敢忘。

中太一宫真室殿开启天皇九曜消灾
集福道场青词

臣以冲眇，嗣承列圣之休；济于艰难，实赖文母之德。临莅四载，勤劳百为。畏天之威，未尝终日而豫怠；视民如子，惟恐一夫之困穷。伏愿上帝降祥，众真垂祐。消禳灾沴，永底寿康。恭陈宝篆之科，仰扣神游之馆。敢祈昭鉴，下察孝心。

皇太妃宫阁庆落成开启道场青词

伏以良辰袭吉，华构一新。仰荷褒崇之私，得伸鞠育之报。落成告备，法会有严。请命上穹，驰神真圣。庶精诚之必达，锡寿祉于无穷。无任恳祷之至。

内制朱表

景灵宫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罢散朱表

元祐二年三月十四日

伏以驭风云阙，既参日月之光；弭节琳宫，尚答臣民之望。爰开法会，庶款真庭。愿推往圣之心，永锡函生之福。

集禧观洪福殿罢散谢雨道场朱表

伏以旱暵元为灾，祷求屡渎。赖神之赐，霈泽以时。盖至道之无私，岂不德之能致？载陈谢恩，少答灵休。

中太一宫真室殿为太皇太后消灾集福罢散天

皇九曜道场朱表 元祐三年

伏以仁者必寿，信惟天地之心；孝无不通，宜从

臣子之欲。虔遵道范，仰叩真庭。庶同海宇之诚，上集慈闱之福。天威咫尺，求聪明于我民；圣寿万年，定子孙于下地。更推博施，普及函生。

内制疏文

景灵宫罢散奉安神宗皇帝御容道场功德疏文

元祐二年四月七日

伏以肇新宝构，祇奉辟容。修妙供于朱庭，结胜缘于净众。真游永奠，法会告成。普冀含生，悉蒙余祉。谨疏。

兴龙节功德疏五首

右伏以上帝垂休，真人诞降。乾坤合契，永为庆喜之辰；草木何知？举有欣荣之意。矧惟遭遇，获侍清闲。不缘梵释之因，曷致涓尘之效？伏愿皇帝陛下，受天之禄，如川方增。奄有汉唐之封疆，倍万唐虞之寿考。永均介福，下及函生。

右伏以三王之乐，固常与天下同；四海之心，莫

不欲吾君寿。以兹愿力，扣彼佛乘。仰惟无碍之慈，副我必从之欲。伏愿皇帝陛下，配天而治，如日之中。安乐延年，锡帝龄之无算；寅畏享福，过周历以常新。下及海隅，同跻寿域。

右伏以候嘉平之腊，协气充流；歌长发之祥，群心踊跃。华夷交庆，草木增荣。矧惟扈从之私，获在封疆之守。敢缘愿力，祇叩佛乘。仰惟无碍之慈，副我必从之欲。伏愿皇帝陛下，配天而治，如日之中。安乐延年，赐帝龄之无算；寅畏享福，过周历以常新。下及海隅，同跻寿域。

右伏以瑞乙来翔，共纪生商之兆；群龙下集，适同浴佛之辰。爰崇胜因，以荐多祉。伏愿皇帝陛下，立民之极，先天不违。福如南山之不蹇，寿等西方之无量。集宁海宇，永庇神天。

右伏以上帝立子，将开太平之基；下民归仁，自享延鸿之寿。不假龙天之会，曷旌臣子之心？伏愿皇帝陛下，受禄无疆，如川方至。五兵不用，同万国之车书；多士克生，达四门之耳目。永均介福，普及函生。

兴龙节功德疏文二首

伏以明星出而佛前降，黄河清而圣人生。仰企至仁，同符大觉；虔修法会，上祝鸿休。伏愿皇帝陛下，

先天不违，顺帝之则。清台考象，候南极之老人；浩劫纪年，配西方之寿佛。更均余祉，普及函生。

伏以长发其祥，已诞膺于眷生；至仁者寿，本无待于祷祈。爰假佛慈，以生民颂。伏愿皇帝陛下，上德不德，日新又新。《既醉》陈诗，具太平之五福；《无逸》作监，继迪哲于四人。普愿函生，咸均景福。

坤成节功德疏文七首

右伏以功存社稷，庆钟高密之门；泽及本枝，天胙大任之德。候西风之协应，占南极之嘉祥。特启真坛，仰祈睿算。顺帝之则，固不待于祷求；应地无疆，亦难忘于祝颂。臣无任恳祷激切之至。

右伏以慈俭之化，无得而名；保祐之功，云何可报？仰首云天之望，倾心草木之微。至哉坤元，德既超于载籍；养以天下，福宜冠于古今。敢冀神休，永为民极。臣无任。

右伏以宝俭以慈，地无私载；履信思顺，天且不违。眷惟江海之邦，日蒙雨露之施。民心所祝，神听必临。祈万寿于无疆，庶群生之永赖。臣无任。

右伏以上帝储休，遗宝龟而降圣；群方仰德，执瑞玉以来宾。恪修臣子之诚，虔奉天人之祷。供精蒲塞，文演贝多。致海众之庄严，广潮音之清静。胜因所集，睿算日隆。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伏愿大安大荣，

永对无穷之问；时万时亿，独观有道之长。臣无任。

右伏以玉胜发祥，金行正候。合天人之宝运，实华夏之昌辰。已格鸿休，犹资善祷。展祇园之净供，发秘藏之真乘。庶假良因，盖崇睿算。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伏愿威神有截，尽龙象以瞻依；寿考无疆，等乾坤之久大。臣无任。

右伏以神圣在御，天地无可报之恩；臣子何知，佛老有归诚之法。敢缘净供，仰祝遐龄。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伏愿日照月临，海涵岳峙。帝简好生之德，锡寿无疆；民衍既富之仁，保邦何极。臣无任。

右伏以星火西流，方岁功之平秩；夕月既望，昭阴德之致隆。凡我有生，归诚兹日。佛身充满，天鉴聪明。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伏愿享德三灵，齐光两曜。坐俟云来之养，受禄无疆；屡观甲子之周，与民同乐。臣无任。

太皇太后本命岁功德疏文

右伏以天人合契，辅成继照之明；岁月袭祥，允协重坤之象。肇临正旦，寅奉德音。尽海宇之无疆，集缙黄而来会。旁推舜孝，仰叩佛乘。伏愿太皇太后陛下，下顺民心，仰膺天保。配西方之无量，与南山而不倾。岂独五音六律之旋，再临此岁；将推三统九会之复，以卜其年。永与函生，共兹介福。谨疏。

景灵宫祈福道场功德疏文

右伏以仁心浹物，自然忧乐之同；孝治格天，宜尔感通之速。庶殚精恳，仰叩上真。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保佑圣神，勤劳夙夜。偶倦东朝之御，未复太官之常。爰即珠庭，大陈妙供。法音上达，虽有假于云章；民志下同，自不劳于秘祝。愿膺勿药之喜，永保无疆之休。

同天节功德疏文

伏以天貽明德，用昭邇骏之声；卦应纯乾，实纪诞弥之日。仗法缘之有感，祈圣寿之无疆。恭惟皇帝陛下，生知尧舜之资，力致商周之业。神功特起，圣治日新。人皆乐生，物亦遂性。惟时庆节，共罄丹诚。用同东土之民，少效华封之祝。伏愿潜凭胜力，坐拥休符。福比冈陵之崇，寿齐箕翼之永。

代张安道进功德疏文

伏以圣神示化，弃黄屋以上宾；凡庶何知？抱乌号而永叹。不有崇荐，曷伸悃诚？故依妙湛之尊，特

设清净之供。庶凭法力，仰导真游。恭惟神宗皇帝陛下，伏愿永证佛乘，圆成道果。储神无极，逍遥梵释之间；卜世愈延，跨越商周之盛。至于含识，并畅天和。

内制斋文

冬至福宁殿作水陆道场资荐神宗皇帝斋文

伏以圣神陟降，释梵后先。适更来复之辰，茂荐往生之福。虔修净供，仰导灵游。

正旦于福宁殿作水陆道场资荐神宗皇帝斋文

伏以弃黄屋以上宾，莫追风驭；抱乌号而永慕，再历春朝。敢仗胜缘，式开净供。仰颂义尧之德，永追梵释之游。

在京诸宫观开启神宗皇帝大祥道场斋文

伏以密音如昨，新谷再升。望仙驭于帝乡，陈法

筵于净宇。人天来会，共修最胜之缘；梵释同游，永锡无疆之庆。

垂拱殿开启神宗皇帝大祥道场斋文

伏以丧期有数，方叹于壑舟；法海无边，聊资于岸筏。有严秘殿，恭启净筵。时御六龙，徘徊宫阙。永同千佛，陟降人天。

内中福宁殿下寒节为神宗皇帝作水
陆道场斋文

伏以甚雨疾风，感春律之将变；钻燧改火，悼丧期之不留。爰启净筵，以资冥福。愿登大觉，永济函生。

景灵宫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日
开启道场斋文

伏以祠宫夙启，真室告成。仗胜会于佛僧，导灵游于梵释。更推余祉，旁及含生。

大相国寺开启祈雨道场斋文

伏以旱暵元既久，麦禾将空。仰惟天人之师，宜专云雨之施。庶几慈愍，宽我忧危。

郑州超化寺祈雨斋文

元祐元二年四月九日

伏以常暘为灾，历时愈炽。秋谷未蓺，夏苗将空。天意未回，佛慈所愍。愿以不思議智力，大解脱神通。时兴法云，普赐甘泽。

郑州超化寺谢雨斋文元

祐二年四月九日

等慈应物，不倦于祷求；神智无方，何难于膏泽？旱沴既弭，农民其康。仰惟不宰之功，岂待有为之报？爰修净供，少达纯诚。

十月一日永裕陵下宫开启资荐神宗皇帝道场斋文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日

桥山永望，莫瞻弓剑之余；阳月载临，徒增霜露之感。招延净众，崇建梵筵；庶集胜因，仰资真驭。

西京会圣宫应天禅院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礼毕

开启道场斋文 元祐二年十月

原庙告成，神游既奠。虽圣灵之无碍，对越在天；从世法之有为，归依于佛。普愿幽明之域，悉登净妙之庭。集此胜因，以资仙驭。

后苑瑶津亭开启祈雨道场斋文

元祐三年六月二日

六月徂夏，方金火之争；三农望秋，乏雷雨之施。嗟人何罪？逢岁之艰。自非妙觉之等慈，孰拯疲民于重困？有严禁苑，祇建净筵。念我忧劳，锡之膏泽。非独起焦枯于田野，抑将扫疾疫于里闾。嘉与含生，永均介福。

又 元祐三年八月二十日

伏以常暘之沴，历月于兹。近自都畿，远及关辅。岂独西成之害？将为宿麦之忧。仰止觉慈，必垂善救。普集山川之守，来登梵释之筵。罔吝膏濡，以兴焦槁。

后苑瑶津亭开启谢雨道场斋文

元祐三年六月六日

伏以祇畏之心，格人天于影响；觉慈之力，反水旱于屈伸。周泽载濡，农田告足。既解蕴隆之患，庶无流潦之虞。仰冀能仁，曲垂昭鉴。

显圣寺寿圣禅院开启太皇太后消灾集福粉坛道

场斋文 元祐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伏以躬俭节用，本严房闕之风；遗大投艰，猥当庙社之寄。常恐德之弗类，以召灾于厥身。敢即仁祠，肆陈净供。恭延梵释，普施人天。俾寿而康，非独辅安于寡昧；与民同利，固将燕及于华夷。仰冀能仁，曲垂昭鉴。

景灵宫宣光殿开启神宗皇帝忌辰道场斋文

元祐四年二月五日

伏以至德难名，已立配天之极。孝思永慕，盖有终身之忧。惟是佛乘，庶资冥福。属弓剑上宾之日，就衣冠出游之庭。虔设净筵，俾严胜果；庶超真觉，永庇含生。

奉宸库翻修圣字等库了毕安慰土地道场斋文

元祐三年七月二十九日

伏以货币所藏，有坏必葺。聪直之鉴，既成乃安。爰仗佛慈，以绥神守。庶期昭格，永底纯熙。

内制祝文

奏告天地社稷宗庙宫观寺院等处祈 雨雪青词斋祝文

伏以期年以來，水旱作沴。迨茲徂歲，復苦常暘。疾疫將興，農末俱病。方齋居而默禱，庶精意之登聞。敢祈春腊之交，沛然雨雪之賜。愿均介福，敷錫群生。

五岳四渎等处祈雪祝文

伏以歷冬不雪，兩歲之憂。疾病將興，麥**粦元**就稿。分命守土，告于有神。下民其咨，天听不远。毋爰同云之澤，以成盈尺之祥。苟利于民，敢忘其報。

内中添盖诸帝后神御殿告迁御容权奉 安于慈氏殿祝文

於皇帝考，肇启□祠。方增筑之未宁，惧格思之

有渎。别严净宇，祇奉辟容。式燕圣灵，永绥慈嘏。

内中慈氏殿告迁神御于新添修殿奉安祝文

伏以增筑告成，□严有矣。俨衣冠之来复，忼叹息之疑闻。昭格穆清，永绥燕翼。

景灵宫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祝文

伏以恭承仙驭，奄宅珠庭。罄海宇以骏奔，俨人天之景从。愿回日月之照，少答神民之心。乃眷新宫，永垂余庆。

天章阁权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祝文

伏以唐虞稽古，虽绝名言；文武重光，已新崇构。下慰华夷之望，仰摹天日之容。将往宅于灵宫，永怀攀慕；愿少安于秘殿，无尽瞻依。

内中神御殿张挂奉安神宗皇帝御容祝文

伏以祥祭告终，圣灵改御。僊元如在位，威不违

颜。虽天日之光，固难形似；而神人之奉，永有瞻依。悲慕愈深，照临无极。

神宗皇帝大祥祭讫饌除灵座时皇帝躬亲
扶神御别设一祭祝文

伏以俯就终丧，礼当即远。永瞻陵庙，将彻几筵。攀慕若疑，追怀罔极。

景灵宫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御容毕皇太后亲诣
行礼祝文 元祐二年三月十四日

伏以奕奕祠宫，巍巍天像。圣灵虽远，哲命惟新。仰瞻如在之威，永锡无疆之庆。敢祈昭鉴，下烛微诚。

天地社稷宗庙神庙等处祈雨祝文

惟德弗类，致常暘之灾；斯民何辜，有荐饥之惧。浹旬不雨，麦禾皆空。循省再三，夙夜祗慄。引领云霓之望，援手沟壑之余。既穷之词，其忍弗听？

五岳四渎等处祈雨祝文

元祐二年三月十七日

期年以来，水旱作沴元。振廩同食，冠盖相望。已责劝分，公私并竭。惟待一熟之麦，以苏垂死之民。而冬不雨以徂春，苗将秀而不实。顾惟冲昧，有失政刑。感伤阴阳，延及鰥寡。既非下民之罪，亦岂上帝之心？惟神聪明，毋爱膏泽。则民有息肩之渐，神无乏祀之忧。

五岳四渎等处祈雨祝文

元祐二年四月十日

天人之交，应若影响。雨暘不顺，咎在貌言。失之户庭，害及寰宇。求治虽切，不当天意之中；听言虽多，未闻民病之实。刑罚有过，赋役未平。一人之愆，百姓何罪？避坐彻膳，犹当许其自修；悔祸转灾，庶或救之将坠。于神盖反掌之易，而民免挤墜之忧。仰瞻云霓，待命旦夕。

五岳四渎等处谢雨祝文

元祐二年四月十日

乃者常暘为灾，历时愈炽。念咎责己，宁丁我躬。求哀吁天，并走群望。果蒙膏泽之赐，一拯流亡之余。我愧于民，敢废无灾之惧；神终其赐，愿必有年之祥。

神宗皇帝禪祭太皇太后亲行祝文

寒暑之变，忽焉再期；练祥之余，复将三月。勉从即吉之典，莫遂无穷之哀。

神宗皇帝禪祭皇帝亲行祝文

既祥之余，徙月而吉。迫于先王之礼，徒有终身之忧。瞻仰圣灵，伏深感慕。

神宗皇帝禪祭皇太后亲行祝文

丧期有数，禪月告终。哀虽未忘，礼弗敢过。追慕之至，中外所同。

永裕陵修移角堠门户柏窠奏告神宗皇帝祝文

园寝之奉，巡行以时。增植所宜，卜云其吉。先
事而告，亦礼之常。

永裕陵修移角堠门户柏窠
祭告土地祝文

园寝之奉，栽植以时。惟尔有神，实严所守。敢
祈昭鉴，永底平宁。

景灵宫天兴殿开淘井眼祭告里域真官祝文

神游之庭，井泥不食。日辰之吉，浚治以时。谕
尔明灵，庶无悔吝。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受册奏告太庙并诸
陵祝文 元祐二年六月十九日

伏以祗事亲闱，庶几孝治。配德祖考，既务极于
推崇；笃生眇冲，亦敢忘于褒显。将奉宝册，率循旧

章。涓日甚良，先期以告。

西京应天禅院会圣宫修神御帐座毕功告迁诸神御

祝文 元祐二年八月二日

顷诏有司，恭修幄座。暂安别殿，以作庶工。既匠事之告成，宜真游之来复。愿垂昭鉴，及此良辰。

西京应天禅院会圣宫修神御帐座毕功奉安诸神

御祝文 元祐二年八月二日

幄坐告成，允协岁时之吉；灵游永奠，复瞻天日之光。庶俾后人，仰蒙余庆。

西京会圣宫应天禅院奉安神宗皇帝御容前一

日奏告永裕陵祝文

元祐二年十月

国家推本汉仪，立郡国之庙；参用唐制，就佛老之祠。乃眷洛都，载瞻园寝。并兴灵宇，以奉神禧。闵惟冲人，恭蹈成宪；谨择良日，临遣近臣。庶回日月之光，少答天人之望。

神宗皇帝御容至会圣宫并应天禅院前一日奏
告诸帝祝文 元祐二年八月

三灵眷命，六圣在天。崧洛之间，仙释所馆。惟兹吉禘之始，当祔出游之庭。念彼元臣，昔皆侑食。一新惟肖之像，永陪如在之神。敢冀威灵，曲垂昭鉴。

神宗皇帝御容进发前一日奏告天地社稷宗庙等处
祝文 元祐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祗畏天明，率循祖武。进衣冠之原庙，镇崧洛之灵祠。恭择良辰，启行仙驭。分遣执事。并告有神。

生擒西蕃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
元祐二年九月五日

大猷获禽，必有指踪之自；丰年高廩，孰知耘耔之劳。昔汉武命将出师，而呼韩来庭，效于甘露；宪宗厉精讲武，而河湟恢复，见于大中。憬彼西戎，古称右臂。自嘉祐末，兀征扰边。至熙宁中，董毡方命。於赫圣考，恭行天诛。非贪尺寸之疆，盖为民除蠹螫。遂建长久之策，不以贼遗子孙。而西蕃大首领鬼章，

首犯南川，北连拓拔。申命诸将，择利而行；旋闻偏师，无往不克。吏士用命，争酬未报之恩；圣灵在天，难逃不漏之网。已于八月戊戌，生获鬼章。颉利成擒，初无渭水之耻；郅支授首，聊报谷吉之冤。谨当推本圣心，益修戎略。务在服近而来远，期于偃革以息民。仰冀威神，曲垂昭鉴。

西京会圣宫应天禅院奉安神宗皇帝御容奏告诸
帝祝文 元祐二年九月六日

於穆神考，陟配在天。有严祠宫，从祀我祖。时日协吉，圣灵其安。宠绥后人，永锡纯嘏。

西宫应天禅院会圣宫奉安神宗皇帝神御祝文
元祐二年九月六日

於皇在天，丕冒下土。矧此山陵之近，顾瞻两都；宅于嵩洛之间，上联五圣。有严净宇，会圣宫改为真馆。元祗奉辟元颜。愿追梵释之游，会圣宫改为仙圣之游。元永答人天之望。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太妃受册礼毕奏谢天地社稷
宗庙诸宫观并诸陵祝文
元祐二年十月十日

至哉坤元，政必先于治内；养以天下，孝莫大于尊亲。昔首正于号名，今复严于典册。礼乐既具，神人允谐。分命迓臣，恭致成事。仰祈昭鉴，永锡鸿休。诸神庙“分命迓臣”句改“分命有司”。元无任恳祷之至。

东太一宫翻修殿宇奉告十神太一真
君祝文 元祐四年二月二十五日

於穆祠宫，有严春祀。吏以时而按视，工揆日以修完。庶就絜新，永绥灵御。仰祈昭鉴，大庇含生。

西路阙雨于济渎河渎淮渎庙祈雨祝文

伏以水旱之事，山川所司。农服穡以有秋，天密云而不雨。愧我不德，渎于有神。愿为三日之霖，大慰一方之望。国有常报，我其敢忘。

永定院修盖舍屋奏告诸帝后祝文

具严净宇，祇奉寝园。眷惟焚燎之余，少缓增修之役。仰祈昭鉴，永底燕宁。

永定院修盖舍屋祭告土地祝文

元祐二年十二月十日

伏以向因遗烬，延及净祠。爰择良辰，以兴众役。宜兹遣使，昭示有神。

内制祭文

太皇太后祭奠故夏国主祭文

元祐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乃眷外臣，嗣守西服。袭累世之忠顺，荷先朝之宠光。惟天难忱，锡命不永。卜音遽至，闵悼良深。特遣使车，往陈奠币。庶此恩礼，贯于幽明。

故皇叔祖昭信军节度使检校司空开府仪同三司
汉东郡王宗瑗堂祭文

惟王之生，令德孝恭。云何不淑，罹此闵凶？无
复会朝，载惻予衷。往奠其寝，维以饰终。

故皇叔祖昭信军节度使检校司空开府仪同三司
汉东郡王宗瑗下事祭文

呜呼！死生之变，贤愚莫逃。日月有时，义当即
远。哀荣之极，礼以告终。来举奠觞，往安窀穸。

皇叔故魏王启殡祭文

惟灵袭累朝之余庆，兼天下之达尊。祖送之仪，
哀荣斯极。永惟宅兆之卜，未逢岁月之良。参酌时宜，
迁神郊馆。启殡之始，寓哀斯文。

皇叔故魏王外宾前一夕夜祭文

惟王之生，孝友仁慈。既没元身，举国怀思。矧予冲眇，义兼父师。天不我遗，日月如驰。出次近郊，寓此仁祠。亲奠莫及，宁知我悲。

皇叔故魏王下事祭文

惟灵出就外邸，二年于兹。一日不见，企予望思。矧此告终，月逝日远。虽云近郊，宁复旋返。筑室祠宫，既固既完。虽非永归，亦可少安。呜呼哀哉！

故赠太师追封温国公司马光安葬祭文

呜呼！元丰之末，天步惟艰。社稷之卫，中外所属。惟是一老，屏予一人。名高当世，行满天下。措国于太山之安，下令于流水之源。岁月未周，纪纲略定。天若相之，又复夺之。殄瘁不衰，古今所共。知之者神考，用之者圣母。驯致其道，太平可期。长为宗臣，以表后世。往奠其葬，庶知予怀。

故渭州防御使宗孺出殡一夕祭文

惟灵饬躬寡过，秉德不回。莫克永年，遂即长夜。
哀荣之典，国有故常。死丧之戚，予惟恻怆。

故渭州防御使宗孺下事祭文

呜呼！宗枝之秀，罹此降灾。日月有时，礼当即远。
奄临奄窆，肆设几筵。往致予哀，来歆此奠。

故听宣刘氏堂祭文

奉侍有年，肃雍靡懈，今其亡矣，良用恻然。没而有知，来举此奠。

故听宣刘氏坟所祭文

尽瘁内职，归全近郊。既掩诸幽，往致斯奠。賁其窆窆，极尔哀荣。

故尚宫吴氏坟所祭文

惟尔之生，服勤乃事。逢日之吉，归全于郊。式荣其终，往致斯奠。

故尚服刘氏堂祭文 元六月八日下院

惟灵选备禁廷，服勤内职。逮兹沦谢，良用愍伤。馈奠之仪，哀荣兼至。

故尚服刘氏坟所祭文 元六月八日下院

惟灵服勤有年，罹命不淑。窀穸之事，日月有时。念尔永归，歆予一奠。

内制导引歌辞

奉安神宗皇帝御容赴景灵宫导引歌辞。

帝城父老，三岁望尧心。天远玉楼深。龙颜仿佛笙箫远，肠断属车音。离宫春色琐瑶林，云阙海沉沉。遗民犹唱当时曲，秋雁起汾阴。

迎奉神宗皇帝御容赴西京会圣宫应天禅
院奉安导引歌辞

经文纬武，十有九年中。遗烈震羌戎。渭桥夹道千君长，犹是建元功。西瞻温洛与神崧，莲宇照琼宫。人间俯仰成今古，流泽自无穷。

苏轼文集卷四十五

贴子词乐语

春贴子词 元祐三年（见本书《苏东坡诗集》卷四十六）

端午贴子词 元祐三年（同上）

内中御侍以下贺冬至词语

元祐二年十月二十日

皇 帝

伏以月临天统，首冠于三正；气应黄宫，复来于

七日。君道浸长，阳德光亨。恭惟皇帝陛下，清明在躬，仁孝遍物。垂衣南面，天何言而四时成；问学西清，日将旦而群阴伏。裔夷奔走，年谷顺成。岂惟四海之欢心，自识三灵之阴赞。如川方至，受命无疆。妾等待罪掖庭，备员妇职。共庆一阳之节，敢陈万岁之觴。

太皇太后

伏以消长有时，候微阳之来复；贤愚同庆，知君子之汇征。德化所加，神人并应。恭惟太皇太后陛下，睿明天纵，慈俭身先。振河岳以不倾，地无私载；顺阴阳而自化，天且不违。成功已陋于汉唐，论德盖高于任姒。《大有》上吉，方获助于三灵；《既醉》太平，当纯备于五福。妾等职参长御，心奉慈闈。庆阳德之方来，愿天寿之平格。

皇太后

伏以曩眎奏功，验人和于缙室；日官占物，效岁美于黄云。庆自宫庭，泽均海宇。恭惟皇太后殿下，辅佐内治，仪刑王家。推美国风，夙茂周南之化；考祥羲易，共成坤厚之功。方迎日于三微，敢称觴于万寿。岂独宫闈之愿，实同中外之欢。妾等猥以微躯，被蒙慈渥。仰献冈陵之祝，庶殫草木之诚。

内中御侍以下贺年节词语
元祐二年十二月一日

皇 帝

伏以齐七政于玑衡，天人并应；受三朝之图籍，海宇来同。恭惟皇帝陛下，至仁无私，神武不杀。祖述尧帝，历象以授民时；仪刑文王，正家而齐天下。方肇新于岁律，宜向用于神休。妾等幸侍禁严，仰陶化育。愿上万年之寿，永膺百顺之祥。

太皇太后

伏以太簇旋宫，既赞扬而出滞；勾芒司历，方布德以缓刑。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化始六宫，风行九有。捐财振廩，救民沟壑之中；求贤审官，拔士茅茨之下。方履端之资始，膺景福于无疆。妾等幸侍禁严，粗供妇职。愿献冈陵之寿，少输草木之诚。

皇太后

伏以三元资始，璚襁以饯余寒；万宝更新，燿烈以兴嗣岁。恭惟皇太后殿下，道光沕泮，德配周南。

辅导两朝，孝慈格于上下；仪彤九御，恭俭闻于迩遐。顺履三阳，诞膺百禄。妾等幸班禁掖，久被余光。莫报生成之恩，但祝灵长之算。

内中御侍已下贺冬至词语

元祐三年十月三十日

皇 帝

伏以日合天统，时推建子之正；律中黄钟，气验微阳之应。德施自上，惠均于民。伏惟皇帝陛下，道配皇王，化行夷夏。观其来复，见乎天地之心；静以无为，待此阴阳之定。云物告瑞，宫声协和。岂惟至治之祥？自得上天之祐元。一人有庆，万寿无疆。妾等蒙被天光，叨尘妇职。敢献如山之祝，庶同率土之欢。

太皇太后

伏以书奏清台，验历家之邃密；日移黄道，迎化国之舒长。寰宇和平，宫闱欢豫。恭惟太皇太后陛下，教隆阴礼，位正坤仪。嗣太任之徽音，道光千古；衣明德之大练，俭化六宫。体柔静以临朝，配清明而烛

物。庆云可望，共占至治之祥；彤史何知，莫赞无为之德。妾等猥参女职，仰奉慈颜。因来复之一阳，祝无疆之万寿。

皇太后

伏以候气葭灰，喜律筒之已应；课功彩线，知宫日之初长。品物向荣，掖廷胥悦。恭惟皇太后殿下，母临四海，妇应东朝。求贤审官，但有忧勤之志；躬俭节用，岂忘浣濯之衣。宜福禄之日康，乐宫闈之无事。妾等滥尘女职，获奉慈颜。愿先柏酒以称觞，更指椿年而献寿。

紫宸殿正旦教坊词 元祐元四年

教坊致语

口 号

勾合曲

东风应律，南禽在庭。钱腊迎春，方庆三朝之会；

登歌下管，愿闻九奏之和。上悦天颜，教坊合曲。

勾小儿队

工师奏技，咸踊跃以在庭；稚孺闻音，亦回翔而赴节。方资共乐，岂间微情。上奉宸欢，教坊小儿入队。

队 名

仙山来绛节，云海戏群鸿。乐队。

问小儿队

六乐充庭，九宾在列。何彼垂髻之侣，欲陈振袂之能。必有来诚，少前敷奏。

小儿致语

臣闻正月上日，万汇所以更新；群臣嘉宾，四方于是观礼。雪方占于上瑞，风已告于先春。及此良辰，设为高会。恭惟皇帝陛下，子来九有，天覆兆民。焕乎其有文章，昭然若揭日月。安西都护，来输八国之琛。南极老人，出效万年之寿。还圭璋于邻使，受图籍于春朝。击石拊金，奏钧天之广乐；跳球舞索，戏平乐之都场。臣等沐浴太平，咏歌新岁。鼓舞《咸》

《韶》之韵，踰扬鸟兽之间。未敢自专，伏候进止。

勾杂剧

以雅以南，既毕陈于众技；载色载笑，期有悦于威颜。舞缀暂停，优词间作。金丝徐韵，杂剧来欤？

放小儿队

酒阑金殿，既均湛露之恩；漏减铜壶，曲尽流风之妙。望彤墀而申祝，整翠袖以言归。再拜天阶，相将好去。

集英殿春宴教坊词

教坊致语中和化育万寿排场

臣闻人和则气和，故王道得而四时正；今乐犹古乐，故民心悦而八音平。幸此圣朝，陶然化国。飭三农于保介，维莫之春；兴五福于太平，既醉以酒。恭惟皇帝陛下乘乾有作，出震无私。宪章六圣之典谟，斟酌百王之礼乐。天方祚于舜孝，人已诵于尧言。故得彝伦叙而水土平，北流轨道；壬人退而蛮夷服，西旅在庭。稍宽中昃之忧，一均湛露之泽。方将曲蘖元群贤而恶旨酒，鼓吹六艺而放郑声。虽《白雪》《阳

春》，莫致天颜之一笑；而献芹负日，各尽野人之寸心。臣猥以贱工，叨尘法部。幸获望云之喜，敢陈《击壤》之音。不揆芜才，上进口号。

口号 （见《苏东坡诗集》卷四十六）元

勾合曲

太平无象，善万物之得时；和气致祥，喜八风之从律。大合钧天之奏，克谐治世之音。上奉严宸，教坊合曲。

勾小儿队

斑白之老，既无负戴之忧；韶齿之童，亦遂嬉游之乐。行歌道路，联袂阙庭。仰奉宸慈，教坊小儿入队。

队 名

初成暮春服，来献太平谣。乐队。

问小儿队

聚戏里闾，岂识九重之奥；成文缀兆，忽随六乐

之和。宜近彤墀，悉陈来意。

小儿致语

臣闻春为阳中，生物各遂其性；乐以天下，圣人岂私其身？故饮食尽忠臣心，而游豫为诸侯度。方迟日之无事，矧嗣岁之有年。大启璧门，肃陈燕豆。恭惟皇帝陛下，道隆而德备，质文而性仁。总揽群才，盖天授之神策；澄清庶政，故民献以宝符。顾良辰乐事之难并，宜群臣嘉宾之并集。广场千步，方山立于众工；大乐九成，固海函于杂技。臣等沐浴膏泽，咏歌升平。幸以髡髦之微，得参舞羽之末。敢干宸听，伏俟俞音。

勾杂剧

牐传已久，陛**樞元**将更。宜资载笑之欢，少进群优之技。缓调丝竹，杂剧来欤？

放小儿队

清歌屡奏，盖曲尽于下情；妙舞载陈，示不遗于小物。既毕沛风之和，稍同沂水之归。再拜天阶，相将好去。

勾女童队

燕私之乐，下侍于臣工；靡曼之观，聊同于俚俗。
审音而作，振袂稍前。上奉宸欢，两军女童入队。

队 名

瑞日明歌扇，仙飏动舞衣。乐队。

问女童队

工师奏技，侍卫耸观。顾游女之何施，集彤庭而有待。欲知来意，宜悉敷陈。

女童致语

妾闻圣人授民以时，王者与众同乐。故仓庚鸣而蚕女出，游鱼跃而灵沼春。盖良辰岂易得哉？亦贤者而后乐此。伏惟皇帝陛下，温恭允塞，缉熙光明。学无常师，文武识其大者；仁能济众，尧舜其犹病诸。齐泰阶之六符，走重译之万里。天人并应，礼乐将兴。岂惟尘土之贱微，敢度乾坤之广大。万舞九奏，虽未象于成功；间歌三终，亦庶几于颂德。欲殚末技，少效寸诚。

勾杂剧

风斜御柳，既穷绮丽之观；日转庭槐，少进诙优之戏。再调丝竹，杂剧来欤？

放女童队

翠袖风回，已尽折旋之妙；文茵霞卷，尚观顾步之余。再拜天墀，相将好去。

集英殿秋宴教坊词

教坊致语

臣闻天无言而四时成，圣有作而万物睹。清净日化，虽仰则于帝心；岂弟不回，亦俯同于众乐。属此九秋之候，粲然万宝之成。吾王不游，何以劳农而休老？君子如喜，则必大烹以养贤。恭惟皇帝陛下孝通神明，仁及草木，行尧、舜之大道，守成、康之小心。华夷来同，天地并应。以为福莫大于无事，瑞曷加于有年。南极呈祥，候秋分而老人见；西夷慕义，涉流沙而天马来。嘉与臣工，肃陈燕俎。礼元侯于三忧，谐庶尹于九成。宣示御觞，耸近臣之荣观；胪传天语，溢两庑之欢声。臣等亲覩昌辰，叨尘法部，采谣言于

击壤，助~~瞽~~瞍之陈诗。仰奉威颜，敢进口号。

口号 （见《苏东坡诗集》卷四十六）元

勾合曲

西风入律，间歌秋报之诗；南籥在廷，备举德音之器。弦匏一倡，钟鼓毕陈。上奉宸严，教坊合曲。

勾小儿队

皇慈下逮，罄百执以均欢；众技毕陈，示四方之同乐。宜进垂髫之侣，来修秉翟之仪。上奉威颜，教坊小儿入队。

队 名

登歌依颂磬，下管舞成童。乐队。

问小儿队

大君有命，肆陈管磬之音；童子何知，入簞工师之末。欲详来意，宜悉奏陈。

小儿致语

臣闻天行有信，正得秋而万宝成；君德无私，日将旦而群阴伏。清风应律，广乐在庭。占岁事于金穰，望天颜之玉粹。沐浴膏泽，咏歌升平。恭惟皇帝陛下，天纵聪明，日跻圣知。无一物之失所，得万国之欢心。虽击壤之民，固何知于帝力；而后天之祝，亦各抒于下情。臣等幸以韶齿之年，得居仁寿之域。咏舞雩于沂水，久乐圣时；唱铜鞮于汉滨，空惭郢曲。愿陈舞缀，少奉宸欢。未敢自专，伏候进止。

勾杂剧

朱弦玉璫，屡进清音；华翟文竿，少停逸缀。宜进诙谐之技，少资色笑之欢。上悦天颜，杂剧来欤？

放小儿队

回翔丹陛，已陈就日之诚；合散广庭，曲尽流风之妙。歌钟告阕，羽龠言旋。再拜天阶，相将好去。

勾女童队

锦荐云舒，来九成之丹凤；霞衣鳞集，隐三叠之灵鼉。上奉宸严，教坊女童入队。

队 名

香云浮绣宸元，花浪舞彤庭。乐队。

问女童队

清禁深严，方缙绅之云集；仙音琤缓，忽簪珥之星陈。徐步香茵，悉陈来意。

女童致语

妾闻钧天广乐，空传帝所之游；阊阖清风，理绝庶人之共。夫何仙圣，靡隔尘凡。仰瞻八采之威，共庆千龄之运。恭惟皇帝陛下，乾健而粹，离明而文。规摹六圣之心，人将自化；仪刑文母之德，天且不违。乐兹大有之年，申以宗慈之会。虞韶既毕，夏鼐将兴。妾等分缀以须，审音而作；愿俟工歌之阕，少同率舞之欢。未敢自专，伏取进止。

勾杂剧

弦匏迭奏，干羽毕陈。洽闻舜乐之和，稍进齐谐之技。金丝徐韵，杂剧来欤？

放女童队

羽觞湛湛，方陈《既醉》之诗；鼙鼓渊渊，复奏言归之曲。峨鬟伫立，敛袂却行。再拜天阶，相将好去。

兴龙节集英殿宴教坊词

元祐二年

教坊致语

臣闻帝武造周，已兆兴王之迹；日符祚汉，实开受命之祥。非天私我有邦，惟圣乃作神主。仰止诞弥之庆，集于建丑之正。瑞玉旅庭，爰讲比邻之好；虎臣在泮，复通西域之琛。式燕示慈，与人均福。恭惟皇帝陛下睿思冠古，浚哲自天。焕乎有文，日讲六经之训；述而不作，思齐累圣之仁。夷夏宅心，神人协德。卜年七百，方过历以承天；有臣三千，咸一心而戴后。彤庭振万，玉座传觞。诵干戈载戢三诗，作君臣相悦之乐。斯民何幸，白首太平。臣猥以微生，亲逢盛日，始庆椅兰之会，愿赓《击壤》之音。下采民

言，上陈口号。

口号 （见《苏东坡诗集》卷四十六）元

勾合曲

祝尧之寿，既罄于欢谣；象舜之功，愿观于备乐。
羽旄在列，管磬同音。上奉宸严，教坊合曲。

勾小儿队

鱼龙奏技，毕陈诡异之观；韶龢成童，各效回旋之妙。嘉其尚幼，有此良心。仰奉宸慈，教坊小儿入队。

队 名

两阶陈羽龠，万国走梯航。乐队。

问小儿队

工师在列，各怀自献之能；偃子盈庭，必有可观之技。未知来意，宜悉奏陈。

小儿致语

臣闻生民以来，未有祖宗之仁厚；上帝所眷，锡以圣神之子孙。孚佑下民，笃生我后。瞻舜瞳之日月，望尧颡之山河。若帝之初，达四聪于无外；如川方至，倾万宇以来同。恭惟皇帝陛下，齐圣广渊，刚健笃实。识文武之大者，体仁孝于自然。歌《诗·思齐》，见文王之所以圣；诵《书·无逸》，法中宗之不敢康。诞日载临，輿情共祝。神筭授万年之筭，洛书开五福之祥。臣等嬉游天街，沐浴皇化。欲陈舞蹈之意，不知手足之随。未敢自专，伏取进止。

勾杂剧

金奏铿纯，既度九韶之曲；霓衣合散，又陈八佾之仪。舞缀暂停，伶优间作。再调丝竹，杂剧来欤？

放小儿队

游童率舞，逐物性之熙怡；小技毕陈，识天慈之广大。清歌既阕，叠鼓屡催。再拜天阶，相将好去。

勾女童队

垂鬟在列，敛袂稍前。岂知北里之微，敢献南川

之寿。霓旌沓集，金奏方谐。上奉威颜，两军女童入队。

队 名

群臣千载遇，歌舞八方同。乐队。

问女童队

掺挝屡作，旌旆前临。顾游女之何能，造彤庭而献技。欲知来意，宜悉奏陈。

女童致语

妾闻瑞鬲来翔，共纪生商之兆；群龙下集，适同浴佛之辰。佳气充庭，和声载路。辇出房而雷动，扇交翟以云开。喜动人天，春还草木。恭惟皇帝陛下，凝神昭旷，受命穆清。三后在天，宜兴王之世有；四人迪哲，知享国之无穷。乃眷良辰，欲均景福。庭设九宾之礼，乐歌《四牡之章》。妾等幸覩昌期，获瞻文陛。虽乏流风之妙，愿输率舞之诚。未敢自专，伏候进止。

勾杂剧

清静自化，虽莫测于宸心；诙笑杂陈，示俯同于

众乐。金丝再举，杂剧来欤？

放女童队

分庭久立，渐移爱日之阴；振袂再成，曲尽回风之态。龙楼却望，鼙鼓屡催。再拜天阶，相将好去。

兴龙节集英殿宴教坊词

教坊致语

臣闻天所眷命，生而神灵。惟三代受命之符，萃于兹日；实万世无疆之福，延及我民。候南极之祥辉，交北邻之瑞节。同趋镐燕，争颂华封。恭惟皇帝陛下稽古温文，乘乾刚粹。体生知而犹学，藏妙用于何言。故得六圣承休，三灵眷佑。德隆星晷，齐六符而泰阶平；河行地中，锡九畴而彝伦正。属诞弥之令旦，履长发之嘉祥。夙设九宾于庭，遍舞六代之乐。日无私于临照，葵藿自倾；天有信于发生，勾萌必达。臣等滥尘法部，获造彤墀。下采民言，得三万里之谣诵；登歌寿斿元，以八千岁为春秋。不度芜音，敢进口号。

口号 （见《苏东坡诗集》卷四十六）元

勾合曲

笙磬同音，考中声于神鼓；鸟兽率舞，浹和气于敷天。上奉宸欢，教坊合曲。

勾小儿队

众技旅庭，振欢声于无外；游童颂圣，陶至化于自然。上奉皇威，教坊小儿入队。

队 名

壤歌皆白发，象舞及青衿。乐队。

问小儿队

跳踉广陌，初疑竹马之游；合散彤墀，忽变惊鸿之状。欲知来意，宜悉敷陈。

小儿致语

臣闻流虹启圣，非人力所致之符；湛露均恩，与

天下共享其乐。旁行海宇，外薄戎夷。咸欣载夙之辰，共献无疆之祝。恭惟皇帝陛下，神武不杀，将圣多能。天生德于予，既稟徇齐之质；人乐告以善，辅成经纬之文。法慈俭于东朝，拙诗书于西学。载临诞日，俯答輿情。非为靡曼之观，庶备太平之福。臣等微生韶齿，学乐父师。就列纷纭，虽无殊于鸟兽；赴音俯仰，亦少效于涓尘。未敢自专，伏候进止。

勾杂剧

乐且有仪，方君臣之相悦；张而不弛，岂文武之常行。欲佐欢声，宜陈善谏。金丝徐韵，杂剧来欤？

放小儿队

末技毕陈，下情无壅。既成文于缀兆，犹敛袂以回翔。再拜天阶，相将好去。

勾女童队

飞步寿山，起香尘于罗袜；散花御路，泛回雪于锦茵。上奉宸颜，两军女童入队。

队名

生商来瑞鬣，浴佛降群龙。乐队。

问女童队

玉座天临，虽仙凡之有隔；翠鬟云合，岂草木之无知。密迩天阶，悉陈来意。

女童致语

妾闻千里一曲，变澄澜于浊河；万岁三称，隐欢声于灵岳。天人并应，夷夏来同。虽云北里之微，敢献华封之祝。恭惟皇帝陛下，睿文冠古，神智无方。同尧、舜之性仁，而能济众；陋成、康之刑措，犹待积年。共欣建丑之正，再睹兴龙之会。桑田东海，倾寿斝而未乾；汗竹南山，书颂声而无极。妾等幸缘贱艺，获望威颜。振万于庭，欲赴干旄之节；间歌以雅，庶谐笙磬之音。未敢自专，伏候进止。

勾杂剧

舞缀暂停，歌钟少阙。必有应谐之妙，以资载笑之欢。上悦天颜，杂剧来欤？

放女童队

振袂再成，曲尽回风之妙；分庭久立，渐移爱日之阴。再拜天阶，相将好去。

坤成节集英殿宴教坊词

元祐元二年七月十五日

教坊致语

臣闻视履考祥，既占怀月之梦；对时育物，必有继天之功。方太火之西流，属阴灵之既望。帝于是日，诞降仁人。意使斯民，咸归寿域。共庆千秋之遇，得生二圣之朝。式燕示慈，与民同乐。恭惟皇帝陛下，文思天纵，浚哲生知。力行禹、汤之仁，常恐一夫之不获；躬蹈鲁、闵之孝，故得万国之欢心。恭惟太皇太后陛下，道契天人，德超载籍。知人则哲，盖帝尧之所难；修己安民，虽虞舜其犹病。风云从而万物睹，日月照而四时行。自然动植之咸安，莫知天地之何力。三宫交庆，群后骏奔。宝邻通四牡之欢，航海致重译之赆。洞庭九奏，始识咸池之音；灵岳三呼，共献后天之祝。臣等叨居法部，辄采民言。上渎宸聪，敢陈口号。

口号 （《苏东坡诗集》卷四十六）元

勾合曲

秋风协应，生殿阁之微凉；广乐具陈，韵金丝而间作。欲观鸟兽之率舞，愿闻笙磬之同音。上奉宸颜，教坊合曲。

勾小儿队

朱干玉戚，本以象功；白叟黄童，皆知颂圣。盍命髭髥之侣，来陈舞勺之仪。上侑皇欢，教坊小儿入队。

队名

愿同千岁乐，长奏太平谣。乐队。

问小儿队

镐京广燕，方云集于缙绅；沂水游童，忽鳧趋于庭庑。虽云小技，必有可观。咫尺天颜，悉言汝志。

小儿致语

臣闻功存社稷，庆钟高密之门；泽及本枝，天胙太任之德。候西风之入律，蔼瑞气之盈庭。嘉与四方，同称万寿。恭惟皇帝陛下，文思稽古，浚哲在躬。日奉东朝之欢，率用家人之礼。以谓慈俭之化，无德而能名；保佑之功，如天之难报。惟流传于歌舞，庶仿佛其仪刑。臣等虽在弱龄，久陶孝治。敢率垂髫之侣，共陈振万之仪。未敢自专，伏取进止。

勾杂剧

鸾旗日转，雉扇云开。暂回缀兆之文，少进俳谐之技。兆陈善戏，以佐欢声。上乐天颜，杂剧来欤？

放小儿队

青衿旅进，虽末技而毕陈；黄屋天临，知下情之无壅。既成文于缀兆，爰整袂以徘徊。再拜天阶，相将好去。

勾女童队

彤壶漏箭，随鸡唱以渐移；绛节彩髦，闻凤箫而自举。宜召散花之侣，来陈回雪之姿。上奉宸欢，两

军女童入队。

队 名

金风回翠袖，玉璫倚清歌。乐队。

问女童队

凤歌谐律，方资燕俎之欢；鹭羽分庭，忽集寿山之下。低鬟有待，振袂欲前。密迩天阶，悉陈来意。

女童致语

妾闻涂山启夏，来玉帛于万邦；摯仲兴周，胙本枝于百世。嘉辰共乐，壮观一新。恭惟皇帝陛下，舜孝自天，尧仁浹物。膺昊穹之成命，席累圣之诒谋。惟地势坤，永载无疆之德；以天下养，躬持胥乐之觞。六乐在庭，百工奏技。妾等亲逢盛旦，获望严宸。艺虽愧于惊鸿，心已先于仪凤。愿陈舞缀，上奉天颜。未敢自专，伏取进止。

勾杂剧

风清羽盖，日转槐庭。欲资载笑之欢，必有应谐之妙。暂回舞缀，少进谈辞。上悦天颜，杂剧来欤？

放女童队

八音间作，既成黼纁之文；万舞毕陈，曲尽回翔之态。望彤闱而却立，敛翠袂以言归。再拜天墀，相将好去。

斋日致语口号

旋复阴阳，配五支于六干；诞弥岁月，与元日为三申。神后降庆于当年，曾孙效诚于兹旦。不烦巧历，自契真符。道俗欢谣，天人协应。太皇太后陛下功高任姒，德配唐虞。上推顾托之心，下布仰成之政。宝兹与俭，蹈光猷之成规；却狄安邦，袭武烈之余庆。三朝顺履，万寿维新。虽绛县之老人，难穷甲子；如楚南之灵木，莫计寿秋。臣贱等草茅，心倾葵藿。采民讴于击壤，效乐语之陈诗。

黄楼致语口号

百川反壑，五稼登场。初成百尺之楼，适及重阳之会。高高下下，既休畚鍤之劳；岁岁年年，共睹茱萸之美。恭惟知府学士，民人所恃，忧乐以时。度余

力而取羨材，因备灾而成胜事。起东郊之壮观，破西楚之淫名。宾客如云，来四方之豪杰；鼓钟殷地，竦万目之观瞻。实与徐民，长为佳话。（口号见《苏东坡诗集》卷四十六）

赵倅成伯母生日致语口号

昔年占梦，适当重九之佳辰；今日献香，愿祝大千之遐算。庆妇姑之同日，杂茱萸以称觴。杀鸡已效于庞公，剪发敢资于陶母。但某叨居乐部，忝预年家。不度芜材，上尘口号。（口号见《苏东坡诗集》卷四十六）

王氏生日致语口号

人中五日，知织女之暂来；海上三年，喜花枝之未老。事协紫銜之梦，欢倾白发之儿。好人相逢，一杯径醉。伏以某人女郎，苍梧仙裔，南海贡余。怜谢瑞之早孤，潜炊相助；叹张镐之没兴，遇酒辄欢。采杨梅而朝飞，擘青莲而暮返。长新玉女之年貌，未厌金膏之扫除。万里乘棕，已慕仲尼而航海；五丝绣凤，将从老子以俱仙。东坡居士，樽俎千峰，笙簧万籁。聊设三山之汤饼，共倾九酝之仙醪。寻香而来，苒天

风之引步；此兴不浅，炯江月之升楼。

寒食宴提刑致语口号

良辰易失，四者难并。故人相逢，五斗径醉。况中年离合之感，正寒食清明之间。时乎不可再来，贤者而后乐此。恭惟提刑学士，才本天授，学为人师。事业存乎斯民，文章盖其余事。望之已试于冯翊，翁子暂还于会稽。知府学士，接好邻邦，缔交册府。莫逆之契，义等于天伦；不腆之辞，意勤于地主。力讲两君之好，可无七字之时。欲使异时，传为盛事。

苏轼文集卷四十六

启

谢制科启二首 元嘉祐六年

右轼启。今月某日，蒙恩授前件官者。临轩策士，方搜绝异之材；随问献言，误占久虚之等。忽从佐县，擢与评刑。内自顾于无堪，凛不知其所措。恭惟制治之要，惟有取人之难。用法者畏有司之不公，故舍其平生，而论其一日；通变者恐人才之未尽，故详于采听，而略于临时。兹二者之相形，顾两全而未有。一之于考试，而掩之于仓卒，所以为无私也，然而才行之迹，无由而深知；委之于察举，而要之于久长，所以为无失也，然而请属之风，或因而滋长。此隋、唐进士之所以为有弊，魏、晋中正之所以为多奸。惟是贤良茂异之科，兼用考试察举之法。每中年辄下明诏，使两制各举所闻。在家者能孝而恭，在官者能廉而慎。

临之以患难而能不变，邀之以宠利而能不回。既已得其行己之大方，然后责其当世之要用。学博者又须守约而后取，文丽者或以用寡而见尤。特于万人之中，求其百全之美。凡与中书之召命，已为天下之选人。而又有不可测知之论，以观其默识之能；无所不问之策，以效其博通之实。至于此而不去，则其人之可知。然犹使御史得以求其疵，谏官得以考其素。一陷清议，辄为废人。是以始由察举，而无请谒公行之私；终用考试，而无仓卒不审之患。盖其取人也如此之密，则夫不肖者安得而容？轼才不迨人，少而自信。治经独传于家学，为文不愿于世知。特以饥寒之忧，出求斗升之禄。不谓诸公之过听，使与群豪而并游。始不自量，欲行其志。遂窃俊良之举，不知才力之微。论事迂阔，而不能动人；读书疏略，而无以应敌。取之甚愧，得而益惭。此盖伏遇某官，德为世之望人，位为时之显处。声称所被，四方莫不奔趋；议论一加，多士以为进退。致兹庸末，亦与甄收。然而志卑处高，德薄宠厚。历观前辈，由此为致君之资；敢以微躯，自今为许国之始。过此以往，未知所裁。

又

轼以薄材，亲承大问。论议群起，予夺相乘。不意圣恩之曲加，犹获从吏之殊宠。伏读告命，重积震

惶。嘉其爱君之心，期以克终之誉。辞不获命，愧无以堪。某生于远方，性有愚直。幼承父兄之余训，教以修己而治人。虽为朝廷之直臣，常欲挺身而许国。位卑力薄，自许过深；言发譴生，事势宜尔。追寻策问之微意，实皆安危之大端。自谓不及，则曰志勤道远；开其不讳，则曰无悼后害。窃以制策之及此，又念科目之谓何。罄其平时之所怀，犹惧不足以仰对。言多迂阔，罪岂容诛。伏以国家取人之科，惟是刚柔适中之士。太刚则恶其猖狂不审，太柔则畏其选懦不胜。将求二者之中，属之以事；固非一介之贱，所或能当。某之不才，过乃由此。然而讦切愤悱，为知士之所不许；因循卤莽，又有国之所乐闻。使举世将以从容而自居，则天下谁当以奋发而为意。此盖某官羽翼盛时，冠冕多士。思尽刍蕘之议，以明宽厚之风。羈危之所恃，以为无忧；纷纭之所恃，以为定论。顾惟无似，尚辱甄收。感恩至深，求报无所。昔者西汉之盛，莫如文、景、孝武之贤；制策所兴；世称晁、董、公孙之对。然而数子者，颂咏德美，而不及其讥刺；故三帝者，好爱文字，而无闻于宽容。岂其时君不可为之深言？抑其群臣亦将有所不悦？某才虽不逮，时或见容。非怀爵禄之荣，窃喜幸会之至。

谢馆职启

试言无取，锡命过优。进贻朋友之讥，退有简书

之畏。腼颜就列，抚己若惊。国家取士之门至多，而制举号为首冠；育才之地非一，而册府处其最高。观其所以待之，盖亦可谓至矣。知宝玉、璠玕难得而易毁，故筐篚以养其全；知梗楠、豫章积岁而后成，故封殖以待其长。施等天地，恩均父师。恭惟先帝临御以来四十二载，所擢贤良方正之士十有五人。其志莫不欲举明主于三代之隆，其言莫不欲措天下于泰山之固。大则欲兴礼乐以范来世，小则欲操数术以馭四夷。然而进有后先，名有隐显；命有穷达，时有重轻。或已践庙堂之崇，或已登侍从之列。或反流落于远郡，或尚滞留于小官。或死生之乖睽，已为陈迹；或摈斥于罪戾，仅齿平民。虽曰功名富贵所由之途，亦为毁誉得丧必争之地。名重则于实难副，论高则与世常疏。故虽绝异之资，犹有不任之惧。轼之内顾，岂不自知？性任己以直前，学师心而无法。自始操笔，知不适时。会宗伯之选抡，疾时文之靡弊。擢居异等，以风四方。不知满溢之忧，复玷良能之举。负贤者所难之任，争四海欲得之求。其为蠢愚，可为危懼。是以一参宾幕，辄蹈危机。已尝名挂于深文，不自意全于今日。而况大明继照，百度惟新。理财训兵，有鞭笞戎狄之志；信赏必罚，有追述祖宗之风。凡用人历试其能，苟败事必诛无赦。此太平可待之日，岂不肖兼容之时？而乃度越贤豪，曲收微贱。纵不能力辞而就下，亦当知非分以自惭。此盖伏遇某官，志在斯民，仁为己任。

欲办大事，务兼尺寸之长；将求多闻，故引涓埃之助。致此忝冒，有逾等伦。欲报无缘，将何望于顽鄙；遇宠知惧，庶不至于情偷。

凤翔到任谢执政启 元嘉祐六年

右轼启。违去轩屏，忽已改岁。向风瞻恋，何翅饥渴。前月十四日到任，翌日寻已交割讫。轼本凡材，缪承选取。忽从州县，便与宾佐。扞躬自省，岂不愧幸。伏自到任已来，日夜厉精。虽无过人，庶几寡过。伏惟昭文相公，素所奖庇，曲加搜扬。既蒙最深之知，遂有自重之意。所任金署一局，兼掌五曹文书。内有衙司，最为要事。编木棧竹，东下河渭；飞刍挽粟，西赴边陲。大河有每岁之防，贩务有不蠲之课。破荡民业，忽如春冰。于今虽有优轻酬奖之名，其实不及所费百分之一。救之无术，坐以自惭。惟有署置之必均，姑使服劳而无怨。过此以往，未知所裁。

密州到任谢执政启

蒙恩授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三日赴任讫。带山负海，号为持节之邦；多病无功，久在散材之目。授非所称，愧靡自任。矧兹愿治之辰，方以求贤为急。宜

得敏锐兼人之器，以副厉精更化之怀。如轼者，天与愚忠，家传朴学。议论止于污俗，交游谓之陈人。出佐郡条，荐更岁籥元。虽仅脱网罗之患，然卒无毫发之称。岂伊宠荣，偶及衰钝。此盖伏遇某官股肱元圣，师表万邦。欲隆太平极治之风，故开兼收并采之路。重使一夫之不获，特捐支郡以见收。荷恩至深，论报何所。谨当镌磨朽钝，箠元策疲弩。虽无望于功名，庶少逃于罪戾。过此以往，未知所裁。

徐州谢两府启 元熙宁十年

移守河中，已愧超升之异；改临泗上，仍叨藩镇之雄。既见吏民，周览风俗。地形襟要，当东南水陆之冲；民食艰难，正春夏旱蝗之际。宜得一时之循吏，以安千里之疲民。如轼者才不逮人，学非适用。早尘策府，自知拙直之难安；屡乞守符，意谓苟全之善计。然自往来三郡，首尾七年。足蹈危机，仅脱风波之险；心存吏役，都忘学术之源。既未决于归耕，敢复求于善地。伏遇某官权衡万物，高下一心。顽矿悍坚，实费陶熔之力；散材疏恶，徒施封殖之恩。谨当箠元策疲弩，镌磨朽钝。上酬天造，次答已知。

徐州谢邻郡陈彦升启

受代胶西，甫违仁庇；分符泗上，复托恩私。祇

见吏民，布宣条教。郡有溪山之乐，庭无争讼之烦。曾何妄庸，获此侥幸！此盖某官纪纲千里，仪表一方。议论信于中朝，予夺公于多士。衰罢无术，既常荷于兼容；勉厉自将，或无忝于知遇。感惧之素，敷染难宣。

徐州谢执政奖谕启

事有服勤，此实守臣之职；功无可录，遽膺褒诏之荣。闻命惟惊，反身自愧。伏自河失故道，遗患及于东方；徐居下流，受害甲于他郡。比缘众力，获保孤城。洒沉澹灾，无补洪源之塞；增瘁培薄，仅循下策之施。敢图天听之卑，乃辱玺书之赐。兹盖伏遇某官，左右元圣，师保万民。方以一夫不获为己羞，故众人皆乐以善告。遂缘过听，致此曲恩。某敢不祇服训词，益修吏职。深自策其驽钝，庶有补于涓埃。过此以还，罔知所措。

登州谢两府启 元丰八年

右轼启。蒙恩授前件官已于今月十五日到任上讫者。迂愚之守，没齿不移。废逐之余，归田已幸。岂谓承宣之寄，忽为枯朽之荣。眷此东州，下临北徼。

俗习齐鲁之厚，迹皆秦汉之陈。宾出日于丽谯，山川炳焕；传夕烽于海峤，鼓角清闲。顾静乐之难名，笑妄庸之窃据。此盖伏遇某官，股肱元圣，师保万民。才全而德不形，任重而道愈远。谓使功不如使过，而观过足以知仁。特借齿牙，曲成羽翼。轼敢不服勤簿领，祇畏简书。策蹇磨铅，少答非常之遇；息黥补劓，渐收无用之身。过此以还，未知所措。

罢登州谢杜宿州启

元桑榆晚景，忽蒙收录之恩；山海名邦，得窃须臾之乐。自非明哲，少借余光。内自顾其空疏，必难逃于旷败。此盖某官高风肃物，雅望应时。既恺悌以宜民，亦儒雅而饰吏。每假齿牙之论，曲成羽翼之私。感佩良深，敷述奚既。

除起居舍人谢启 元祐元年一作谢右史启

比者误被圣恩，轸及弃物。起于贬所，付以名藩。牧养疲民，曾未施于薄效；跻攀近侍，已再被于宠光。禄既多则功不可微，职既崇而责犹为重。顾恳辞之莫获，念图报之未能。方以为忧，敢辱见庆。此盖某官德惟乐善，志务达人。重缘姻好之私，贲以文词之美。

捧读数四，退增愧惭。属春候之向和，宜福禄之益固。未遂披奉，但切倾怀。

谢中书舍人启

元右轼启。蒙恩授前件官者。起于贬所，未及期年；擢置周行，遽参法从。省躬无有，被宠若惊。窃惟人材进退之间，实为风俗隆替之渐。必欲致治，在于积贤。虽一薛居州，齐言不能移楚；而用范武子，晋盗可使奔秦。崔琰进而廉俭成风，杨绾用而淫侈改度。诚国是之先定，虽民散而可收。拔茅茹者以汇而征，傅马栈者必先其直。用舍既见，好恶自明。人知所趋，势有必至。今朝廷方讲当世之务，力追前代之隆。虽改定法令，足以便事，而未足以安民；宽弛赋役，足以安民，而未足以成俗。是以登进耆老，搜求隽良。将使士知向方，民亦有耻。如轼者山林下士，轩冕弃材。少而学文，本声律雕虫之技；出而从仕，有狂狷婴鳞之愚。沟中不愿于青黄，爨下无心于宫徵。误蒙收拾，已出优恩。荐履禁严，殊非素望。此盖伏遇某官，德配前哲，望隆本朝。名重圭璋，上助庙堂之用；言为蓍蔡，下同卿士之谋。余论所加，虚名增重。知丹心之尚在，怜白首之无归。特借宠光，以宽衰病。任隆才下，恩重报轻。直道而行，恐非所以安愚不肖之分；充位而已，又不足以解卿大夫之忧。早

夜以思，进退惟谷。恐惧战越，不知所裁。

除翰林学士谢启 元祐元年

叨奉宠恩，擢居禁近。任逾器表，忧与愧并。内自顾于衰迟，宜退安于冗散。岂期晚节，复与英游。此盖伏遇某官，德配先民，望隆多士。至诚乐与，共推人物之评；雅量兼容，曲借齿牙之末。致兹朽钝，亦践高华。方修问之未皇，遽移书之见及。其为感佩，难尽敷陈。

杭州谢执政启 元祐四年

右轼启。小器易盈，宜处不争之地；大恩难报，终为有愧之人。到郡浹旬，汗颜数四。湖山如旧，鱼鸟亦怪其衰残；争讼稍稀，吏民习知其迟钝。虽尚婴于宠剧，庶渐即于安闲。顾此蠢愚，亦蒙微幸。此盖伏遇某官，辅世以德，事君以仁。嘉善而矜不能，与人不求其备。故令狂直，得保始终。指步武于夷途，收桑榆之暮景。轼敢不钦承令德，推本上心。政拙催科，自占阳城之考；奸容狱市，敢师齐相之言。庶寡悔尤，少偿知遇。

颍州到任谢执政启 元祐六年

入参两禁，每玷北扉之荣；出典二邦，辄为西湖之长。皆缘天幸，岂复人谋？惟汝水之名邦，乃裕陵之故国。人醇事简，地沃泉甘。岂惟暂养于不才？抑亦此生之可老。恭惟某官，嘉猷经世，茂德范时。元老庙堂，自有权衡之信；余生江海，得同品物之安。感佩之私，笔舌难既。

扬州到任谢执政启 元祐七年

择地而安，本非臣子之达节；有求必获，足见庙堂之兼容。释汝、颍之清闲，当江、淮之冲要。旧游所乐，习俗相谙。已见吏民，具述朝廷之意；不为条教，自然狱市之清。此盖伏遇某官，师保斯民，蓍龟当代。折冲御侮，已获万人之英；补隙辅疏，更收一木之用。轼敢不益求民瘼，勉尽鄙才。但未归田之须臾，犹思报国之万一。

定州到任谢执政启 元祐八年

燕南赵北，昔称谋帅之难；尺短寸长，今以乏人

而授。幸此四夷之守，忘其一障之乘。坐食何功？扪心知愧。伏念轼愚忠自信，朴学无华。孔融意广才疏，讫无成效；嵇康性褊伤物，频致怨憎。叨逢圣世之休明，未分昔人之忧患。故求散地，以养衰年。终成命之莫回，悼此心之未亮。伏惟某官，躬行周孔，力致唐虞。燮和天人，方遂万物之性；虚受海宇，固容一介之微。眷此余生，实无他望。老如安国，既倦北平之迁；蠹比方回，终有会稽之请。归依之至，笔舌奚周。

谢秋赋试官启

伏以圣人设文章之教，本以御民；君子在田野之间，亦学为政。故知礼乐者可与言化，通《春秋》者长于治人。盖三代之所常行，于六经可以备见。事为之制，曲为之防。使学者皆能明其心，则天下可以运诸掌。降及近世，析为二途。凡王政皆出于刑书，故儒术不通于吏事。惟其所以治民者，固不本于学；而其所以为学者，亦无施于民。游庠校者忘朝廷，读法律者捐诗赋。场屋后进，挟声技以相夸；王公大人，顾雕虫而自笑。旧学无用，古风遂忘。终始之意，曾不相沿；贵贱之间，亦因遂阔。下之士有学古之意，而无学古之功；上之人有用儒之名，而无用儒之实。顾兹偷弊，常窃悯嗟。苟非当世之大贤，孰拯先王之

坠典？伏惟某官，才出间世，志存生民。曩在布衣，能通天下之务；旋居要职，又为儒者之宗。明习政事，而皆有本原；守持经术，而不为迂阔。世之系望，上所深知。辍自朝联，付之文柄。命题甚易，而不肖者无所兼容；用法至宽，而犯令者未尝苟免。观其发问于策，足以尽人之材。讲求先圣之心，考其诗义；深悲古学之废，讯以历书。条任子之便宜，访成均之故事。不泥于古，不牵于今。非有苛碎难知之文，将观磊落不羁之士。使天下知文章诚可以制治，知声律不足以入官。失之者固因而自新，得之者不至于捐旧。畴昔所欲，于今遂忘。轼才无他长，学以自守。为文病拙，不能当世俗之心；奏籍有名，大惧辱贤材之举。翻然如界之羽翼，追逸翮以并游；沛然如假之舟航，临长川而获济。偶缘大庇，粗遂一名。方将区区于簿书米盐之间，碌碌于尘埃箠元楚之地。虽识恩之所自，顾力报之末由。感惧之怀，不知所措。

谢监司荐举启

猥以庸虚，过蒙知遇。既免尤谴，复加荐论。自省孤危，加之衰病。生而赋朴野之性，愚不识祸福之机。但知任己以直前，不复周防而虑后。动触时忌，言为身灾。挤而去之，则为有功；引而进之，亦或招悔。自非不以利禄为意，而以仁厚为心。顾兹钝顽，

谁肯收录？伏惟某官，时望至重，主知已深。方将长育于群材，专务掩覆于小过。怜其谋身之甚拙，进绝望而退无归；知其为政之虽迂，岁有余而日不足。特矫世俗，借之齿牙。轼敢不只畏简书，益自修饬。岂云报德，苟不辱知。过此以还，未知所措。

谢监司启二首

近审下车，辄尝进记。徒欲闻名于将命，未皇尽意以占词。不图谦光，遽锡褒宠。感铭既切，愧惕并深。恭惟某官，以旧德之贤，当圣朝之选。恩足以济法，义足以理财。先声所临，公议同庆。凡繫元属部，实有赖于庇庥；惟是孤踪，更曲蒙于优借。此为过幸，岂复胜言。

又

伏念倾盖若故，虽自慰于宿心；尽言非书，固未纾于诚意。即膺宠复，实佩谦光。退属纷纭，遂疏上记。遽叨荣问，徒益厚颜。恭惟某官造道惟深，养气以直。理财不愆于义，行法不失其恩。窃聆下风，倍仰厚德。不图幸会，遽隶属封。吏畏民怀，既仰安于明哲；心劳政拙，庶粗免于谴词。喜并至深，敷陈莫

罄。烦歆尚炽，参对末期。伏冀精颐，别即迅召。

谢本路监司启

多病早衰，屡有江湖之请；误恩过听，遂分疆场之忧。才无取于折冲，愧已深于卧镇。敢缘厚德，尚许兼容。伏惟某官，名重缙绅，望隆中外。承宣帝泽，民忘流殍之灾；肃振台风，吏若亲临之畏。顾惟朽钝，得奉教条。但交欣悚之怀，莫罄瞻依之颂。

谢监司礼启

燕南赵北，昔为百战之场；地利人和，今乃四夷之守。观累朝之命帅，皆一代之名臣。岂谓宠荣，曲加疲陋。顾吏民之易治，幸衰拙之少安。此盖伏遇某官，硕德庇民，宏才纬世。余膏所烛，常分无尽之光；蒙雾而行，坐获不知之润。眷言朽钝，未遂颠跻。勉加策励之勤，少答吹扬之赐。

谢交代赵祠部启

近审新命，屈领此邦。名实所加，吏民交庆。夫何骛蹇之步，偶兹糠粃之先。虽甚内惭，实为大幸。

恭惟某官，清名肃物，雅望在人。以博学而济雄文，以高才而行直道。久试萧生于冯翊，犹烦长孺于淮阳。眷此东原，几为大泽。尚呻吟之未复，岂罢陋之所堪。望公之来，以日为岁。祝颂之素，写述难周。

贺吕学士启

文学之选，人才所难。迥无世禄之嫌，远绝茅衡之弃。矧此国家养贤之地，岂为儒者窃位之私？某官学古入官，修身以道。志本为己，行浮于名。直谅多闻，固可追于益友；文史足用，曾不愧于古人。果膺选抡，益登清要。未遑驰问，先辱惠音。

谢王内翰启

右轼启。窃以取士之道，古难其全。欲求倜傥超拔之才，则惧其放荡，而或至于无度；欲求规矩尺寸之士，则病其齷齪，而不能有所为。进士之科，昔称浮剽。本朝更制，渐复古风。博观策论，以开天下豪俊之途；精取诗赋，以折天下英雄之气。使齷齪者望而不敢进，放荡者退而有所裁。此圣人所以网罗天下之逸民，追复先王之旧迹。元臣大老，皆出此途。伏惟内翰执事，天材俊丽，神气横溢。奇文高论，大或

出于绳检；比声协句，小亦合于方圆。盖天下望为权衡，故明主委之黜陟。轼之不肖，与在下风。顾惟山野之见闻，安识朝廷之忌讳？轼亦恃有执事之英鉴，以为小节之何拘。执事亦将收天下之遗才，观其大纲之所在。骤置殊等，实闻四方。使知大国之选材，非顾当时之所悦。眇然陋器，虽不能胜多士之喧言；卓尔大贤，自足以破万人之浮议。方将奔走厥职，厉精乃心。苟庶几无朝夕之愆，以辱知己；亦万一有毛发之效，少答至仁。感惧之怀，不知所措。

谢孙舍人启

拜命中宸，代言西掖；耸闻中外，交庆士夫。窃惟二圣之心，盖以多士为急。灭烽仆鼓，而以将帅为藩垣；抵璧捐金，而以公卿为帑廩。盖尊俎有折冲之恃，则藜藿无见采之忧。某官瑚琏之资，杞梓其用。学不专于为己，才已效于临民。穆如清风，草木皆靡；炳然白日，霰雪自消。兹为收拾之储，岂特丝纶之任。不遗衰朽，过辱緘封。永敦为好之怀，深负难酬之作。

谢韩舍人启

右轼启。轼闻古者至治之世，天子推恩，以收天

下之望；有司执法，以绳天下之偷。盖不推恩则无所兼容，不执法则有所侥幸。有司推恩而求名，则侵君之权；天子执法而责实，则失民之望。为君者常病于察，为臣者又失之宽。古之明天子，信其臣而不惑于多言，故有司执法而无所忌。古之良有司，忧其君而不恤于私计，故天下归怨而不敢辞。况欲选材而置官，是将教民而图任。唯所利国，岂容树恩？今圣上推不忍之心，使贤愚皆遂其所欲；而大臣用至明之法，使工拙不至于相淆。向者哀怜老儒，故为特奏之令；悯惻连坐，又开别试之涂。此天下所以咏歌至仁，鼓舞盛德。君臣之体，夫岂同条。伏惟舍人执事，为时求材，忧国忘己。所图其远，将深计于安危；自信至明，曾不牵于毁誉。变苟且依违之俗，去浮伪嚣哗之文。罢黜俗儒，动以千计；讲通经术，得者九人。顾兹小才，偶在殊选。惟天子推恩如此之厚，惟大臣执法如此之坚。将天下实被其休功，岂一夫独遂其私愿。感荷激切，不能自胜。

谢贾朝奉启

右轼启。自蜀徂京，几四千里；携孥去国，盖二十年。侧闻松楸，已中梁柱。过而下马，空瞻董相之陵；酌以只鸡，谁副桥公之约。宦游岁晚，坐念涕流。未报不赀之恩，敢怀盍归之意。常恐樵牧不禁，行有

雍门之悲；雨露既濡，空引太行之望。岂谓通判某官，政先慈孝，义笃友朋。首隆学校之师儒，次访里闾之耆旧。自嗟来暮，不闻拔薤之规；尚意神交，特致生刍之奠。父老感叹，桑梓光华。深衣练冠，莫克垂洟于墓道；昔襦今袴，尚能鼓舞于民谣。仰佩之深，力占难尽。

谢诸秀才启

鹿鸣食野，方主礼之粗陈；骊驹在门，叹宾欢之莫尽。遽辱移书之重，益惭为具之疏。即遂愿言，徒增铭佩。

谢高丽大使远迎启

伏审观光魏阙，自忘浮海之勤；授馆吴都，将有披云之幸。过承谦德，先枉华缄。感荷之深，诵言莫既。

谢副使启

伏审祇率邦常，来修方贡。适此海隅之守，得瞻使节之华。首辱缄滕，过形谦抑。其为感忤，难尽名

言。

谢高丽大使土物启

伏审扬聆造朝，弭节就舍。归时事于宰旅，方劳远勤；发私币于公卿，亦蒙见及。莫遑辞避，但切感铭。

谢副使启

伏审舍馆初定，徒驭少休。粗接宾欢，方愧饬牵之陋；曲敦私好，特班琛贡之余。感佩于怀，愧忤无量。

谢管设副使启

伏以徘徊弭节，必忘靡盬元之勤；笑语飞觞，深怀不腆之愧。过承荣问，益荷谦勤。感服于衷，笔舌难尽。

谢惠生日诗启二首

蓬矢之祥，虽世俗之所尚；蓼莪之感，迨衰老而不忘。岂谓某官，意重琼瑶，文成黼黻。推仁心而锡类，出妙语以嘘枯。摄提正于孟陬，已光初度；月宿直于南斗，更借虚名。永惟难报之珍，但结无穷之好。

又

伏蒙某官，以某生辰，特贻佳什。允也风人之作，灿然华袞之荣。自省庸虚，惟知愧汗。虽大人占《斯干》之梦，喜获嘉言；而弟子废《蓼莪》之篇，难忘永慕。感佩之素，敷染莫周。

苏轼文集卷四十七

启

贺韩丞相启

右轼启。伏审诞膺策命，首冠辅臣。四方耸观，万口同庆。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自古在昔，治少乱多。夫天将欲措世于大安，必有异人之间出；使民莫不回心而向道，类非俗吏之所能。方陋汉唐，将追尧舜。洪惟上圣之后，眷求一德之臣。谓莫如公，遂授以政。付八音于师旷，孰敢争能；捐六轡于王良，坐将致远。引领以望，惟日为年。恭以昭文相公，全德难名，巨才不器。璽元璽元申伯之望，堂堂汉相之风。出入三朝，险夷一节。蕞尔种羌之叛命，慨然当宁以请行。威声所加，膻秽自屏。淮蔡既定而裴度相，徐方不回而召虎归。纵复遗种龙荒，游魂沙海，譬之癣疥，岂足爬搔？必将训兵择帅，而授之规摹，积谷坚

城，而磨以岁月。破斧之恶四国，实愿周公之亟还；折箠元以鞭赤眉，无烦邓禹之久外。天下是望，岂惟一人？即日边徼苦寒，台候何似。伏冀为国，善调寝兴。谨奉启起居。

贺韩丞相再入启

伏睹诏书，登庸旧德。传闻四海，欢喜一辞。窃以君臣之间，古今异道。任法而不任人，则责轻而忧浅，庸人之所安；任人而不任法，则责重而忧深，贤者之所乐。凡吾君所以推心忘己，一切不问，而听其所为；盖其后必将责报收功，三年有成，而底于至治。自非量足以容物，智足以知人，强足以济艰难，勇足以断取舍，则何以首膺民望，力报主知？恭惟史馆相公，忠诚在天，德望冠世。如《乾》之中正，挺然而纯粹精；如《坤》之六二，隤然而直方大。更练三朝之用舍，出入四方之险夷。疲民系心，有识引领。必将发其蕴蓄，以次施行。始缓狱以裕民，终措刑而隆礼。轼登门最旧，荷顾亦深。喜抃之怀，实倍伦等。

贺时宰启

伏审光膺考慎，峻陟宰司。孚号扬廷，士识上心

之所尚；置邮传命，人知圣泽之将流。靡不欣愉，至于鼓舞。恭以某官，直方以大，广博而良。进以正而正邦，异乎求以求政。贯六经百子之学，焕三代两汉之词。昂稟自殊，伟萧侯之八尺；斗南莫竞，稟梁公之一人。加以绝识见微，旷度举远。清心省事，则法可使复结绳之约；强本节用，则货可使若流泉之长。材无不可范而成也，譬泥之在钧；俗无不可易而善也，犹风之靡草。是皆随试而有效，安见为事而无功。盖神考贻谋，已完具而可按；故成王纘要，宜纤悉以勿加。此大雅兼持而不移，矧清衷图任之愈笃。岂繫元疏逖，所独咏歌？惟民罔知，合语则圣。凡有诏令，率先惠慈。固已遐迩争传，室家胥庆。顾此民逢此日之何幸，谓吾相劝吾君以爱人。欢声格于九天，乖气消于万汇。在昔小国，如彼景公。损己一言，退星三舍。又况以禹、汤大信之诰，有夔、契同寅之言。蠢尔凭生，犹知助顺；赫然在上，岂不降康？某愚有赤心，老无佞舌。辄忘犯分，顾欲输诚；然有难言，是在精智。盖无交则莫与，苟好谋则必成。不恶而严，匪怒伊教。终成大赖，岂曰自私。伏念某遭时休明，赋命衰薄。蚤粗蒙于遴选，比久幸于退藏。天雨何私？笑流行之木偶；沧溟不改，叹自荡之波臣。重以倾岁周旋，窃尝撰履；末途流落，无复扫门。岂赖补息剿黥，彫朽粪朽；出鄙元见日，去盆望天。怅末力之将殫，愧明恩之莫报。乃利用安身之何有，倘奉法循理

之可为。民社非轻，犹承宣而惴惴；天渊靡外，亦戾跃以欣欣。某限以在外，不获躬诣省庭，预百执事贺钧，屏营下情无任。

贺欧阳少师致仕启

伏审抗章得谢，释位言还。天眷虽隆，莫夺已行之志；士流太息，共高难继之风。凡在庇庥，共增庆慰。伏以怀安天下之公患，去就君子之所难。世靡不知，人更相笑。而道不胜欲，私于为身。君臣之恩，系縻之于前；妻子之计，推挽之于后。至于山林之士，犹有降志于垂老；而况庙堂之旧，欲使辞禄于当年。有其言而无其心，有其心而无其决。愚智共蔽，古今一途。是以用舍行藏，仲尼独许于颜子；存亡进退，《周易》不及于贤人。自非智足以周知，仁足以自爱，道足以忘物之得丧，志足以一气之盛衰，则孰能见几祸福之先，脱履尘垢之外？常恐兹世，不见其人。伏惟致政观文少师。全德难名，巨材不器。事业三朝之望，文章百世之师。功存社稷，而人不知。躬履艰难，而节乃见。纵使耄期笃老，独当就见质疑。而乃力辞于未及之年，退托以不能而止。大勇若怯，大智如愚。至贵无轩冕而荣，至仁不导引而寿。较其所得，孰与昔多？轼受知最深，闻道有自。虽外为天下惜老成之去，而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伏暑向阑，台候何似。

伏冀为时自重，少慰輿情。

贺赵大资少保致仕启

伏审抗章得谢，奉册言还。搢绅耸观，闾里相庆。窃谓富贵不为至乐，功名非有甚难。乐莫乐于还故乡，难莫难于全大节。历数当今之卿相，或寓他邦；究观自古之忠贤，少有完传。锦衣而夜行者多矣，狐裘而羔袖者有之。至若百行浑圆，五福纯备，当世所羨，非公而谁？恭惟致政大资少保，道心精微，德望宏远。无施不可，尤高台谏之风；所临有声，最宜吴蜀之政。才不究于大用，命乃系于生民。与时偕行，不可则止。见故人而一笑，绰有余欢；念平生之百为，绝无可恨。方将深入不二，独游无何。默追粲可之风，坐致乔松之寿。轼荷知有素，贪禄忘归。慕鸾鹄之高翔，眷樊笼而永叹。倾颂之素，敷写莫穷。

贺文太尉启

伏审孚号扬庭，临轩遣使；出节少府，授钺斋坛。夷夏耸观，兵民交庆。盖功业盛大，则极名器而后称；惟德度宏远，故举富贵而若无。蔚为三世之宗臣，岂独一时之盛事？恭惟留守文太尉，道本天合，德为人

师。信及三川之豚鱼，威加两河之草木。身任休戚，言为重轻。始若留侯，弱冠而遇高祖；晚同尚父，黄发而亮武王。既奉册书，益新民听。方将威怀北虏，系颈长纆；约束河公，轨流故道。然后入调伊傅之鼎，归躡松乔之游。舆论所期，斯言可必。轼谪官有限，趋侍无缘。踊跃之心，宣写难尽。

贺孙枢密启

伏审对扬纶綍，进领枢机。道不虚行，必赖股肱之力；人惟求旧，允符夷夏之瞻。恭惟某官，德充山甫之将明，气备孟轲之刚大。声华倾于众望，功业见乎有为。拥节常山，远过长城之备；剗繁京兆，遂令鸣鼓之稀。公议益崇，贵名愈白。用致非常之命，以图保大之勋。惟时运筹，既壮王猷之塞；伫观秉轴，更增帝载之熙。某限以郡符，阻趋墙仞。欣抃之至，徒切下怀。

贺欧阳枢密启 元代大中公作

伏审拜恩王庭，署事兵府。非徒儒者之盛节，实为天下之殊休。苟居下风，孰不欣抃。切以国家分设二府，纪纲百官。凡奉法循令，所以抚民于内者，皆

效节于中书；秉义蹈忠，所以捍城于外者，皆受制于枢密。未有不能文而能干兵事，未有不知兵而能为宰臣。职虽或偏，道未始异。盖近古之制，兵农混于一民；自汉以还，文武分为二职。所上者系乎其世，所长者存乎其人。求其兼通，岂复容易？恭以枢密侍郎，名冠当代，才雄万夫。通习世务，而皆有本源；讲明经术，而不为迂阔。擢居大位，实快群心。武夫悍卒，自以为能尽其才；贤士大夫，皆以为得行其道。某分守远郡，寓居近畿。仰大贤之登庸，助率土之欢咏。

贺吕副枢启

伏审近膺告命，入总枢机。中外耸观，朝廷增重。伏惟庆慰。窃以古之为国，权在用人。德厚者，辅其才而名益隆；望重者，无所为而人自服。是以淮南叛国，先寝谋于长孺；汾阳元老，尚改观于公权。樽俎可以折冲，藜藿为之不采。哀此风流之莫继，久矣寂寥而无闻。天亦厌于凡才，上复思于旧德。恭惟枢密侍郎，性资仁义，世济忠嘉。岂惟清节以镇浮，固已直言而中病。出领数郡，若将终身。小人谓之失时，君子意其复用。迨兹显拜，夫岂偶然。然而荷三朝两世之恩，当《春秋》贤者之责。推之不去，凛乎其难。进伯玉而退子瑕，人皆望于门下；烹桑羊而斩樊哙，公无愧于古人。莫若尽行畴昔之言，庶几大慰天下之

望。轼登门最旧，称庆无缘。踊跃之怀，实倍伦等。

贺吴副枢启

顷闻休命，擢领上都。曾安坐之未皇，已欢声之布出。即欲裁问，少通勤拳。以为不久当有非常之闻，是以未敢轻为率尔之贺。逮兹未几，果已如言。释府事之喧繁，总兵权于禁密。传闻四远，欢喜一词。伏惟某官，机略足以应无方，而有朴忠沉厚之量；文华足以表当世，而有简素质直之风。置之于都会，则其为效也速，而所及者廉；委之于枢机，则其成功也迟，而所被者广。深惟贤者之处世，皆以得时为至难。幸而得之，或已老矣。今以明公之至盛，正如大川之方增。天下固将以未获之事，尽付于明公；明公宜爱此不赀之躯，以毕其能事。区区之意，言不能胜。

贺范端明启

右轼启。恭承明诏，追录旧勋。名升祕殿之严，实遂安车之养。仍推余泽，以及后昆。闻命以还，有识相庆。窃谓死生之事，圣贤有不能了；父子之际，古今以为难言。方其犯雷霆于一时，岂意收功名于今日？惟天知我，绝口不言。伟事发之相重，非人谋之

所及。恭惟致政端明学士，至诚格物，隐德在人。弼亮四世如毕公，寿考百年如卫武。独立不惧，舍之则藏。惟有青蒲之言，尚在金滕元之匱。白日一照，浮云自开。坐使遗民，复观盛事。子孙归沐，下万石之里门；君相乞言，授三老之几杖。更延眉寿，永作元龟。轼无任欢喜颂咏激切之至。

贺高阳王待制启

伏审显奉恩纶，荣更帅阃。镇武垣之冲要，联内阁之高华。公议交俞，贵名愈白。恭惟某官，膺天大任，于时有为。发挥才谋，更历事任。道能济而不过，事虽难而不辞。简在圣心，遂益柄任。峻登祕近之直，重易关防之雄。有恩有威，方结东人之爱；允文允武，更纾北顾之忧。即观成功，进陟近辅。

贺林待制启

伏审图旧圣时，升华法从。金言谐允，有识叹咨。万木岁寒，配乔松于巨柏；众星夜艾，凜明月与长庚。斧藻昌朝，领袖后进。传闻四远，欢喜一词。恭惟某官，名重弱龄，望高晚节。文章尔雅，盖西汉之余风；愔愔元无华，亦东京之循吏。凡阅四朝而后用，独为

三馆之老臣。著书已成，特未写之琬琰；立功何晚，会当收之桑榆。轼交旧最深，慰喜良甚。尺书为贺，鄙志莫宣。

贺杨龙图启

右轼启。伏审新改直职，擢司谏垣。传闻迺遇，竦动观听。咸谓国家之钜福，乃用谏诤之真才。必能深言，以补大化。方今朝廷之上，号为无讳，而太平之美，终不能全；台谏之列，岁不乏人，而众弊之原，犹或未去。岂听之者徒能容而不能用，言之者但为名而不为功？历观古人之效忠，皆因当世而用智。不务过直，期于必行。右尹子革因坟典而道《祈招》之诗，左师触龙语饘粥而及长安之质。徒尽拳拳之意，不求赫赫之名。此仁人及物之休功，忠臣爱君之至分。伏自顷岁，所更几人。席未暖而辄迁，踵相蹑而继去。一身之讥，固足以免矣；而积岁之病，当使谁去之。恐习惯以为常，遂因循而不振。虽在僻陋，顾常隐忧。以为必得朴忠忧国之人，而又加以辩智得君之术。言苟获用，国其庶几。伏惟谏院龙图，才雄于世，而常若不胜；节过于人，而未尝自异。素练边事，深知兵骄；顷持铨衡，实识官冗。必将举大体而不论小事，务实效而不为虚名。轼最蒙深知，愧无少补。方倾耳以听，愿续书《谏苑》之篇；若有待而言，或能著

《争臣》之论。阻以在外，无由至门。踊跃之怀，实倍伦等。

贺青州陈龙图启

伏审光奉诏书，往司留宪。汉恩予告，暂优三最之勤；商梦怀人，方徯巨川之济。于公自计，为喜可量。伏惟某官，文武宪邦，忠嘉致主。众谓老成之托，孰逾旧学之贤。而乃力谋退安，示有疾病。挥金故里，虽荣疏傅之归；雅意本朝，日望萧公之人。无由追饯，徒切瞻依。

贺彭发运启

伏审拜诏十行，观风六路。允符公论，克振先声。恭承曩契之隆，得与属城之末。瞻依有素，感慰居多。伏惟发运吏部年兄，士耸英风，时推旧德。用久淹而未尽，才历试而愈高。船满潭中，行奏韦坚之课；钱流地上，伫观刘晏之能。喜并元之深，力占难尽。

贺王发运启

伏审荣膺制检，总领漕权。惨舒六路之民，表里

大农之政。风声所暨，忻悚交并。恭惟某官，学术过人，忠嘉许国。暂屈分符之寄，已膺侧席之思。乃眷东南，欲少苏于疲瘵；无心内外，当益罄于谋维。凡在庇庥，岂胜欢慰。

贺蒋发运启

伏审上计入覲，拜恩言还。拥节东南，上寄一方之休戚；考图广内，示将大用之权舆。凡在庇庥，举增忭跃。恭惟某官，受材秀杰，秉德纯忠。蔚然西汉之文，深厚尔雅；展矣东京之吏，愔愔元无华。虽已得正法眼藏于大祖师，犹有一大事因缘于当来世。行将人践卿相，坐致功名。以斯道而结主知，随所寓而作佛事。其窜流已久，衰病相仍。方称庆之未皇，忽移书之见及。欣幸之至，笔舌难宣。

贺新运使张大夫启

伏承抗旌入境，揆日临民。方一节之风驰，已列城之云靡。矧惟雅故，尤激欢惊。伏惟某官，早以异材，著闻美绩。议法造令，久裨于庙谋；宣化承流，益试之民事。自闻新命，实慰輿情。再惟衰朽之余，得荷宽明之庇。其为厚幸，未易究陈。

贺提刑马宣德启

奉命按刑，捧节入境。吏民相庆，已戴二天之仁；衰病自私，独先一日之雅。恭承荣问，有激懦衷。伏惟某官，才映士林，望高朝论。治行耸闻于中外，家声洋溢于缙绅。眷三吴之疲民，困连年之积潦。畴咨明哲，宣布厚恩。匪惟凋瘵之获苏，抑亦庸虚之知勉。其为喜幸，岂易名言。

贺正启四首

伏以物壮则老，肃役所以成岁功；否终必倾，反复然后知天意。凡在含生之类，休有向荣之心。恭惟某官，履信体仁，秉德直义。才无施而不可，道得时而愈隆。方当汇征元吉之辰，宜享既醉太平之福。某限居官守，阻候门墙。瞻颂之深，敷宣罔既。

又

伏以苇桃在户，磔禳以饯余寒；椒柏称觞，燔烈以兴嗣岁。在时为泰，与物咸新。恭惟某官，德治斯民，才高当世。迹难淹于外补，望已隆于本朝。庆此

朋来之辰，必有汇征之福。某官守所系，展谒无阶。颂咏之深，敷写难尽。

又

效五物以观云，咸知岁美；备八能而合乐，益验人和。伏惟某官，进德及时，宜民受禄。肇履三阳之应，永膺百顺之归。未遂披承，徒增欣咏。

又

三阳应律，万宝向荣。永惟视履之祥，宜获自天之祐。未遑展庆，徒切颂言。

贺邻帅及监司正旦启

新历既颁，盖履端归余之岁；群情交泰，正赞阳出滞之辰。恭惟某官，厚德镇浮，高名华国。非独畴咨之用，已简上心；更膺难老之祥，以符民望。官守所限，展庆无由。欣颂之深，敷陈罔既。

贺列郡守倅正旦启

新历既颁，群情交泰。过蒙流问，祇服宠光。永惟嗣岁之兴，必享宜民之禄。徒深颂咏，莫罄敷陈。

贺冬启

伏以候缇室之清宫，瞽告以日；卜台观之黄褱，史书有年。共安消长之来，以待阴阳之定。恭惟某官，才猷杰异，道德深醇。靖共正直之休，顺获天人之助。某恪守官次，阻称寿觞。坐驰倾向之心，莫罄安荣之遇。

贺邻帅及监司冬至启

月临天统，首冠于三正；气兆黄宫，复来于七日。候微阳之协应，知君子之汇征。伏惟某官，硕德庇民，杰才经世。践扬中外之寄，益推望实之隆。《既醉》太平，实具周诗之福；《大有》上吉，允符羲易之占。轼限以守边，未遑称庆。徒云善颂，莫罄鄙虔。

贺列郡知通冬至启

日旋南极，气兆黄宫。窃惟视履之祥，宜拥自天之祐。未遑驰问，先辱惠音。感佩之余，敷述罔既。

上留守宣徽启

右某启。少年游学，方成都乐职之秋；壮岁效官，复淮阳卧理之日。矧留都之清静，眷幕府之优闲。再枉辟书，重收孤迹。哀怜废弃之久，谁复肯然；绸缪樽俎之欢，亦非偶尔。伏惟留守宣徽大尉，才高一世，望重屡朝。体河岳之兼容，纳涓尘而不间。衣食有奉，已宽尽室之忧；道德照人，况复终身之幸。其为感激，难尽敷陈。

上虢州太守启

伏审光奉宸恩，宠分郡寄。惟此山河之胜，宜膺师帅之权。凡在庇庥，莫不欣抃。切以弘农故地，虢国旧邦。周分同姓之亲，唐以本支为尹。富庶雅高于二陕，莺花不谢于三川。韩公三十一篇，风光咸在；贾岛五十六字，景色如初。有洪溜灌溉之饶，被女郎

云雨之施。四时无旱，百物常丰。宝产金铜，充仞诸邑；良材松柏，贍给中都。至于事简讼稀，潇洒有道山之况；鱼肥鹤浴，依稀同泽国之风。自匪巨贤，不轻假守。故来者未尝淹久，而优恩已见迁除。非总一路之转输，则入六曹而侍从。前人可考，新命何疑。伏惟御府某官，学造渊源，道升堂奥。精裨尽天人之蕴，高明穷性命之微。中外屡更，功名茂著。铜虎暂淹于百里，朱轡聊寄于三堂。仰望清徽，俯临民社。共溪星言而夙驾，思承道化乎其民。某仕版寒踪，宾僚俗吏。久仰圭璋之望，素钦星斗之名。岂谓此时，获依巨庇。惟良作牧，已兴来暮之歌谣；有陨自天，惟恐别膺于纶綍。无任丹恳，倍切驰情。

与颍州运使刘昱启

衰病倦游，久怀归意。圣神宽假，特乞守符。条教阔疏，溪湖清远。但坐糜于廩禄，顾难继于贤豪。所幸仁明，曲垂存抚。特先蒙于顾盼，使增重于吏民。伏惟运使郎中，才简上心，名高省闕。暂屈外台之寄，一苏右辅之民。日望车尘，按临封部。少奉诲言之末，足为衰朽之光。感佩之私，笔舌难既。

杭州与莫提刑启

罢直禁中，本缘衰病；分符浙右，更窃宠荣。顾

惟顽钝之资，岂任繁剧之寄？仰凭多可，或赐曲全。恭惟某官，德望在人，才猷简上。肃高风于列郡，浹厚德于齐民。千佛题名，昔忝游从之末；三吴按郡，想蒙润泽之余。会见有期，瞻依愈切。

回苏州黄龙图启

伏审政成京口，诏徙吴都。眷惟疆境之邻，首被风声之美。亟蒙音诲，良慰望思。伏惟某官，赋才敏明，秉德仁厚。践扬台省，既久简于上心；偃息江湖，尚历试以民事。仰膺殊用，以协群言。欣颂之诚，口占难尽。

黄州还回太守毕仲远启

五年严谴，已甘鱼鸟之乡；一舸生还，复与缙绅之末。屡将通问，辄复自疑。方兹入境之初，遽已诲音之辱。披緘惊眩，抚己汗惶。恭惟某官，师帅斯民，表仪多士。道德龚、黄之右，牢圉坐空；风流王、谢之间，啸歌自得。岂特居人之安堵，固将迁客之忘归。路转湖阴，益听风谣之美；神驰铃下，如闻警咳之音。瞻咏实劳，敷宣罔既。

回列郡守倅启

祇奉诏恩，出临边寄。愧非才之难强，托余庇以少安。岂谓仁私，过形存问。感佩之至，宣写莫周。

答杜侍郎启

伏审荐膺天宠，荣贰卿曹。士友喜于汇征，朝廷为之增重。伏惟兵部侍郎，温文亮达，宏远清通。直道不回，贯今昔而无愧；处躬自厚，蹈世俗之所难。事愈练而益明，用虽晚而必济。自闻休命，实起懦衷。遽承问讯之先，益佩谦光之过。

答范端明启

伏审参稽古乐，追述新书。琢石铸金，成之有数。立钧出度，施及无穷。搢绅云集于奉常，端冕天临于便座。伟兹壮观，自我元臣。窃以乐之盛衰，寄于人之存否。秦、汉以下，郑、卫肆行。虽喜三雍之成，旋遭五胡之乱。平陈之后，粗获雅音；天宝之中，遂杂胡部。道丧久矣，孰能起之？独求三代之遗声，允属四朝之旧德。恭惟致政端明丈人，耄期称道，直亮

多闻。进不谋安，昔既以身而徇义；退犹忧国，今推所学以及人。岂惟尽力于考音，至复倾家而制器。盖事关于治忽，必幽赞于神明。得《商颂》十二篇于周大师，虽贤者之事也；获古磬十六枚于犍为郡，岂偶然而已哉？轼本非知音之人，空荷移书之辱。究观累日，喜愧兼怀。徒诵咏于再三，岂发明于万一。

答曾学士启

伏审祇奉诏恩，荣升册府；允厌朝论，增辉士林。伏惟庆慰。恭以圣神在御，政化惟新。顾吁俊之无方，岂拔贤而待次？贱如莘野，犹为席上之珍；远若傅岩，尽入彀中之选。而况圭璋之质，近生阀阅之家，固宜首膺寤寐之求，于以助成肃雍之化。府判学士，天资粹美，儒术讲明。向屈处于下僚，盖避嫌而自晦。属武子之请老，察少翁之最贤。抚念老成，聿求义训。岂独褒崇之盛典，固将乐育于英材。自顾庸虚，获联斋舍。忽捧书词之辱，益知谦德之光。喜愧于心，踧踖无措。

答新苏州黄龙图启

伏审光膺诏函，移牧吴会。先声所被，惠政已孚。

自顾妄庸，敢论畴昔。既联法从之末，又窃邻光之余。金华玉堂，帝左右之高选；武林茂苑，江东南之要藩元。虽才分阔绝于贤愚，而步武差池于先后。其为喜幸，宜倍等流。伏惟某官，文秀士林，才任国器。学已试而可用，望久养而益隆。偃息均劳，叔度莫窥于万顷；治行称首，次公行践于三槐。润泽所加，迂愚有托。辱移书之周厚，实借宠于衰迟。铭感之深，笔舌难喻。

答王太仆启

伏审祇奉明缙，特膺异选。以高才望册府，以令德正仆臣。侧闻除书，大慰舆论。伏惟太仆学士，文鸣早岁，学配前人。豫章虽老于中林，瑚璉终升于清庙。万事不理，问伯始而可知；三篋虽亡，得安世而何患？清途方践，远业难量。愧修庆之未皇，辱移书之见及。感佩之至，但切下怀。

答杭州交代林待制启二首

伏审知府钤辖待制。新易节旄，光临督府。旧政已孚于千里，先声坐振于七州。轼偶以庸虚，适相前后。愧无毫发之善，可纪斯民；惟有痼瘵之余，以遗

君子。即谐瞻奉，尤切咏思。

又

右轼启。罢直禁中，本缘衰病；分符浙右，更窃宠荣。既寻少壮之旧游，复继老成之前躅。养痾元卧治之所，蒙成坐啸之余。顾此钝顽，实为忝昧。伏惟知府待制，宏才纬俗，雅望镇浮。神驰方切于望尘，心照已先于倾盖。借之余润，成此虚名。滕大夫之才，岂堪治剧；楚令尹之政，或许告新。望见有期，瞻依愈切。

答彭舍人启

伏审显膺宸命，进直掖垣。除自播腾，輿情欣属。国家董正百官之治，聿追三代之隆。用事考言，因名责实。然而宪台省闕，无预于文词；儒馆学宫，不关于政理。惟此六押之任，要须二者之长。非该通经术，则不足以代王言；非晓达吏方，则不足以分省事。是为文士之极任，岂止时人之美谈。果有真才，来膺妙选。伏惟某官，道师古始，识造精微。学穷游、夏之渊源，文列马、班之伯仲。自期甚厚，所得实多。对策决科，尝魁天下之士；犯颜逆指，有古名臣之风。

粤从言动之司，亟掌丝纶之美。璠玕美质，岂独一时宗庙之华；杞梓异材，固为后日栋梁之用。轼备员法从，窃庇余光。聊陈輿诵之言，少答函封之辱。其为欣佩，莫究颂言。

答曾舍人启

伏审显膺制命，荣进掖垣。风声所加，中外同庆。伏以取才之道，自昔为难。惟君子之所为，固众人之莫识。奢俭异俗，不害徐公之有常；用舍皆天，孰知令尹之无喜。此盖某官异材秀出，博学名家。世以文鸣，远继父兄之业；早缘德进，简在裕陵之心。今乃援而进之，论者惜其晚矣。训词一出，皆丹青润色之文；老拙自降，有糠粃在前之叹。过蒙宠顾，辱示华笺。恨无酬德之言，徒有得贤之庆。感忭之素，写述难周。

答乔舍人启

某闻人才以智术为后，而以识度为先；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国之将兴也，贵其本而贱其末；道之将废也，取其后而弃其先。用舍之间，安危攸寄。故议论慨慷，则东汉多徇义之夫；学术夸浮，

则西晋无可有之士。兴言及此，太息随之。元祐以来，真人在位。并兴多士，以出异材。眷惟淮海之英，久屈江湖之上。迨兹显擢，实慰輿情。伏惟某官，名重儒林，才为国器。深厚尔雅，非近世之时文；直谅多闻，盖古人之益友。代言未几，华国著称。岂惟台省之光，抑亦邦家之庆。过蒙疏示，深服执谦。顾惭衰病之余，莫究欣承之意。

答杨屯田启二首

伏承枉顾，宠示长书。礼数过隆，既匪妄庸之称；文词深厚，足为衰拙之光。反复究观，愧汗交集。伏惟通判屯田，学深经术，名重荐绅。顷者剑外屈临百里之间，已是部中受赐一人之数。岂伊幸会，复此逢迎。听其言，信仁人之溥哉；居是邦，盖大夫之贤者。欲报琼瑶之贶，适苦簿书之烦。言之不文，永以为好。

又

向者不遗，特蒙枉顾。愧无琴瑟旨酒，以乐我嘉宾；但喜直亮多闻，真古之益友。谓将继此而得见，岂意阙然而有行。伏读诲音，惟知感叹。伏惟通判屯田，才猷通敏，学术深纯。非独东州杞梓之珍，将为

清庙璠玕之宝。暂临边服，行履要津。而轼早以空疏，加之衰病。不缘旷官而罢去，则当引分以归耕。自兹恐遂有出处之疏，故临纸不能无怅惘之意。惟祈自重，少副下情。

答晁发运及诸郡启

衰病交攻，已安僻壤；宠光荐及，复付名邦。虽见吏民，敢违条教。尚缘大庇，使获少安。此盖伏遇某官，忠厚有容，高明毕照。乐善忘势，稍霁外台之威；讲旧论心，曲敦同榜之好。余人：某官忠厚有容，通明毕照。朝高雅望，流风采之耸闻；士诵德言，借光华于枯朽。元致兹疏拙，粗免旷职。愧展奉之未皇，但緘藏之无瘠。

答陈提刑启

久窜岛夷，偶未书于鬼录；逃归空谷，固喜闻于足音。况清庙瑚璉之姿，为明堂杞梓之用。欲通名而未敢，岂流问之辄先。恭惟提刑刑部，才高一时，望重多士。鲁诸儒之德业，缘饰政刑；汉循吏之风流，本源经术。暂屈云霄之步，来苏岭峤之民。怜迁客之无归，坠尺书而起废。助其羽翼，借以齿牙。但忧枯

朽之余，难副吹嘘之力。既感且忤，不知所云。

答莫提刑启

右轼启。得请江湖，虽适平生之愿；刳烦狱市，岂堪老病之余。赖兹德大而有容，愍其心劳而愈拙。故于始至，借以一言。此盖伏遇提刑某官，威肃列城，德怀雅俗。虽在按临之属部，不忘宿昔之交情。岂独敦忠厚之风，抑以增衰朽之重。其为感忤，未易名言。

答李知府启

伏审祇奉异恩，远临全蜀。奎文宝训，方入直于禁严；并络提封，旋出分于忧顾。风猷所暨，谣颂率同。恭惟知府宝文，望重搢绅，材宜廊庙。譬之金石，盖□然而日彰；浩若江河，固穷之而益远。西南之俗，信服已深。民物子来，气复岷峨之旧；舟车云集，惠通秦楚之商。曾未下车，已闻报政。轼倦游滋久，寤寐怀归。空咏甘棠之思，莫展维桑之敬。怅焉永望，言不写心。

答彭贺州启

窜流海国，脱身羈鬼之林；洒扫真祠，拜赐散人之号。喜归田之有渐，悼报国之无期。方自愧于心颜，敢闻名于左右。岂谓某官，曲敦雅好，深轸穷途。赐以尺书，借之余论。温词曲尽，贤于十部之见临；陋质增华，果已五浆之先馈。但惭衰朽，虚辱品题。敬佩至言，永以为好。

答王明州启

伏审奉诏牧民，涓辰莅事。教条清简，曾无颐指之劳；吏下肃承，皆有心服之敬。风声所暨，邻境为先。伏惟知府龙图，迪哲而文，刚中莫屈。大辩若讷，耻为利口之言；小智自私，谁识仁人之勇。道不容于群枉，身乃获于退安。回观争夺之途，日有荣枯之变。坐啸之乐，勿以语人。强食自颐，犹当为国。

答临江军知军王承议启

泮水受成，缪膺桑梓之敬；海邦画诺，又观枳棘之栖。多难百罹，流年半世。恍如昨梦，复见故人。

伏惟知郡承议，居以才称，进由德选。渊源师友，旧仰郑公之高；歌咏风流，近传邵父之继。不忘畴昔，曲赐拊存。岂独怜衰朽而借余光，盖将敦风义以励流俗。感佩之至，笔舌难周。

答丁连州朝奉启

七 years 远谪，不知骨肉之存亡；万里生还，自笑音容之改易。久恬颺雾，稍习蛙蛇。自疑本僇崖之人，难复见鲁卫之士。而况清时雅望，令德高标。固以闻名而自惭，盖欲通书而未敢。岂谓知郡朝奉，仁无择物，义有逢时。每怜迁客之无归，独振孤风而愈厉。固无心于集苑，而有力于嘘枯。远移一纸之书，何啻百朋之锡。过情之誉，虽知无其实而愧于中；起废之文，犹欲借此言以华其老。穷途易感，永好难忘。

答秀州胡朝奉启

伏审初见吏民，首行条教。邻封甚迓，欣谣颂之蔼然。緘牒先蒙，愧劳谦之过矣。某官望推朝论，才映士林。用已试于盘根，所居见纪；政方观于馀地，不令而行。某待罪江湖，苟安衰病。眷言一郡，幸击柝之相闻；矜式百为，知伐柯之不远。其为欣咏，难

尽名言。

答许状元启

右轼启。伏以贤俊之士，固将有所挟持；富贵之来，岂能为之损益？昔者在贫贱之辱，所有无以异于今；一朝居豪杰之先，而人然后知其贵。伏惟状元金判廷评，以粹美之质，负杰异之才。自远方而游上都，以一日而盖天下。士既望风而知不敌，人皆敛衽而谓当然。苟非素与交游之流，安敢轻为贺问之礼。不期谦抑，过录庸虚。忽承笺牋之临，皆自听闻之误。礼非所称，愧靡自任。先皇帝未明求衣，久已格于至治；洮盥元凭几，尚不忘于选贤。庸登哲民，以遗后圣。虽喜车旌之召，旋兴弓剑之悲。臣子之心，远迩若一。即日承已拜命，计将就途。念展谒之何时，徒向风而永望。谨奉启陈谢，不宣。

答王幼安宣德启

俯仰十年，忽焉如昨；间关百罹，何所不有？顷者海外，澹乎盖将终焉；偶然生还，置之勿复道也。方将求田问舍，为三百指之养；杜门面壁，观六十年之非。岂独江湖之相忘，盖已寂寥而丧我。不谓某官，

讲修旧好，收录陈人。粲然云汉之章，被此枯朽之质。欲其洗濯宿负，激昂晚节。粗行平生之志，少慰朋友之望。此意厚矣，我心悠哉。如焦谷牙，如伏枥马。非吹嘘之所及，纵鞭策以何加？藏之不忘，永以为好。

答陈斋郎启

伏审祗膺宠命，荣践亨途。拜庆庭闱，溢欢声于观者；驰书士友，掞华藻之灿然。顾此衰羸，实难当捧。伏惟斋郎，天资深茂，学术淹通。经行两纯，穷达一操。久困有司之尺度，退从老圃于丘园。陋彼素餐，是闻也，非达也；凜然遗直，惟有之，则似之。假道一官，权舆千里。幅巾藜杖，愿为二老之风流；甲第高门，坐看诸郎之富贵。欣颂之至，笔舌难周。

答馆职启

伏审奉诏明廷，升华册府。国有得贤之庆，士知稽古之荣。虎观石渠，极诸儒之妙选；螭宫金阙，笑方士之远求。自喜衰年，获观盛事。某官学本自得，道惟造深。温故为君子之儒，多闻推益者之友。奇字可学，知子云之苦心；亡书复存，赖安世之默识。不试而用，知贤则深。轼方此赐环，遽承枉驾。沐诲音

之已厚，愧驰谒之未遑。

答试馆职人启

伏承射策玉堂，方观笔阵；校文天禄，遂秀儒林。党友增华，缙绅共庆。国家求贤之道，必于闲暇无事之时；贤者报国之功，乃在缓急有为之际。养之无素，则一旦欲用而何由；待以非常，则临事欲辞而不可。故纳之于英俊相从之地，观之以世俗不见之书。非独使之业广而材成，抑将待其资深而望重。某官学优而仕，行浮于名。词令从容，议论慷慨。追还正始，文章为之一新；传写都城，纸墨几于骤贵。得士之喜，非我敢私。轼衰病侵寻，文思荒落。职在翰苑，当发策而莫辞；识匪通儒，惧品藻之不称。过烦临顾，宠以书词。永为巾笥之珍，愧乏琼瑶之报。

与迈求婚启

里闰之游，笃于早岁。交朋之分，重以世姻。某长子迈，天资朴鲁，近凭一艺于师传；贤小娘子，姆训夙成，远有万石之家法。聊伸不腆之币，愿结无穷之欢。

与过求婚启

敢议婚姻，盖恃乡闾之末；遂忘门阀，亦缘声气之同。龟筮既从，祖考咸喜。伏承令子弟二小娘子，庆闹擢秀，岂独卫公之五长；而某第三子某，驽质少文，庶几南容之三复。恭驰不腆之币，永结无穷之欢。悚抃于怀，敷述罔既。

求婚启

结缡早岁，已联昆弟之姻亲；垂白南荒，尚念子孙之嫁娶。敢凭良妣，往款高閤。轼长子某之第二子符，天质下中，生有蓬麻之陋；祖风绵邈，庶几弓冶之余。伏承故令弟子立先辈之爱女第十四小娘子，稟粹德门，教成家庙。中郎坟典之付，岂在他人；太真姑舅之婚，复见今日。仰缘夙契，祇听俞音。

答求亲启

藐尔诸孤，唯本轩裳之后；闵然衰绪，莫闲纂组之功。伏承某人，儒术饬修，乡评茂著。许敦兄弟之好，永结琴瑟之欢。瞻望高门，获接登龙之峻；恪勤

中馈，庶几数马之恭。

下财启

夙缘契好，获讲婚姻。顾门阀之虽微，恃臭味之不远。敬陈纳币之礼，以行奠雁之仪。庶徼福于前人，永交欢于二姓。

湖州上监司先状 元丰二年

弭棹江郊，耸闻风采。驰神德守，若奉诲音。欣抃之深，敷宣莫究。

回同官先状

幸因联事，得遂依仁。瞻奉匪遥，欣愉良极。

杭州到状

得请支郡，备员属城。幸兹衰病之余，托在庇庥之末。即谐瞻奉，预切欣愉。

定州到状

得请近藩，假途治境。即谐披奉，预切忻愉。

苏轼文集卷四十八

书

上富丞相书

轼闻之。进说于人者，必其人之有间而可入，则其说易行。战国之人贪，天下之士，因其贪而说之。危国之人惧，天下之士，因其惧而说之。是故其说易行。古之人一说而合，至有立谈之间而取公相者，未尝不始于战国、危国。何则？有间而可入也。

居今之世，而欲进说于明公之前，不得其间而求入焉，则亦可谓天下之至愚无知者矣。地方万里，而制于一姓，极天下之尊，而尽天下之富，不可以有加矣。而明公为之宰。四夷不作，兵革不试，是明公无贪于得，而无惧于失也。方西戎之炽也，狄人乘间以跨吾北，中国之大不畏，而畏明公之一词。是明公之勇，冠于天下也。明公居于山东，而倾河朔之流人，

父弃其子、夫弃其妻而自归于明公者百余万。明公人人而食之，旦旦而抚之。此百万人者，出于沟壑之中，而免于乌鸢豺狼之患。生得以养其父母，而祭其祖考，死得以使其子孙葬埋祭祀，不失其故常。是明公之仁，及于百世也。勇冠于天下，而仁及于百世，士之生于世，如此亦足矣。今也处于至足之势，则是明公无复有所羡慕于天下之功名也。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书，莫不尽读。礼乐刑政之大小，兵农财赋之盛衰，四海之内，地里之远近，山川之险易，物土之所宜，莫不尽知。当世之贤人君子，与夫奸伪险诈之徒，莫不尽究。至于曲学小数，茫昧惝恍而不可知者，皆猎其华而咀其英，泛其流而涉其源。虽自谓当世之辩，不能傲之以其所不知。则是明公无复有所畏惮于天下之博学也。

名为天下之贤人，而贵为天子之宰，无贪于得，而无惧于失，无羨于功名，而无畏于博学，是其果无间而可入也？天下之士，果不可以进说也？轼也闻之楚左史倚相曰：“昔卫武公年九十有五，犹日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官师，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朝夕以交戒我。’犹以为未也，而作诗以自戒。其诗曰：‘抑抑威仪，惟德之隅。’”夫卫武公惟居于至足，而日以为不足，故其没也，谥之曰睿圣武公。嗟夫明公，岂以其至足而无间以拒天下之士，则士之进说者亦何必其间之入哉？不然，轼将诵其所闻，而明

公试观之。

夫天下之小人，所为奔走辐辏于大人之门而为之用者，何也？大人得其全，小人得其偏。大人得其全，故能兼受而独制。小人得其偏，是以聚而求合于大人之门。古之圣人，惟其聚天下之偏而各收其用，以为非偏则莫肯聚也，是故不以其全而责其偏。夫惟全者之不可以多有也，故天下之偏者，惟全之求。今以其全而责其偏，夫彼若能全，将亦为我而已矣，又何求焉？昔者夫子廉洁而不为异众之行，勇敢而不为过物之操，孝而不徇其亲，忠而不犯其君。凡此者，是夫子之全也。原宪廉而至于贫，公良孺勇而至于斗，曾子孝而徇其亲，子路忠而犯其君。凡此者，是数子之偏也。夫子居其全，而收天下之偏，是以若此巍巍也。若夫明公，其亦可谓天下之全矣。廉而天下不以为介，直而天下不以为讦，刚健而不为强，敦厚而不为弱。此明公之所得之于天，而天下之所不可望于明公者也。明公居其全，天下效其偏，其谁曰不可？

异时士大夫皆喜为卓越之行，而世亦贵狡悍之才。自明公执政，而朝廷之间，习为中道，而务循于规矩。士之矫饰力行为异者，众必共笑之。夫卓越之行，非至行也，而有取于世。狡悍之才，非真才也，而有用于天下。此古之全人所以坐而收其功也。今天下卓越之行，狡悍之才，举不敢至于明公之门，惧以其不纯而获罪于门下。轼之不肖，窃以为天下之未大治，兵

之未振，财之未丰，天下之有望于明公而未获者，其或由此也欤？昔范公收天下之士，不考其素。苟可用者，莫不咸在。虽其狂狷无行之徒，亦自效于下风，而范公亦躬为诡特之操以震之。夫范公之取人者是也。其自为者，非也。伏惟明公以天下之全而自居，去其短而袭其长，以收功于无穷。

轼也西南之匹夫，求斗升之禄而至于京师。翰林欧阳公不知其不肖，使与于制举之末，而发其猖狂之论。是以辄进说于左右，以为明公必能容之。所进策论五十篇，贫不能尽写，而致其半。观其大略，幸甚。

上曾丞相书

轼闻之。将有求于人，而其说不诚，则难以望其有合矣。

世之奇特之士，其处也，莫不为异众之行。而其出也，莫不为怪诡之词，比物引类，以摇撼当世。理不可化，则欲以势劫之，将以术售其身。古之君子有韩子者，其为说曰：“王公大人，不可以无贫贱之士居其下风而推其后，大其声名而久其传。虽其贵贱之阔绝，而其相须之急，不啻若左右手。”呜呼！果其用是说也，则夫世之君子所为老死而不遇者，无足怪矣。

今夫扣之者急，则应之者疑。其辞夸，则其实必有所不副。今吾以为王公大人不可以一日而无吾也，

彼将退而考其实，则亦无乃未至于此耶？昔者汉高未尝喜儒，而不失为明君，卫、霍未尝荐士，而不失为贤公卿。吾将以吾之说，而彼将以彼之说。彼是相拒，而不得其欢心，故贵贱之间，终不可以合，而道终不可以行。何者？其扣之急而其词夸也。鬻千金之璧者，不之于肆，而愿观者塞其门。观者叹息，而主人无言焉。非不能言，知言之无加也。今也不幸而坐于五达之衢，又嘖嘖焉自以为希世之珍，过者不顾，执其裾而强观之，则其所鬻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无意于天下后世者，亦安以求为也！苟其不然，则士之过于其前而有动于其目者，彼将褰裳疾行而搂取之。故凡皇皇汲汲者，举非吾事也。昔者尝闻明公之风矣。以大臣之子孙，而取天下之高第。才足以过人，而自视缺然，常若不足。安于小官，而乐于恬淡。方其在太学之中，衣缁饭糗，若将终身。至于德发而不可掩，名高而不可抑。贵为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视不加于其旧之锱铢。其度量宏达，至于如此，此其尤不可以夸词而急扣者也。

轼不佞，自为学至今，十有五年。以为凡学之难者，难于无私。无私之难者，难于通万物之理。故不通乎万物之理，虽欲无私，不可得也。己好则好之，己恶则恶之，以是自信则惑也。是故幽居默处而观万物之变，尽其自然之理，而断之于中。其所不然者，虽古之所谓贤人之说，亦有所不取。虽以此自信，而

亦以此自知其不悦于世也。故其言语文章，未尝辄至于公相之门。今也天子举直谏之士，而两制过听，谬以其名闻。窃以为与于此者，皆有求于吾君吾相者也。故辄有献。其文凡十篇，而书为之先。惟所裁择，幸甚。

黄州上文潞公书

轼再拜。孟夏渐热，恭惟留守太尉执事台候万福。承以元功，正位兵府，备物典册，首冠三公。虽曾孙之遇，绝口不言；而金滕元之书，因事自显。真古今之异事，圣朝之光华也。有自京师来转示所赐书教一通，行草烂然，使破甑敝帚，复增九鼎之重。

轼始得罪，仓皇出狱，死生未分，六亲不相保。然私心所念，不暇及他。但顾平生所存，名义至重，不知今日所犯，为已见绝于圣贤，不得复为君子乎？抑虽有罪不可赦，而犹可改也？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时，终莫能决。辄复强颜忍耻，饰鄙陋之词，道畴昔之眷，以卜于左右。遽辱还答，恩礼有加。岂非察其无他，而恕其不及，亦如圣天子所以贷而不杀之意乎？伏读洒然，知其不肖之躯，未死之间，犹可以洗濯磨治，复入于道德之场，追申徒而谢子产也。

轼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文书。

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船搜取，老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曰：“是好著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烧之。比事定，重复寻理，十亡其七八矣。到黄州，无所用心，辄复覃思于《易》、《论语》，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学，作《易传》九卷。又自以意作《论语说》五卷。穷苦多难，寿命不可期。恐此书一旦复沦没不传，意欲写数本留人间。念新以文字得罪，人必以为凶衰不祥之书，莫肯收藏。又自非一代伟人不足托以必传者，莫若献之明公。而《易传》文多，未有力装写，独致《论语说》五卷。公退闲暇，一为读之，就使无取，亦足见其穷不忘道，老而能学也。

轼在徐州时，见诸郡盗贼为患，而察其人多凶侠不逊，因之以饥馑，恐其忧不止于窃攘剽杀也。辄草具其事上之。会有旨移湖州而止。家所藏书，既多亡轶，而此书本以为故纸糊笼篋，独得不烧，笼破见之，不觉惘然如梦中事，辄录其本以献。轼废逐至此，岂敢复言天下事？但惜此事粗有益于世，既不复施行，犹欲公知之，此则宿昔之心扫除未尽者也。公一读讫，即烧之而已。

黄州食物贱，风土稍可安。既未得去，去亦无所归，必老于此。拜见无期，临纸于邑。惟冀以时为国自重。

上韩太尉书

轼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岁知读书，及壮大，不能晓习时事，独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自三代以来，颇能论著。

以为西汉之衰，其大臣守寻常，不务大略。东汉之末，士大夫多奇节，而不循正道。元、成之间，天下无事，公卿将相安其禄位，顾其子孙，各欲树私恩，买田宅，为不可动之计，低回畏避，以苟岁月，而皆依放儒术六经之言，而取其近似者，以为口实。孔子曰：“恶居下流而讪上，恶讪以为直。”而刘歆、谷永之徒，又相与弥缝其阙而缘饰之。故其衰也，靡然如蛟龙释其风云之势，而安于豢畜之乐，终以不悟，使其肩披股裂登于匹夫之俎，岂不悲哉！其后桓、灵之君，惩往昔之弊，而欲树人主之威权，故颇用严刑，以督责臣下。忠臣义士，不容于朝廷，故群起于草野，相与力为险怪惊世之行，使天下豪俊奔走于其门，得为之执鞭，而其自喜，不啻若卿相之荣。于是天下之士，嚚然皆有无用之虚名，而不适于实效。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宫室之为安，而号呼奔走，以自颠仆。昔者太公治齐，举贤而尚功。周公曰：“后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鲁，亲亲而尊尊。太公曰：“后世浸微矣。”汉之事迹，诚大类此。岂其当时公卿

士大夫之行，与其风俗之刚柔，各有以致之邪？古之君子，刚毅正直，而守之以宽；忠恕仁厚，而发之以义。故其在朝廷，则士大夫皆自洗濯磨淬，戮力于王事，而不敢为非常可怪之行，此三代王政之所由兴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天下之人，幸而有不为阿附、苟容之事者，则务为倜傥矫异，求如东汉之君子，惟恐不及，可悲也已。

轼自幼时，闻富公与太尉皆号为宽厚长者，然终不可犯以非义。及来京师，而二公同时在两府。愚不能知其心，窃于道途，望其容貌，宽然如有容，见恶不怒，见善不喜，岂古所谓大臣者欤？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为，而翘翘者又非圣人之中道，是以愿见太尉，得闻一言，足矣。太尉与大人最厚，而又尝辱问其姓名，此尤不可以不见。今已后矣。不宣。轼再拜。

上韩枢密书

轼顿首上枢密侍郎阁下。轼受知门下，似稍异于寻常人。盖尝深言不讳矣，明公不以为过。其在钱塘时，亦蒙以书见及，语意亲甚。自尔不复通问者，七年于兹矣。顷闻明公入西府，门前书生为作贺启数百言。轼辄裂去，曰：“明公岂少此哉！要当有辅于左右者。”昔侯霸为司徒，其故人严子陵以书遗之曰：“君房足下，位至台鼎，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

旨要领绝。”世以子陵为狂，以轼观之，非狂也。方是时，光武以布衣取天下，功成志满，有轻人臣之心，躬亲吏事，所以待三公者甚薄。霸为司徒，奉法循职而已，故子陵有以感发之。今陛下之圣，不止光武，而明公之贤，亦远过侯霸。轼虽不用，然有位朝，未若子陵之独善也。其得尽言于左右，良不为过。

今者，贪功侥幸之臣，劝上用兵于西北。使斯言无有，则天下之幸，孰大于此？不幸有之，大臣所宜必争也。古今兵不可用，明者计之详矣，明公亦必然之，轼不敢复言。独有一事，以为臣子之忠孝，莫大于爱君。爱君之深者，饮食必祝之，曰：“使吾君子孙多，长有天下。”此岂非臣子之愿欤？古之人君，好用兵者多矣。出而无功，与有功而君不贤者，皆不足道也。其贤而有功者，莫若汉武帝、唐太宗。武帝建元元年，蚩尤旗见，其长亘天。后遂命将出师，略取河南地，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后，师行盖十余年，兵所诛夷屠灭死者不可胜数。巫蛊事起，京师流血，僵尸数万，太子父子皆败。故班固以为太子生长于兵，与之终始。唐太宗既平海内，破灭突厥、高昌、吐谷浑等，且犹未厌，亲驾征辽东。当时大臣房、魏辈皆力争，不从，使无辜之民，身膏草野于万里之外。其后太子承乾、齐王祐、吴王恪，皆相继诛死。其余遭武氏之祸，残杀殆尽。武帝好古崇儒，求贤如不及，号称世宗。太宗克己求治，几致刑措，而

其子孙遭罹如此。岂为善之报也哉？由此言之，好兵始祸者，既足以为后嗣之累，则凡忍耻含垢以全人命，其为子孙之福，审矣。

轼既无状，窃谓人主宜闻此言，而明公宜言此。此言一闻，岂惟朝廷无疆之福，将明公子孙，实世享其报。轼怀此欲陈久矣，恐未信而谏，则以为谤。不胜区区之忠，故移致之明公。虽以此获罪，不愧不悔。皇天后土，实闻此言。

上王兵部书

荆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来之冲也。执事以高才盛名，作牧于此，盖亦尝有以相马之说告于左右者乎？闻之曰：骐驎之马，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脊如不动，其足如无所着，升高而不轻，走下而不轩。其技艺卓绝而效见明著至于如此，而天下莫有识者，何也？不知其相而责其技也。夫马者，有昂目而丰臆，方蹄而密睫，捷乎若深山之虎，旷乎若秋后之兔，远望目若视日而志不存乎刍粟，若是者飘忽腾蹕，去而不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立于五达之衢，一目而眇之，闻其一鸣，顾而循其色，马之技尽矣。何者？其相溢于外而不可蔽也。士之贤不肖，见于面颜而发泄于辞气，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间，而必曰久居而后察，则亦名相士者之过矣。

夫轼，西州之鄙人，而荆之过客也。其足迹偶然而至于执事之门，其平生之所治以求闻于后世者，又无所挟持以至于左右，盖亦易疏而难合也。然自蜀至于楚，舟行六十日，过郡十一，县三十有六，取所见郡县之吏数十百人，莫不孜孜论执事之贤，而教之以求通于下吏。且执事何修而得此称也？轼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后于仕进之门者，亦徒以为执事立于五达之衢，而庶几乎一目之眄，或有以信其平生尔。

夫今之世，岂惟王公择士？士亦有所择。轼将自楚游魏，自魏无所不游，恐他日以不见执事为恨也，是以不敢不进。不宣。轼再拜。

上王刑部书

轼今日得于州吏，伏审执事移使湖北。窃以江陵之地，实楚之故国，巴蜀、瓯越、三吴之出入者，皆取道于是，为一都会。其山川之胜，盖历代所尝用武焉。其间吴、蜀、魏氏尤悉力争之。宋有天下，王师平高继冲，至于降孟昶，下周保权，又皆出此。其人才之秀，风物之美，有屈、宋、伍、祢之赋咏存焉。建节旄而使节者，专有是土。其见倚之重，为吏之乐，岂细也哉！然执事处之，则未足贺。诚以执事之材力地望，宜进任于时，不宜任此。或者以谓蛮反，南方用兵，湖北邻也，宜择人抚之，故以属执事。使诚有

是议，当出于庙堂，非愚所得知，所不敢臆定。所敢伏思者，人患材不足施，或不得施，岂以位之彼此大小为择哉？于执事之心，当亦若是，肆吾力充吾职而已，岂以位之彼此大小动吾意哉？固执事之所务也。不宣。轼再拜。

上梅直讲书

某官执事。轼每读《诗》至《鸛鸣》，读《书》至《君奭》，常窃悲周公之不遇。及观史，见孔子厄于陈、蔡之间，而弦歌之声不绝，颜渊、仲由之徒相与问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渊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夫天下虽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乐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贵，有不如夫子之贫贱。夫以召公之贤，以管、蔡之亲而不知其心，则周公谁与乐其富贵？而夫子之所与共贫贱者，皆天下之贤才，则亦足与乐乎此矣。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从之游，而与之上下其议论。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乐其乐也。方学为对偶声律之文，求斗升之禄，自度无以进见于诸公之间。来京师逾年，未尝窥其门。今

年春，天下之士群至于礼部，执事与欧阳公实亲试之。诚不自意，获在第二。既而闻之人，执事爱其文，以为有孟轲之风。而欧阳公亦以其能不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为之先容，非亲旧为之请属，而向之十余年间，闻其名而不得见者，一朝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贵，亦不可以徒贫贱。有大贤焉而为其徒，则亦足恃矣。苟其饶一时之幸，从车骑数十人，使闾巷小民聚观而赞叹之，亦何以易此乐也？《传》曰：“不怨天，不尤人。”盖优哉游哉，可以卒岁。执事名满天下，而位不过五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宽厚敦朴而无怨言，此必有所乐乎斯道也。轼愿与闻焉。

上刘侍读书

轼闻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才满于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气也。何谓气？曰：是不可名者也。若有鬼神焉而阴相之。今夫事之利害，计之得失，天下之能者，举知之而不能办。能办其小，而不能办其大，则气有所不足也。夫气之所加，则己大而物小，于是乎受其至大，而不为之惊，纳其至繁，而不为之乱，任其至难，而不为之忧，享其至乐，而不为之荡。是气也，受之于天，得之于不可知之间，杰然有以盖天下之人，而出万物之上，非有君长之位，

杀夺施与之权，而天下环向而归之，此必有所得者矣。多才而败者，世之所谓不幸者也。若无能焉而每以成者，世之所谓天幸者也。夫幸与不幸，君子之论，不施于成败之间，而施于穷达之际，故凡所以成者，其气也，其所以败者，其才也。气不能守其才，则焉往而不败？世之所以多败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论其气也。若夫明公，其亦有所得矣。轼非敢以虚辞而曲说，诚有所见焉耳。

夫天下有分，得其分则安，非其分，而以一毫取于人，则群起而争之。天下有无穷之利，自一命以上，至于公相，其利可爱，其途甚夷，设为科条，而待天下之择取。然天下之人，翘足昕首而群望之，逡巡而不敢进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无功而迁一级者，则众指之矣。迁者不容于下，迁之者不容于上，而况其甚者乎！明公起于徒步之中，执五寸之翰，书方尺之简，而列于士大夫之上，横翔捷出，冠压百吏，而为之表。犹以为未也，而加之师友之职，付之全秦之地，地方千里，则古之方伯连帅所不能有也；东障崤澠，北跨河渭，南倚巴蜀，西控戎夏，则古之秦昭王、商君、白起之徒，所以殪身残民百战而有之者也。奋臂而取两制，不十余年，而天下不以为速。非有汗马之劳，米盐之能，以擅富贵之美，而天下不以为无功。抗颜高议，自以无前，而天下不以为无让。此其气固有以大服于天下矣。天下无大事也，天下而有

事，非其气之过人者，则谁实办之？

轼远方之鄙人，游于京师，闻明公之风，幸其未至于公相，而犹可以诵其才气之盛美，而庶几于知言。惜其将遂西去而不得从也，故请间于门下，以愿望见其风采。不宣。轼再拜。

上知府王龙图书

执事自轩车之来，曾未期月，蜀之士大夫，举欣欣然相庆，以为近之所无有。下至闾巷小民，虽不足以识知君子之用心，亦能欢欣踊跃，转相告语，喧哗纷纭，洋溢布出而不可掩，虽户给之粟帛而人赐之爵，其喜乐不如是之甚也。伏惟明公何术以致此哉？轼也安足以议！虽然，请得以僭言之。盖明公之于蜀人，所以深结其心，而纳之安居无事以养生送死者，有所甚易，而亦有所至难。

夫海滨之人，轻游于江河。何则？其所见者大也。昔先魏公宰天下十有八年，闻其言语而被其教诲者，皆足以为贤人，而况于公乎？度其视区区之一方，不啻户庭之小。且公为定州，内以养民殖财，而外震威武以待不臣之胡。为之三年，而四方称之。况于实非有难办之事，是以公至之日，不劳而自成也。此其所以为易者一也。自近岁以来，蜀人不知有勤恤之加，擢筋割骨以奉其上，而不免于刑罚。有田者不敢望以

为饱，有财者不敢望以为富，惴惴焉恐死之无所。然皆闻见所熟，以为当然，不知天下复有仁人君子也。自公始至，释其重荷，而出之于陷阱之中。方其困急时，箪瓢之馈，愈于千金，是故莫不欢欣鼓舞之至。此其所以为易者二也。

虽然，亦有所至难。何者？国家蓄兵以卫民，而赋民以养兵，此二者不可以有所厚薄也。然而薄于养兵者，其患近而易除。厚于赋民者，其忧远而难救。故夫庚子之小变，起于兵离。而甲午之大乱，出于民怨。由此观之，固有本末也。而为政者，徒知畏其易除之近患，而不知畏其难救之远忧，而有志于民者，则或因以生事，非当世大贤，孰能使之两存而皆济？此其所以为难者一也。蜀人之为怯，自昔而然矣。民有抑郁，至此而不能以告者。且天下未尝无贪暴之吏，惟幸其上之明而可以诉，是以犹有所恃。今民怯而不敢诉，其诉者又不见省幸，而获省者，指目以为凶民，阴中其祸。嗟夫！明天子在上，方伯连帅之职，执民之权，而不能为之地哉！夫惟天下之贤者，则民望之深而责之备。若夫庸人，谁复求之？自顷数公，其来也莫不有誉，其去也莫不有毁。夫岂其民望之深责之备，而所以塞之者未至耶？今之饥者待公而食，寒者待公而衣，凡民之失其所者，待公而安，倾耳耸听，愿闻盛德日新而不替。此其所以为难者二也。

伏惟明公以高世之才，何施而不可？惟无忽其所

以为易，而深思其所难者而稍加意焉，将天下被其泽，而何蜀之足云！轼负罪居丧，不当辄至贵人之门，妄有所称述，诚不胜惓惓之心，敢以告诸左右。旧所为文十五篇，政事之余，凭几一笑，亦或有可观耳。

应制举上两制书

轼闻古者有贵贱之际，有圣贤之分。二者相胜而不可以相参，其势然也。治其贵贱之际，则不知圣贤之为高。行其圣贤之分，则不知贵贱之为差。昔者子思、孟轲之徒，不见诸侯而耕于野，比闾小吏一呼于其门，则摄衣而从之。至于齐、鲁千乘之君，操币执贄，因门人以愿交于下风，则闭门而不纳。此非苟以为异而已，将以明乎圣贤之分，而不参于贵贱之际。故其摄衣而从之也，君子不以为畏。而其闭门而拒之也，君子不以为傲。何则？其分定也。士之贤不肖，固有之矣。子思、孟轲，不可以人人而求之，然而贵贱之际，圣贤之分，二者要以不可不知也。世衰道丧，不能深明于斯二者而错行之，施之不得其处，故其道两亡。

今夫轼，朝生于草茅尘土之中，而夕与于州县之小吏，其官爵势力不足较于世，亦明矣。而诸公之贵，至与人主揖让周旋而无间，大车驷马至于门者，逡巡而不敢入。轼也，非有公事而辄至于庭，求以宾客之

礼见于下执事，固已获罪于贵贱之际矣。虽然，当世之君子，不以其愚陋，而使与于制举之末，朝廷之上，不以其疏贱，而使奏其猖狂之论。轼亦自忘其不肖，而以为是两汉之主所孜孜而求之，亲降色辞而问之政者也。其才虽不足以庶几于圣贤之间，而学其道，治其言，则所守者其分也。是故蹢躅而来，仰不知明公之尊，而俯不知其身之贱。不由介绍，不待辞让，而直言当世之故，无所委曲者，以为贵贱之际，非所以施于此也。

轼闻治事不若治人，治人不若治法，治法不若治时。时者，国之所以存亡，天下之所最重也。周之衰也，时人莫不苟偷而不立，周虽欲其立，而不可得也，故周亡。秦之衰也，时人莫不贪利而不仁，秦虽欲其仁，而不可得也，故秦亡。西汉之衰也，时人莫不柔懦而谨畏，故君臣相蒙，而至于危。东汉之衰也，时人莫不矫激而奋厉，故贤不肖不相容，以至于乱。夫时者，岂其所自为邪？王公大人实为之。轼将论其时之病，而以为其权在诸公。诸公之所好，天下莫不好。诸公之所恶，天下莫不恶。故轼敢以今之所患二者，告于下执事。其一曰：用法太密而不求情。其二曰：好名太高而不适实。此二者，时之大患也。

何谓用法太密而不求情？昔者天下未平而法不立，则人行其私意。仁者遂其仁，勇者致其勇，君子小人莫不以其意从事，而不困于绳墨之间，故易以有功，

而亦易以乱。及其治也，天下莫不趋于法，不敢用其私意，而惟法之知。故虽贤者所为，要以如法而止，不敢于法律之外，有所措意。夫人胜法，则法为虚器。法胜人，则人为备位。人与法并行而不相胜，则天下安。今自一命以上至于宰相，皆以奉法循令为称其职，拱手而任法，曰：吾岂得自由哉？法既大行，故人为备位。其成也，其败也，其治也，其乱也，天下皆曰非我也，法也。法之弊岂不亦甚矣哉！昔者汉高之时，留侯为太子少傅，位于叔孙之后，而周昌亦自御史大夫为诸侯相，天下有缓急，则功臣左迁而不怨。此亦知其君臣之欢，不以法而相持也。今天下所以任法者，何也？任法生于自疑。自疑生于多私。惟天下之无私，则能于法律之外，有以效其智。何则？其自信明也。夫唐永泰之间，奸臣执政，政以贿成，德宗发愤而用常袞，袞一切用法，四方奏请，莫有获者。然天下否塞，贤愚不分，君子不以为能也。崔祐甫为相，不至期年，而除吏八百，多其亲旧。或者以为讥，祐甫曰：“不然。非亲与旧，则安得而知之？顾其所用如何尔。”君子以为善用法。今天下泛泛焉莫有深思远虑者，皆任法之过也。

何谓好名太高而不适实？昔者圣人之为天下，使人各效其能以相济也。不一则不专，不专则不能。自尧舜之时，而伯夷、后夔、稷、契之伦，皆不过名一艺办一职以尽其能，至于子孙世守其业而不迁。夔不

敢自与于知礼，而契不敢自任于播种。至于三代之际，亦各输其才而安其习，以不相犯躐。凡书传所载者，自非圣人，皆止于名一艺办一职，故其艺未尝不精，而其职未尝不举，后世之所希望而不可及者，由此故也。下而至于汉，其君子各务其所长，以相左右，故史之所记，武、宣之际，自公孙、魏、邴以下，皆不过以一能称于当世。夫人各有才，才各有小大。大者安其大，而无忽于小。小者乐其小，而无慕于大，是以各适其用，而不丧其所长。及至后世，上失其道，而天下之士，皆有侈心，耻以一艺自名，而欲尽天下之能事。是故丧其所长，而至于无用。今之士大夫，其实病此也。仕者莫不谈王道，述礼乐，皆欲复三代，追尧舜，终于不可行，而世务因以不举。学者莫不论天人，推性命，终于不可究，而世教因以不明。自许太高，而措意太广。太高则无用。太广则无功。是故贤人君子布于天下，而事不立。听其言，则侈大而可乐。责其效，则汗漫而无当。此皆好名之过。

深惟古之圣贤，建功立业，兴利捍患，至于百工小民之事，皆有可观，不若今世之因循卤莽。其故出于此二者欤？

伏惟明公才略之宏伟，度量之宽厚，学术之广博，声名之炜烨，冠于一时，而振于百世。百世之所望而正者，意有所向，则天下奔走而趋之。则其愍时忧世之心，或有取于斯言也。轼将有深于此者，而未敢言

焉。不宣。轼再拜。

上韩魏公论场务书

轼再拜献书昭文相公执事。轼得从宦于西，尝以为当今制置西事，其大者未便，非痛整齐之，其势不足以久安，未可以随欹而拄、随坏而补也。然而其事宏阔浩汗，非可以仓卒轻言者。今之所论，特欲救一时之急，解朝夕之患耳。

往者宝元以前，秦人之富强可知也。中户不可以亩计，而计以顷。上户不可以顷计，而计以赋。耕于野者，不愿为公侯。藏于民家者，多于府库也。然而一经元昊之变，冰消火燎，十不存三四。今之所谓富民者，向之仆隶也。今之所谓蓄聚者，向之残弃也。然而不知昊贼之遗种，其将永世而臣伏邪？其亦有时而不臣也？以向之民力坚完百倍而不能支，以今之伤残之余而能办者，轼所不识也。夫平安无事之时，不务多方优裕其民，使其气力浑厚，足以胜任县官权时一切之政，而欲一旦纳之于患难，轼恐外忧未去，而内忧乘之也。凤翔、京兆，此两郡者，陕西之囊橐也。今使有变，则缘边被兵之郡，知战守而已。战而无食则北，守而无财则散。使战不北，守不散，其权固在此两郡也。

轼官于凤翔，见民之所最畏者，莫若衙前之役。

自其家之瓮盎釜甑以上计之，长役及十千，乡户及二十千，皆占役一分。所谓一分者，名为糜钱，十千可办，而其实皆十五六千，至二十千，而多者至不可胜计也。科役之法，虽始于上户，然至于不足，则递取其次，最下至于家赀及二百千者，于法皆可科。自近岁以来，凡所科者，鲜有能大过二百千者也。夫为王民，自瓮盎釜甑以上计之而不能满二百千，则何以为民？今也，及二百千则不免焉，民之穷困亦可知矣。然而县官之事，岁以二千四百分为计，所谓优轻而可以偿其劳者，不能六百分，而捕获强恶者愿入焉，撻发赃弊者愿入焉，是二千四百分者，衙前之所独任，而六百分者，未能纯被于衙前也。民之穷困，又可知矣。

今之最便，惟重难日损，优轻日增，则民尚可以生，此轼之所为区区议以官榷与民也。其详固已具于府之所录以闻者。从轼之说，而尽以予民，失钱之以贯计者，轼尝粗较之，岁不过二万。失之于酒课，而偿之于税缗，是二万者，未得为全失也。就使为全失二万，均多补少，要以共足，此一转运使之所办也。如使民日益困穷而无告，异日无以待仓卒意外之患，则虽复岁得千万，无益于败，此贤将帅之所畏也。

轼以为陛下新御宇内，方求所以为千万年之计者，必不肯以一转运使之所能办，而易贤将帅之所畏。况于相公，才略冠世，不牵于俗人之论。乃者变易茶法，

至今以为不便者，十人而九，相公尚不顾，行之益坚。今此事至小，一言可决。去岁赦书使官自买木，关中之民，始知有生意。向非相公果断而力行，必且下三司。三司固不许，幸而许，必且下本路。本路下诸郡，或以为可，或以为不可，然后监司类聚其说而参酌之。比复于朝廷，固已期岁矣。其行不行，又未可知也。如此，而民何望乎？

方今山陵事起，日费千金，轼乃于此时议以官榷与民，其为迂阔取笑可知矣。然窃以为古人之所以大过人者，惟能于扰攘急迫之中，行宽大闲暇久长之政，此天下所以不测而大服也。朝廷自数十年以来，取之无术，用之无度，是以民日困，官日贫。一旦有大故，则政出一切，不复有所择。此从来不革之过，今日之所宜深惩而永虑也。山陵之功，不过岁终。一切之政，当讫事而罢。明年之春，则陛下逾年即位改元之岁，必将首行王道以风天下。及今使郡吏议之，减定其数，当复以闻，则言之今其时矣。伏惟相公留意。千万幸甚。

上韩丞相论灾伤手实书

史馆相公执事。轼到郡二十余日矣。民物椎鲁，过客稀少，真愚拙所宜久处也。然灾伤之余，民既病矣。自入境，见民以蒿蔓裹蝗虫而瘞之道左，累累相

望者，二百余里。捕杀之数，闻于官者几三万斛。然吏皆言蝗不为灾，甚者或言为民除草。使蝗果为民除草，民将祝而来之，岂忍杀乎？轼近在钱塘，见飞蝗自西北来，声乱浙江之涛，上翳日月，下掩草木，遇其所落，弥望萧然。此京东余波及淮浙者耳，而京东独言蝗不为灾，将以谁欺乎？郡已上章详论之矣。愿公少信其言，特与量蠲秋税，或与倚阁青苗钱。疏远小臣，腰领不足以荐铁钺，岂敢以非灾之蝗上罔朝廷乎？若必不信，方且重复检按，则饥羸之民，索之于沟壑间矣。且民非独病旱蝗也。方田均税之患，行道之人举知之。税之不均也久矣，然而民安其旧，无所归怨。今乃用一切之法，成于期月之间，夺甲与乙，其不均又甚于昔者，而民之怨始有所归矣。

今又行手实之法，虽其条目委曲不一，然大抵恃告讦耳。昔之为天下者，恶告讦之乱俗也，故有不干己之法，非盗及强奸不得捕告。其后稍稍失前人之意，渐开告讦之门。而今之法，揭赏以求人过者，十常八九。夫告讦之人，未有非凶奸无良者。异时州县所共疾恶，多方去之，然后良民乃得而安。今乃以厚赏招而用之，岂吾君敦化，相公行道之本意欤？

凡为此者，欲以均出役钱耳。免役之法，其经久利病，轼所不敢言也。朝廷必欲推而行之，尚可择其简易为害不深者。轼以为定簿便当，即用五等古法，惟第四等、五等分上、中、下。昔之定簿者为役，役

未至，虽有不当中，民不争也，役至而后诉耳。故簿不可用。今之定簿者为钱，民知当户出钱也，则不容有大缪矣。其名次细别，或未尽其详，然至于等第，盖已略得其实。轼以为如是足矣。但当先定役钱所须几何，预为至少之数，以赋其下五等。下五等，谓第四等上、中、下，第五等上、中也。此五等旧役至轻，须令出钱至少乃可，第五等下，更不当出分文。元其余委自令佐，度三等以上民力之所任者而分与之。夫三等以上钱物之数，虽其亲戚，不能周知。至于物力之厚薄，则令佐之稍有才者，可以意度也。借如某县第一等凡若干户，度其力共可以出钱若干，则悉召之庭，以其数予之，不户别也。令民自相差择，以次分占，尽数而已。第二等则逐乡分之，凡某乡之第二等若干户，度其力可以共出钱若干，召而分之，如第一等。第三等亦如之。彼其族居相望，贫富相悉，利害相形，不容独有侥幸者也。相推相诘，不一二日自定矣。若析户则均分役钱，典卖则著所割役钱于契要，使其子孙与买者各以其名附旧户供官，至三年造簿，则不复用，举从其新，如此，而朝廷又何求乎？所谓浮财者，决不能知其数。凡告者，亦意之而已。意之而中，其赏不赀。不中，杖六十至八十，极矣。小人何畏而不为乎？近者军器监须牛皮，亦用告赏。农民丧牛甚于丧子，老弱妇女之家，报官稍缓，则捽而责之钱数十千，以与浮浪之人，其归为牛皮而已，何至是乎！

轼在钱塘，每执笔断犯盐者，未尝不流涕也。自

到京东，见官不卖盐，狱中无盐囚，道上无迁乡配流之民，私窃喜幸。近者复得漕檄，令相度所谓王伯瑜者欲变京东、河北盐法置市易盐务利害，不觉慨然太息也。密州之盐，岁收税钱二千八百余万，为盐一百九十余万秤，此特一郡之数耳。所谓市易盐务者，度能尽买此乎？苟不能尽，民肯舍而不煎，煎而不私卖乎？顷者两浙之民，以盐得罪者，岁万七千人，终不能禁。京东之民，悍于两浙远甚，恐非独万七千人而已。纵使官能尽买，又须尽卖而后可，苟不能尽，其存者与粪土何异？其害又未可以一二言也。愿公救之于未行。若已行，其孰能已之？

轼不敢论事久矣。今者守郡，民之利病，其势有以见及。又闻自京师来者，举言公深有拯救斯民为社稷长计远虑之意。故不自揆，复发其狂言。可则行之，否则置之。愿无闻于人，使孤危衰废之踪，重得罪于世也。干冒威重，不胜战慄。

上文侍中论强盗赏钱书

轼再拜。轼备员偏州，民事甚简。但风俗武悍，特好强劫，加以比岁荐饥，椎剽之奸，殆无虚日。自轼至此，明立购赏，随获随给，人用竞劝，盗亦敛迹。

准法，获强盗一人，至死者给五十千，流以下半之。近有旨，灾伤之岁，皆降一等。既降一等，则当

复减半，自流以下，得十二千五百而已。凡获一贼，告与捕者，率常不下四五人，不胜则为盗所害。幸而胜，则凡为盗者举仇之。其难如此，而使四五人者分十二千五百以捐其躯命，可乎？朝廷所以深恶强盗者，为其志不善，张而不已，可以驯致胜、广之资也。由此言之，五十千岂足道哉！夫灾伤之岁，尤宜急于盗贼。今岁之民，上户皆阙食，冬春之交，恐必有流亡之忧。若又纵盗而不捕，则郡县之忧，非不肖所能任也。欲具以闻上，而人微言轻，恐不见省。向见报明公所言，无不立从，东武之民，虽非所部，明公以天下为度，必不间也。故敢以告。比来士大夫好轻议旧法，皆未习事之人，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

常窃怪司农寺所行文书措置郡县事，多出于本寺官吏一时之意，遂与制敕并行。近者令诸郡守根究衙前重难应缘此毁弃官文书者，皆科违制，且不用赦降原免。考其前后，初不被旨。谨按律文，毁弃官文书重害者，徒一年。今科违制，即是增损旧律令也。不用赦降原免，即是冲改新制书也。岂有增损旧律令，冲改新制书，而天子不知，三公不与，有司得专之者！今监司郡县，皆恬然受而行之莫敢辨，此轼之所深不识也。

昔袁绍不肯迎天子，以谓若迎天子以自近，则每事表闻，从之则权轻，不从则拒命，非计之善也。夫不请而行，袁绍之所难也，而况守职奉上者乎？今圣

人在上，朝廷清明，虽万无此虞；司农所行，意其出于偶然，或已尝被旨而失于开坐：皆不可知。但不请而行，其渐不可开耳。轼愚蠢无状，孤危之迹，日以岌岌。夙蒙明公奖与过分，窃怀忧国之心，聊复一发于左右，犹幸明公密之，无重其罪戾也。

上文侍中论榷盐书

留守侍中执事。当今天下勋德俱高，为主上所倚信，华实兼隆，为士民所责望，受恩三世，宜与社稷同忧，皆无如明公者。今虽在外，事有关于安危，而非职之所忧者，犹当尽力争之，而况其事关本职而忧及生民者乎？窃意明公必已言之而人不知。若犹未也，则愿效其愚。

顷者三司使章惇建言：“乞榷河北、京东盐。”朝廷遣使案视，召周革入觐，已有成议矣。惇之言曰：“河北与陕西皆为边防，而河北独不榷盐，此祖宗一时之误恩也。”轼以为陕西之盐，与京东、河北不同。解池广袤不过数十里，既不可捐以予民，而官亦易以笼取。青盐至自虜中，有可禁止之道，然犹法存而实不行。城门之外，公食青盐。今东北循海皆盐也，其欲笼而取之，正与淮南、两浙无异。轼在余杭时，见两浙之民以犯盐得罪者，一岁至万七千人而莫能止。奸民以兵仗护送，吏士不敢近者，常以数百人为辈，特

不为他盗，故上下通知，而不以闻耳。东北之人，悍于淮、浙远甚，平居椎剽之奸，常甲于他路，一旦榷盐，则其祸未易以一二数也。由此观之，祖宗以来，独不榷河北盐者，正事之适宜耳。何名为误哉！且榷盐虽有故事，然要以为非王政也。陕西、淮、浙既未能罢，又欲使京东、河北随之，此犹患风痹人曰，吾左臂既病矣，右臂何为独完？则以酒色伐之，可乎？

今议者曰：“吾之法与淮、浙不同。淮、浙之民所以不免于私贩，而灶户所以不免于私卖者，以官之买价贱而卖价贵耳。今吾贱买而贱卖，借如每斤官以三钱得之，则以四钱出之，盐商私买于灶户，利其贱耳，贱不能减三钱，灶户均为得三钱也，宁以予官乎？将以予私商而犯法乎？此必不犯之道也。”此无异于儿童之见。东海皆盐也。苟民力之所及，未有舍而不煎，煎而不卖者也。而近岁官钱常若窘迫。遇其急时，百用横生，以有限之钱，买无穷之盐，灶户有朝夕薪米之忧，而官钱在期月之后，则其利必归于私贩无疑也。食之于盐，非若饥之于五谷也。五谷之乏，至于节口并日，而况盐乎？故私贩法重而官盐贵，则民之贫而懦者或不食盐。往在浙中，见山谷之人，有数月食无盐者，今将榷之，东北之俗，必不如往日之嗜咸也，而望官课之不亏，疏矣。且淮、浙官盐，本轻而利重，虽有积滞，官未病也。今以三钱为本，一钱为利，自禄吏购赏修筑廩庾之外，所获无几矣。一有积滞不行，

官之所丧，可胜计哉！失民而得财，明者不为。况民财两失者乎？

且祸莫大于作始，作俑之渐，至于用人。今两路未有盐禁也，故变之难。遣使会议，经年而未果。自古作事欲速而不取众议，未有如今日者也。然犹迟久如此，以明作始之难也。今既已榷之矣，则他日国用不足，添价贵卖，有司以为熟事，行半纸文书而决矣。且明公能必其不添乎？非独明公不能也，今之执政能自必乎？苟不可必，则两路之祸，自今日始。

夫东北之蚕，衣被天下。蚕不可无盐，而议者轻欲夺之，是病天下也。明公可不深哀而速救之欤？或者以为朝廷既有成议矣，虽争之必不从。窃以为不然。乃者手实造簿，方赫然行法之际，轼尝论其不可，以告今太原韩公。公时在政府，莫之行也，而手实卒罢，民赖以少安。凡今执政所欲必行者，青苗、助役、市易、保甲而已，其他犹可以庶几万一。或者又以为明公将老矣，若犹有所争，则其请老也难。此又轼之所不识也。使明公之言幸而听，屈己少留，以全两路之民，何所不可？不幸而不听，是议不中意，其于退也尤易矣。愿少留意。轼一郡守也，犹以为职之所当忧，而冒闻于左右，明公其得已乎？干渎威重，俯伏待罪而已。

上吕仆射论浙西灾伤书

轼顿首上书门下仆射相公阁下。轼近上章，论浙

西淫雨飓风之灾。伏蒙恩旨，使与监司诸人议所以为来岁之备者。谨已条上二事。轼才术浅短，御灾无策，但知叫号朝廷，乞宽减额米，截赐上供。言狂计拙，死罪！死罪！

然三吴风俗，自古浮薄，而钱塘为甚。虽室宇华好，被服粲然，而家无宿舂之储者，盖十室而九。自经熙宁饥疫之灾，与新法聚敛之害，平时富民残破略尽，家家有市易之欠，人人有盐酒之债，田宅在官，房廊倾倒，商贾不行，市井萧然。譬如衰羸久病之人，平时仅自支持，更遭风寒暑湿之变，便自委顿。仁人君子，当与意外将护，未可以壮夫常理期也。今年，钱塘卖常平米十八万石，得米者皆叩头诵佛云：“官家将十八万石米，于乌鸢狐狸口中，夺出数十万人，此恩不可忘也。”夫以区区战国公子，尚知焚券市义，今以十八万石米易钱九万九千缗，而能活数十万人，此岂下策也哉！窃惟仁圣在上，辅以贤哲，一闻此言，理无不行。但恐世俗谄薄成风，揣所乐闻与所忌讳，不以仁人君子期左右，争言无灾，或言有灾而不甚，积众口之验，以惑聪明，此轼之所私忧过虑也。八月之末，秀州数千人诉风灾，吏以为法有诉水旱而无诉风灾，拒闭不纳。老幼相腾践死者十一人，方按其事。由此言之，吏不喜言灾者，盖十人而九，不可不察也。

轼既条上二事，且以关白漕、宪两司，官吏皆来见轼，曰：“此固当今之至计也，然恐朝廷疑公为漕司

地奈何？”轼曰：“吾为数十万人性命言也，岂恤此小小悔吝哉？”去年秋冬，诸郡闭粜，商贾不行。轼既劾奏通之，又举行灾伤法，约束本路，不得收五谷力胜钱。三郡米大至，施及浙东。而漕司官吏，缘此愠怒，几不见容。文符往来，僚吏惊悚，以轼之私意，其不为漕司地也审矣。力胜之免，去岁已有成法，然今岁未敢举行者，实恐再忤漕司，怨咎愈深。此则轼之疲懦畏人，不免小有回屈之罪也。伏望相公一言，检举成法，自朝廷行下，使五谷通流，公私皆济，上以明君相之恩，下以安孤危之迹，不胜幸甚。去岁朝旨，免力胜钱，止于四月。浙中无麦，须七月初间见新谷，故自五月以来，米价复增。轼亦曾奏乞展限至六月，终不报。今者若蒙施行，则乞以六月为限。去岁恩旨，宽减上供额米三分之一，而户部必欲得见钱，浙中遂有钱荒之忧。轼奏乞以钱和买银绢上供，三请而后可。今者若蒙施行，即乞一时行下。

轼窃度事势，若不且用愚计，来岁恐有流殍盗贼之忧。或以其狂浅过计，事难施用，即乞别除一小郡，仍选才术有余可以坐消灾沴者，使任一路之责。幸甚！幸甚！干冒台重，伏纸慄战。不宣。

扬州上吕相公论税务书

轼再拜。伏蒙手书，见谓勇于为义，不当在外。

奖饰过分，悚息之至。轼窃谓士在用不用，不在内外也。自揣所宜，在外，不惟身安耳静，至于束吏养民，亦粗似所便。又不自量，每有所建请，蒙相公主张施行，使轼常在外为朝廷采摭四方利病，而相公择其可行者行之，岂非学道者平生之至愿也哉！顷者所论积欠，蒙示俞已有定议，此殆一洗天下疮痍也。近复建言纲运折欠利害，乞申明《编敕》，严赐约束行下，而罢真、扬、楚、泗转般仓斗子仓法，必已关览。此事若行，不过岁失淮南商税万缗，而数年之后，所得必却过之。但纲梢饱暖，馈运办集，必无三十万石之欠，而能使六路运卒，保完背颊，使臣人员千百人，保完身计，此岂小事乎？其余纲运弊害，小小枝叶，亦不住讲求，续上其事。又轼自入淮南界，闻二三年来，诸郡税务刻急日甚，行路咨怨，商贾几于不行。有税物者既无脱遗，其无税物及虽有不多者，皆不与点检，但多喝税钱，商旅不肯认纳，则苛留十日半月。人船既众，费用坐竭，则所喝惟命。州郡转运司皆力主，此辈无所告诉。窃闻东南物货，全不通行，京师坐致枯涸。若不及相公在位，解救此患，恐遂滋长，至于不可救矣。只如扬州税额，已增不亏，而数小吏为虐不已。原其情，盖为有条许酒税监官分请增剩赏钱。此元丰中一小人建议，羞污士风，莫此为甚。如酒务行此法，虽士人所耻，犹无大害。若税务行之，则既增之外，刻剥不已，行路被其虐矣。轼旦夕欲上此奏，

乞罢之。亦望相公留念。轼已买田阳羨，归计已成。纷纷多言，深可悯笑。但贪及相公在位，求治绳墨之外，故时效区区，庶小有益于世耳。不宣。

上蔡省主论放欠书

轼于门下，踪迹绝疏。然私自揆度，亦似见知于明公者。寻常无因缘，固不敢造次致书，今既有所欲言，而又默默拘于流俗人之议，以为迹疏不当干说，则是谓明公亦如凡人拘于疏密之分者，窃以为不然，故辄有所言不顾，惟少留听。

轼于府中，实掌理欠。自今岁麦熟以来，日与小民结为嫌恨，鞭笞锁系，与县官日得千百钱，固不敢惮也。彼实侵盗欺官，而不以时偿，虽日撻无愧。然其间有甚足悲者。或管押竹木，风水之所漂；或主持粮斛，岁久之所坏；或布帛恶弱，估剥以为亏官；或糟滓溃烂，纽计以为实欠；或未输之赃，责于当时主典之吏；或败折之课，均于保任干系之家。官吏上下，举知其非辜，而哀其不幸，迫于条宪，势不得释，朝廷亦深知其无告也，是以每赦必及焉。凡今之所追呼鞭撻日夜不得休息者，皆更数赦，远者六七赦矣。问其所以不得释之状，则皆曰：吾无钱以与三司之曹吏。以为不信，而考诸旧籍，则有事同而先释者矣。曰：此有钱者也。嗟夫！天下之人以为言出而莫敢逆者，

莫若天子之诏书也。今诏书且已许之，而三司之曹吏独不许，是犹可忍邪？

伏惟明公在上，必不容此辈，故敢以告。凡四十六条，二百二十五人，钱七万四百五十九千，粟米三千八百三十斛。其余炭铁器用材木冗杂之物甚众。皆经监司选吏详定灼然可放者，轼已具列闻于本府。府当以奏，奏且下三司，议者皆曰：“必不报，虽报，必无决然了绝之命。”轼以为不然。往年韩中丞详定放欠，以为赦书所放，必待其家业荡尽，以至于干系保人亦无子遗可偿者，又当计赦后月日以为放数。如此则所及甚少，不称天子一切宽贷之意。自今苟无所隐欺者，一切除免，不问其他。以此知今之所奏者，皆可放无疑也。伏惟明公独断而力行之，使此二百二十五家皆得归安其藜糗，养其老幼，日晏而起，吏不至门，以歌咏明公之德，亦使赦书不为空言而无信者。干冒威重，退增恐悚。

上执政乞度牒赈济因修廨宇书

十二月二十七日，龙图阁学士朝奉郎知杭州军州事充两浙西路兵马钤辖苏轼谨顿首百拜上书门下仆射相公阁下。去年浙中，冬雷发洪，太湖水溢，春又积雨，苏、湖、常、秀皆水，民就高田秧稻，以待水退。及五六月，稍稍分种，十不及四五，而又继之以旱，

以故早晚皆伤，高下并损。自元丰以来，民之艰食，未有如今岁者也。轼已三奏其事，至今未报。盖人微言轻，理自当尔。然亦恐监司诸郡，不尽以实奏。而庙堂所访问往来之人，或揣所乐闻，不尽以实告，故朝廷以轼言为过耳。不然，岂有仁圣在上，群贤并用，而肯恬不为意乎？

入冬以来，缘诸郡闭粜，而税务用例违条，收五谷力胜钱，故米价斗至八九十，衢、睦等州至百余钱，皆足钱，炎炎可畏。轼用印板出榜千余道，止绝此两事。自半月来，米谷通流，价亦稍平。然浙中无麦，青黄之交，当在来秋，而熟不熟，又未可知。民惩熙宁流殍之祸，上户有米者，皆靳惜不肯出，其势非大出官米，不能救此患。自正月至七月，本州里外九县，日糴官米千五百石，乃可以平价救饥，计当用米三十一万五千石。今本州常平除兑充军粮外，止有十七万石，漕司许于邻郡运致三万石，尚少十一万五千石。计穷理迫，须至控告。

轼近以本州廨宇弊坏，奏乞度牒二百道修完，未蒙开允。意欲以此度牒募人于诸县纳米，度可得二万五千石。然后减价出卖，每斗六十，度可得钱万五千贯。且以此钱修完廨宇。虽不及元计料钱数，且修完紧要处，亦粗可足用。则是此度牒一出而两利也。伏望相公，深念本州廨宇弊坏已甚，不可不修，及今完葺，所费尚少，后日大坏，其费必倍，又因以募人纳

米出糶救饥。设使不因修完廨宇，朝廷以饥民之故，特出圣恩，乞与二百道度牒，犹不为过，而况救饥修屋两用而并济乎？

轼愚蠢少虑，仰恃庙堂诸公仁贤恤民，必不忍拒此请。意此度牒可以必得，以此不候回降指挥，辄已一面告谕商旅，令储峙米斛，具水陆脚乘，以须度牒之至。深望果断不疑，于一两日内，降付急递。日与吏民延颈企踵，虽大旱望云，执热思濯，未喻其急也。若不蒙哀察，则是使轼失信商旅，坐视流殍，其为惭愧惶狼狈，未易遽言。至时朝廷虽加诛殛，何补于事？

兼轼近者奏为本路转运司今年合起年额米斛百六十万，乞特许且起一半或三分之二，其余候丰熟日随年额起发，未蒙恩许。今年漕司窘迫，实倍常岁。异时预买绌绢钱，常于岁前散绝，今尚阙太半，划刷之急，盖不遗余力矣。若非朝廷少加矜察，则督迫之极，害必及民。近蒙朝廷许辍上供二十万石出糶，此大惠也。然望更辍留三十万石。若无米可糶，只乞以此钱收买银绢上供，虽无补于饥民，而散币在民，少解钱荒之患，亦良策也。

此外只有劝诱富民出谷助官赈贷，及用常平钱米募民工役二事，然皆难行。劝诱之利，未及贫民，而诛求之祸，先及上户。浙中富民欠官钱者，十人而九，决无可劝诱之理。至于募民工役，亦非实惠。若散募饥贫，不堪工役，鸟兽聚散，得钱便走。熙宁中，尝

行此事，名为召募，其实不免于等第上差科，官支钱米尽入役夫，而本户又须贴钱雇人，凶年人户，重有此扰，皆虚名无实，利少害多。惟有多糴官米一事，简而易行。米价既低，民无贫富，均享其利。惟望相公留意，则一路幸甚。

轼拙于言语，不能尽写忧危之状，以晓左右。惟有发书之日，西向再拜，扣头默祷。庶几区区丹诚，可以感动万一也。不宣。

苏轼文集卷四十九

书

与章子厚参政书二首

轼顿首再拜子厚参政谏议执事。去岁吴兴，谓当再获接奉，不意仓卒就逮，遂以至今。即日，不审台候何似？

轼自得罪以来，不敢复与人事，虽骨肉至亲，未肯有一字往来。忽蒙赐书，存问甚厚，忧爱深切，感叹不可言也。恭闻拜命与议大政，士无贤不肖，所共庆快。然轼始见公长安，则语相识，云：“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将相，乃其余事。”方是时，应轼者皆恍然。今日不独为足下喜朝之得人，亦自喜其言之不妄也。

轼所以得罪，其过恶未易以一二数也。平时惟子厚与子由极口见戒，反覆甚苦，而轼强狠自用，不以

为然。及在囹圄中，追悔无路，谓必死矣。不意圣主宽大，复遣视息人间，若不改者，轼真非人也。来书所云：“若痛自追悔往咎，清时终不以一眚见废。”此乃有才之人，朝廷所惜。如轼正复洗濯瑕垢，刻磨朽钝，亦当安所施用？但深自感悔，一日百省，庶几天地之仁，不念旧恶，使保首领，以从先大夫于九原足矣。轼昔年粗亦受知于圣主，使少循理安分，岂有今日？追思所犯，真无义理，与病狂之人蹈河入海者无异。方其病作，不自觉知，亦穷命所迫，似有物使。及至狂定之日，但有惭耳。而公乃疑其再犯，岂有此理哉？然异时相识，但过相称誉，以成吾过，一旦有患难，无复有相哀者。惟子厚平居遗我以药石，及困急又有以收恤之，真与世俗异矣。

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鱼稻薪炭颇贱，甚与穷者相宜。然轼平生未尝作活计，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而子由有七女，债负山积，贱累皆在渠处，未知何日到此。见寓僧舍，布衣蔬食，随僧一餐，差为简便，以此畏其到也。穷达得丧，粗了其理，但禄廩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不能不少念。然俗所谓水到渠成，至时亦必自有处置，安能预为之愁煎乎？

初到，一见太守，自余杜门不出。闲居未免看书，惟佛经以遣日，不复近笔砚矣。会见无期，临纸惘然。冀千万以时为国自重。

又

子厚参政谏议执事。春初辱书，寻递中裁谢，不审得达否？比日机务之暇，起居万福。轼蒙恩如昨，顾以罪废之余，人所鄙恶，虽公不见弃，亦不欲频通姓名。今兹复陈区区，诚义有不可已者。

轼在徐州日，闻沂州承县界有贼何九郎者，谋欲劫利国监。又有阚温、秦平者，皆猾贼，往来沂、兖间。欲使人缉捕，无可使者。闻沂州葛墟村有程棐者，家富，有心胆。其弟岳，坐与李逢往还，配桂州牢城。棐虽小人，而笃于兄弟，常欲为岳洗雪而无由。窃意其人可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呼至郡，谕使自效，以刷门户垢污，苟有成绩，当为奏乞放免其弟。棐愿尽力，因出帖付与。不逾月，轼移湖州，棐相送出境，云：“公更留两月，棐必有以自效，今已去，奈何！”轼语棐：“但尽力，不可以轼去而废也。苟有所获，当速以相报，不以远近所在，仍为奏乞如前约也。”是岁七月二十七日，棐使人至湖州见报，云：“已告捕获妖贼郭先生等。”及得徐州孔目官以下状申告捕妖贼事，如棐言不谬。轼方欲为具始末奏陈，棐所以尽力者，为其弟也，乞勘会其弟岳所犯，如只是与李逢往还，本不与其谋者，乞赐放免，以劝有功。草具未上，而轼就逮赴诏狱。遂不果发。

今者，裴又遣人至黄州见报，云：郭先生等皆已鞫治得实，行法久矣，蒙恩授殿直；且录其告捕始末以相示。原裴之意所以孜孜于轼者，凡为其弟以曩言见望也，轼固不可以复有言矣。然独念愚夫小人，以一言感发，犹能奋身不顾，以遂其言。而轼乃以罪废之故，不为一言以负其初心，独不愧乎？且其弟岳，亦豪健绝人者也。徐、沂间人，鸷勇如裴、岳类甚众。若不收拾驱使令捕贼，即作贼耳。谓宜因事劝奖，使皆歆艳捕告之利，惩创为盗之祸，庶几少变其俗。今裴必在京师参班，公可自以意召问其始末，特为一言放免其弟岳，或与一名目牙校、镇将之类，付京东监司驱使缉捕，其才用当复过于裴也。此事至微末，公执政大臣，岂复治此？但裴于轼，本非所部吏民，而能自效者，以轼为不食言也。今既不可言于朝廷，又不一言于公，是终不言矣。以此愧于心不能自己，可否在公，独愿秘其事，毋使轼重得罪也。

徐州南北襟要，自昔用武之地，而利国监去州七十里，土豪百余家，金帛山积，三十六冶器械所产，而兵卫微寡，不幸有猾贼十许人，一呼其间，吏兵皆弃而走耳，散其金帛，以啸召无赖乌合之众，可一日得也。轼在郡时，常令三十六冶，每户点集冶夫数十人，持却刃枪，每月两衙于知监之庭，以示有备而已。此地盖常为京东豪猾之所拟，公所宜知。因程裴事，辄复及之。秋冷，伏冀为国自重。

与孙知损运使书

文安北城，如涉无人之境，其渐可虞。庙堂已留意，兵久骄惰，自合警策之。数年乃见效。惟极边弓箭社射生极得力，虏所畏惮，公必旧知之矣。以数勾集一月，村堡几虚，公私惴惴。北贼亦多相时生心，社人亦苦勾集劳费。此出入守望，与虏长技同，亲戚坟墓所在，人自为战，不忧其不闲习也。宜与永免冬教，又当有以优异劝奖之。已条上其事，更月余可发。此事行之边臣，无赫赫之功，然经久实事无如此者。觐者多云可汗老疾，欲传雏，雏为人猜忌好兵，边人尽知之。此岂可不留意？愿公痛为一言。心之精，意所不能言，上书岂能尽也？虏涵浸德泽久矣，其势亦未遽渝盟，但恐雏儿鸷忍，其下必有不忠贪功好利之人谋之，必先使北贼小小盗边，托为不知。若不折其萌芽，徇于小利，张而不已，必开边隙。备御之策，惟安养弓箭社，及稍加优异，使当淬砺以待小寇，策无良于此者矣。所条上数事，亦甚稳帖，不至张皇。惟乞免人户折变，所费不多。及立闲名目，奖社人头首。又乞复回易收息，时遣机宜僚属，费少钱粮，就地头赏其高强者耳。

与刘宜翁使君书

轼顿首宜翁使君先生阁下。秋暑，窃惟尊体起居万福。轼久别因循，不通问左右，死罪！死罪！愚暗刚褊，仕不知止，白首投荒，深愧朋友。然定命要不可逃，置之勿复道也。惟有一事，欲谒之先生，出于迫切，深可悯笑。古之学者，不惮断臂刳眼以求道，今若但畏一笑而止，则过矣。轼韶齿好道，本不欲婚宦，为父兄所强，一落世网，不能自逴。然未尝一念忘此心也。今远窜荒服，负罪至重，无复归望。杜门屏居，寝饭之外，更无一事，胸中廓然，实无荆棘。窃谓可以受先生之道。故托里人任德公亲致此恳。古之至人，本不吝惜道术，但以人无受道之质，故不敢轻付之。轼虽不肖，窃自谓有受道之质三，谨令德公口陈其详。伏料先生知之有素，今尤哀之，想见闻此，欣然拊掌，尽发其秘也。幸不惜辞费，详作一书付德公，以授程德孺表弟，令专遣人至惠州。路远，难于往返咨问，幸与轼尽载首尾，勿留后段以俟愤悱也。或有外丹已成，可助成梨枣者，亦望不惜分惠。迫切之诚，真可悯笑矣。夫心之精微，口不能尽，而况书乎？然先生笔端有口，足以形容难言之妙，而轼亦眼中无障，必能洞视不传之意也。但恨身在谪籍，不能千里踵门，北面抠衣耳。昔葛稚川以丹砂之故求句嵒

令，先生倘有意乎？峽南山水奇绝，多异人神药，先生不畏岚瘴，可复谈笑一游，则小人当奉杖屨以从矣。昨夜梦人为作易卦，得《大有》上九，及觉而占之，乃郭景纯为许迈筮，有“元吉自天祐之”之语，遽作此书，庶几似之。其余非书所能尽，惟祝万万以时自重。不宣。

与朱鄂州书

轼启。近递中奉书，必达。比日春寒，起居何似？昨日武昌寄居王殿直天麟见过，偶说一事，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念非吾康叔之贤，莫足告语，故专遣此人。俗人区区，了眼前事，救过不暇，岂有余力及此度外事乎？天麟言：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少女，多鰥夫。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有神山乡百姓石揆者，连杀两子，去岁夏中，其妻一产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毙。报应如此，而愚人不知创艾。天麟每闻其侧近有此，辄驰救之，量与衣服饮食，全活者非一。既旬日，有无子息人欲乞其子者，辄亦不肯。以此知其父子之爱，天性故在，特牵于习俗耳。闻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为安州司法。方其在母也，其舅陈遵，梦一小儿挽其衣，若有所诉。比两夕，辄

见之，其状甚急。遵独念其姊有娠将产，而意不乐多子，岂其应是乎？驰往省之，则儿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鄂人户知之。

准律，故杀子孙，徒二年。此长吏所得按举。愿公明以告诸邑令佐，使召诸保正，告以法律，谕以祸福，约以必行，使归转以相语，仍录条粉壁晓示，且立赏召人告官，赏钱以犯人及邻保家财充，若客户则及其地主。妇人怀孕，经涉岁月，邻保地主，无不知者。若后杀之，其势足相举，觉容而不告，使出赏固宜。若依律行遣数人，此风便革。公更使令佐各以至意诱谕地主豪户，若实贫甚不能举子者，薄有以赙之。人非木石，亦必乐从。但得初生数日不杀，后虽劝之使杀，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缘公而得活者，岂可胜计哉！

佛言杀生之罪，以杀胎卵为最重。六畜犹尔，而况于人。俗谓小儿病为无辜，此真可谓无辜矣。悼耄杀人犹不死，况无罪而杀之乎？公能生之于万死中，其阴德十倍于雪活壮夫也。昔王浚为巴郡太守，巴人生子皆不举。浚严其科条，宽其徭役，所活数千人。及后伐吴，所活者皆堪为兵。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汝，汝必死之。”古之循吏，如此类者非一。居今之世，而有古循吏之风者，非公而谁？此事特未知耳。

轼向在密州，遇饥年，民多弃子，因盘量劝诱米，得出剩数百石别储之，专以收养弃儿，月给六斗。比

期年，养者与儿，皆有父母之爱，遂不失所，所活亦数千人。此等事，在公如反手耳。恃深契，故不自外。不罪！不罪！此外，惟为民自重。不宣。轼再顿首。

与谢民师推官书

轼启。近奉违，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轼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虫，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

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所须惠力法雨堂字。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然轼方过临江，当往游焉。或僧欲有所记录，当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今日已至峡山寺，少留即去。愈远。惟万万以时自爱。不宣。

与李方叔书

轼顿首方叔先辈足下。屡获来教，因循不一裁答，悚息不已。比日履兹秋暑，起居佳胜。录示《子骏行状》及数诗，辞意整暇，有加于前，得之极喜慰。累书见责以不相荐引，读之甚愧。然其说不可不尽。君子之知人，务相勉于道，不务相引于利也。足下之文，过人处不少，如《李氏墓表》及《子骏行状》之类，笔势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鉴》，则读之终篇，莫知所谓。意者足下未甚有得于中而张其外者；不然，则老病昏惑，不识其趣也。以此，私意犹冀足下积学不倦，落其华而成其实。深愿足下为礼义君子，不愿足下丰于才而廉于德也。若进退之际，不甚慎静，则于定命不能有毫发增益，而于道德有丘山之损矣。古之君子，贵贱相因，先后相援，固

多矣。轼非敢废此道，平生相知心，所谓贤者则于稠人中誉之，或因其言以考其实，实至则名随之，多不可掩，其自为世用，理势固然，非力致也。陈履常居都下逾年，未尝一至贵人之门，章子厚欲一见，终不可得。中丞傅钦之、侍郎孙莘老荐之，轼亦挂名其间。会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轼孤立言轻，未尝独荐人也。爵禄砥世，人主所专，宰相犹不敢必，而欲责于轼，可乎？东汉处士私相谥，非古也。殆似丘明为素臣，当得罪于孔门矣。孟生贞曜，盖亦蹈袭流弊，不足法，而况近相名字乎？甚不愿足下此等也。轼于足下非爱之深期之远，定不及此，犹能察其意否？近秦少游有书来，亦论足下近文益奇。明主求人如不及，岂有终汨没之理！足下但信道自守，当不求自至。若不深自重，恐丧失所有。言切而尽，临纸悚息。未即会见，千万保爱。近夜眼昏，不一！不一！轼顿首。

与叶进叔书

进叔足下。仆狷介寡合之人也。足下望其貌而壮其气，聆其语而知其心，握手见情素，交论古今，欢然若与之忘年焉，仆不自知何为而得此于足下也。前日南归，草草不能道一辞。到家，秋气已高，窗户萧然，思与足下谈笑之乐，恍乎若相从于梦中，既觉而不知卧于虚榻也。行日，尝辱赠言，意勤辞直，读之

使人惻惻动心。足下之所以知仆心者至矣，所以责善于朋友者亦至矣。而又凡所以为至之中有所不至者，仆得以尽之焉。仆闻有自知之明者，乃所以知人。有自达之聪者，乃所以达物。自知矣可以无疑矣，而徇人则疑于人。自达矣可以无蔽矣，而徇物则蔽于物。今足下自知自达而无可疑可蔽矣，岂仆所以得人与物之说耶？至以谓仆之交，不能把臂服膺以示无间，凡此者，非疑非蔽也，乃仆所以为狷介寡合者。足下顾不亮乎？夫投规于矩，虽公输不能使之合。何则？方圆者殊也。杂宫以羽，虽师旷不能使之一。何则？缓急者异也。对辩以讷，遇刚以柔，虽君子不能以无争。何则？所性所操之不同也。足下聪明过人，无世事不通，独不知物理之有参差者乎？昔张籍遗韩愈之书，责愈以商论文字不能下气。夫以退之而未免，矧其下者乎？虽然，亦思而改之耳。恐足下未审此，聊复以书。

与王庠书

轼启。远蒙差人致书问安否，辅以药物，眷意甚厚。自二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十三日，凡一百三十余日乃至，水陆盖万余里矣。罪戾远黜，既为亲友忧，又使此两人者，跋涉万里，比其还家，几尽此岁，此君爱我之过而重其罪也。但喜比来侍奉多暇，起居住

胜。轼罪大责薄，居此固宜，无足言者。瘴疠之邦，僵仆者相属于前，然亦皆有以取之。非寒暖失宜，则饥饱过度，苟不犯此者，亦未遽病也。若大期至，固不可逃，又非南北之故矣。以此居之泰然。不烦深念。前后所示著述文字，皆有古作者风力，大略能道意所欲言者。孔子曰：“辞达而已矣。”辞至于达，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经说》一篇，诚哉是言也。西汉以来，以文设科而文始衰，自贾谊、司马迁，其文已不逮先秦古书，况其下者！文章犹尔，况所谓道德者乎？若所论周勃，则恐不然。平、勃未尝一日忘汉，陆贾为之谋至矣。彼视禄、产犹几上肉，但将相和调，则大计自定。若如君言，先事经营，则吕后觉悟，诛两人，而汉亡矣。轼少时好议论古人，既老，涉世更变，往往悔其言之过，故乐以此告君也。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贾谊、陆贽之学，殆不传于世。老病且死，独欲以此教子弟，岂意姻亲中，乃有王郎乎？三复来贶，喜并不已。应举者志于得而已。今程试文字，千人一律，考官亦厌之，未必得也。如君自信不回，必不为时所弃也。又况得失有命，决不可移乎？勉守所学，以卒远业。相见无期，万万自重而已。人还，谨奉手启，少谢万一。

谢欧阳内翰书

轼窃以天下之事，难于改为。自昔五代之余，文

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圣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诏天下，晓谕厥旨。于是招来雄俊魁伟敦厚朴直之士，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过当，求深者或至于迂，务奇者怪僻而不可读，余风未殄，新弊复作。大者镂之金石，以传久远；小者转相摹写，号称古文。纷纷肆行，莫之或禁。盖唐之古文，自韩愈始。其后学韩而不至者为皇甫湜。学皇甫湜而不至者为孙樵。自樵以降，无足观矣。伏惟内翰执事，天之所付以收拾先王之遗文，天下之所待以觉悟学者。恭承王命，亲执文柄，意其必得天下之奇士以塞明诏。轼也远方之鄙人，家居碌碌，无所称道。及来京师，久不知名，将治行西归，不意执事擢在第二。惟其素所蓄积，无以慰士大夫之心，是以群嘲而聚骂者，动满千百。亦惟恃有执事之知，与众君子之议论，故恬然不以动其心。犹幸御试不为有司之所排，使得搢笏跪起，谢恩于门下。闻之古人，士无贤愚，惟其所遇。盖乐毅去燕，不复一战，而范蠡去越，亦终不能有所为。轼愿长在下风，与宾客之末，使其区区之心，长有所发。夫岂惟轼之幸，亦执事将有取一二焉。不宣。

谢梅龙图书

轼闻古之君子，欲知是人也，则观之以言。言之

不足以尽也，则使之赋诗以观其志。春秋之世，士大夫皆用此以卜其人之休咎，死生之间，而其应若影响符节之密。夫以终身之事而决于一诗，岂其诚发于中而不能以自蔽邪？《传》曰：“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矣。”古之所以取人者，何其简且约也！后之世风俗薄恶，渐不可信。孔子曰：“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知诗赋之不足以决其终身也，故试之论以观其所以是非于古之人，试之策以观其所以措置于今之世。而诗赋者，或以穷其所不能，策论者，或以掩其所不知。差之毫毛，辄以摈落。后之所以取人者，何其详且难也！夫惟简且约，故天下之士皆敦朴而忠厚；详且难，故天下之士虚浮而矫激。伏惟龙图执事，骨鲠大臣，朝之元老。忧恤天下，慨然有复古之心。亲较多士，存其大体。诗赋将以观其志，而非以穷其所不能；策论将以观其才，而非以掩其所不知。使士大夫皆得宽然以尽其心，而无有一日之间苍皇扰乱、偶得偶失之叹。故君子以为近古。轼长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意者执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宁取此以矫其弊。人之幸遇，乃有如此。感荷悚息，不知所裁。

谢范舍人书

轼闻之古人，民无常性。虽土地风气之所稟，而

其好恶则存乎其之上之人。文章之风，惟汉为盛。而贵显暴著者，蜀人为多。盖相如唱其前，而王褒继其后。峨冠曳佩，大车驷马，徜徉乎乡闾之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弦歌之声，与邹、鲁比。然而二子者，不闻其能有所荐达。岂其身之富贵而遂忘其徒耶？尝闻之老人，自孟氏入朝，民始息肩，救死扶伤不暇，故数十年间，学校衰息。天圣中，伯父解褐西归，乡人叹嗟，观者塞途。其后执事与诸公相继登于朝，以文章功业闻于天下。于是释耒耜而执笔砚者，十室而九。比之西刘，又以远过。且蜀之郡数十，轼不敢远引其他，盖通义蜀之小州，而眉山又其一县，去岁举于礼部者，凡四五十人，而执事与梅公亲执权衡而较之，得者十有三人焉。则其他可知矣。夫君子之用心，于天下固无所私爱，而于其父母之邦，苟有得之者，其与之喜乐，岂如行道之人漠然而已哉！执事与梅公之于蜀人，其始风动诱掖，使闻先王之道，其终度量裁置，使观天子之光，与相如、王褒，又甚远矣。轼也在十三人之中，谨因阍吏进拜于庭，以谢万一。又以贺执事之乡人得者之多也。

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

轼顿首再拜。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载《辨奸》一篇，恭览涕泗，不知所云。窃惟先人早岁汨没，

晚乃有闻。虽当时学者知师尊之，然于其言语文章，犹不能尽，而况其中之不可形者乎？所谓知之尽而信其然者，举世惟公一人。虽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贵。《辨奸》之始作也，自轼与舍弟皆有“嘻其甚矣”之谏，不论他人。独明公一见，以为与我意合。公固已论之先朝，载之史册，今虽容有不知，后世决不可没。而先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则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计，然使斯人用区区小数以欺天下，天下莫觉莫知，恐后世必有秦无人之叹。此《墓表》之所以作，而轼之所以流涕再拜而谢也。黄叔度澹然无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为颜子。林宗于人材小大毕取，所贤非一人，而叔度之贤，无一见于外者，而后世犹信，徒以林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减林宗，所贤惟先人，而其心迹，粗若可见，其信于后世必矣。多言何足为谢，聊发一二。

答张文潜县丞书

轼顿首文潜县丞张君足下。久别思仰。到京公私纷然，未暇奉书。忽辱手教，且申起居佳胜，至慰！至慰！惠示文编，三复感叹。甚矣！君之似子由也。子由之文实胜仆，而世俗不知，乃以为不如。其为人深不愿人知之，其文如其为人，故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而其秀杰之气，终不可没。作《黄楼赋》，

乃稍自振厉，若欲以警发愤愤者。而或者便谓仆代作，此尤可笑。是殆见吾善者机也。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不同于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近见章子厚言，先帝晚年甚患文字之陋，欲稍变取士法，特未暇耳。议者欲稍复诗赋，立《春秋》学官，甚美。仆老矣，使后生犹得见古人之大全者，正赖黄鲁直、秦少游、晁无咎、陈履常与君等数人耳。如闻君作太学博士，愿益勉之。“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我仪图之，爱莫助之”。此外千万善爱。偶饮卯酒，醉。来人求书，不能复泐缕。

答陈师仲主簿书

轼顿首再拜钱塘主簿陈君足下。曩在徐州，得一再见。及见颜长道辈，皆言足下文词卓玮，志节高亮，固欲朝夕相从。适会讼诉，偶有相关及者，遂不复往来。此自足下门中不幸，亦岂为吏者所乐哉！想彼此有以相照。已而，轼又负罪远窜，流离契阔，益不复相闻。今者蒙书教累幅，相属之厚，又甚于昔者。知足下释然，果不以前事介意。幸甚！幸甚！自得罪后，

虽平生厚善，有不敢通问者，足下独犯众人之所忌，何哉？及读所惠诗文，不数篇，辄拊掌太息，此自世间奇男子，岂可以世俗趣舍量其心乎！诗文皆奇丽，所寄不齐，而皆归合于大道，轼又何言者！其间十常有四五见及，或及舍弟，何相爱之深也。处世龃龉，每深自嫌恶，不论他人。及见足下辈犹如此，辄亦少自赦。诗能穷人，所从来尚矣，而于轼特甚。今足下独不信，建言诗不能穷人，为之益力。其诗日已工，其穷殆未可量，然亦在所用而已。不龟手之药，或以封，安知足下不以此达乎？人生如朝露，意所乐则为之，何暇计议穷达？云能穷人者固缪，云不能穷人者，亦未免有意于畏穷也。江淮间人好食河豚，每与人争河豚本不杀人。尝戏之，性命自子有，美则食之，何与我事？今复以此戏足下，想复千里为我一笑也。先吏部诗，幸得一观，辄题数字，继诸公之末。见为编述《超然》、《黄楼》二集，为赐尤重。从来不曾编次，纵有一二在者，得罪日，皆为家人妇女辈焚毁尽矣。不知今乃在足下处。当为删去其不合道理者，乃可存耳。轼于钱塘人有何恩意，而其人至今见念，轼亦一岁率常四五梦至西湖上，此殆世俗所谓前缘者。在杭州尝游寿星院，入门便悟曾到，能言其院后堂殿山石处，故诗中尝有“前生已到”之语。足下主簿，于法得出入，当复纵游如轼在彼时也。山水穷绝处，往往有轼题字，想复题其后。足下所至，诗但不择古律，

以日月次之，异日观之，便是行记。有便以一二见寄，慰此惘惘。其余慎疾自重。不宣。轼顿首再拜。

答刘沔都曹书

轼顿首都曹刘君足下。蒙示书教，及所编录拙诗二十卷。轼平生以文字言语见知于世，亦以此取疾于人，得失相补，不如不作之安也。以此常欲焚弃笔砚，为喑默人，而习气宿业，未能尽去，亦谓随手云散鸟没矣。不知足下默随其后，掇拾编缀，略无遗者，览之惭汗，可为多言之戒。然世之蓄轼诗文者多矣，率真伪相半，又多为俗子所改窜，读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识真者少，盖从古所病。梁萧统集《文选》，世以为工。以轼观之，拙于文而陋于识者，莫统若也。宋玉赋《高唐》、《神女》，其初略陈所梦之因，如子虚、亡是公等相与问答，皆赋矣。而统谓之叙，此与儿童之见何异？李陵、苏武赠别长安，而诗有“江汉”之语。及陵与武书，词句儂浅，正齐梁间小儿所拟作，决非西汉文。而统不悟。刘子玄独知之。范曄作《蔡琰传》，载其二诗，亦非是。董卓已死，琰乃流落，方卓之乱，伯喈尚无恙也，而其诗乃云以卓乱故，流入于胡。此岂真琰语哉！其笔势乃效建安七子者，非东汉诗也。李太白、韩退之、白乐天诗文，皆为庸俗所乱，可为太息。今足下所示二十卷，无一篇

伪者，又少谬误。及所示书词，清婉雅奥，有作者风气，知足下致力于斯文久矣。轼穷困，本坐文字，盖愿削形去智而不可得者。然幼子过文益奇，在海外孤寂无聊，过时出一篇见娱，则为数日喜，寝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贝，未易鄙弃也。见足下词学如此，又喜吾同年兄龙图公之有后也。故勉作报书，匆匆。不宣。

答李方叔书

轼顿首先辈李君足下。别后递中得二书，皆未果答。专人来，又辱长笺，且申比日孝履无恙，感慰深矣。惠示古赋近诗，词气卓越，意趣不凡，甚可喜也。但微伤冗，后当稍收敛之，今未可也。足下之文，正如川之方增，当极其所至，霜降水落，自见涯涘，然不可不知也。录示孙之翰《唐论》。仆不识之翰，今见此书，凛然得其为人。至论褚遂良不谮刘洎，太子瑛之废缘张说，张巡之败缘房琯，李光弼不当图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无人君大略，皆《旧史》所不及。议论英发，暗与人意合者甚多。又读欧阳文忠公《志》文、司马君实践尾，益复慨然。然足下欲仆别书此文入石，以为之翰不朽之托，何也？之翰所立于世者，虽无欧阳公之文可也，而况欲托字画之工以求信于后世，不亦陋乎！足下相待甚厚，而见誉过当，非所以为厚也。

近日士大夫皆有僭侈无涯之心，动辄欲人以周、孔誉己，自孟轲以下者，皆恍然不满也。此风殆不可长。又仆细思所以得患祸者，皆由名过其实，造物者所不能堪，与无功而受千钟者，其罪均也。深不愿人造作言语，务相粉饰，以益其疾。足下所与游者元聿，读其诗，知其为超然奇逸人也。缘足下以得元君，为赐大矣。《唐论》文字不少，过烦诸君写录，又以见足下所与游者，皆好学喜事，甚善！甚善！独所谓未得名世之士为志文则未葬者，恐于礼未安。司徒文子问于子思：“丧服既除然后葬，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丧，未葬，服不变，除何有焉。”昔晋温峤以未葬不得调。古之君子，有故不得已而未葬，则服不变，官不调。今足下未葬，岂有不得已之事乎？他日有名世者，既葬而表其墓，何患焉？辱见厚，不敢不尽。冬寒。惟节哀自重。

答李端叔书

轼顿首再拜。闻足下名久矣，又于相识处，往往见所作诗文，虽不多，亦足以仿佛其为人矣。寻常不通书问，怠慢之罪，犹可阔略，及足下斩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书，又复懒不即答，顽钝废礼，一至于此，而足下终不弃绝，递中再辱手书，待遇益隆，览之面热汗下也。足下才高识

明，不应轻许与人，得非用黄鲁直、秦太虚辈语，真以为然耶？不肖为人所憎，而二子独喜见誉，如人嗜昌歠、羊枣，未易诘其所以然者。以二子为妄则不可，遂欲以移之众口，又大不可也。轼少年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既及进士第，贪得不已，又举制策，其实何所有？而其科号为直言极谏，故每纷然诵说古今，考论是非，以应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为实能之，故谄谄至今，坐此得罪几死，所谓齐虏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轼为欲立异同，则过矣。妄论利害，搀说得失，此正制科人习气。譬之候虫时鸟，自鸣自己，何足为损益？轼每怪时人待轼过重，而足下又复称说如此，愈非其实。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与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足下又复创相推与，甚非所望。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也。谪居无事，默自观省，回视三十年以来所为，多其病者。足下所见皆故我，非今我也。无乃闻其声不考其情，取其华而遗其实乎？抑将又有取于此也？此事非相见不能尽。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此书虽非文，然信笔书意，不觉累幅，亦不须示人。必喻此意。岁行尽，寒苦。惟万万节哀强食。不次。

答刘巨济书

轼启。人来辱书累幅，承起居无恙。审比来忧患相仍，情怀牢落，此诚难堪。然君在侍下，加以少年美才，当深计远虑，不应戚戚徇无已之悲。贤兄文格奇拔，诚如所云，不幸早世，其不朽当以累足下。见其手书旧文，不觉出涕。诗及新文，爱玩不已。都下相知，惟司马君实、刘贡父，当以示之。恨仆声势低弱，不能为发扬。然足下岂待人者哉！《与吴秀才书》论佛大善。近时士人多学谈理空性，以追世好，然不足深取。时以此取之，不得不尔耳。仆老拙百无堪，向在科场时，不得已作应用文，不幸为人传写，深可羞愧，以此得虚名。天下近世进人以名，平居虽孔孟无异，一经试用，鲜不为笑。以此益羞为文。自一二年来，绝不复为。今足下不察，犹以所羞者誉之，过矣。舍弟差入贡院，更月余方出。家孟侯虽不得解，却用往年衣服，不赴南省，得免解。其兄安国亦然。勤国亦捷。州解，皆在此。因风时惠问，以慰饥渴。何时会合，临纸怅然。惟强饭自重。

答李琮书

轼启，奉别忽然半年，思仰无穷。近闻公有闺门

之戚，即欲作书奉慰，既罕遇的便，又以为书未必能开释左右，往往更益凄怆，用是稍缓。今辱手教，惭负不已。窃计高怀远度，必已超然。此等情累，随手扫灭，犹恐不脱，若更反覆寻绎，便缠绕人矣。望深以明识照之。轼凡百如昨，愚暗少虑，辄复随缘自娱。自夏至后，杜门不出，恶热不可过，所居又向西，多劝迁居，迁居非月余不能定，而热向衰矣。亦复不果。如闻公以职事当须一赴阙，不知果然否？

承问及王天常奉职所言边事。天常父齐雄，结发与西南夷战，夷人信畏之。天常幼随其父入夷中，近岁王中正入蜀，亦令天常招抚近界诸夷，夷人以其齐雄子，亦信用其言。向尝与轼言泸州事，所以致甫望乞弟作过如此者，皆有条理可听。然皆已往之事，虽知之无补。又似言人长短，故不复录呈。

独论今日事势。揣量夷人情伪，似有本末。天常正月中与轼言：“播州首领杨贵迁者，俗谓之杨通判，最近乌蛮，而梟武可用。又有宋大郎者，乞弟之死党，凶猾有谋略。若官中见委说杨贵迁令杀宋大郎，必可得也。”数日前，有从蜀中来者，言贵迁已杀宋大郎，纳其首级，与银三千两。以此推之，天常之言，殆不妄也。天常言：晏州六县水路十二村诸夷，世与乞弟为仇。向者熊察访诱杀十二村首领，及近岁韩存宝讨杀罗狗姓诸夷，皆有唇齿之忧，貌畏而心贰。去年乞弟领兵至罗介牟屯，杀害兵官王宣等十二人。其地去

宁远安夷寨至近，涉历诸夷族帐不少，自来自去，殊无留难。若诸夷不心与之，其势必不能如此也。今欲讨乞弟，必先有以怀结近界诸夷，得其心腹而后可。今韩存宝等诸军，既不敢与乞弟战，但翱翔于近界百余里间，多杀不作过熟户老弱，而厚以金帛遗乞弟，且遣四人为质，然后得乞弟遣人送一封空降书，便与约誓，即日班师，与运司诸君皆上表称贺。上深照其实，已降手诏械存宝狱中，远人无不欢快。以谓虽汉光武、唐太宗料敌察情于万里之外，不能过也。今虽已械存宝，而后来者亦未见有精巧必胜之术，但言乞弟不过有兵三千，而官军无虑三万，何往而不克？此正如千钧车弩，可以洞犀象，而不可以得鼠耳。今粮运止于江安县，自江安至乞弟住坐处，犹须十二三程，吏士以糗饵行，其势不能过一月。乞弟但能深自避匿四五十日，则免矣。而山谷幽险，林木沮洳，贼于溪谷间，依丛木自蔽，以药箭射人，血濡缕立死。战士数万人知深入未为万全，而将吏不敢复稽留，此间事不可不深虑。

天常言：“国之用兵，正如私家之造屋。凡屋若干，材石之费，谷米之用，为钱若干，布算而定，无所赢缩矣，工徒入门，斧斤之声铿然，而百用毛起，不可复计，此虑不素定之过也。既作而复聚粮，既斲元而复求材，其费必十倍，其工必不坚。故王者之兵，当如富人之造屋。其虑周，其规摹素定，其取材积粮

皆有方，故其经营之常迟，而其作之常速，计日而成，不愆于素，费半他人，而工必倍之。今日之策，可且罢诸将兵，独精选一转运使及一泸州知州，许法外行事，与二年限，令经画处置，他人更不得与。多出钱物茶彩，于沿边博买夷人粮米，其费必减仓卒夫运之半。使辩士招说十州五团晏州六县水路十二村罗氏鬼主播州杨贵迁之类，作五六头项，更番出兵，以蹂践乞弟族帐，使春不得耕，秋不得获。又嘉、戎、泸、渝四州，皆有土豪为把截将，自来雇一私兵入界，用银七两，每得一蕃人头，用银三十两买之，把截将自以为功。今可召募此四州人，每得二十级，即与补一三班差使。如不及二十级，即每级官与绢三十匹。出入山谷，耐辛苦瘴毒，见利则云合，败则鸟兽散，此本蛮夷之所长，而中原之所无奈何也。今若召募诸夷及四州把截将私兵，使更出迭入，则蛮夷之所长，我反用之，但能积日累月，戕杀其丁壮，且使终年释耒而操兵，不及二年，其族帐必杀乞弟以降。如其未也，则乞朝廷差三五千入将下选兵三路入界。西路自江安县进兵，先积粮于宁远寨，以十州五团等诸夷为先锋，以施、黔、戎、泸四州药箭弩手继之。中路自纳溪寨进兵，先积粮于本寨，亦以诸夷为先锋，以将下兵马继之。三路中惟此路稍平，可以用官军。东路自合江县进兵，先积粮于安溪寨，亦以诸夷为先锋，以嘉、戎、泸、渝四州召募人继之，可以一举而荡灭也。”

天常此策，虽若不快，以蕞尔小丑，二年而后定！然王者之兵，必出于万全，不可以侥幸。淮南王安有言：“厮舆之卒，有一不备而归者，虽得越王之首，臣犹窃为大汉羞之。”今乞弟譬犹蚤虱也。克之未足以威四夷，万一不克，岂不为卿大夫之辱也哉？赵充国征先零，邓训征羌及月支胡，皆以计磨之，数年乃克。唐明皇欲取石堡城，王忠嗣不奉诏，以谓非杀二万人不可取。方唐之盛，二万人岂足道哉？而贤将谋国，终不肯出此者，图万全也。又后汉永和中，交趾反，议者欲发荆、扬、兖、豫四万人讨之。独李固以谓：“四州之人，远赴万里，无有还期，诏书迫促，必致叛亡；南州瘟疫，死者必多；士卒疲劳，比至岭南，不复堪斗。前中郎将尹就讨益州叛羌。益州谚曰：‘虏来尚可，尹来杀我。’后以兵付刺史张乔，因其将吏，旬月之间，破殄寇虏。此发将无益，州郡可任之明效也。今可募蛮夷使自相攻，转输金帛，以为其资。有能反间致头首者，许以封侯之赏。”因举祝良为九真太守，张乔为交趾刺史，由此岭外悉平。今观其说，乃与天常之言，若合符节。但天常不学，言不能起意耳。

天常又言：“乌蛮药箭，中者立死无脱理。然不能及远，非三十步内不发，发无不中。今与乌蛮战，当于百步以下、五六十步以上强弓劲弩射之。若稍近，则短兵径进，于五七步内相格，则其长技皆废。”今乞弟亦未是正乌蛮也，诸如此巧便非一，不能尽录。略

举一二，以见天常之练习，疑可驱使耳。又有一图子，虽不甚详密，然大略具是矣。按图以考其说，差若易了，故以奉呈，看讫可却付去人见还也。此非公职事，然孜孜寻访如此，以见忠臣体国知无不为之义也。轼其可以罪废不当言而止乎？虽然，亦不可使不知我者见以为诟病也。

知荆公见称经藏文，是未离妄语也，便蒙印可，何哉？《圆觉经》纸示及，得暇为写下卷，令公择写上卷。秦太虚维扬胜士，固知公喜之，无乃亦可令荆令一见之欤？子骏初见报，夺一官耳，不知其罢郡能不郁郁否？有一书，不知其今安在，敢烦左右达之。江水比去年甚大，郡中不为患。见说沙湖镇颇浸居民，亦江淮间常事耳。临皋港既开，往来蒙利无穷，而居民贸易之入亦不赀，但不免少有淤填，议者谓岁发少春，夫淘之甚易。承问，辄及之。未缘展奉，惟冀以时自重。谨奉手启起居。热甚，幸恕不谨。轼顿首再拜。

答安师孟书

辱书为贶，过厚。吾子自以美才积学，取荣名于当时。所宜德者，平生之师友，朝夕相与讲学者也，如轼何与焉？然吾子之于轼，其得失休戚，轼所宜知。何者？其势足以相及也。向也，闻七子者之失，恍然

如轼之有失也。既乃闻吾子之得，则亦如轼之有得也。今吾子书来，以为自为喜者少，而为轼喜者多，甚矣吾子之见爱也。然彼七子者，岂以一失为戚哉！彼将退治其所有，益广而新之，则吾犹有望焉。若吾子既得不骄，而日知其所不足，则轼之所得，又将有大者也。

答李昭晫书

轼启。向得王子中兄弟书，具道足下每相见，语辄见及，意相予甚厚，即欲作书以道区区。又念方以罪垢废放，平生不相识，而相向如此，此人必有以不肖欺左右者。轼所以得罪，正坐名过实耳。年大以来，平日所好恶忧畏皆衰矣，独畏过实之名，如畏虎也。以此未敢相闻。今获来书累幅，首尾句句皆所畏者，谨再拜辞避不敢当。然少年好文字，虽自不能工，喜诵他人之工者。今虽老，余习尚在。得所示书，反复不知厌，所称道虽不然，然观其笔势俯仰，亦足以粗得足下为人之一二也。幸甚！幸甚！比日履兹春和，起居何似？轼蒙庇粗遣，每念处世穷困，所向辄值墙谷，无一遂者。独于文人胜士，多获所欲，如黄庭坚鲁直、晁补之无咎、秦观太虚、张耒文潜之流，皆世未之知，而轼独先知之。今足下又不见鄙，欲相从游。岂造物者专欲以此乐见厚也耶？然此数子者，挟其有

余之资，而骛于无涯之知，必极其所如往而后已，则亦将安所归宿哉。惟明者念有以反之。鲁直既丧妻，绝嗜好，蔬食饮水，此最勇决。舍弟子由亦云：“学道三十余年，今始粗闻道。”考其言行，则信与昔者有间矣。独轼伉俪焉未有所得也。徐守莘老每有书来，亦以此见教。想时相从，有以发明。王子中兄弟得相依，甚幸。子敏虽失解，乃得久处左右，想遂磨琢成其妙质也。徐州城外有王陵母、刘子政二坟，向欲为作祠堂，竟不暇，此为遗恨。近以告莘老，不知有意作否？若果作，当有记文。莘老若不自作者，足下当为作也。无由面言，临书惘惘。惟顺时自爱。谨奉手启为谢，不宣。

苏轼文集卷五十

尺 牘

与司马温公五首 元以下徐州

春末，景仁丈自洛还，伏辱赐教，副以《超然》雄篇，喜忭累日。寻以出京无暇，比到官，随分纷冗，久稽裁谢，悚忤无已。比日，不审台候何如？某强颜苟禄，忝窃中，所愧于左右者多矣。未涯瞻奉，惟冀为国自重，谨奉启问。

二

某再启。《超然》之作，不惟不肖托附以为宠，遂使东方陋州，以为不朽之美事，然所以奖与则过矣。久不见公新文，忽领《独乐园记》，诵味不已，辄不自

揆，作一诗，聊发一笑耳。彭城佳山水，鱼蟹侔江湖，争讼寂然，盗贼衰少，聊可藏拙。但朋游阔远，舍弟非久赴任，益岑寂也。

三 元黄州

谪居穷陋，如在井底，杳不知京洛之耗，不审迩日寝食何如？某以愚昧获罪，咎自己招，无足言者。但波及左右，为恨殊深，虽高风伟度，非此细故所能尘垢，然某思之，不啻芒背尔。寓居去江干无十步，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在几席上，此幸未始有也。虽有窘乏之忧，顾亦布褐藜藿而已。瞻晤无期，临书惘然，伏乞以时善加调护。

四 元以下俱登州

某顿首。孟冬，薄寒。伏惟门下侍郎台候万福。某即日蒙恩，罪戾之余，宠命逾分，区区尺书，岂足上谢？又不敢废此小礼，进退恐栗，未缘趋侍。伏冀上为宗社精调寝兴，下情祝颂之至。谨奉启，不宣。

五

某启。去岁临去黄州，尝奉短启，尔后行役无定，因循至今。闻公登庸，特与小民同增鼓舞而已。亦不敢上问，想识此意。

上韩魏公一首

轼再拜。近得秦中故人书，报进士董传三月中病死。轼往岁官岐下，始识传，至今七八年，知之熟矣。其为人，不通晓世事，然酷嗜读书。其文字萧然有出尘之姿，至诗与楚词，则求之于世可与传比者，不过数人。此固不待轼言，公自知之。然传尝望公不为力致一官，轼私心以为公非有所爱也，知传所禀赋至薄，不任官耳。今年正月，轼过岐下，而传居丧二曲，使人问讯其家，而传径至长安，见轼于传舍，道其饥寒穷若之状，以为几死者数矣，赖公而存。“又且荐我于朝。吾平生无妻，近有彭驾部者，闻公荐我，许嫁我其妹。若免丧得一官，又且有妻，不虚作一世，皆公之赐。”轼既为传喜，且私忧之。此二事，生人之常理，而在传则为非常之福，恐不能就。今传果死，悲夫！书生之穷薄，至于如此其极耶！夫传之才器，固

不通于世用，然譬之象犀珠玉，虽无补于饥寒，要不可使在涂泥中，此公所以终荐传也。今父子暴骨僧寺中，孀母弱弟，自谋口腹不暇，决不能葬。轼与之故旧在京师者数人，相与出钱贖其家，而气力微薄，不能有所济，甚可悯也。公若犹怜之，不敢望其他，度可以葬传者足矣。陈绎学士，当往涇州，而宋迪度支在岐下，公若有以赐之，轼且敛众人之贖，并以予陈而致之宋，使葬之，有余，以予其家。传平生所为文，当使人就其家取之，若获，当献诸公。干冒左右，无任战越。

与王荆公二首

某启。某游门下久矣，然未尝得如此行，朝夕闻所未闻，慰幸之极。已别经宿，怅仰不可言。伏惟台候康胜，不敢重上谒。伏冀顺时为国自重。不宣。

二 元离黄州

某顿首再拜特进大观文相公执事。某近者经由，屡获请见，存抚教诲，恩意甚厚。别来切计台候万福。某始欲买田金陵，庶几得陪杖屨，老于钟山之下。既已不遂，今仪真一住，又已二十日，日以求田为事，

然成否未可知也。若幸而成，扁舟往来，见公不难矣。向屡言高邮进士秦观太虚，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诗文数十首，拜呈。词格高下，固无以逃于左右，独其行义修饬，才敏过人，有志于忠义者，某请以身任之。此外，博综史传，通晓佛书，讲习医药，明练法律，若此类，未易以一二数也。才难之叹，古今共之，如观等辈，实不易得。愿公少借齿牙，使增重于世，其他无所望也。秋气日佳，微恙颇已失去否？伏冀自重。不宣。

上吕相公一首

轼昨日面论邢夔事。愚意本谓邢鼻是平人，邢夔妄意其为盗杀之，苟用犯时不知勿论法，深恐今后欲杀人者，皆因其疑似而杀，但云“我意汝是盗”即免矣。公言此自是谋杀，若不勘出此情，安用勘司！轼归而念公言，既心服矣，然念近者西京奏秦课儿于大醉不省记中，打杀南贵，就缚，至醒，取众证为定，作可悯奏，已得旨贷命，而门下别取旨断死。窃闻輿议，亦恐贷之启奸，若杀人者得以醉免，为害大矣。轼始者亦以为然，固已书过录黄，再用公昨日之言思之，若今后实醉不醒而杀，其情可悯，可以原贷，若托醉而杀，自是谋杀，有勘司在。邢夔犯时不知，秦课儿醉不省记，皆在可悯之科，而邢夔臀杖编管，秦

课儿决杀，似轻重相远，情有未安。人命至重，若公以为然，文字尚在尚书省，可追改也。

与张太保安道一首 元翰林

某以不善俯仰，屡致纷纷，想已闻其详。近者凡四请郡，杜门待命，几二十日。文母英圣，深照情伪，德音琅然，中外耸服，几至有所行谴，而诸公变和之。数日有旨，与言者数君皆促供职，明日皆当见。盖不敢坚卧，嫌若复伸前请尔。蒙知爱之深，不敢不尽，幸为察之。褊浅多忤，有愧教诲之素，临书悒悒。

答范蜀公十一首 元徐州

前日辱书，并新诗累幅，词格清美，钦味不释手。属使者交至，纷纷无暇裁答，后时再领手教，愧悚无地。比日起居何如？未由披奉，万万以时自重。

二 元以下俱黄州

李成伯长官至，辱书，承起居佳胜，甚慰驰仰。新居已成，池圃胜绝，朋旧子舍皆在，人间之乐，复有过此者乎？某凡百粗遣，春夏间，多患疮及赤目，

杜门谢客，而传者遂云物故，以为左右忧。闻李长官说，以为一笑。平生所得毁誉，殆皆此类也。何时获奉几杖？临书惘惘。

三

蒙示谕，欲为卜邻，此平生之至愿也。寄身函丈之侧，旦夕闻道，又况忝姻戚之末，而风物之美，足以终老，幸甚！幸甚！但囊中止有数百千，已令儿子持往荆渚，买一小庄子矣。恨闻命之后。然京师尚有少房缙，若果许为指挥从者干当，卖此业，可得八百余千，不识可纳左右否？所赐手书，小字如芒，知公目益明，此大庆也。某早衰多病，近日亦能屏去百事，澹泊自持，亦便佳健，异日必能陪从也。

四

承别纸示谕：“曲蘖元有毒，平地生出醉乡；土偶作祟，眼前妄见佛国。”公欲哀而救之，问所以救者。小子何人，顾不敢不对。公方立仁义以为城池，操诗书以为干櫓，则舟中之人，尽为敌国，虽公盛德，小子亦未知胜负所在。愿公宴坐静室，常作是念，观彼能惑之性，安所从生，又观公欲救之心，作何形段。

此犹不立，彼复何依？虽黄面瞿昙，亦当敛衽，而况学之者耶！聊复信笔，以发公千里一笑而已。

五

某□启。去岁附张生书，谓甚的而不达，何也？某颠仆罪戾，世所鄙远，而丈丈独赐收录。欲令撰先府君墓碑，至为荣幸，复何可否之间；而不肖平生不作墓志及碑者，非特执守私意，盖有先戒也。反覆计虑，愧汗而已。仁明洞照，必深识其意。所赐五体书，谨为子孙之藏，幸甚！幸甚！无缘躬伏门下道所以然者，皇恐之至。

六 元以下俱翰林

日望旌旆之至，不敢复上问，不谓高怀超然，不屑世故，坚卧莫致，有识怅惘。然孤风凜然，足以下激颓靡，虽非落落可指之功，其于二圣忠厚之治，所补多矣。比日履兹寒凝，台候何如，未由瞻奉，伏冀万万为国自重。

七

某碌碌无补，久窃非据，又舍弟继进，皆以疏愚处必争之地。公议未厌，岂可久安？非远，当乞一郡以自效，或得过谒，少闻诲语，大幸也。始者，窃意丈丈绝意轩冕，然犹当强到阙，一见嗣圣，今乃确然如此，殊乖素望，然士大夫甚高此举也。冗中，不尽区区。

八

伏承归政得请，恩礼优异，伏惟庆慰。公孤风亮节，久信天下，而有识今日，尤复归心。勉强暂起，以慰二圣之望，幡然复退，以安无穷之福。出处之间，雍容自得，真可以为后世法矣。官守所縻，不获躬诣，谨奉手启，区区万一。

九

今晚忽得报，承子丰承事遽至大故，闻之悲痛，殆不可言。美才懿行，期之远到，今乃止此，士友所共痛惜。而况姻戚之厚，悲惋可量！丈丈高年，罹此

苦毒，有识忧悬。伏惟高明，痛以理遣，割难忍之爱，上为朝廷，下为子孙亲友自重。不胜缕缕。

十

近者，子丰携长子承务见过，见其风骨秀整，闻向下二子益奇。死生寿夭皆常事，惟有后可以少慰。丈丈意幸以此自遣也。

十一

子功、淳父皆欲谒告省觐，某恨不同往，晓解左右。临书凄怆。

与范子功六首 元登州还朝

违阔岁月，书问不继，自咎之深，殆无所容。伏惟盛德雅度，有以容之。比日窃计镇抚之暇，台候万福。某蒙庇粗遣，骤迁过分，备员无补，惟雅眷有以教督之，乃幸。毒热，伏冀顺时为国自重。

二 元登州还朝

久疏上问，愧仰增剧。承轩旆将至，起居住胜，欣慰不已。暂还旧席，即膺柄用，輿议所属，小子得少托余庇，尤为厚幸。区区即遂面究。

三 元以下俱扬州还朝

见舍弟说，知得雍信，幼孙夭逝，闻之怛然。便欲往见，从者已散去。窃想慈念之深，不能无动，然竟亦何益？惟千万以理照遣，旦夕面究。

四

辱教，承晚来起居住胜，团茶及匣子香药夹等已领，珍感！珍感！栗子之求，不太廉乎？便得更送一个饅元离耶？呵呵。

五

宿来起居住胜。已驰简邀伯扬，来日会启圣，公

能枉轡，甚幸。子由明日奠醑后，便往启圣，公可到彼早食也。某略到押赐处，便往。

六

广严之会，谨如教，计必请陈四也。分惠佳茅，感感。独饮一杯，遂醉，书不成字。

与范子丰八首 元以下俱徐州

伏审子丰南宫殊捷，庆抃元可量。即日想已唱第，必在高等。期集之暇，起居佳胜。某更五七日溯汴。愈远左右，临书怅然。惟祈慎重，别膺亨宠。

二

小事拜闻，欲乞东南一郡。闻四明明年四月成资，尚未除人，托为问看，回书一报。前所托殊不蒙留意，恐非久，东南遂请，逾难望矣。无乃求备之过乎？然亦慎不可泛爱轻取也。人还，且略示谕。

三

近专人奉状，达否？即日起居何如，贵眷各安，局事渐清简否？某幸无恙。水旱相继，流亡盗贼并起，决口未塞，河水日增，劳苦纷纷，何时定乎？近乞四明，不知可得否？不尔，但得江淮间一小郡，皆所乐，更不敢有择也。子丰能为一言于诸公间乎？试留意。人还，仍乞一报，幸甚。奉见无期，惟万万以时自重。

四

稍不通问，伏想起居佳胜。侍郎丈必在郊外过夏，台候必更康安。某此与幼、累如常。八月、九月间，秋水既过彭城，城下彻备。高丽使已还。四明可以易守，当更理前请也。会合杳未有涯，万万自重。

五

南方夏热，殊非中原之比。入秋，稍得清凉，然夏田旱损七八。盐法更变，课入不登，虽闲局，不免以此为累。自余粗如常也。子中、子老顷在左右，今已赴官未？何时参候？北望，不胜驰情。

六

新珠想日长进，爱婿无恙，甚望丈人高等待乞利市也。纳银一笏，托用买圆熟珠子二千枚，少钱，告那出，便纳上。婚嫁所须不可，奈何，甚非情愿。幸留意承问。似叔颇长成，每日作诗读史，但蒙拙少训督耳。内孙想益聪淑，诸郎娘各计安也。

七 元以下黄州

黄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丹。《传》云“曹公败所”所谓赤壁者。或曰：非也。时曹公败归华容路，路多泥泞，使老弱先行，践之而过，曰：“刘备智过人而见事迟，华容夹道皆葭苇，使纵火，则吾无遗类矣。”今赤壁少西对岸，即华容镇，庶几是也。然岳州复有华容县，竟不知孰是？今日李委秀才来相别，因以小舟载酒饮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数弄，风起水涌，大鱼皆出。山上有栖鹘，亦惊起。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适会范子丰兄弟来求书字，遂书以与之。李字公达云。元丰六年八月五日。

八

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问范子丰新第园池，与此孰胜？所不如者，上无两税及助役钱耳。

答范纯夫十一首 元湖州

向者深望轩从一来。人还，领手教，知径赴治，实增怅惘。比日起居佳胜。日对五老，想有佳思。此间湖山信美，而衰病不堪烦，但有归蜀之兴耳。未由会集，千万以时自爱。

二 元翰林

三辱示谕，鄙意不移。公休之馈，人子之心也。不肖之辞，夙昔之分也。某已领其意而辞其物，物有齐量，意岂有穷哉！昔人已聘还圭璋，庶几此义。

三 元以下俱扬州

到颖半年，始此上问，懒慢之罪，跼蹐无地。中间辱书及承拜命贰卿，亦深庆慰。然公议望公在禁林，想即有此拜也。春暖，起居何如？某移广陵，甚幸。舍弟欲某一到都下乞见，而行路既稍迂，而老病务省事，且自颖入淮矣。不克一别，临书惘惘。

四

某衰病日侵，而使客旁午，高丽复至，公私劳弊，殆不能堪。但以连岁灾伤，不敢别乞小郡。然来年阙食之忧，未知攸济，日俟罪谴而已。李唐夫一宅甚安，沉酣江山，旬日忘归，非久赴任也。

五

轼启。别后不一奉书，懒慢之罪，未有以自解，然别时亦先自陈矣。比日履兹初冬，起居佳胜。中间屡闻进拜，喜抃可量。与子功同侍迓英，此最缙绅之所荣慕。又闻有旨许讲罢奏事，想日有补正也。未缘会合，千万为国自重。轼再拜醇夫给事侍讲阁下。九

月二十七日。

六

奉书不数，愧仰可知。辱手教，且审起居佳胜为慰。某凡百粗遣，闻天官之除，老病有加，那复堪此？即当力辞，乞闲郡尔。侧聆大用，以快群望。未间，千万以时自重。不宣。

七

《忠文公碑》，固所愿托附，但平生本不为此，中间数公盖不得已，不欲卒负初心。自出都后，更不作不写，已辞数家矣。如大观其一也。今不可复写，千万亮察。鲁直日会，且致区区。两辱书皆未答，直懒尔，别无说。然鲁直不容我，谁复能容我者？

八

前日见报，知新拜，即欲奉书为贺。又恐草草，念行役间迫猝，未能便如礼，故不免发数字，想不深讶。不寐之喜，岂独以乐正好善之故耶？更不必尽谈。公议所属，想公有以处之矣。私意但望公不力辞，若

又力辞，乃似辞难矣。余亦见子由书中。乍热，起居如何？乍远，千万为道自爱。

九 元赴定州

所示连日入问圣候，极是！极是！见说执政逐日入问，宗室亦逐日问候也。已将简报钱尹，令府中差人遍报诸公矣。

十 元惠州

某谪居瘴乡，惟尽绝欲念，为万金之良药。公久知之，不在多嘱也。子由极安常，燕坐胎息而已。有一书，附纳。长子迈自宜兴挈两房来，已到循州，一行并安。过近往迎之，得耗，旦夕到此。某见独守舍耳。次子迨在许下。子由长子名迟者，官满来筠省觐，亦不久到。恐要知。六郎妇与二孙并安健。过去日，留一书并数品药在此，今附何秀才去。如闻公目疾尚未平，幸勿过服凉药。暗室瞑坐数息，药功何缘及此？两承惠锡器，极荷意重。丹霞观张天师遗迹，倘有良药异事乎？令子不及别书，侍奉外多慰。子功之丧，忽已除祥，哀哉，柰何！诸子想各已之官，某孙妇甚长成，旦夕到此矣。

十一 元惠州

丁丑二月十四日，白鹤峰新居成，自嘉祐寺迁入。咏渊明《时运》诗曰：“斯晨斯夕，言息其庐。”似为予发也。长子迈与予别三年，携诸孙万里远至，老朽忧患之余，不能无欣然，乃次其韵：“我卜我居，居匪一朝。龟不吾欺，食此江郊。废井已塞，乔木干霄。昔我伊何，谁其裔苗？下有澄潭，可漱可濯。江山千里，供我遐瞩。木固无胫，瓦岂有足？陶匠自至，笑歌相乐。我视此邦，如洙如沂。邦人劝我，老我安归。自我幽独，倚门或麾。岂无亲友？云散莫追。旦朝丁丁，谁款我庐？子孙远至，笑语纷如。剪鬢垂结，覆此瓠壶。三年一梦，乃复见予。”予在都下，每谒范纯夫，子孙环绕，投纸笔求作字。每调之曰：“诉旱乎？诉涝乎？”今皆在万里，欲复见此，岂可得乎？有来请纯夫书，因录此数纸寄之。丁丑闰三月五日。多难畏人，此诗慎勿示人也。

与范元长十三首 元以下俱僮耳

某慰疏言。不意凶变，先公内翰，遽捐馆舍，闻讣恸绝。天之丧予，一至于此，生意尽矣！伏惟至孝

承务元长昆仲，孝诚深至，追慕罔极。何辜于天，罹此祸酷？荼毒如昨，奄易寒暑，哀毁日深，奈何！奈何！某谪籍所拘，莫由往吊，永望长号，此怀难谕。谨奉手疏上慰。不次，谨疏。

二

流离僵仆，九死之余，又闻淳夫先公倾逝，痛毒之深，不可云谕。久欲奉疏，不遇便人，又举动艰碍，忧畏日深。今兹书问，亦未必达，且略致区区耳。

三

先公已矣，惟望昆仲自立，不坠门户，千万留意其大者远者。勿徇一至之哀，致无益之毁，与先公相照，谁复如某者？此非苟相劝勉而已，切深体此意。余不敢尽言。

四

先公论往古事著述多矣，想一一宝藏，此岂复待鄙言耶？某当遣人致奠，海外困苦，不能如意，又不敢作奠文，想蒙哀恕也。归葬知未得请，苦痛之极，

惟千万宽中顺变。此中百事，远不及雷、化，百忧所集，亦强自遣也。

五

圣善郡君，不敢拜慰疏言。侍次，乞致区区。沉香少许，望于内翰灵几焚之。表末友一恻之意而已。

六

孙行者至，得书，承孝履如宜，阖宅皆安，感慰之极。所谕《传》，初不待君言，心许吾亡友久矣。平生不作负心事，未死要不食言，然今则不可。九死之余，忧畏百端，想蒙矜察。不即副来意，临纸哀噎。海外粗闻新政，有识感涕。灵几倘遂北辕乎？未间，千万节哀自重。毒热，挥汗奉疏，不次。

七

圣善郡君，承起居佳适，因侍次，致下恳。乞为骨肉保爱宽怀，以待北归也。子进诸舅，曾得安讯否？

八

毒暑，远惟孝履如宜。海外粗闻近事，南来诸人，恐有北辕之渐，而吾友翰林公，独隔幽显，言之痛裂忘生。矧昆仲纯笃之性，感恻摧割，如何可言，奈何！奈何！老朽一言，非苟以相宽者。先公清德绝识，高文博学，非独今世所无，古人亦罕有能兼者，岂世间混混生死流转之人哉？其超然世表，如仙佛之所言者必矣。况其平生自有以表见于无穷者，岂必区区较量顷刻之寿否耶？此理卓然，唯昆仲深自爱。得归，亦勿亟遽，俟秋稍凉而行为佳。某深欲一见左右，赴合浦，不惜数舍之迂，但再三思虑，不敢尔，必深察。临行，预有书相报。热甚，万万节哀自重。

九 元以下俱北归

到雷获所留书，承车从盘桓此邦，以须一见，而某滞留不时至，遂尔远别，且不获一恸几筵之前者，非爱数舍之劳也，以困危多畏故尔。此老谬之罪，想矜察。比日孝履如宜否？方此炎暑，万里扶护，哀苦劳艰，如何可言！忝亲友之末，不能匍匐赴救，已矣，不复云也。独前所见委文字，不敢不留意，今托少游

议其详。余惟节哀慎重。某不敢拜状郡君，惟千万俯为存没宽心自重。乞呈此纸令弟，不殊此意。

十

某如闻有移黄之命，若果尔，当自梧至广，须惠州骨肉到同往。计公昆仲扶护舟行当过黄，又恐公在淮南路行，不由江西，即不过黄，又不知某能及公之前到黄乎？漂零江海，身非己有，未知归宿之地，其敢必会见之日耶？惟昆仲金石乃心，困而不折，庶几先公之风没而不亡也。临纸哽塞，言不尽意。

十一

过雷州，奉书必达。到容南，知昆仲皆苦瘴痢，又闻寻已痊愈，不知即日何如？扶护哀痛，且须勉强开解，卑心忧悬，书不能尽。奉嘱之意，唯深察此心。哀哉少游，痛哉少游，遂丧此杰耶！赖昆仲之力，不甚狼狈。某日夜前去，十六七间可到梧。若少留，一见尤幸。某到梧，当留以待惠州人至，同溯贺江也。速遣此人奉书，不谨，千万恕察。不宣。

十二

永州人来，辱书，承孝履粗遣，甚慰思仰。比谓至梧州追及，又将相从溯贺江，已而水干无舟，遂作番禺之行。与公隔绝，不得一拜先公及少游之灵，为大恨也。同贬先逝者十人，圣政日新，天下归仁，惟逝者不可及，如先公及少游，真为异代之宝也。徒有仆辈，何用？言之痛陨何及！某即度庾岭，欲径归许昌与舍弟处。必遂，一见昆仲。未间，惟万万强食自重。

十三

某忽有玉局之除，可为归田之渐矣。痛哲人云亡，诵殄瘁之章，如何可言！早收拾事迹，编次著撰，相见日以见授也。处度因会，多方勉之，以不坠门户为急。监司无与相知者，及毛君亦不识，未敢便发书。前路问人有可宛转为言者，专在意也。漂流江湖，未能赴救，已为惭负。有银五两，为少游斋僧，托送与处度也。承中间郡君服药，疾势不轻，且喜安复。因侍次，致恳，千万宽中保卫为请。不宣。

与苏子容二首 离黄州

某顿首。违去左右，已逾周岁矣，怀仰之心，惟日深剧。比来伏计机务多暇，台候胜常。向闻登擢，常附启事，少致区区，想获闻彻。未由趋侍，伏望为国保重。不宣。

二 离黄州

某顿首。广陵令姪元出所赐教，劳问备至，感戴无量。兼闻比来台候康胜，以慰下情。某欲径往毗陵，而河水未通，留家仪真，轻舟独行耳。未即伏谒门下，岂胜驰仰。乍热，伏冀为道自重。谨奉手启。不宣。

与刘贡父七首 元以下俱徐州

某启。久不奉书，直是懒堕耳，更无可藉口。蒙问所以然，但有愧悚。厚薄之说既无有，公荣之比亦不然，老兄吾所畏者，公荣何足道哉！人心真不可放纵，闲散既久，毛发许事，便自不堪，欲写此书久矣，可笑！可笑！兄被命还史局，甚慰物论，然此事当专以相付，乃为当耳。示谕，三宿恋恋，人情之常，谁

能免者？然吏民之去公尤难耳。何日遂行，惟万万以时自重。谨奉启。

二

某启。向闻贡父离曹州，递中附问，必已转达。即日，不审起居何如？闻罢史局，佐天府，众人为公不平。某以为文字议论，是非予夺，难与人合，甚于世事。南司廨舍甚佳，浮沉簿书间，未必不佳也。至于进退毁誉，固无足言者。贡父聪明洞达，况更练世故，岂待言者耶！但区区之心，不能不云尔。某蒙庇无恙，但秋来水患，仅免为鱼，而明年之忧，方未可测。或教别乞郡脱去，又恐遗患后人，为识者所讥。已附诏使奏牒，乞以石陂城脚，周回一丈，其役甚大且艰，但成则百余年利也。此去又须昼夜劳苦，半年乃成。成后丐一宫观，渐谋归田耳。穷蹇迂拙，所值如此，奈何！奈何！何时面言，以散蕴结？乍寒，惟万万自重。不宣。

三

某启。示及回文小阁，律度精致，不失雍容，欲和殆不可及，已授歌者矣。王寺丞信有所得，亦颇传

下至术，有诗赠之，写呈，为一笑。老弟亦稍知此，而子由尤为留意。淡于嗜好，行之有常，此其所得也。吾侪于此事，不患不得其诀及得而不晓，但患守之不坚，而贼之者未净尽耳。如何？子由已赴南都，十六日行矣。

四

某启。近辱教，并和王仲素诗，读之欣然有得也。久不裁谢，为愧多矣。向时令押纲人候信者附书信，不审达否？即日起居住胜。诗格愈奇古，可令令子录示数十首否？仆蒙恩粗遣，水退城全，暂获息肩。然来岁之忧，方未可量。虽知议闭曹村口，然不敢便恃其不来。

有一事，须至干清听：去岁，曾擘画作石岸，用钱二万九千五百余贯，夫一万五百余人，粮七千八百余硕，于十月内申诏使，仍乞于十二月已前画旨，乃可干办。雇募人匠，计置物料，正月初下手，四五月间可了。虽费用稍广，然可保万全，百年之利也。今已涉春，杳未闻耗，计日月已迫，必难办集。又闻有旨下淮南、京东，起夫往澶州，其势必无邻郡人夫可以见及。前来本州，下南京沂、宿等州差夫八千人，并本州差夫三千五百人，共役一月可毕。以此知前来石岸文字必不遂矣。

今别相度，裁减作木岸，工费仅减一半，用夫六千七百余人，仍差三千五百余人，以常平钱召募。粮四千三百余硕，钱一万四千余贯，虽非经久必安之策，然亦足以支持岁月，待河流之复道也。若此策又不行，则吾州之忧，亦未可量矣。

今寄奏检一本奉呈，告贡父与令姪仲冯力言之。此事必在户房，可以出力。万一不当手，亦告仲冯力借一言，此事决不可缓。若更下所属相度，往反取旨，则无及矣。况所乞止百余纸祠部，其余本州皆已有备。若作而不当，徐行遣官吏，亦未晚。惟便得指挥，闰月初便可下手为佳。

某岂晓土功水利者乎？职事所迫，不得不尔，每自笑也。若朝廷选得一健吏善兴利除害者见代，一郡之幸也。然不敢自乞，嫌于避事尔。言轻不足以取信，惟念此一城生聚，必不忍弃为鱼鳖也。仆于朝中，谁为可诉者？惟贡父相爱，必能为致力。仍乞为调其可否，详录，付去。人回，不胜日夜之望。未缘会面，万万以时自重。人行，奉启。不宣。

五 以下俱翰林

久阔暂聚，复此违异，怅惘至今。公私纷纷，有失驰问，辱书，感忤无量。字画妍紧，及问来使，云尊貌比初下车时暂且泽矣，闻之喜甚。比来起居想益

佳。何日归觐，尉士大夫之望？未间，万万为时自重，不宣。

六

某忝冒过甚，出于素奖。然迂拙多忤，而处争地，不敢作久安计，兄当有以教督之。血指汗颜，旁观之诮，奈何！奈何！举官之事，有司逃失行之罪，归咎于兄。清明在上，岂可容此？小子何与焉。茯苓、松脂虽乏近效，而岁计有余，未可弃也。默坐反照，瞑目数息，当记别时语耶？

七

某江湖之人，久留辇下，如在樊笼，岂复有佳思也？人情责望百端，而衰病不能应副，动是罪戾，故人知我，想复见怜耶？后会未可期，临书怅惘。禅理气术，比来加进否？世间关身事，特有此耳。愿更着鞭，区区之祷也。

与曾子固一首

轼叩头泣血言。轼负罪至大，苟生朝夕，不自屏

窳，辄通书问于朋友故旧之门者。伏念轼逮事祖父，祖父之没，轼年十二矣，尚能记忆其为人。又尝见先君欲求人为撰墓碣，虽不指言所属，然私揣其意，欲得子固之文也。京师人事扰扰，而先君亦不自料止于此。呜呼，轼尚忍言之！今年四月，轼既护丧还家，未葬，偶与弟辙阅家中旧书，见先君子自疏录祖父事迹数纸，似欲为行状未成者，知其意未尝不在此也。因自思念，恐亦一旦卒然，则先君之意，永已不遂。谨即其遗书，粗加整齐为行状，以授同年兄邓君文约，以告于下执事。伏惟哀怜而幸诺之。岂惟罪逆遗孤之幸，抑先君有知，实宠绥之。轼不任哀祈恳切之至。

与曾子宣十三首 登州还朝

某启。流落江湖，晚获叨遇，惟公照知，如一日也。孤愚寡与，日亲高谊，谓得永久，不谓尚烦藩翰之寄。违阔以来，思仰日深。特辱书教，伏承履兹初凉，台候万福，欣慰之极。二圣思治，求人如不及，公岂久外？惟千万顺时为国自爱。不宣。

二 以下俱翰林

某启。日欲作《塔记》，未尝忘也。而别后纷纷，

实无少暇。既请宽限而自违之，惭悚无地。数日来，方免得详定役法，自此庶有少闲，得应命也。屡烦诲谕，知罪深矣。

三

某启。上党、雁门出一草药，名长松，治大风，气味芳烈，亦可作汤常服。近岁河东人多以为饷，若不堪难致，乞为求一斤许。仍恕造次。

四

某再拜启。张倅损其父应之名谷者，欧阳文忠公之友也。文行清修，有古人风，而仕不遂。损亦守家法，令子弟也。与之久故，幸得在左右，想蒙顾盼。适有少冗，而张倅行速，不尽区区。非久，别奉状。不宣。

五

某启。涉暑疲病，久阙上问，曲蒙存录。远赐手教，感恚深至。比日镇抚多暇，起居清胜。某托庇粗如，直舍块处，游从稀少，西望旌棨，临书惓惓。伏

暑尚炽，伏惟顺序保练，少慰下情。不宣。

六

某蒙庇如昨，幸与子开同省，孤拙当有依赖，幸甚！幸甚！衮衮过日，无毫发之补，甚不自安。又未敢乞郡。何时款奉，少尽所怀？临书惘惘。寄惠长松、榛实、天花菜，皆珍异之品，捧当感忤。

七

某启。辱教，伏承台候万福，为慰。《塔记》非敢慢，盖供职数日，职事如麻，归即为词头所迫，率常以半夜乃息，五更复起，实未有余力。乞限一月，所敢食言者有如河，愿公一笑而恕之。旦夕当卜一邂逅而别。

八

某启。昨日又辱宠顾，感幸殊深。仍审台候康胜，为慰。《塔记》重承来谕，敢不稟命？承借发愿文，幸得敬阅。人还，迫夜奉谢。

九

某启。昨日辱台旆临顾，不及拜迎，方欲裁谢不敏，遽枉手教，感悚无地。且审比日起居佳胜。启行有日，终当卜一邂逅，续驰问次。人还，草草，不宣。

十

某再启。退辱示谕，读之汗流浹背，非所以全莼不肖也。《塔记》如河之誓，岂敢复渝？惟深察之。

十一

某深欲往会，属以约数相知在净因矣，不罪！不罪！后旬更不敢有所如，谨俟命耳。来日必获望见，并留面谢，悚息！悚息！

十二

某再启。自公之西，有识日望诏还，岂独契爱之未。边落宁肃，公岂久外哉！示谕《塔记》，久不驰

纳，愧悚之极。乞少宽之，秋凉下笔也。亲家柳子良宣德赴潞幕，获在属城，知幸！知幸！谨奉手启，冗迫，不尽区区。

十三 南迁

某本不敢通问，特承不鄙废放，手书存问，乃敢裁谢万一。《塔记》久草下，因循未曾附上。今不敢复寄，异时万一北归，或可录呈，为一笑也。旦夕离南郡，西望怅然，言不能尽意。

与刘仲冯六首 徐州

某启。早秋微凉。伏惟机务多暇，台候万福。高才盛德，进贰西府，有识共庆，岂惟区区契旧之末？未缘伏谒门下，但有驰仰。伏冀顺时为国保练。不宣。

二 扬州

某拜违期岁，衰病疲曳，书问不继，愧负深矣。到扬数病在告，出辄困于迎送，犹幸岁得半熟，公私省力，可以少安，皆德庇所逮也。

三 以下俱定州

某启。近奉赐教，奖予过重，感忤不已。比日机务多暇，台候胜常。某蒙庇如昨，未缘接待，但有驰仰。乍暄，伏冀为国自重。谨奉手启。不宣。

四

某再启。将官杜宗辅，讷于言词，而治军严整，有足观者。趋阙参见，幸略赐问，当备驱使也。

五

某启。近将官赴阙，附状，不审已开览否？比日履兹薄暑，台候何似？某蒙庇粗遣，民虽饥乏，盗窃衰止。若旦夕得一麦熟，遂大稔矣。未缘瞻望，伏冀为国自重，不宣。

六

某近奏弓箭社事，必已降下。旦夕又当奏乞修军

营。频渎朝听，悚息待罪。利害具状中，此不缕陈。邻近诸路，皆时有北贼，小小不申报者尤多，民甚患之。惟武定一路绝无者，以有弓箭社人故也。近承指挥开禁山事，此正事，本司举察，方欲从长酌中处置奏闻次，走马者闻之，遂以为己见耳。此弊所从来远矣。起税为永业者，已数百家，若骤以法绳治，起遣其人，搔扰失业，有足虑者。自某到任后，斫伐开耕者四五火，无不依法编管。前此皆置而不问，纵有本县寨解到，亦平治小了耳。其人开耕已成业者，见别作擘画，旦夕回申次。

苏轼文集卷五十一

尺 牘

与滕达道六十八首 元杭倅

某启。近因使还，奉状必达。比日想惟轩旆已达太原，镇抚之余，起居佳胜。某此月出都，今已达泗上。淮山照眼，渐闻吴歌楚语，此乐公当见羨也。吴中有干，幸不外。方暑，千万为时自重。

二 以下俱密州

某再启。东武今岁蝗灾尤甚，而官吏多方绳以微文，蠲放绝少。自到任，不住有人户告诉，既非检覆之时，已奏乞体量减放，仍已申闻去讫，或更得明公一言，尤幸也。新法，队伍已团结次，然有州县不得

干预之说，自古岂有郡守而不得管兵者？其他不便，未可以一二数也。咫尺无缘一见，以尽所怀。昨日得舍弟书，王殿丞又恐却赴任，果尔，则辟命又未可知也。穷蹇图事，无适而不齟齬，好笑！好笑！

三

某启。新法，将官所管兵，更不差出，而本州卫差在巡检者千余人。若抽还，则威勇、忠果之类，必填不足。已申安抚司去讫，为论列也。

四

某启。违远已久，瞻仰日深。即辰履兹凝沍，台候何如？某孤拙无状，得在麾下，盖天幸也。但门庭咫尺，无缘驰候，岂胜怅然。唯冀上为庙社，益加自重。谨奉启上谢。不宣。

五

某再拜。舍弟仰沾辟书，荷恩至深。不唯得所托附以为光宠，又兄弟久别，得少相近，私喜殊深，但未知可决得否？渠朝中更无人，可与问逐，明公怜之，

少为留意，当不难得也。久违左右，所怀千万，非书所能尽也。

六 以下俱徐州

某启。辄有少事奉白。向在密州，有都巡检王述崇班者，以逾滥体量致仕，不得荫子。述乃庆历名将王仲宝之孙，咸之子。咸为盐贼李小三所杀，述不肯发丧，手擒此贼，剖心祭其父，乃肯成服。仆具以此奏，其略云：“忠孝，臣子之大节；逾滥，武夫之小过。舍小录大，先王之政也。”先帝为特官其子璋。璋有武干，慷慨有父风，而颇畏法。今闻其在公部内巡盐，料未有人知之。愿公呼来与语，若果可采，望特与提拔剪拂，异日必亦一快辣将官也。想知我之深，不罪造次。

七

某启。示谕宜甫梦遇于传有无，某闻见不广，何足取正？然冷暖自知，殆未可以前人之有无为证也。自闻此事，而士大夫多异论，意谓途中必一见，得相参扣，竟不果。此意众生缠绕爱贼，故为饥火所烧。然其间自有烧不着处。一念清净，便不复食，亦理之

常，无足怪者。方其不食，不可强使食，犹其方食，不可强使不食也。此间何必生异论乎！愿公以食不食为旦暮，以仕不仕为寒暑，此外默而识之。若以不食为胜解，则与异论者相去无几矣。偶蒙下问，辄此奉启而已。不罪。

八

某欲面见一言者，盖谓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若变志易守以求进取，固所不敢。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公此行尚深示知，非静退意，但以老病衰晚，旧臣之心，欲一望清光而已。如此，恐必获一对。公之至意，无乃出于此乎？辄恃深眷，信笔直突，千万恕之。死罪。

九

安道公殆是一代异人。示谕，极慰喜！慰喜！

十 元以下俱黄州

某启。别来忽复中夏。永日杜门，思仰无穷。比来起居何如？张奉议来，稍获闻问，甚慰所望。府第已成，雄冠荆楚，足使来者想见公之风度。无缘一寓目，但有企想。乍热，惟冀顺时为国自重。因杨道士行，奉启上问。不宣。

十一

某启。冗迫，不时上状。伏想台候胜常。某蒙庇如昨，未还老哲，舆论缺然。更冀为国顺时自重。区区，不宣。

十二

某启。乍冷，共惟台候万福。近因还使，拜状必达。某蒙庇如昨，废放虽久，忧畏不衰，见且杜门以全衰拙，诸不烦垂念。何时展奉？临纸菀结。尚冀以时自重，少慰区区。奉启上问。不宣。

十三

某启。孟震亨之朝散，与之黄州故人，相得极欢。今致仕在部下，且乞照管，其人真君子也。

十四

某启。专使，辱示手书。且审比日台候康胜，甚慰下情。某蒙庇如昨，但旬日来亲客数人相过，又李公择在此，不免往还纷纷，裁谢少稽，谅未深讶。无缘展奉，惟冀顺时为国自重。谨奉手启上问，不宣。

十五

某再启。蜀僧遂获大字以归，不肖增重矣。感怍之至。萧相楼诗固见之，子由又说楼之雄杰，称公之风烈。记文固愿挂名，岂复以鄙拙为解？但得罪以来，未尝敢作文字。《经藏记》皆迦语，想酝酿无由，故敢出之。若此文，当更俟年载间为之，如何？仲殊气诀，必得其详，许传授，莫大之赐也。此道人久欲游庐山，不知有行期末？若蒙他一见，又望外之喜也。数年来，觉衰，不免回向此道矣。不一一。

十六

某恃旧眷，辄复少恩。本州倅孟承议震，老成佳士。有一子应武举，未有举主，欲出门下，辄纳其家状，幸许其进，特为收录。孟倅元以未尝拜见，不敢便上状。其子颇有学行，更乞详酌。累有干渎，悚息不可言，不一一。

十七

某启。孟生还，领书教，并赐大字二墨，喜出望外。从游不厌，而不得公大字，以为阙典，故辄见意始望数字耳，岂敢觊许大卷乎？张君又有假虎之说，每不敢当。公若不嫌，有何不可？比日台候何如？李婴长官乞告改葬，过府欲求防护数人，乞不阻。乍暄，万乞为国自重。冗中，不宣。

十八

某启。专人复来，承已过信阳，跋涉风雨，从者劳矣。比日起居何如？某比谓公有境上之约，必由黄陂遂径来此，拙于筹量，遂失一见，愧恨可知。然所

言者，岂有他哉？徒欲望见颜色，以慰区区，且欲劝公屏黜浮幻，厚自辅养而已。想必深照此诚。人还，忽忽，不宣。

十九

某启。近专人还，奉状必达。比日台候何如？连月阴雨，旅怀索寞，望德驰情，如何可言。尚冀保练，以慰微愿。因孟生行，少奉区区。不宣。

二十

某启。知前事尚未已，言既非实，终当别白，但目前纷纷，众所共叹也。然平生学道，专以待外物之变，非意之来，正须理遣耳。若缘此得暂休逸，乃公之雅意也。黄当江路，过往不绝，语言之间，人情难测，不若称病不见为良计。二年不知出此，今始行之耳。西事得其详乎？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此的信，可示其略否？书不能尽区区。

二十一

某闲废无所用心，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欲了却

《论语》、《书》、《易》，舍弟已了却《春秋》、《诗》。虽拙学，然自谓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也。又往往自笑不会取快活，真是措大余业。闻令子手笔甚高，见其字，想见其人超然者也。

二十二

某启。专使至，远辱手诲累幅，伏读感慰。所喜比来起居康胜，不足云也。某凡百如常，杜门谢客已旬日矣。承见教，益务闭藏而已。近得筠州舍弟书，教以省事，若能省之又省，使终日无一语一事，则其中自有至乐，殆不可名。此法奇秘，惟不肖与公共之，不可广也。画本亦可摹，为省事故，亦纳去耳。今却付来使，不罪。吴画谩附去。冬至后，斋居四十九日，亦无所行运，聊自反照而已。愿公深自爱养。区区难尽言，想识此意也。

二十三

某近张寔处，蒙寄贖四壶，今又拜赐，虽知不违条，然屡为烦费，已不惶矣。酒味极佳，此间不可仿佛也。

二十四

某启。所示文字，辄以意裁减其冗，别录一本，因公之成，又稍加节略尔。不知如何？漕司根鞫摭微琐，于公尤为便也。缘此圣主皎然，知公无过矣。非特不足恤，乃可喜也。但静以待命，如乞养疾之类，亦恐不宜。荷异眷，不敢不尽。璋师《罗汉堂记》，俟试思量仍作伽语，莫不妨否？然废人之文章，未必喜之。如何？

二十五

某启。公忠义皎然，天日共照，又旧德重望，举动当为世法，不宜以小事纷然自辨。若如来喻，引罪而乞宽司僚，于义甚善，卑意如此。

二十六

某到黄陂，闻公初五日便发，由信阳路赴阙，然数日如有所失也。欲便归黄州，又雨雪间作。向僧房中明窗下，拥数块熟炭，读《前汉书·戾太子传赞》，深爱之。反复数过，知班孟坚非庸人也。方感叹中，

而公书适至，意思豁然。稍晴暖，当阳罗江上放舟还黄也。

二十七

某启。近日人还，奉状必达。雪后寒苦，伏想起
 居住胜。岁复行尽，展奉何时，旅怀索然，但有倾系。
 尚冀为时自重，别膺新祉。

二十八

某再拜。见戒不为外境所夺，佩此至言，何时忘
 乎？王经臣者，观其语论微似飒飒，然其言未足全信
 也。所传小词，为伪托者，察之。然自此亦不可不密
 也。回文比来甚奇，尝恨其主不称。若归吾人，真可
 喜，可谓得其所哉，亦须出也。元素若果来，一段奇
 事，当预以一书约之。今携俊生来，一夔足矣。冗迫，
 久不上状。伏想台候胜常。某蒙庇如昨，未还老哲，
 輿望缺然。更冀顺时为国自重。

二十九

某启。示喻夏中微恙，即日想全清快。近闻元素

开阁放出四人，此最卫生之妙策。其一姓郭者，见在野夫处。元素欲醒，而野夫方醉尔。颁示二小团皆新奇。苏合酒亦佳绝。每蒙辍惠，惭感可量。今日见报蒲传正般出天寿院，何耶？张梦得尝见之，佳士！佳士！

三十

屡枉专使，感愧无量。兼审比来尊体胜常，以慰下情。某近绝佳健。见教如元素黜罢，薄有所悟，遂绝此事，仍不复念。方知此中有无量乐，回顾未绝，乃无量苦。辱公厚念，故尽以奉闻也。晚景若不打叠此事，则大错，虽二十四州铁打不就矣。既欲发一笑，且欲少补左右耳。不罪！不罪！

三十一

公解印入覲，当过岐亭故县，预以书见约，轻骑走见，极不难。慎勿枉道见过，想深识此意。乍冷，万乞自重。

三十二 以下俱离黄州

某启。仆买田阳羨，当告圣主哀怜余生，许于此安置。幸而许者，遂筑室荆溪之上而老矣。仆当闭户不出，君当扁舟过我。醉甚，书不成字。

三十三

某晚生，蒙公不鄙与游，又令与立字，似涉僭易，愿公自命，却示及作《字说》，乃宠幸也。

三十四

某再拜。承示喻盛字，见耘老，云改作达道，不知尚未定耶？欲令重议。此朋友之事，某于公为晚辈，岂敢当此。然公有命不敢违，当徐思之。先以书布闻左右，然后敢作说也。惶恐！惶恐！

三十五

某启。久不奉状，愧仰日深。辱专人手书，具审

比来台候胜常，感慰兼集。自闻公得吴兴，日望一见于中途。而所至以贱累不安，迟留就医，竟失一婴儿。又老境所迫，归计茫然，故所至求田问舍，然卒无成。十四日决当离此，真州更不敢住。恐真守坚留，当住一日。不知公犹能少留，以须一见否？死罪！死罪！若到扬，闻公犹在，亦须当轻舟往见也。若又失此期，则遂远别矣。渐凉，惟顺时为国自重。人还，谨奉状布谢。不宣。

三十六

某去岁所买田，已旱损一半，更十日不雨，则已矣。奇穷所向如此，可笑！可笑！耘老远去，此意岂可忘？老病憔悴，得公厚顾，翹然增气也。

三十七

某启。叠蒙遣人赐书，忧爱厚甚，感恻不已。比日履兹新凉，台候胜常，深慰下情。丧子之戚，寻已忘之矣。此身如电泡，况其余乎？闻今日渡江，恨不飞去。风逆不敢渡，又与一人期于真州，有少急切之干，度非十九日不可离真。早发暮可见，公以二十日行，犹可赶上官日也。不知能少留否？若得略见，喜

幸不可言也。余冀为时自重。

三十八

某到此，时见荆公，甚喜，时诵诗说佛也。公莫略往一见和甫否？余非面莫能尽。某近到筠见子由，他亦得旨指射近地差遣，想今已得替矣。吴兴风物，足慰雅怀。郡人有贾收耘老者，有行义，极能诗，公择、子厚皆礼异之，某尤与之熟，愿公时一顾，慰其牢落也。近过文肃公楼，徘徊怀想风度，不能去。某至楚、泗间，欲入一文字，乞于常州住。若幸得请，则扁舟谒公有期矣。

三十九

某启。别后，不意遽闻国故，哀号追慕，迄今未已。惟公忠孝体国，受恩尤异，悲苦之怀，必万常人。比日起居何如？某旦夕过江，径往毗陵，相去益近，时得上问也。为时自重。不宣。

四十

某再启。承差人送到定国书，所报未必是实也。

都下喜妄传事，而此君又不审。乃四月十七日发来邸报，至今不说，是可疑也。一夫进退何足道？所喜保马户导洛堆垛皆罢，茶盐之类，亦有的耗矣。二圣之德日新，可贺！可贺！令子各安胜，未及报状也。

四十一

某启。耘老至，又辱手书，及耘老道起居之详，感慰不可言。某留家仪真，独来常，以河未通，致公见思之深。又有旧约，便当往见，而家无壮子弟，须却还般挈，定居后，一日可到也。惟深察。近日京口时有差除，或云当时亦未是实计。当先起老鎬，仆或得连茹耶？惠贶三十壶，携归饷妇矣。余耘老能道，不宣。某顿首。

四十二

闻张郎已授得发勾，春中赴上，安道必与之俱来。某若得旨，当与之联舟而南，穷困之中，一段乐事，古今罕有也。不知遂此意否？秦太虚言，公有意拆却逍遥堂横廊，切谓宜且留之，想未必尔，聊且言之。明年见公，当馆于此。公雅度宏伟，欲其轩豁，卑意又欲其窈窕深密也。如何？不罪造次。

四十三

四声可罢之，万一浮沉，反为患也。幸深思之。不罪。

四十四

某再启。近在扬州入一文字，乞常州住，如向所面议。若未有报，至南都再当一入也。承郡事颇繁齐整，想亦期月之劳尔。微疾虽无大患，然愿公无忽之，常作猛兽毒药血盆脓囊观，乃可，勿孤吾党之望而快群小之志也。情切言尽，必恕其拙，幸甚。

四十五

某启。一别四年，流离契阔，不谓复得见公。执手恍然，不觉涕下。风俗日恶，忠义寂寥，见公使人，差增气也。别来情怀不佳，忽得来教，甚解郁郁。且审起居佳胜为慰。某以少事，更数日，方北去。宜兴田已问去。若得稍佳者，当扁舟径往视之，遂一至湖。见公固所愿，然事有可虑者，恐未能往也。若得请居常，则固当至治下，搅扰公数月也。未间，惟万万为

时自重。

四十六

某再启。别谕，具感知爱之深，一一佩刻。董田已遣人去问，宜兴亲情若果尔，当乘舟径往成之。然公欲某到吴兴，则恐难为，不欲尽谈，唯深察之。到南都，欲一状申礼曹。凡刊行文字，皆先毁板，如所教也。有监酒高侍禁永康者，与之外姻，闻亦甚谨干，望略照庇，如察其可以剪拂，又幸也。

四十七 以下俱赴登州

某启。前蒙惠建茗，甚荷。醉中裁谢不及，愧悚之极。登州见阙，不敢久住，远接人到，便行。会合邈未有期，不免怅惘。舍弟召命，盖虚传耳。君实恩礼既异，责望又重，不易！不易！某旧有《独乐园》诗云：“儿童诵君实，走卒称司马。持此将安归，造物不我舍。”今日类诗讖矣。见报，中宪言玉汝右揆，当世见在告，必知之。京东有干，幸示喻。

四十八

某启。专使至，辱手诲，伏承起居住胜，大慰驰仰。某受命已一月，甚欲速去，而远接人未至，船亦未足，督之矣。向虽有十日之约，势不可住，愧负无限。区区之学，顷亦试之矣。竟无丝毫之补，复此强颜，归于无成，徒为纷纷，益可愧也。心之伊郁，非面莫能道，想识此意。唯万万为人自重。人还，奉启上谢。不宣。

四十九

某启。承专人借示李成《十幅图》，遂得纵观，幸甚！幸甚！且暂借留，令李明者用公所教法试摹看，只恐多累笔耳。此本真奇绝，须当爱护也。月十日后，当于徐守处，借人赍纳。

五十

某启。前者使还，醉中裁谢，极于散慢，至今恐愧。不审比日台候何似？某已被命，实奖借之素。已奏候远接人，计不过七月中下旬行。伏恐知之。士论

望公入覲，久未闻，何也？想亦不远。无由面别，瞻望惋怅，溽暑方炽，万冀顺时为国自重。不宣。

五十一

许为置朱红累子，不知曾令作否？若得之，携以北行，幸甚。如不及已，亦非急务。不罪。

五十二 以下俱登州

某启。入春来，连日雨，今日忽晴快。所居江山爽秀，怅然怀公，不知颇作乐否？近得安道公及张郎书，甚安健。子由想已过矣。青州资深，相见极欢。今日赴其盛会也。闲恐要知。

五十三

某再拜。自承哀疚，日欲拜疏，以不审知从者所至，以故至今。日月如昨，忽复徂暑。伏惟追慕摧切，触物增恻，奈何！奈何！即日伏料孝履支福。明公声望隐然，虽未柄用，坐镇一方，犹足以携持人心。今兹退归，有识所共叹，而孤拙无状，尤为失巨庇也。唯冀节哀自重，少慰区区。谨奉手启上问。不次。

五十四

某启。少愚布闻，不罪！不罪！某好携具野饮，欲问公求朱红累子两卓二十四隔者，极为左右费，然遂成藉草之兴，为赐亦不浅也。有便望颁示，悚息。

五十五

某本作此书，托一同人带去，既而其人却留滞淮南，近复带还，岂胜惭悚。今复附上前疏，贵察其非懈怠也。忽然秋尽，起居何似？向承示谕斤斧鄙词，非见爱之深，岂能尔耶？向示自有一本，云“且斗尊前见在身”，恐闲知之。东方有干，乞示下。

五十六

某干求累子，已蒙佳惠，又为别造朱红，尤为奇妙。物意两重，何以克当。捧领讫，感愧无量。旧者昨寄在常州，令子由带入京。俟到，不日便持上也。

五十七

鰕鱼三百枚，黑金棋子一副，天麻煎一剂，聊为土物。不罪浼触。令子思渴，冗中，不及别启。

五十八

某感时气，卧疾逾月，今已全安。但幼累更卧，尚纷纷也。杨道人名世昌，绵竹人，多艺。然可闲考验，亦足以遣懣也。留此几一年，与之稍熟，恐要知。

五十九

所有二赋，稍晴，写得寄上。次只有近寄潘谷求墨一诗，录呈，可以发笑也。衲衣寻得，不用更寻。累卓感留意，悚忤之甚。甘子已拜赐矣。北方有干，垂示。

六十

某屏居如昨，舍弟子由得安问，此外不烦远念。

久不朝覲，缘此得望见清光，想足慰公至意。其他无足云者。贵眷令子，各计安胜。月中前，急足远寄，必已收得。略示谕。

六十一 登州还朝

某启。此去见有方药可以起公之微疾者，专为访之，如所谕也。四月中所报及却罢之由，未闻其实，到都下当驰白也。

六十二 以下俱南省

某慰言。不意祸故，奄及闺阁，闻问怛然，悲惋不已。窃惟恩义之重，哀痛难堪。日月如昨，屡易弦望。追恻无及，触物增感。奈何！奈何！未由躬诣吊问，临纸哽塞。谨奉疏陈慰。谨疏。

六十三

某启。惊闻郡封倾逝，悲怆无量，恨不躬往慰问，但以至理宽譬左右也。平日学道，熟观真妄，正为今日。但当审察本心，无为客尘幻垢所污，况公望重中外，今者人物雕丧，耆老殆尽，切须自爱。若使缠绵

留恋，不即一刀两段，乃是世俗常态，非所望于杰人也。愿三复此语而已。余非面能尽。

六十四

某以馆伴北使半月，比出，方闻公有闺中之戚。慰问后时，本欲别作令子昆仲慰疏，秦君行速，作书未及，惟千万节哀以慰亲意也。相次别奉状。

六十五 以下俱翰林

某启。迫冗，稍疏上问，愧仰增极。切想下车以来，静治多暇，有以自适。即日履兹酷暑，台候何似。某忝冒过分，非提奖有素，何以及此。明公旧德伟望，尚在外服，舆论未允。伏冀以时倍加保啬，以慰区区。不宣。

六十六

某启。近数奉状，一一闻达。比日切惟镇莅多暇，台候万福。某蒙庇粗遣，但躐次骤进，处必争之地，非久安计，但脱去无由，公必念之。蒙惠地黄煎，扶衰之要药。若续寄，尤幸。

六十七

某再启。瀛州之命，既以先讳为辞，想当易地耶？所云杭已除，元素计必闻之矣。佳梦，岂特公爱我之深，发于想念尔。批示党人，甚堪一笑而已。子由除户侍，方欲辞免也。闲恐知之。孔经甫外制，顾将军夕拜，张仲举待制，皆恐要知。广大格岂敢望李愬子耶？然亦有一长从来，不敢使幸及赖耳，想当一笑。寄惠地黄煎，感服厚念。

六十八

某启。部民董迁，笃学能文，下笔不凡，非复世俗气韵。如请见，愿加奖励，遂成就之。其兄复湊，学道屏居，不与俗交，其文亦秀迈可观。皆公所欲知者，故敢以闻。近因亲情王承议行，托附书信，必达。某衰病短才，任用过量，论议疏阔，所向难合，日俟汰遣而已。辱知之厚，故粗及之。

与李公择十七首 元杭倅

某已过满。苏明之来。近闻明之已除台直，果尔，

替期末可决也。雪上主人如不厌客，当去叨聒。闻已举姚掾，非老兄风义，谁肯举此孤寒木讷之士也哉？闻往来者奉谈不容口，足为交游之庆。《墨妙堂记》并诗，各告求数本。向时莘老屡寄，然皆墨淡不光，告令指挥如法打。道场何山，时复一游否？某虽未得即替，然更得于西湖过一秋，亦自是好事。景色如此，去将安往，但有著衣吃饭处，得住且住也。但恨舍弟相远，然亦频得信，亦甚好，恐要知。

二 元离杭倅

某顿首。某忝命皆出推借，知幸！知幸！始者深欲一到吴兴，缘舍弟在济南，须一往见之，然后赴任。济南路由清河，而冬深即当冻合，须急去乃可行，遂不得一去别。所怀千万，非书所能尽也。

三

某再拜。孝叔丈向有径山之约，今已不遂。无缘一别，且乞致意。陈令举有书来云，相次去奉谒相聚，必款东莱。所乏茶与柑橙，而君地生焉，可各致少许为赆。若要瓜臠，到任后当寄献。呵呵。李君行时，不及奉书，兼醉后挥抹，殊鲜礼。悚！悚！

四 赴密州

某已到扬州，此行天幸，既得李端叔与老兄，又途中与完夫、正仲、巨源相会，所至辄作数剧饮笑乐。人生如此有几？未知他日能复继此否。乍尔睽违，临纸於邑。

五 以下俱徐州

某顿首。久不得来诲，亦稍忧悬，料公必不暇尔。近领手教，果尔劫劫，殊不及为郡之乐。比日起居佳胜否？贵眷各无恙，且喜九郎壮健胜往日，深可庆。某辄有一孙，体甚硕重，决可以扶犁荷锄，想公亦为我喜也。八月十二日生，名楚老。六郎不见，应举得失如何？迈往南京，为舍弟此月十一日嫁一女与文与可子，呼去干事。宪局寻常少事，何为乃尔纷纷，想不常如此也。

六

某再拜。舍弟得信，无恙。但因议公事，为一倅所怒，日夜欲倾之，念脱去未能尔。子由拙直之性，

想深知之，非公孰能见容者？然实无他尔。而人或不亮。牢落如此，为一农夫而不可得，岂复有意与人争乎？亦不足言，聊可一笑而已。

七

子由近为栖贤僧作《僧堂记》，读之凜然，觉崩崖飞瀑，逼人寒冽也。

八 以下俱黄州

某启。春夏多苦疮疖、赤目，因此杜门省事。而传者遂云病甚者，至云已死，实无甚恙。今已颇健，然犹欲谢客，恐传者复云云以为公忧，故详之。郑公虽已逾八旬，然耆旧凋丧，想当为国悽怆。公择、莘老进用，皆可喜，然亦汇征之渐，殆恐未尔知首，料台阁殊不闻，果尔，甚可喜。元素若能力止其行，极佳，亦当走书道此也。所要新诗，实无一字，小词、墨竹之类，皆不复措思，惟于饱食甘寝中得少三昧，一笑！一笑！文编一阅，洒然自失，濯喧埃而起衰思也。

九

某再拜。谕养生之法，虽壮年好访问此术，更何所得。然比年流落瘴地，苦无他疾，似亦得其力尔。大约安心调气，节食少欲，思过半矣，余不足言。某见在东坡，作陂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乐事。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

十

某顿首。知治行窘用不易。仆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尔，而文以美名，谓之俭素。然吾侪为之，则不类俗人，真可谓淡而有味者。又《诗》云：“不戢不难，受福不那。”口体之欲，何穷之有！每加节俭，亦是惜福延寿之道。此似鄙俗，且出于不得已。然自谓长策，不敢独用，故献之左右。住京师，尤宜用此策也。一笑！一笑！

十一

某启。示及新诗，皆有远别惘然之意，虽兄之爱

我厚，然仆本以铁心石肠待公，何乃尔耶？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若见仆困穷便相於邑，则与不学道者大不相远矣。兄造道深，中必不尔，出于相好之笃而已。然朋友之义，专务规谏，辄以狂言广兄之意尔。兄虽怀坎瞍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非兄，仆岂发此！看讫，便火之，不知者以为诟病也。

十二

某启。近领手教，极慰想念。比日起居何如？秋色佳哉，想有以为乐。人生唯寒食、重九，慎不可虚掷，四时之美，无如此节者矣。寄示妙药刀鞘，并已领。近有潮州人寄一物，其上云扶劣膏，不言所用。状如羊脂而颇坚，盛竹筒中，公识此物否？味其名，必佳物也。若识之，当详以示，可分去，或为问习南海物者。料公亦不久有别命。如未，冬间又得一见，孤旅之幸。乍冷，万万自摄。

十三

某启。杜门谢客，甚安适。气术又近得其简妙者，

早来此面传，不可独不死也。子由无恙，十月丧其小女，三岁矣。屡有此戚，固难为情，须能自解尔。所谕曹光州亲情，与卑意会，已作书问子由，次第必成也。鳧臍纳少许去，然终未知其实，不知所谕果然否，犹赖不曾经服食也。效刘十五体，作回文《菩萨蛮》四首寄去，为一笑。不知公曾见刘十五词否？刘造此样见寄，今失之矣。得渠消息否？莘老必时得书，在徐乐乎？

十四

某启。累获来教，佩戴至意。比日起居佳胜。雪屡作，足慰劝耕之怀。昨日船到，送惠木奴人瓮，算已作三百疋绢看矣。新岁不及奉觞，唯祝晚途遇合，使退耕穷士与民物并受其赐也。寒苦，万万自重。

十五

与可之亡，不惟痛其令德不寿，又哀其极贫，后事索然。而子由婿其少子，颇有及我之累。所幸其子贤而文，久远却不复忧，唯目下不可不助他尔。

十六 以下俱北还

某启。逆风数日，为左右滞留，而孤旅蒙幸多矣。但以多别，得一见风度，亦不复以别去为戚也。比日，伏惟起居佳胜。小舟阻风浪，罄室此依，又费照遣矣。古铁纳上，余万万善爱。不宣。

十七

某启。两日连见，匆匆竟何言。暄和，起居何如？夷中送王徐州诗，有见及语。方是时，人以相识为讳，欲一见面道此为笑，竟不见，可太息也。适所白，是宗人械，雅州幕。不一一。

与钱穆父二十八首 南省

某启。久以使客纷纷，不奉书，愧仰不可言。辱手教，且审台候胜常。爱子襁负天丧，想深痛割，惟深照浮幻，一洗无益之悲，至望！至望！

二 元以下俱翰林

某启。前日辱书及次公到，颇闻动止之详，慰浣无量。微疾想由不忌口所致，果尔，幸深戒之。某亦病寒嗽，逾月不除，衰老有疾难愈，岂复如昔时耶？承和揉菊词，次公处幸见之。未由会合，千万顺候自重。匆匆，奉启。

三

某启。辱书，伏承比来尊体安佳，甚慰所望。毒暑不可过，使客纷纷然，殆不能堪。数日以热毒发疮数处，且告谒休养，以备坤成终日之劳也。奉羨清闲，独无此福。惠茶既丰且精，除寄与子由外，不敢妄以饮客，如来教也。然细思之，子由既作台官，亦不合与吃。薛能所谓“赖有诗情”尔。呵呵。公久外，召还当在旦夕，扫榻奉候矣。不宣。

四

某启。长至祝颂之意则深矣，不敢上状，惧烦回答。辱手简，甚荷知照。比日起居佳胜。河间之命，

料必难辞，日企来音，少慰久阔。未间，万乞为国自重。不宣。

五

某近得家报，王郎子立暴卒于奉符，为之数日悲恸，在告亦缘此也。此君受知于公，想亦为之凄惋。子由远使归来，闻之，烦恼可知。子立只一女子，竟无儿，可伤！可伤！冗中，来使告回。不一一。

六

某启。两日台候何如？知药力已行，必遂轻安。饮食不减否？何日可出，告令郎写一二字示下。不宣。

七

某启。辱示雄篇，古人所谓味无穷而炙逾出者，不肖何敢庶几乎？然三五日间，当试和谢也。入夜布启，草略，不宣。

八 元以下俱杭州

某启。多日不上问，辱书，感慰之至。比日起居益佳，微疾已痊复。新诗妙曲，得于敲榜间，欣承加惠也。辄复一篇，惟不示人为望。雅奏已行遣，因毁所集也。知之。冬来，全少事，时复开樽湖上，但少佳客尔。未由会集，千万以时保卫。不宣。

九

承录示元之诗，旧虽曾见之，今得公亲书，甚喜。令跋尾。诗词如此，岂敢挂名其间。呵呵。惠示江瑶，极鲜，庶得大嚼，甚快。北方书问几绝，况有苑苴见及乎？昨日忽得两壶，谨分其一，不罪微浼。某再拜。

十

令子不及奉书，昨日与杨次公书，有少事托面白，必达。春夏之交，米价必大长，可畏。公必有以待之，幸预以教我。数郡闭籴，大为杭病，江东尤为害也。屡移不报，录得其榜，已削去。依条，灾伤免力胜。民甚悦，恐知。杭酥不佳，已督之矣。

十一

今日得宪檄，亦以闽盗恐轶至衢、睦为戒，度亦未遽尔也。惟浙西数郡，水潦既甚，而七月二十一、二、三三日大雨暴风，几至扫尽，灾伤既不减去岁，而常平之备已空。此忧在仆与中玉。事有当面议不可以尺书尽者，屡以此意招之，绝不蒙留意云。冬初方过，浙西虽子功旦夕到，然此大事，得聚议乃济。数舍之劳，譬如来一看潮，亦自佳事，试告公以此意劝之，勿云仆言也。如何？如何？吾侪作事，十分周备，仅可免过，小有不至，议者应不见置也。米方稍平，更一月必贵。日夜望中玉来。放脚手余得十余万石，相次漕司争余军粮及上供，必大翔涌。其他合行遣事，未易一一遽言。愿公因会度，可言即言之。幸甚！幸甚！此事，某已两削矣。诸公虽未必喜，然度无不行下之理。

十二

某蒙令子寄示五赋，幸甚，且为矩范也。后举又预高等矣。近本州举子数百人来陈状，以习赋者多，乞发解各立分数，已为削去矣。闲知之。小儿差遣，

蒙留意，以递中问之矣。非久得报，即驰白也。悚息！悚息！

十三

迈拙而愿，既备门下人，又日夕左右，想蒙提诲如子姪元，不在区区干祷也。乍到颖，不能无少冗。速遣此人，未能尽意。令子相见都下，不款曲，计今已赴任矣。

十四

新刻特蒙颁惠，不胜珍感。竹萌亦佳贶，取笋簞菰心与鳊相对，清水煮熟，用姜芦服自然汁及酒三物等，入少盐，渐渐点洒之，过熟可食。不敢独味此，请依法作，与老嫂共之。呵呵。

十五 元颖州

蒙仲过此，以急欲省覲，不敢攀留，甚愧。闻试得甚佳，旦夕驰贺也。两小儿本令闲看场屋，今日榜出皆捷，新学妨占解名，可愧也。

十六 元扬州

某启。示谕丽使裁减事，既不出船，何用借买许多什物。已令本州一一依仿裁定矣，幸甚！幸甚！条式指定事，即未敢擅减，知之。稍暇，别奉状。不罪。

十七 以下俱扬州还朝

某启。匿犀伏屨之句，所不到也。钦羨！钦羨！

十八

某启。多日不接奉，思企之深。伏计台候日就康复。欲往见，恐倦接客。乞此示数字。炷艾，必得力也。新诗想多有。不一一。

十九

子功数日不相见，省中殊岑寂也。公何日可出乎？

二十

某近蒙回教，令记新斋，恐必不堪用，然亦当试抒思也。曾干告丰令郭緹、支使孟易一京削。恐新年求者必多，略乞记录。令子必已到，温秀老成，真远器也。冗迫，不尽区区。

二十一

某启。多日不接奉，思企不可言。辱教字，承起居住胜。浴会不得暇赴，盖除夜有婚会，两日纷纷也。嘉篇幸蒙录示，“愁人泪眼”之句，读之惘然。公达者，何用久尔戚戚。嘉节，且一笑为乐，区区之祝也。

二十二

某启。前日辱简，以妻孥皆病不即答，悚息！悚息！阴雨，起居何似？寄颖叔诗，和得，纳去。与公咫尺胡越，何论颖叔也。可叹！可叹！某一章未允，方再上也。不一一。

二十三

某启。伏承莅事之初，虽稍劳神，而吏民欣悚，实为盛事。无由诣贺，但有企渴。辱简，且审起居住胜。余俟八日廷中可谈。

二十四

某启。辱示，承起居住胜。熙帅，鄙意亦欲饯之。公用二日即当趋赴，元日殿门外更议之也。惠贶山芋柑梨，感刻之至。匆匆布谢，不谨。

二十五

某启。伏暑，伏想起居康胜。老妇病稍加，某亦自伤暑，殊无聊，遂且谒告免词事也。一诗谩呈。电扫庭讼，响答诗简，亦数年来故事也。呵呵。草，不谨。

二十六

某启。知盛会早散，能过家庖煮菜夜话否？匆匆，不罪。

二十七

某启。辱简，承起居住胜。所约，敢不如教。绝早，到门惟少设食了两碑也。釀饅用二十四。谨诺。

二十八 赴定州

某启。昨日远勤，从者草草就别，慨怅不已。使至，又辱手诲，仍以高篇宠行，读之增恨怆也。欲和答，人客如织，当俟前路。惠茶，已戒儿曹别藏之矣，非良辰佳客，不轻啜也。令子昆仲，特烦远至，感忤不已。所欲言，非可以笔墨，即想已目击，自余惟若时自爱而已。不宣。

与李伯时一首

辱手示及惠新酝，感愧殊深。即日起居佳胜。《洗玉池铭》，更写得小字一本，比之大字者稍精。请用陈伯修之说，更刻于石柱上为佳。人还，奉谢。

与郭功父七首 元以下俱杭倅

昨日承顾访，殊慰久阔。经夕起居佳否？某出院本欲往见，以下痢乏力未果，想未讶也。略奉启，布谢万一。

二

久别，忽得瞻奉，喜慰可量。既以不出，又数日卧病，遂阻言笑，愧悚不可言。稍凉，起居佳否？某下痢虽止，尚羸薳也。谨奉启布谢。

三

儿子归来，别无可为土物，御笔一双，赐墨一圭，

新茶两饼，皆得之大臣家真物也。不罪浼渎。

四

辱访临，感恻。独以匆遽为恨，迫行不往谢，惟宽恕。乍热，万万自重。不宣。

五

别来瞻仰无穷，风雪凝寒，从者勤矣。辱书，承起居甚佳，为使者即至，必且暂还，惟万万自重。

六 以下北归

昨辱宠临，久不闻语，殊出意表。盖所谓得未曾有也。经宿起居佳胜，闲居致厚馈，拜赐惭感。只今上谒次，一肉足矣，幸不置酒。

七

某今日私忌，未敢上谒。辱诗和呈，为一笑。青皮一片，不以饷公，则无与尝者矣。

与文与可三首 以下俱徐州

与可抱才不试，循道弥久，尚未闻大用。公议不厌，计当在即。然廊庙间谁为恤公议者乎？老兄既不计较，但乍失为郡之乐，而有桂玉之困，又却不见使者嘴面，得失相乘除，亦略相当也。彭门无事，甚可乐。但未知今夏得免水患否？子由频得书，甚安。示谕秋冬过亲，甚幸！甚幸！令嗣昆仲各计安胜，为学想皆成就矣。

二

离浙中已四年，向亦有少浙物，久已分散零落矣。有药玉船两只，献上，恰好吻酌，不通客矣。呵呵。杭州故人颇多，致之不难，当续营之。但恐得后不肯将盛作见借也。

三

近屡于相识处见与可近作墨竹，惟劣弟只得一竿，未说《字说》润笔，只到处作记作赞，备员火下，亦合剩得几纸。专令此人去请，幸毋久秘。不尔，不惟

到处乱画，题云与可笔，亦当执所惠绝句过状索二百五十疋也。呵呵。

与文郎一首 黄州

不审荼毒以来，气力何似，变故如昨。两易晦朔，追慕无穷，奈何！奈何！中前人还，辱书，重增哽咽。吾亲孝诚深笃，若不少节哀摧，惟意所及，不以后事为念，何以仰慰堂上之心。惟万万宽中强食。

苏轼文集卷五十二

尺 牘

与王定国四十一首 元以下俱黄州

某启。自到黄州，即属岸。人日伺舟驭消耗，忽领手教，顿解忧悬。仍审比来体气清强，且能自适，至慰。知未决东西，计其迂直险易，相去必不悬绝，而得一见，乃是不肖大幸，不识果安从。某寓一僧舍，随僧蔬食，甚自幸也。感恩念咎之外，灰心杜口，不曾看谒人。所云出入，盖往村寺沐浴，及寻溪傍谷钓鱼采药，聊以自娱耳。

二

某启。罪大责轻，得此甚幸，未尝戚戚。但知识

数十人，缘我得罪，而定国为某所累尤深，流落荒服，亲爱隔阔。每念至此，觉心肺间便有汤火芒刺。今得来教，既不见弃绝，而能以道自遣，无丝发蒂芥，然后知定国为可人，而不肖他日犹得以衰颜白发厕宾客之末也。甚幸！甚幸！恐从者不由此过，故专遣人致区区。惟愿定国深自爱重，仍以戒我者自戒而已。临书悒悒，不知此人到江，犹及见仙舟否？匆匆，不宣。

三

某启。扬州有侍其太保者，官于瘴地十余年。北归面色红润，无一点瘴气。只是用摩脚心法耳。此法，定国自己行之，更请加功不废。每日饮少酒，调节饮食，常令胃气壮健。安道软朱砂膏，某在湖州服数两，甚觉有益。到彼可久服。子由昨来陈相别，面色殊清润，目光炯然，夜中行气脐腹间，隆隆如雷声。其所行持，亦吾辈所常论者，但此君有志节能力行耳。粉白黛绿者，俱是火宅中狐狸、射干之流，愿深以道眼看破。此外又有一事，须少俭嗇，勿轻用钱物。一是远地，恐万一阙乏不继。二是灾难中节用自贬，亦消厄致福之一端。所怀千万，书不能尽一二也。

四

某启。宾州必薄有瘴气，非有道者处之，安能心

体泰健以俟否亨耶？定国必不以流落为戚戚，仆不复忧此。但恐风情不节，或能使腠理虚怯以感外邪。此语甚蠢而情到，愿君深思先构付属之重，痛自爱身啬气。旧既勤于道引服食，今宜倍加功，不知有的便可留桂府否？

五

某启。君本无罪，为仆所累尔。想非久，必渐移善地也。仆甚顽健，居处食物皆不恶。但平生不营生计，贱累即至，何所仰给。须至远迹颜渊、原宪，以度余生。命分如此，亦何复忧虑！在彭城作黄楼，今得黄州；欲换武，遂作团练。皆先讖。因来书及之，又得一笑也。子由不住得书，必已出大江，食口如林，五女未嫁，比仆又是不易人也。奈何！奈何！惠京法二壶，感愧之至。欲求土物为信，仆既索然，而黄又陋甚，竟无可持去，好笑！好笑！儿子迈亦在此，不敢令拜状，恐烦渎也。承新诗甚多，无缘得见，耿耿。仆不复作，此时复看诗而已。

六

某作书了，欲遣人至江州。李奉职言，定国必已

从江西行，必不及矣。故复写此纸，递中发去。闻得此中次第，人皆言西江渐近上水，石湍激，险恶不可名，大不如衡、潭之善安。然业已至彼，不可复回也。若于临江军出陆，乃长策也。贵眷不多，不可谓山溪之险而避陆行之劳也。众议如此，切请子细问人，毋以不赀之躯，轻犯忧患也。前书所忧，惟恐定国不能爱身啬色，愿常置此书于座右。如君美材多文，忠孝天稟，但不至死，必有益于时。虽贤者明了，不待鄙言。但目前日见可欲而不动心，大是难事。又寻常人失意无聊中，多以声色自遣。定国奇特之人，勿袭此态。相知之深，不觉言语直突，恐欲知。他日不讶也。

七

某受张公知遇至深。罪废，累辱其门下，独不复摈绝否？如何！如何！想时得安问，贵眷在彼必安。

八

某再拜。递中领手教，知已到官无恙，自处泰然，顿解忧悬。又知摄二千石，风采震于殊俗，一段奇事也。某羁寓粗遣，但八月中丧一老乳母，子由到筠，亦抛却一女子，年十二矣，悼念未衰，复闻堂兄中舍

卒于成都。异乡罹此，触物悽感，奈何！奈何！

近颇知养生，亦自觉薄有所得，见者皆言道貌与往日殊别，更相阔数年，索我阆风之上矣。兼画得寒林墨竹，已入神品，行草尤工，只是诗笔殊退也。不知何故。张公比得书无恙，但以厚之去妇，家事无人干，颇牢落。子由在筠，甚苦局事烦碎，深羨老兄之安逸也。非久，冬至，已借得天庆观道堂三间，燕坐其中，谢客四十九日，虽不能如张公之不语，然亦常阖户反视，想当有深益也。

定国所寄临江军书，久已收得。二书反覆议论及处忧患者甚详，既以解忧，又以洗我昏蒙，所得不少也。然所谓“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愿公尝诵此语也。杜子美在困穷之中，一饮一食，未尝忘君，诗人以来，一人而已。今见定国，每有书皆有感恩念咎之语，甚得诗人之本意。仆虽不肖，亦尝庶几仿佛于此也。

文字与诗，皆不复作。近为葬老乳母，作一志文，公又求某书，辄书此奉寄。今日马铺李孝基送君谔石刻一卷来，其后有定国题字，又动我相思之怀，作恶久之。数日前，发勾沈达过此，亦云与定国熟，船中会话半夜，强半是说定国。

近有人惠丹砂少许，光彩甚奇，固不敢服，然其人教以养火，观其变化，聊以怡神遣日。宾去桂不甚远，朱砂若易致，或为致数两，因寄及，稍难即罢，

非急用也。穷荒之中，恐亦有一二奇士，当以冷眼阴求之。大抵道士非金丹不能解化，而丹材多出南荒，故葛稚川乞岫嵎令，竟化于广州，不可不留意也。陈璞一月前，直往筠州看子由，亦粗传要妙，云非久当来此。此人不惟有道术，其与人有情义，久要不忘如此，亦自可重。道术多方，难得其要，然以某观之，惟能静心闭目，以渐习之，但闭得百十息，为益甚大，寻常静夜，以脉候得百二三十至，乃是百二三十息尔。数为之，似觉有功。幸信此语，使真气云行体中，瘴冷安能近人也？

知有煞卖鹅鸭甚便，此间无有，但买斫脔鱼及猪羊獐雁，亦足矣。廩入虽不继，痛自节俭，每日限用百五十，自月朔日取钱四千五百足，系作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明以画杈子挑取一块，即藏去杈子，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可谓至俭。然犹每日一肉，盖此间物贱故也。囊中所有，可支一年以上，至时别作相度，日下未须虑也。儿子正如所料，不肯出官，非复小补也。信笔乱书，无复伦次，不觉累幅。书到此，恰二鼓，室前霜月满空，想识我此怀也。言不可尽，惟万万保啬而已。

九

桂砂如不难得，致十余两尤佳。如费力，一两不

须致也。

十

某启。近附桂州递奉书，必达。迩来江淮间酷暑，殆非人所堪，况于岭外乎？惟道怀清旷，必有以解烦释懣者。入秋以来，翛然清远，计尊候安胜。仆凡百如昨，不烦念及。子由在高安，不住得书，无恙。近亦有南都来者云，张公及贵聚并安，见报，举者更宜省事缄口。区区之至，不罪！不罪！马朝请过此，议论脱然，必知所以待国者。展奉未可期。惟万万自重。不一一。

十一

某启。马公过此嘉便，无好物寄去，收拾得茶少许，谩充信而已。新诗文近日必更多。君学术日益，如川之方增，幸更著鞭多读书史，仍手自抄为妙。造次！造次！某自谪居以来，可了得《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今又下手作《书传》。迂拙之学，聊以遣日，且以为子孙藏耳。子由亦了却《诗传》，又成《春秋集传》。闲知之，为一笑耳。桂州递中有和仲奉和诗四首，不知到未？且一报之。

十二

某递中领书及新诗，感慰无穷。得知君无恙，久居蛮夷中，不郁郁足矣，其他不足云也。马处厚行，曾奉书，必便达。不知今者为在何许，且盘桓桂州耶，为遂还任耶？重九登栖霞楼，望君凄然，歌《千秋岁》，满坐识与不识，皆怀君。遂作一词云：“霜降水痕收。浅碧鳞鳞欲见洲。酒力渐消风力软，飕飕。破帽多情却恋头。佳节若为酬。但把清樽断送秋。万事回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其卒章，则徐州逍遥堂中夜与君和诗也。来诗要我画竹，此竟安用，勉为君作一纸奉寄。子由甚安。吾侪何尝不禅，而今乃始疑子由之禅为鬼为佛，何耶？丹砂若果可致，为便寄示。吾药奇甚，聊以为闲中诡异之观，决不敢服也。张公久不得书，彼必得安问。乍冷，万万以时自重。夜坐，醉中作此书，仍以君遗我墨书也。不宣。

十三

某启。如闻晋卿已召还都，月给百千，其女泣诉，圣主为恻然也。恐要知。来诗愈奇，欲和，又不欲频频破戒。自到此，惟以书史为乐，比从仕废学，少免

荒唐也。近于侧左得荒地数十亩，买牛一具，躬耕其中。今岁旱，米贵甚。近日方得雨，日夜垦辟，欲种麦，虽劳苦却亦有味。邻曲相逢欣欣，欲自号麀糟陂里陶靖节，如何？君数书，笔法渐逼晋人，吾笔法亦少进耶？画不能皆好，醉后画得一二十纸中，时有一纸可观，然多为人持去，于君岂复有爱，但卒急画不成也。今后当有醉笔，嘉者聚之，以须的信寄去也。

十四

《耕荒田》诗有云：“家童烧枯草，走报暗井出。一饱未敢期，瓢饮已可必。”又有云：“刮毛龟背上，何日得成毡。”此句可以发万里一笑也。故以填此空纸。

十五

某启。昨日递中得子由书，封示定国手简，承已到江西，尊体佳健。忠信之心，天日所照，既遂生还，晚途际遇，未可量也。容采老少比旧不带黄茅气色否？呵呵。前此发书，并令子由转去，必达。来教云，此月五六可到九江，而子由书十一月方达。今且谩遣人，不知犹及见否？无缘一的为贺。引领神驰，惟万万自

爱。速遣此人，书不能尽言，递中续上问也。不宣。

十六 以下俱离黄州

某启。今日景繁到泗州，转示十月二十三日所惠书并新诗六首、妙曲一首，大慰所怀。河冻胶舟，咫尺千里，意思牢落可知。得此佳作，终日喜快，滞懣冰释，幸甚！幸甚！某往扬州，入一文字，乞常州住。得耗，奏邸拘微文，不肯投进，已别作一状，遣人入京投下。近在常州宜兴，买得一小庄子，岁可得百余硕，似可足食。非不知扬州之美，穷猿投林，不暇择木也。黄师是遣人往南都，故急作此书，仍和得一诗为谢，他未暇也。新济甚浅，冻不可行，旦夕水到即起，恐须至正初方有水也。不知至时公在宋否？某若得请，或附宣献公舟尾南来，不尔，遂溯水至西都，出陆赴汝也。然欲葬却乳母子由乳母。元乃行。即南都亦须往一月。入夜，倦迫，不尽意。惟万万自重。

十七

某顿首。先帝升遐，天下所共哀慕，而不肖与公，蒙恩尤深，固宜作挽，少陈万一。然有所不敢者尔。必深悉此意。无状坐废，众欲置之死，而先帝独哀之，

而今而后，谁复出我于沟渎者。已矣，归耕没齿而已。

十八

某启。张公壅嗽，经月未已，虽饮食不退，然亦微瘦。数日来亦渐损，想必无虑。然有书宜令劝固胃气，勿服疏利药，仆屡以劝之。仍劝夏秋间，先多作善事斋僧、施贫之类，然后开眼。公后日相见时，亦可以此劝之。旦夕遂与之别，情味极不佳。公得暇早来，与之相聚，若得此间一差遣，亦非小补也。留意！留意！

十九 元以下俱翰林

某启。数日闻舟驭入城，适患疮，未溃，坐起无聊，不克修问，不审起居何如？既无由往见，而公又未朝觐，企渴不可言。当以酒洗泥，而久在告，酒尽，只有大小团密云五饼，双井一饼，亦为高人无泥可洗尔。呵呵。病中，不尽区区。

二十

数日卧病在告。不审起居佳否？知今日会两婿，

清虚阴森，正好剧饮，坐无狂客，水玉相对，得无少澹否？扶病暂起，见与子由简大骂，书尺往还，正是扰人可憎之物，公乃以此为喜怒乎？仙人王远云，得此书，当复剧口大骂之，固应尔。然而不可以徒骂也。知公澹甚，往发一笑。张十七必在坐，幸伸意。

二十一 元以下俱颖州

某启。久不奉状，辱书，感慰之至。比日起居何如？谤焰已息，端居委命，甚善。然所云百念灰灭，万事懒作，则亦过矣。丈夫功名在晚节者甚多，定国岂愧古人哉！某未尝求事，但事入手，即不以大小为之。在杭所施，亦何足道，但无所愧恨而已。过蒙示谕，惭汗。若使定国居此，所为当便惊人，亦岂特止此而已。本州职官董华，密人也。能道公政事，叹服不已，但恨公命未通尔。但静以待之，勿令中途齟齬，自然获济。如国手棋，不烦大段用意，终局便须赢也。未由会见，千万保重。不宣。

二十二

某启。前日欲附南京书，来人不告而去，因循至今。比日起居何如？张丈且喜少安。且令安乐几年，

慰四方士大夫心，岂非好事？近日都下，又一场纷纷，何时定乎？颖虽闲僻去都下近，亲知多特来相看者，殊倦于应接，更思远去而未能也。未缘言面，千万保啬。不一一。

二十三

某启。近遣人奉书，未达间，领来诲，伏承起居佳胜。旋得厚之书，知从者入都，想已还宋矣。某见报移郢，老病岂堪此剧郡。方欲力辞而请越，不惟适江湖之思，又免过都纷纷，未知允否？老境欲少安，何时定乎？未由言面，菀结可知。乍暖，千万保练。不一。

二十四

某启。人来，辱书，并三诗，伏读感慰。仍审起居佳胜。报张公卧疾，不胜忧悬。急要文集，不敢不付。在杭二年，到京数月，无顷刻暇时。公属我，文集当有所删润，虽不肖岂敢如此。然公知我之深，举世无比，安敢复存形迹，实欲仰副公意万一，故不敢草草编录。到颖，方有少暇，正欲编次，而遽索去，不敢不付。且乞定国一言检阅，既了，仍以相付，幸

也。千万保爱。不宣。

二十五

某启。别来纷纷，未即奉状。两辱手教，感愧深矣。且审比来起居住胜，为慰！为慰！公失郡去国，士友所叹。然自是计少安，其他无足言者。某已得颍州，极慰所欲，但不副张公之意。盖旬日前得子开书，极来相祷，方安于彼，不欲移也。故不敢乞。闻张公已安，庆慰无量。会合未可期，惟千万保爱。不宣。

二十六

某启。自公去后，事尤可骇。平生亲友，言语往还之间，动成坑阱，极纷纷也。不敢复形于纸笔，不过旬日，自闻之矣。得颖藏拙，余年之幸也。自是刳心钳口矣。此身于我稍切，须是安处，千万相信。日与乐全翁游，当熟讲此理也。某甚欲得南都，而侄女子在子开家，亦有书来，云子开欲之，故不请。想识此意。

二十七

某启。数辱书，一一收领。亦一上状，知已达。风俗恶甚，朋旧反眼，不可复测，故不欲奉书，畏浮沉尔。不罪！不罪！比日起居佳胜。公敝履浮名，一寄之天，不过淮上上回文，以无为有尔。然亦未必如此，但恐流俗观望，复作两楹之说，皆不足道也。某所被谤，仁圣在上，不明而明，殊无分毫之损。但怜彼二子者，遂与舒亶元、李定同传尔，亦不足云，可默勿语也。余惟千万保爱。不宣。

二十八

某启。平生欲著一书，少自表见于来世，因循未成。两儿子粗有文章材性，未暇督教之。从来颇识长年养生妙理，亦未下手。三者皆大事，今得汝阴，无事，或可成，定国必贺我也。言此者，亦欲公从事于此尔。书至此，中心欣跃，如有所得。平生相知，不敢独飨，当领此意，不复念余事也。

二十九

公自此无忧患矣，不须复过虑。《砚铭》，到颖当寄上也。

三十

某启。辱书，具审起居佳胜。诬罔已辩，有识稍慰。宠示二诗，读之耸然。醉翁有言，穷者后工，今公自将达而诗益工，何也？莫是作诗数篇以饷穷鬼耶？喜不寐。诗甚欲和，又碍亲嫌，皆可一笑也。张公今虽微瘦，然论古今益明，不惟识虑过人，定国亦可见矣。人事纷纷，书不尽言，非面莫究。

三十一

某甚欲赴乐全之约，请南都，而子开有书切戒不可。又侄女亦有书云，舅姑方安于彼，不可夺也，故不欲请。承乐全乃尔见望，读之极不皇，且为致此恳，余具公书矣。定国云有二诗，元不封示，何也？公平生不慎口，好面折人，别后深觉斯人极力奉挤。公临行时，亦自觉仆始信之可骇也。

三十二 元以下离颍州

某启。高休至，辱书忧爱矣。比日起居何如？书意欲一相见，固鄙怀至愿，但不如彼此省事之为愈也。御瘴之术惟绝欲练气一事。本自衰晚当然，初不为御瘴而作也。某其余坦然无疑，鸡猪鱼蒜，遇着便吃，生病老死，符到便奉行，此法差似简要也。君实尝云：“王定国瘴烟窟里五年，面如红玉。”不知道，能如此乎？老人知道，则不如公，顽愚即过之。朝夕离南都，别上状。愈远加爱。不宣。

三十三

某启。别来三辱书，劳问之厚，复过畴昔矣。衰繆日退，而公相好日加，所未谕也。又中间一书，引物连类，如见当世大贤。意谓是封题之误，必非见与者，而其后姓字则我也，尤所不谕。然三复其文，词韵甚美，正似苏州。何充画真，虽不全似，而笔墨之精，已可奇也。谨当收藏，以俟讲此者而与之。如何？如何？公行复旧官矣，差遣亦必自如意。可喜！可喜！但此去不知会合何日，不能无耿耿也。真赞辄作得数句，如何？可用，即令一善写小字人代书绢上可也。

张公《集引》、厚之《字说》皆未作。别后日纷纷，可厌！可厌！神膏方纳上，余勤勤自爱。

三十四 元扬州

张公所戒，深中吾病，虽甚顽狠，岂忍不听？愿为致此意也。公向令作《滕达道埋铭》，已诺之，其家作行状送至此矣。又欲作《孙公神道碑》，皆不敢违。只告密之，勿令人知是某作，仍勿令以润笔见遗，乃敢闻命。来诗甚奇，真得冲替气力也。呵呵。故后诗未及和。朝夕别遣人，并致糟淮，白所欲宜兴田。某岂敢有爱于此等，然此田见元主昏赖。某见有公文在浙漕处理会，未见了绝，当亦申都省也。田在深山中，去市七十里，但便于亲情蒋君勾当尔。不知在公时，蒋能如此干否？更筹之。

三十五 元以下俱赴定州

某启。示教，承起居佳胜。子由疾少间，惠药，感刻。二方谨秘之。五方续写得，纳上。祝鮀元卫子鱼，贤者也，佞才也？以为佞人，盖流俗之误。山梁雌雉，子路以馈孔子。孔子知子路将不得其死，雉亦好斗，斗丧其生。故曰：“色斯举矣，翔而后集。”若

此雉，岂时之罪哉！其余义尽于文，初无注解马，或留意少试。仆子不肯，已遣回，一面商量，可公意即可也。李希元已付一简与子中矣。某适与安国说，欲来早略到净因，今又头昏，去否未可知。旱疠将作，人多不安。将爱！将爱！

三十六

某启。近者崇庆大故，中外哀慕，想同此悲痛。某蒙被知遇，尤增殒灭。人来，领书，承起居无恙。某本自月初赴任，今须俟殿殒毕，乃敢朝辞。后会何时，临书怆恨。惟万万自重。

三十七

某启。疲曳之余，即困睡尔。寻酒对菊，岂复梦见。君真世外人也。诗亦奇，欲和而未暇。使事始欲辞免，又若无说，然衰病极畏此。后日未可预刻，至时驰问也。

三十八

某启。甘草，已如所谕削去矣。参四板，聊致远

诚，并一诗为笑。雪浪斋亦求一篇，为塞上华宠。厚之本欲作书，适有少冗，又笔冻甚，俟稍和暇也。幸致意。

三十九

某启。辱教，承起居佳胜。昨夕黄昏径睡，五更马上赏嘉月尔。事已，一笑。出疆已有旨，完夫同行也。别纸已领。

四十 元以下俱惠州

某启。递中，忽领三月五日手教，喜知尊候佳胜，贵眷各康健，并解悬情，幸甚。一官为贫，更无可择。知生计渐有涯，可喜！可喜！某到此八月，独与幼子一人、三庖者来。凡百不失所。风土不甚恶。某既缘此绝弃世故，身心俱安，而小儿亦遂超然物外，非此父不生此子也。呵呵。书中所谕，甚感至意，不替畴昔而加厚也。幸甚！幸甚！子由不住得书，极自适，道气有成矣。余无足道者。南北去住定有命，此心亦不念归，明年买田筑室，作惠州人矣。伏暑中，万万加爱。不宣。

四十一

某一味绝学无忧，归根守一，乃无一可守。此外皆是幻。此道勿谓渺漫，信能如此，日有所得，更做没用处，亦须作地行仙，但屈滞从狗窦中过尔。勿说与人，但欲老弟知其略尔。问所欲干，实无可上烦者。必欲寄信，只多寄好干枣、人参为望。如无的便，亦不须差人，岂可以口腹万里劳人哉。所云作书自辩者，亦未敢便尔。“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张十七绝不闻消耗，怀仰乐全之旧德，故欲其一箴之否？

答黄鲁直五首 元以下俱徐州

轼顿首再拜鲁直教授长官足下。轼始见足下诗文于孙莘老之坐上，耸然异之，以为非今世之人也。莘老言：“此人，人知之者尚少，子可为称扬其名。”轼笑曰：“此人如精金美玉，不即人而人即之，将逃名而不可得，何以我称扬为？”然观其文以求其为人，必轻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其后过李公择于济南，则见足下之诗文愈多，而得其为人益详，意其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

非独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虽如轼之放浪自弃，与世阔疏者，亦莫得而友也。今者辱书词累幅，执礼恭甚，如见所畏者，何哉？轼方以此求交于足下，而惧其不可得，岂意得此于足下乎？喜愧之怀，殆不可胜。然自入夏以来，家人辈更卧病，忽忽至今，裁答甚缓，想未深讶也。《古风》二首，托物引类，真得古诗人之风，而轼非其人也。聊复次韵，以为一笑。秋暑，不审起居何如？未由会见，万万以时自重。

二

某启。晁君骚词，细看甚奇丽，信其家多异材耶？然有少意，欲鲁直以己意微箴之。凡人文字，当务使平和，至足之余，溢为怪奇，盖出于不得已也。晁文奇丽似差早，然不可直云尔。非谓避讳也，恐伤其迈往之气，当为朋友讲磨之语乃宜。不知以为然否？不宣。

三 元翰林

某启。前日文潜、无咎见临，卧病久之，闻欲奉公见过，所深愿也。便欲作书奉屈，而两日坐处苦一疮极痛，至今未穴，殊无聊赖。得教并诗，慰喜不已。

疮两日当穴，又数日可无苦。诸公自可准法来问疾，然欲来，当先见语。公择舅作宪，甚可喜，因见，为道区区。君实尝言，破题当似“日五色”，莫作“运启元圣天临兆民”也。余非面不尽。

四 元以下俱惠州

某启。方惠州遣人致所惠书，承中途相见，尊候甚安。即日想已达黔中，不审起居何如，土风何似？或云大率似长沙，审尔，亦不甚恶也。惠州已久安之矣。度黔，亦无不可处之道也。闻行囊无一钱，途中颇有知义者，能相济否？某虽未至此，然亦近之矣。水到渠成，不须预虑。数日来苦痔疾，百药不效，遂断肉菜五味，日食淡面两碗，胡麻、茯苓数杯。其戒又严于鲁直。虽未能作自誓文，且日戒一日，庶几能终之。非特愈痔，所得多矣。子由得书，甚能有味于枯槁也。文潜在宣极安，少游谪居甚自得，淳父亦然，皆可喜。独元老奄忽，为之流涕。病剧久矣，想非由远谪也。隔绝，书问难继，惟倍祝保爱。不宣。

五

某有侄婿王郎，名庠，荣州人。文行皆超然，笔

力有余，出语不凡，可收为吾党也。自蜀遣人来惠，云：“鲁直在黔，决当往见，求书为先容。”嘉其有奇志，故为作书。然旧闻其太夫人多病，未易远去，谩为一言。眉人有程遵诲者，亦奇士，文益老，王郎盖师之。此两人有致穷之具，而与不肖为亲，又欲往求黄鲁直，其穷殆未易量也。

答秦太虚七首 元以下密州

某启。别后数辱书，既冗懒且无便，不一裁答，愧悚之至。参寥至，颇闻动止，为慰。然见解榜，不见太虚名字，甚惋叹也。此不足为太虚损益，但吊有司之不幸尔。即日起居何如？参寥真可人，太虚所与之，不妄矣。何时复见，临纸惘惘，惟万万自爱而已。谨奉手启上问。诸事可问参寥而知。入夜，困倦，书不详悉。程文甚美，信非当世君子之所取也。仆去替不远，尚未知后任所在，意欲东南一郡尔。得之，当遂相见。

二

某昨夜偶与客饮酒数怀，灯下作李端叔书，又作太虚书，便睡。今日取二书覆视，端叔书犹粗整齐，

而太虚书乃尔杂乱，信昨夜之醉甚也。本欲别写，又念欲使太虚于千里之外，一见我醉态而笑也。无事时寄一字，甚慰寂寥。不宣。

三 元湖州

某启。昨晚知从者当往何山。辱示，方悟以雨辍行，悔今日不相从也。闻只今遂行，故不敢奉谒。分韵诗语，益妙，得之殊喜。拙诗令儿子录呈。暑湿，惟万万慎护，早还为佳。不一一。

四 元黄州

轼启。五月末，舍弟来，得手书劳问甚厚，日欲裁谢，因循至今，递中复辱教，感愧益甚。比日履兹初寒，起居何如？轼寓居粗遣，但舍弟初到筠州，即丧一女子，而轼亦丧一老乳母，悼念未衰，又得乡信，堂兄中舍九月中逝去。异乡衰病，触目凄感，念人命脆弱如此。又承见喻，中间得疾不轻，且喜复健。

吾侪渐衰，不可复作少年调度，当速用道书方士之言，厚自养炼。谪居无事，颇窥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庆观道堂三间，冬至后，当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废放，安得就此。太虚他日一为仕宦所縻，

欲求四十九日闲，岂可复得耶？当及今为之。但择平时所谓简要易行者，日夜为之，寝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满此期，根本立矣。此后纵复出从人事，事已则心返，自不能废矣。此书到日，恐已不及，然亦不须用冬至也。

寄示诗文，皆超然胜绝，亶亶焉来逼人矣。如我辈，亦不劳逼也。太虚未免求禄仕，方应举求之，应举不可必。窃为君谋，宜多著书，如所示论兵及盗贼等数篇，但似此得数十首，皆卓然有可用之实者，不须及时事也。但旋作此书，亦不可废应举，此书若成，聊复相示，当有知君者，想喻此意也。

公择近过此，相聚数日，说太虚不离口。莘老未尝得书，知未暇通问。程公辟须其子履中哀词，轼本自求作，今岂可食言。但得罪以来，不复作文字，自持颇严，若复一作，则决坏藩墙，今后仍复衮衮多言矣。

初到黄，廩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取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

所居对岸武昌，山水佳绝。有蜀人王生在邑中，往往为风涛所隔，不能即归，则王生能为杀鸡炊黍，

至数日不厌。又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径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醪。柑橘棣柿极多，大芋长尺余，不减蜀中。外县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獐、鹿如土，鱼、蟹不论钱。岐亭监酒胡定之，载书万卷随行，喜借人看。黄州曹官数人，皆家善庖饌，喜作会。太虚视此数事，吾事岂不既济矣乎！欲与太虚言者无穷，但纸尽耳。展读至此，想见掀髯一笑也。

子骏固吾所畏，其子亦可喜，曾与相见否？此中有黄冈少府张舜臣者，其兄尧臣，皆云与太虚相熟。儿子每蒙批问，适会葬老乳母，今勾当作坟，未暇拜书。岁晚苦寒，惟万万自重。李端叔一书，托为达之。夜中微被酒，书不成字，不罪！不罪！不宣。轼再拜。

五 元离黄州

某启。别后欲奉书，纷纷无暇，且谓即见无所事书，而日复一日，遂以至今。叠辱手教，具闻动止甚慰。某宜兴已得少田，至扬附递，乞居常，仍遣一侄孙子赍钱往宜兴纳官，盖民田也。元须其还，乃行。而至今未来，计亦无他，特其子母难别尔。见舫舟竹西待之，不过更三两日必至，必能于冬至前及见公也。小儿子不历事，亦微忧，故不欲舍之前去。迟见之意，殆以日为岁也。传神奇妙之极。赞若思得之，当奉呈

也。余非面不尽。不一一。

六 元以下俱北归

某书已封讫，乃得移廉之命，故复作此纸。治装十日可办，但须得泉人许九船，即牢稳可恃。余蛋船多不堪。而许见在外邑未还，须至少留待之，约此月二十五六间方可登舟。并海岸行一日，至石排，相风色过渡，一日至递角场。但相风难克日尔。有书托吴君，雇二十壮夫来递角场相等，但请雇下，未要发来，至渡海前一两日，当别遣人去报也。若得及见少游，即大幸也。今有一书与唐君，内有儿子书，托渠转附去，料舍弟已行矣。余非面莫究。

七

某启。近累得书教，海外孤老，志节朽败，何意复接平生钦友。伏阅妙迹，凜凜有生意，幸甚！幸甚！比日毒暑，尊候佳否？前所闻果的否？若信然，得文字后，亦须得半月乃行。自此径乘蛋船至徐闻出路，不知犹及一见否？示谕二范之贤，不惟喜公得婿小范，且以庆吾友梦得之有子为不死也。言之泪落不已。过蒙许与，恐不副所期，实能躬劳辱以佚厥考尔。令子

想大成，曾寄所作来否？借一二亦佳。文潜、无咎得消耗否？鲁直云，宣义监鄂酒。吴子野自五羊来云，温公赠太尉，曾子宣右揆。的否？未可知也。廉州若得安居，取小子一房来，终焉可也。生如暂寓，亦何所择。果行，冲冒慎重。

答张文潜四首 元以下俱惠州

某启。久不奉书，忽辱专人手教，伏读感叹。且审为郡多暇，起居佳胜，至慰！至慰！疾久已扫除，但凡害生者无复有，则真气日滋骨髓，余益形神，卓然复壮，无三年之功也。某清净独居，一年有半尔。已有所觉，此理易晓无疑也。然绝欲，天下之难事也，殆似断肉。今使人一生食菜，必不肯。且断肉百日，似易听也，百日之后，复展百日，以及期年，几忘肉矣。但且立期展限，决有成也。已验之，方思以奉传，想识此意也。蒙远致儿子书信，感激不可言。子由在筠，甚自适，养气存神，几于有成，吾侪殆不如也。闻淳父、鲁直远贬，为之凄然。此等必皆有以处之也。某见寓监司行馆，下临二江，有楼，刘梦得《楚望赋》句句是也。瘴疠虽薄有，然不恶，与小儿不曾病也。过甚有干蛊之才，举业亦少进。侍其父亦然。恐欲知之，解忧尔。会合末期，临书怅惘。惟万为道自重。不宣。

二

某启。屏居荒服，真无一物为信。有桄榔方杖一枚，前此土人不知以为杖也。勿谓微陋，收其远意尔。荔枝正出林下，恣食亦一快也。罗浮曾一游，每出劳人，不如闭户之有味也。朮不辍服。无咎竟坐修造，不肖累之也，愧怍。家有婢，能造酒，极佳，全似王晋卿家碧香，但乏可与饮者尔。罗浮有道士邓守安，虽朴野，养练有功，至行清苦，常欲济人，深可钦爱。见邀之在此，又颇集医药，极有益也。曾子开、陆农师俱不免，以知默定非智力所能避就也。小儿承问，不欲令拜状烦览也。

三

少游得信否？奉亲必不失所。

四

来兵王告者，极忠厚。方某流离道路时，告奉事无少懈，又不惮万里再来，非独走卒中无有也。愿公以某之故，少优假之，置一好科坐处。当时与同来者

顾成，亦极小心。今来江海者，亦谨恪。远来极不易，可念，愧愧。

答李端叔十首 元翰林

辱书，并示伯时所画地藏。某本无此学，安能知其所得于古者为谁何？但知其为轶妙而造神，能于道子之外，探顾、陆古意耳。公与伯时想皆期我于度数之表，故特相示耶？有近评吴画百十字，辄封呈，并画纳上。

二 定州

某启。辱简，承起居佳胜。近读近稿，讽味达晨，辄附小诗。更蒙酬和，益深感叹，朝夕就局中会话也。

三 以下俱北归

某年六十五矣，体力毛发，正与年相称，或得复与公相见，亦未可知。已前者皆梦，已后者独非梦乎？置之不足道也。所喜者，海南了得《易》、《书》、《论语传》数十卷，似有益于骨朽后人耳目也。少游遂死于道路，哀哉！痛哉！世岂复有斯人乎？端叔亦老矣。

迨云须发已皓然，然颜极丹且渥，仆亦如此尔。各宜闕元嗇，庶复相见也。儿侄辈在治下，频与教督之，有一书，幸送与。醉中不成字。不罪！不罪！

四

某启。辱书多矣，无不达者。然终不一答，非独衰病简懒之过，实以罪垢深重，不忍更以无益寒温之问，玷累知交。然竟不免累公，惭负不可言。比日计赴颍昌。伏惟起居住胜，眷聚各安健。某移永州。过五羊，径渡大庾，至吉出陆，去长沙至永。荷叔静诸人照管，不甚失所。叔静擎元舟相送数十里，大浪中作此书，无他祝，惟保爱之外，酌酒与妇饮，尚胜俗侣对。梅二丈诗云尔。

五

某启。近托孙叔静奉书，远递得达否？比来尊体何如？眷聚各计康胜。某蒙恩复旧职，秩领真祠，世间美事，岂复有过此者乎？伏惟君恩之重，不可量数，遥知朋友为我喜而不寐也。今已到虔州，即往淮浙间居，度多在毗陵也。子由闻已归许，秉烛相对，非梦而何。一书乞便送与。余惟自爱。

六

子由近得书，度已至岳矣。养炼极有功，可喜！可喜！三儿子在此，甚安健，不敢令拜状。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各得信否？文潜旧疾，必已全愈乎？

七

朝云者，死于惠久矣。别后学书，颇有楷法。亦学佛，临去，诵《六如偈》以绝。葬之惠州栖禅寺，僧作亭覆之，榜曰六如亭。最荷夫人垂顾，故详及之。得此书后，幸作数字寄永递，仍取儿侄辈一书为幸。

八

某启。承谕，长安君偶患臂痛不能举，某于钱昌武朝议处传得一方，云其初本施渥寺丞者，因寓居京师甜水巷，见一乞儿，两足拳弯，捺履行。渥常以饮食钱物遗之，凡期年不衰。寻赴任，数年而还。复就曩居，则乞儿已不见矣。一日见之于相国寺前，行走如风，惊问之，则曰：“遇人传两药方，服一料而能行。”因以其方授渥，以传昌武。昌武本患两臂重痛，

举不能过耳，服之立效。其后传数人，皆神妙。但手足上疾皆可服，不拘男子妇人。秘之。其方元只是《王氏博济方》中方，但人不知尔。《博济方》误以虎胫为脑。便请长安君合服，必验。

九

某启。阔别八年，岂谓复有见日！渐近中原，辱书尤数，喜出望外。比日起居佳胜。某已得舟，决归许，如所教。而长者遽舍去，深以为恨。见报，除犖运，似亦不恶。近日除目，时有如人所料者。则此后端叔必已信眉矣乎？但老境少安，余皆不足道。乍热，万万以时自爱。不宣。

十

某本以囊装罄尽，而子由亦久困无余，故欲就食淮浙。已而深念老境，知有几日，不可复作多处。又得子由书，及见教语，尤切至，已决归许下矣。但须至少留仪真，令儿子往宜兴，刮刷变转，往还须月余，约至许下，已七月矣。去岁在廉州，托孙叔静寄书及小诗，达否？叔静云：端叔一生坎坷，晚节益牢落。正赖鱼轩贤德，能委曲相顺，适以忘百忧。此岂细事，

不尔，人生岂复有佳味乎？叔静姻友，想得其详，故辄以奉庆。忝契，不罪！不罪！

与赵德麟十七首 元以下俱杭州

候吏来，特承书教，礼意兼重，感恚不已。比日起居何如？养痾元便郡，得亲宗彦，幸甚。行役迫遽，裁谢草略，想蒙恕察。

二

明守一书，托为致之。育王大觉禅师，仁庙旧所礼遇。尝见御笔赐偈颂，其略云“伏睹大觉禅师”，其敬之如此。今闻其困于小人之言，几不安其居，可叹！可叹！太守聪明老成，必能安全之。愿公因语款曲一言。正使凡僧，犹当以仁庙之故加礼，而况其人道德文采推重一时乎？此老今年八十二，若不安全，当使何往，恐朝廷闻之，亦未必喜也。某方与撰《宸奎阁记》，旦夕附去，公若见此老，且为致意。

三 元以下俱颍州

人来，辱书。伏审履兹畏暑，起居住胜，为慰。

见念之深，正如怀仰之意。不肖独赖晁无咎在此，方忧其去，若果得德麟为代，真天假老拙也。既未欲来此寄居，常令为于高邮寻安下处，续当驰报也。未间，万万自重。

四

别后思仰不可言。窃计起居住胜。得舍弟书，奉太夫人久服药，近已康复，伏惟欢庆。到郡两月，公私劳冗，有稽上问，想未深责。会合末期，惟冀侍奉外，千万保重。

五

昨日幸接笑语。今日知举挂，闻之后时，不及往慰，悚息！悚息！三日臂痛，今日幸减，录旧诗一篇奉呈。闻公亦欲借示诗稿，幸付去人。上清宫成而有德音，意谓守臣当有贺表，如何？如何？谋之于公，幸略垂示。

六

某启。数日不接，思渴之至。冲冒风雪，起居何

如？端居者知愧矣。佛陀波利之虐，一至此耶？乃知退之排斥，不为无理也。呵呵。酒二壶迎劳，唯加鞭！加鞭！

七

《字说》改多，写了纳去。背时两叶，实糊涂之，仍用皂绫夹襍纪之。一片皂绫夹之襍两面也。元仍请前后各着一空叶。

八

某启。钦服下风，为日久矣。迟暮相从，倾盖如故。非独气类自然，抑亦夙昔缘契。人来，辱手教，得闻起居佳胜，堂上康福，感慰深矣。某凡百如昨。又得无咎相切磨之，幸德麟替后，想必有殊命。万一尚未，一来为无咎交承亦佳，又闻欲寄居此间，可先示谕也。万万自重。不宣。

九 元以下俱赴扬州

惠示二诗，伏读慰抃元不可言。某途中及到此，绝少暇，止有数首，不佳。又未有工夫录去，容稍积

多，并奉呈也。今且次韵二首，为一笑。

十

某启。宦游无定，得友君子，又复别去，怅惘可量。数日，窃想起居住胜。到寿淮山，渐有佳思。懒不作诗，亦无人唱和也。乍远，万万自重。不宣。

十一

淮南夏颇熟，然积欠为害，疾瘵殆未有安理。浙西疲甚，岁事亦未可知。余非书所能尽。德麟孤风超然，愿少贬以忍济为念。必亮此意。此中有干，幸示及。杭州买物人已回，内中所欠俞君钱，此有便，当先为寄还之。如遣还之，可速示，免重寄也。滑盏，得钱都正书，已琢磨，兼与钱讫。非久必寄来。即附上。

十二

文广狱断敕下，可略示也。李尉推恩有耗否？尹遇案必已上。古人云：雷霆之下，恐难独当。愿挂一名。以今观之，此人真难得也，亦勿深怪之。知颖尾

夏田损半，秋有望否？淮南东西秋夏皆大熟，亦一乐土也。狱官不惟庇为前勘，乃是深为不待结案而移司者周虑也。若勘作故出，则指挥移司官不得不问。上下欺罔，不得不令人愤愤，某亦无由入文字。亦有以论之，恐不济事，太息而已。

十三 元以下俱扬州还朝

某启。鲁直寄书来，甚安，并得少双井，今附纳上。蒙惠奇茗，绝妙。因见太守，为致意。为适病在告，数日未果。奉书，要《临淄堂记》，秋凉稍暇，可作也。月老亦致意。热甚，又多病，未暇作《法施堂铭》。不一一。

十四

某启。近承专使手书，为使者云，往西洛还，当取书，故未答。辱教字，具审起居佳胜，感慰兼集。公未即解去，与俗子久处，良不易。然有忍乃济，愿以不见不同无尽待之。某到此半月，无可乐者。过大礼，即重乞会稽尔。无缘面谢，幸恕草草。

十五

累辱手教，感慰无量。比日起居佳胜。大礼日近，随分冗迫，未得即见贤者，深增怅惘也。乍寒，万万以时自重。

十六

纷纷尚未暇往见，思企之极。阴寒，起居佳胜否？甘酿佳贐，辄践前言。作赋，可转呈安定否？无事见临，幸甚。

十七

辱教，承台候佳胜。拙疾犹未退，尚潮热恶寒也。来日必赴盛会，未得，后日犹恐当谒告也。辱意甚宠，适会如此，非所愿。幸千万加恕。子由固当驰赴也。穆公且喜渐安。卧病，书此不谨。